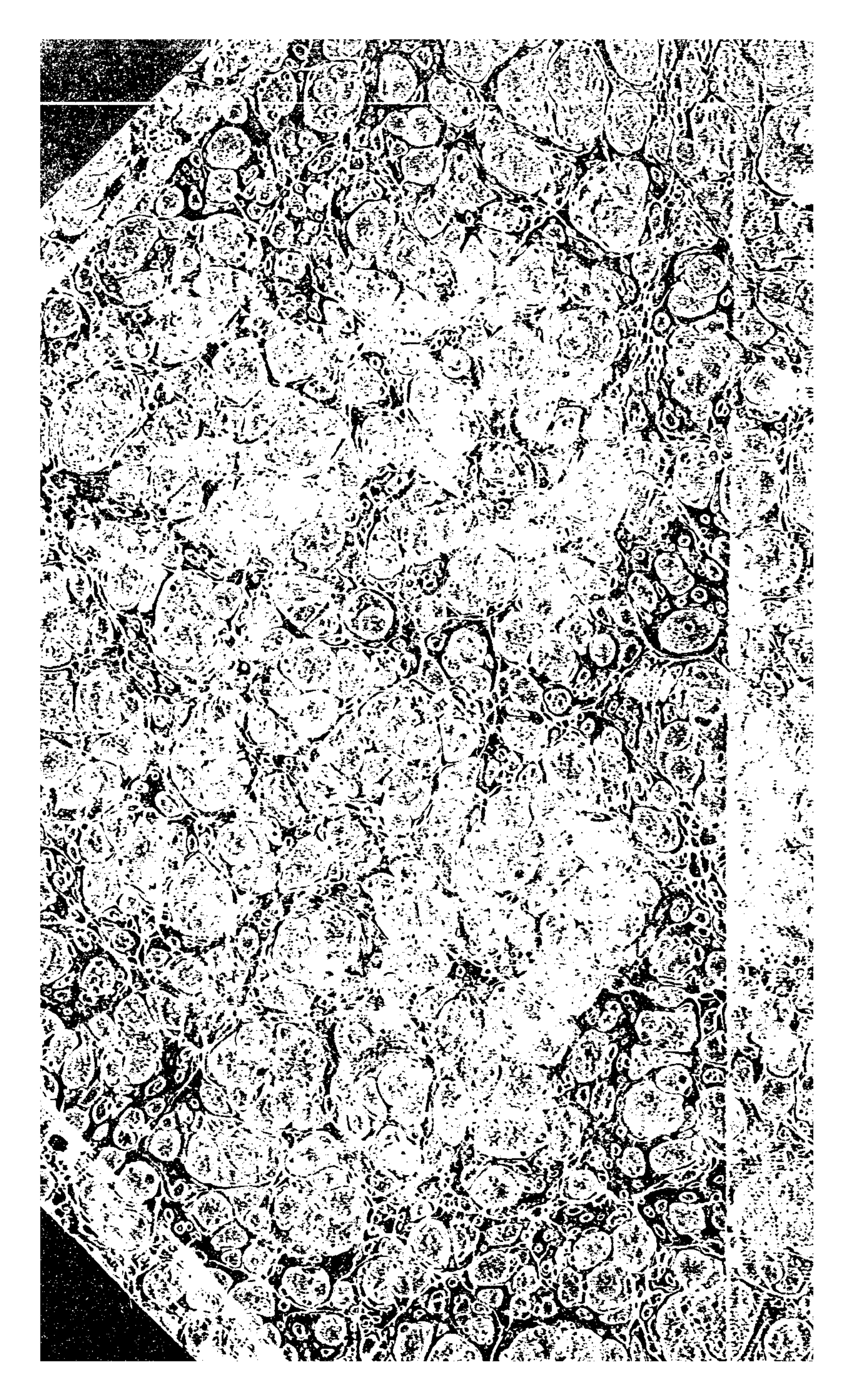


聖經直解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五年

江南主教姚　重准

土山灣慈母堂活版

聖經直解自序

凡受造物。莫不各有當然之道焉。蓋天主（其解見後）命之矣。今夫天。自東徂西。晝夜密運。從初造以至今茲。罔或息。斯非其道乎。天之內充塞維四行。乃厥火炎上。厥水潤下。厥土恒靜。厥氣恒游。又豈非道固然歟。而天與四行之道。非天主命無有也。他若芽茁于青陽。繁茂于朱明。秋風至

而零落。玄霜隕而枯歇者。非草木乎。草木之道。一天主命也。時構巢。時孳尾。時希革。而又時毬氄者。非鳥獸乎。而鳥獸之道。一天主命也。噫。吾博覽夫世物微矣。天主且猶各繫之道。矧于人爲萬形之靈者哉。人之道何在。欽崇天主。全其所畀之善是矣。且夫物蠢人靈。天主非私人也。蓋謂靈者聰明特達。其能循道順命。較萬物必

倍萬不啻耳。奈何物之有覺無靈。禽獸有生無覺。草木或併無生者。天與四行類皆各循其道。各順嚴命。而人靈且覺且生者。反獨任其私意。刱設多門。迷謬眞宗。畔違正理。甘自折喪其良心哉。用是吾主不勝矜憐。自天降誕。在世敷教。以醒沉迷。殆難殫述。而其要之又要者。宗徒傳之。後聖衍之。名曰聖經。中藏奧旨。蓋千六百三十餘年于

玆矣。不佞忘其固陋。祖述舊聞。著爲直解。以便玩繹。大率欲人知崇天主。從其至眞至正之教。無汨靈性。以全所賦之道。務使人盡和睦。世躋雍熙。公享福報。此則解經意也。至于文詞膚拙。言不盡意。所不敢諱。觀者取其義而畧其詞可矣。

或問。正道惟一。其在人心也。如日在天。國王在國。

家主在家。乃曰一。王一。主一。不可有二。道亦誠然矣。然一者必眞。而衆僞溷焉。孰眞宜從。孰僞宜棄。不識何法辨之。敢請。

曰。道之眞僞。豈容無辨。曷法金工乎。金質未分。試之以石。則眞僞莫遁。天主之道至眞。本不容溷。而魔鬼（其解見第四卷封齋後第一主日）計狡。引人各樹私教。以俾世迷。人乃墮其誘惑。沉沒性靈。若飲鴆毒而

甘之。嗜其美。罔知其毒以迨于死。悲哉。是以有識君子。必察乎此。正道者。百鍊精金也。邪道如銅。亦別以試石之法。而眞贋瞭然矣。

第一試石。爲細審經言。達末聖王。嘗嘆美云。天主聖言。如七煉之金。至純至精。蔑以加焉。即主仇聽之。恒欲伺隙以施其誣。卒不可得。葢聖經聖言。盡在訓人上愛眞主。下愛同類。趨善避惡。以

得永樂。以避永苦。所謂至是無非者也。若彼邪道誘世認已朽之人爲主。且以憐恤禽獸等於人類。上下不分。靈頑莫判。以此爲教。非僞而何。

第二試石。爲教宗之聖。吾主之聖。爲天地萬物始。貧絕至極。無一可加。他教宗主悉人類爾。豈足與較哉。

第三試石。爲教宗之行。吾主之行。凡仰視恭聽而

心悅之者。各隨在揚美。主仇圖禁。計無可施。雖甚憎忌。口噤不能言。如見吾主命聾者聽。瞽者視。瘖者言。癱者行。死者活。邪魔敬畏罔敢違命。爾時惡黨。非不且恨且妬也。而欲禁不能。欲指其非不得。于是羣相與謀曰。斯人之行。奇且衆矣。將來必舉國從之。不亟殺之不可。而不知兇惡苦難。正吾主所樂就。以爲贖世之値者。是又

豈他教宗主所能望其萬一哉。

第四試石。爲受從之聖。蓋主教受從之聖。其行超越。其品衆多。或甘心致命。或克己童貞。或遯世隱修。或闡發誨人。或絕財絕慾。并絕其意。以下于人。若是者。踵相接也。聖王聖臣。聖民聖婦。聖女聖嬰。屈指莫可勝計。他教之從之者。有是乎。

右四試石。皆詳直解內矣。蓋聖經載吾主之聖德。

述吾主之聖行。并紀從主諸聖之奇節。故其言皆至言。雖多不厭。學者習覽習聽而習玩之。庶幾知其眞。嗜其味。而收其益矣。

天主降生一千六百四十二年

耶穌會士陽瑪諾題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

同會士張璜參校重印

聖經直解周歲主日之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聖經直解周歲主日之目錄　終

聖經直解周歲瞻禮之目錄

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卷。

聖經直解周歲瞻禮目錄終

聖經直解雜事之目錄

五試之一。報之二。省之三。警之四。立意人之表五。四卷二百九張有物不加。無物不減其福。七卷五百十七張

降世贖人。盍早盍遲。九卷六百八十張請者多從之希何。三卷一百四十二張

天主三位一體。◯其義幽玄。世喻莫及解其微。必信不必妄測。六卷四百八十八張雖有生發之異。于無始無終之同一。六卷四百九十張又九卷六百九十七張御世大顯

六卷四百六十九張居善人之內。何工何益。六卷四百七十一張其七恩何。六卷四百七十二張聖母始胎卽領其七恩。十卷七百九十六張

吾主。○其兼備天主吾人之性。九卷六百六十五張又七百張其降世有二第一如影第二如光。八卷六百五十四張降世何時何年。九卷六百六十二張何延多年。以來救人。九卷六百八十張已來以救人靈。將來以救人身。八卷六百三十

四張在世以攻魔爲職。四卷二百二十一張又二百六十八張欲魔
近攻。以示人敵勝魔鬼。四卷二百二十二張何魔近攻試
吾主。三卷一百九十七張在世十全善師之三職。至明一
至善二至公三。四卷二百六十二張另有三職。保債之一。
神醫之二。神師之三。五卷三百七十張其勸以教世人。
九卷七百七十八張又十三卷一千三十三張以慈悲以良善伏人。五卷
三百六張居世若農其言若種。三卷一百六十五張教人時。頻

用多比之故。二卷一百三十張　若良善牧童。特牧良善之人。六卷四百四十一張又四百八十三張又五卷三百九張　其乃天堂極低極公門。六卷四百八十六張　其德之精。大異于人。四卷二百九十張　何繇莫能得罪。四卷二百九十三張又五卷三百六十六張　其國何國。何異于世王之國。五卷三百五十一張　其目其言之能。以化世人。十二卷九百四十七張　其愛。九卷七百四十三張　其謙。二卷一百三十張又五卷三百四張又九卷七百四十五張又十一卷八百四十六張

高位。九卷六百六十七張
諸神聖在其下。獨天主在其上。九卷六百六十八張
始胎時天主賜之十有二宏恩。十卷七百八十六張又七百九十四張
何待吾主入胎之時。九卷六百六十九張又十卷八百二十五張
其靈恆光。無細非之影。九卷六百六十三張
瑪利亞聖名。聖名之義。十卷七百八十三張
魔不敢聆瑪利亞聖名。十卷七百八十五張
卒世童身。何有淨配。九卷六百六十三張
其淨潔。其深謙。九卷六百六十八張又十卷八百二十一張
其慈

悲有高深。有廣長。其仁心若恒流泉。二卷八十九張 恒求爲人。二卷八十九張又十卷八百十七張 比古教托罪人人之城。十卷八百九張 其勤于善。十卷八百三張 其卒世之貧。十卷八百二十張又十三卷一千四十二張 其隆德。其功績。十卷八百三十一張 在天十二恩。若星織其冕旒。十卷八百十六張 其若茂盛樹。有影有實。以蔭以養世人。十卷八百九張 若地堂常生之樹。十卷七百九十二張 若美書以教世人。十卷七百九十八張

其痛苦吾主受難時。二卷六十七張又五卷三百五十三張又三百六十一張又十卷七百八十四張 其等奇妙。概具瞻禮之目錄聖母之瞻禮

天神。〇 其何。其數。其品。其妙。其職。十一卷八百三十六張

天神人類皆落。天主何救此棄彼。九卷六百七十九張 皆純神何能現于人。四卷一百九十九張 其德雖精。竟莫能贖人。五卷三百六十八張 彌額爾其何神。何妙。何職。十一卷八百三十八張 護守天神之恩。十一卷八百三十九張

魔鬼。○其何。四卷一百九十七張皆成一國。有高卑之分。有發從命之殊。四卷一百九十八張又二百六十五張首魔令繫于地獄。末世乃出。四卷二百七十張何魔來試吾主。四卷一百九十八張何疑吾主爲誰。四卷一百九十八張以攻元祖。及吾主。及世人。備用三兵。饕一。傲二。財三。四卷二百二十八張謂人之仇。仇之何故。二卷一百二十一張得幾卽誘人。四卷二百六張輕攻罪人。而易取勝。四卷二百七張罄計以攻

靈魂。

○永存不滅。五卷三百六十四張又十四卷一千六十張　離身何往。六卷三百九十四張　比葡萄林。宜勤以修。修之工何。三卷一百四十二張　人獨有一必宜勤存勿失。三卷一百四十五張又八卷六百九張又六百四十九張　人靈極貴。宜勤以救。十一卷八百八十九張　人概勤於身。而緩於靈。五卷三百六十四張又八卷六百三十四張　善人之靈。恒享太平。惡人之靈。恒亂不寧。六卷四百七十四張又十三卷一千九張　善人之靈恒光。惡人之靈

恒冥。九卷六百九十九張又七百九張 罪人之靈至窮。十三卷九百八十八張 濯靈污。有三泉。主血一。聖洗二。心痛三。九卷七百十五張 主出無窮價以市人靈。人以微值售之於魔。五卷三百五十三張又六卷四百七十六張又十一卷八百八十九張 善人之靈。乃天主之殿。宜急淨飾。六卷四百七十張 主入人靈。意欲恒居。六卷四百七十一張 惡靈若死。痛悔使之復活。九卷六百八十九張 復活之工有三。願一。行二。恒三。九卷

性指南之針。指引正路。十一卷八百八十三張 爲德宮之礎德行之生死。六卷四百二十九張 善意爲靈性之右手。歹意爲左。六卷四百二十八張 天主之意難測。敬之可。察之不可。十二卷九百六十九張

直理。◯別人於獸。十二卷九百二十五張 其用其職。十二卷九百二十三張

思。◯乃靈之翼以避魔計。二卷一百十八張 人先思後

欲司。○天主不强自乃諸善惡之根。二卷一百九張又二百二十二張又十三卷一千三十四張魔不能强。四卷二百二十七張惡人之欲。乃靈性之索。天主之仇。眞福之賊。地獄之料。十三卷一千三十四張天主賜人欲司。以集多善。惡人反用。以聚多惡。十三卷一千三十四張

主長。○乃靈之闇。善卽宜啟。惡卽宜閉。十一卷八百四十四張

肉軀。◯善人惡人。復活後其軀之態。十四卷一千六十四張又一千八十一張又一千九十五張肉軀比之反樹。其根向上。八卷六百七張主既復活。何留聖軀之五傷。六卷四百三十一張

五司。◯乃靈性之戶。必宜穩閉。三卷一百六十八張又四卷二百二十張又九卷七百三十六張又十一卷八百八十一張又十三卷一千二十六張謂魔鬼之器。靈性之賊。三卷二百六十九張又九卷七百三十六張又十四卷一千五十五張謂靈之籓籬。禁魔侵靈。三卷一百六十八張肆

不容。一卷十張又六卷四百二十七張居其內有二道。引得昇天。公闊之路一。私窄之徑一。一卷六十張罪人難進。一卷六十一張欲進。宜先正意。六卷四百八十六張欲進天主即平其難。六卷四百七張又十二卷九百六十七張教人之德。强異教之慕進。七卷五百十三張人入愈遲。宜守愈勤。三卷一百六十一張聖教愛光。魔教愛暗。二卷一百十七張主仇愈謀埋瘞。其光愈炤。九卷七百九張聖教之稱貴甚。守其令若

又一百七十九張

聆而靈不喜靈病之效。七卷五百二十二張

世務財賄佚樂。滅沒聖經之善種。弗許生長。三卷一百七十一張

比之善種。三卷一百六十六張

比之豐宴以養人靈。二卷一百三十張又三卷一百六十七張又四卷二百張又六卷四百四十一張又七卷五百二十一張又十二卷九百六十八張

比利兵以抵魔感。四卷二百四十六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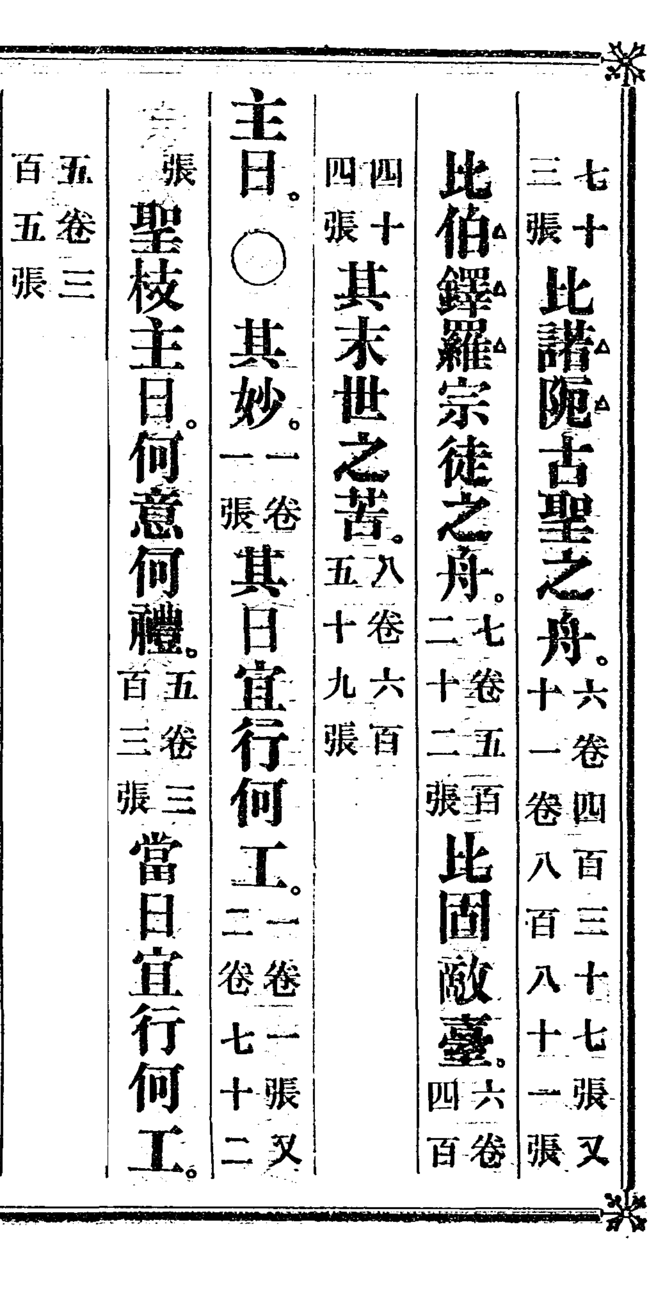
比利劍羅網絲條。十二卷九百四十九張

比匠人之斧斤。以成德工。四卷二百四十七張

比海舟之舵。引生之正路。

四卷三百三十一張又十一卷八百八十二張

聖會。○普天下獨一。六卷四百四十五張其聖純。高。廣。明。固等妙。皆似天。二卷一百十二張聖神乃其師。六卷四百七十二張其門扃恒啓。一卷十張又六卷四百四十四張又四百八十六張其內善惡參居。二卷一百二十三張又八卷六百三十張虐吏愈務滅。其愈日廣。九卷七百十張又十一卷八百六十九張其以愛爲固。十一卷八百八十三張比綿羊棧。六卷四百四十四張比旅人之店。七卷五百



七十三張

比諸阨古聖之舟。六卷四百三十七張又十一卷八百八十一張

比伯鐸羅宗徒之舟。七卷五百二十二張

比固敵臺。六卷四百四十四張

其末世之苦。八卷六百五十九張

主日。

◯

其妙。一卷一張

其日宜行何工。一卷一張又二卷七十二張

聖枝主日何意何禮。五卷三百三張

當日宜行何工。五卷三百五張

瞻禮日。

◯

公有三品。各品之數。九卷六百六十一張

必行

張

以良善化世人。五卷三百六張 其若發麵之肥入世變世。二卷一百三十五張 若玉藏璞。吾主加工。使顯其貴。十一卷八百八十三張

伯鐸羅宗徒。

○ 其職。其功。其妙。十一卷八百六十一張 其謙。九卷七百四十張 其背主之罪。五卷三百十八張 其罪之繇有三。傲一。寐二。交惡人三。五卷三百五十張 主許其落之故有四。以謙一。以憐罪人二。以立罪人之望

三以立痛哭之表四。五卷三百五十張

葆祿聖徒。◯其奇妙。十一卷八百六十一張

聖若翰宗徒。◯其奇。十二卷九百十五張 實乃致命之聖人。十一卷八百九十三張又十二卷九百十九張 主愛之如母。十二卷九百十六張 其吾主受難之苦。五卷三百四十五張又十二卷九百十九張

聖史。◯其何。其數。其像。一卷十一張 其書有四。其義有一。一卷十一張 必宜篤信其証。五卷三百九十張

聖人。◯其數。十三卷九百七十九張又一千三十八張在天恒求。恒保世人。十三卷九百七十七張就降世恒享眞福。五卷三百三十三張又三百五十九張在世時大益于世。爲其天主寛恕罪人。八卷六百二十五張其德易勵怠人。三卷一百九十二張吾人皆得效其德。三卷一百九十四張頌其行實之益。三卷一百九十二張又十一卷八百八十三張又十三卷九百八十張得獲聖人之高稱。至難至嚴。十三卷九百七十五張立聖人之瞻禮。其故有

四。知其貴一。謝其恩二。師其德三。勉吾望四。十三卷九百七十六張

致命者。◯其高位。其大益。十三卷一千十四張至命之故。指其福禍。十三卷一千十一張其刑愈劇。其信愈固。十一卷八百七十一張虐吏之刑。比之西風。十三卷一千十三張致命之數愈多。入教之數愈廣。十一卷八百七十一張爲主被殺之嬰孩。皆致命之聖孩。十三卷一千四十九張二位若翰

皆致命之聖人。十一卷八百九十三張又十二卷九百十九張又十三卷一千二十四張以良善勝虐王之勇。十三卷九百九十一張

若翰保弟斯大○其德。其功。其職。一卷二十一張又三十九張

其名之義。十三卷一千十六張古新二經。古新聖人皆述其奇。十三卷一千十八張大勝諸先知之聖人。一卷二十一張又三十八張其謙。一卷四十八張又九卷七百張其乃吾主之眞証。九卷七百張乃吾主之証。何故。一卷四十九張引門弟從主。

善人。○其德愈盛。宜謙愈深。二卷一百三十張 行善必忌人目。四卷二百三張又二百三十五張 比之茂樹。一卷三十二張 比之芥種。二卷一百三十張 比之寶庫。六卷四百三十六張 以飾其內爲急務。一卷三十四張又十三卷九百八十三張又一千五張 惡人難和睦于善人。二卷六十六張 在世若主之善種。二卷一百十六張 在時自造後時之居。四卷二百三張 乃吾主之善羊。六卷四百四十三張又四百八十四張 天主詳計其步以酧。七卷五百四十

張行善必正其意。六卷四百二十八張若日自卯以至于午。恒升恒加其光。二卷六十八張恃夙善而怠以進。則退。五卷三百四十五張在時不恒樂恒苦。六卷四百四十六張又十三卷一千四十一張其內恒平。六卷四百三十五張又四百七十五張又十三卷一千九張其靈恒光。九卷六百九十九張又七百十張不爲今世之人。世惡之故。六卷四百四十九張宜預備以受世苦。十三卷一千十三張其落不止于己。概使別人同落。四卷二百八張爲其

善友。○阻罪助善。十一卷八百五十二張又八百五十四張又十二卷九百五十二張苦難試善惡友。二卷一百三張又五卷三百六十一張

善師。○先善自己後善己弟。三卷一百六十五張又四卷二百四張又六卷四百十四張又四百八十六張又七卷五百五張又十二卷九百六十張宜有三奇眞實一。無懼高勢二。公教貴卑三。八卷六百四十四張知善全備。則謂善師。四卷二百六十二張聖神乃聖會。及宗徒。及教人之師。六卷四百七十二張吾主。及今世。皆

病。乃利兵以敵諸魔之攻。十二卷九百二十六張 乃靈之明目明鏡。九卷七百二十三張 比三王之星。九卷七百二十三張 比燎聖燭。九百七百二十八張 比月。二卷一百十六張 比發麵之肥。二卷一百三十三張

望德。〇其有三品善人之一。罪人之二。世人之三。十二卷九百二十八張 有實有虛。七卷五百三十八張 妄望天主之仁。則遭其義。二卷六十六張又七卷五百三十八張 望報勉勵

誠。于墨翟兼愛人之誠大異。十一卷八百八十八張

愛人之多效。七卷五百二張又十二卷九百五十九張

愛人之愛。如乳母養天主之愛。七卷五百八十三張

人人若瑟絃。愛若掌樂。十二卷九百五十九張

人人若身各人若肢。宜效身肢之愛。十二卷九百五十八張

人宜法天主之愛。以愛他人。七卷五百二張

保△祿△聖徒乃愛人之直表。十二卷九百五十八張

人人相愛。地變而爲天堂。無愛。地變而爲地獄。十二

卷九百五十六張　愛德乃吾主眞徒之號。十二卷九百五十六張

惡人不愛善人之何。十二卷九百六十三張

愛仇。○天主嚴命愛仇。五卷三百五十七張又七卷五百八十七張又十三卷一千二十九張　仇惡如水。不滅愛德之火。十三卷一千二十九張　仇若冷風。宜用愛德之熱。以避其害。十三卷一千十二張　以恩復仇。則勝其仇。則爲吾主之眞徒。三卷一百八十一張又六卷四百九十四張　惡仇之仇。愛仇之性。皆有

功。七卷五百八十七張愛友如田生麥。愛仇如山生玉。七卷五百八十八張愛仇之效。十三卷一千二十九張天主先愛其仇。以立愛仇之表。十三卷一千二十九張

教友相愛。○宜相切愛之故。七卷五百八十五張又五百八十八張愛德教友之本號。十二卷九百五十六張吾主將終留愛德于教人。若父留產于子。十二卷九百五十六張無相愛。虛得教人之名。十一卷八百八十四張教友相愛。則若

軍師魔不敢近攻。十一卷八百八十四張

謙德。○ 謙德。傲惡。曾相爭高位。謙勝傲負。七卷五百六十六張謙人行善。其意恒善。七卷五百六十四張謙人往下。主扶之往上。十一卷八百四十六張吾主喜教謙人。九卷六百九十二張又十二卷九百六十七張謙啟聖教之門。謙人易進。九卷六百九十二張謙乃天堂之梯。其階有三。伏于高一。伏于等二。伏于下三。九卷七百四十五張天堂之門狹卑。持

謙如孩得進。十一卷八百四十三張

善人爭謙。惡人爭位。十一卷八百四十四張

必法吾主之謙。以爲天主之子。九卷七百四十六張又十一卷八百四十六張

主備多奇。而特命效其謙。十二卷九百六十七張

人愈貴愈宜謙。九卷七百四十五張

天主許善人有落。以固其謙。五卷三百五十張

貞德。

○其妙。二卷八十六張

聖母始胎時。卽矢童身。九卷六百七十張又十卷七百九十七張

其首立守淨之矢。而爲諸童

身之母。善師。明鏡。九卷六百六十九張

忍德。◯忍人之益有四。益己一。益人二。勝己三。勝仇四。三卷一百八十張又四卷二百九十八張忍德乃諸德之成。三卷一百六十四張又一百八十張宜效吾主之忍。四卷二百九十七張又五三卷百四十九張又三百五十二張又十三卷一千四十六張忍人易息仇怒。四卷二百九十八張

良善。◯其貴。其勇。其益。其報。十三卷九百九十張吾主以

之命順理。孝子必順。否。必逆。二卷七十七張 孝子不羞二親之卑。二卷七十七張

恕宥。○ 吾恕仇辱。天主恕吾。八卷六百三十八張 仇人之辱。勿銘于心以記。宜書於流水以忘。八卷六百三十九張 吾待人如何。天主待吾亦然。七卷五百四張又八卷六百三十八張 受辱而不復。德也。恕之。勇也。受辱人。榮也。八卷六百三十九張 天主不自恕宥人非。必罪人立功以補。

九卷六百七十八張

勤德。◯人宜勤於德。若人飢渴。而勤於食飲。十三卷九百九十八張

可勤於靈。若勤於管本主之財。十卷八百六張

宜效聖母之勤。十卷八百三張又八百二十張

宜效亞巴郎古聖之勤。十卷八百五張

天主恒顧勤人。八卷六百七張

不勤進即退。二卷六十七張又十卷八百十張

靈魂如舟。勤德如帆。使靈疾行。十一卷八百八十二張

天主至勤顧人。人必至

勤以事。三卷一百四十九張又八卷六百六張 天主厚報勤人。十卷八百六張 人皆天主傭人。宜勤於工。三卷一百四十四張又六卷四百六張 吾靈若葡萄林。宜勤以理。理之工何。三卷一百四十二張 吾主急勤以教世人。九卷七百七十八張 天主嚴懲弗勤於善。何嚴罰勤於惡。十卷八百六張 生時若市。宜勤於善。以市眞福。死至交易盡停。七卷五百四十八張 勤怠別善惡人。十卷八百四張 勤於始。而怠於終。天主不

報其勤。五卷三百四十六張勤於始而怠於終。若磽礫地。受種而不及生長。三卷一百七十張入教愈遲。宜愈勤於善。三卷一百六十一張宜勤於靈。如勤於身。七卷五百四十九張人概勤於身。而緩於靈。八卷六百四張又九卷七百四張又七百三十五張特勤於身何。八卷六百四張時。寶物。宜勤善用。弗至虛費。三卷一百四十六張遇善機。必勤以乘。三卷一百九十四張又六卷四百五張又八卷六百三十三張德生於勤。六卷四百六張罪人必勤

以改。九卷七百三十四張　罪人急勸以改。大樂天神之心。七卷五百十八張　天主默啓勸人。若風鼓舟急行。十一卷八百八十二張

恒德。○天主不報無恒之德。五卷三百四十六張　德無恒。弗謂眞德。五卷三百四十七張　恒德乃諸德之旒。五卷三百四十七張又七卷五百三十九張

節德。○利形益神。四卷二百八十四張　節飲食之益。不節

濟貧人。四卷二百二十張 忌飲食。而弗忌罪。謂之魔齋。四卷二百二十張

克己。〇存靈。若沒藥存屍。九卷七百二十六張

神貧。〇其益多。其報厚。十三卷九百八十八張 或悉棄世財。而爲神貧。或留以濟貧。孰愈。四卷二百八十四張

身貧。〇願無善無惡。受之以忍以謝。則善。否則變爲惡。十三卷九百八十五張 弗宜行醜。以救身貧。十三卷九

謝恩。○天主公恩。約歸於四。造物一。主宰二。贖世三。預備眞福四。七卷五百三十七張 宜謝恩主。四卷二百八十二張又二百八十五張 受恩弗宜虛受。十卷八百五張 謝先恩必受後恩。四卷二百八十三張又八卷五百九十六張又十卷八百五張

眞實。○眞實何。四卷二百九十五張 其美。其貴。其勇。四卷二百九十五張 吾主之言。皆眞實。其仇人不從之何。四卷二百九十七張

祈求。○求天主而不得何。二卷一百八張又六卷四百五十七張

宜求天主以免魔感。五卷三百四十三張　祈求比乳香。九卷七百二十五張　善求公包六妙。二卷一百七張又六卷四百五十八張　弗

宜定求世物。六卷四百五十八張　人概慧以求身利。概愚以求靈益。七卷五百四十九張　行工之前。宜求天主福工。十二卷九百三十六張

苦難。○其益有六。改惡爲善一。精煉往失二。試



十卷八百二十四張 旅人何。十卷八百二十三張 可請之可强受宿。六卷四百十八張又十卷八百二十四張 亞巴郎古聖舍食旅人之表。六卷四百十八張又十卷八百五張 人在世皆旅人。一卷四十七張又五卷三百五十一張

國王。○世王之國大異于吾主之國。五卷三百五十一張 世王多需以得稱王。五卷三百五十一張又七卷五百十七張 國人必宜以六事王。八卷六百四十五張 虐王苦殺聖人比之

公坦闊之路。一卷六十張 無守者。無能昇天。六卷四百九十六張 其守乃愛天主之效。愛天主之証。六卷四百六十九張又七卷五百八十二張 其守如薪。養天主之愛。如權衡。如丈尺。如鏐石。稱。度試天主之愛。六卷四百六十九張

行。○行前宜求天主以免差忒。十二卷九百三十六張 行或善或惡。善惡人之眞証。一卷二十九張 行不可過。不可不及。得中則善。六卷四百二十二張 其善惡繇于意。六卷

四百二十八張外行乃心之效。六卷四百三十六張宜有先後之序。七卷五百三十二張天主細計人行以酧。七卷五百四十張生時若晝人必善行死時若夜行止。三卷一百五十張又七卷五百四十八張可勸行善。十卷八百三十張不行善以進卽退。十卷八百十張善行乃天堂之價。四卷二百五十九張又十一卷九百六張行善勿獵人譽。四卷二百二張又十三卷一千六張行善謀譽若塚外飾而內臭骴。十四卷一千五十六張善行之譽在世終。

審判之日。十四卷一千五十六張　不宜輕擬他人之行。七卷五百三張

言。○未出口之先。宜選宜稱。六卷四百十四張　善言引主入靈。惡言引魔入心。六卷四百十四張　善言比之善種。惡言比之蕎稗。二卷一百十六張　外言皆內心之效。六卷四百十三張又四百三十六張　主言之能。以化世人。十二卷九百四十八張　善惡言之賞罰。六卷四百十四張

難。二卷七十四張罪。在靈敗靈。二卷七十三張又八卷六百五十七張罪若厲聲。呼主降罰。七卷五百四十六張主向待其復活之日。以立釋罪之禮。六卷四百三十一張善人恒思本罪。弗暇念人非。七卷五百五張弗宜輕露人罪。三卷一百五十五張又五卷三百四十八張必嚴制罪繇。七卷五百六十九張又十一卷八百四十九張

補罪之工有三。祈一。齋二。賙三。十四卷一千五十九張

原罪。○其流之故。一卷二張又五卷三百六十七張特善主。及

七張在時自造後世朽木乾草之居。四卷二百六十一張在時天主安樂之故。一卷二十八張其夏在茲。其冬在後。一卷十七張天主盡遽滅罪人。二卷六十六張又一百二十三張必宜速改。二卷七十四張又九卷七百三十四張其品有三。知罪一。愛罪二。視罪如善三。六卷四百六十三張偶遇樂時宜憂。弗宜忻喜。六卷四百四十六張其平僞而暫。六卷四百七十四張其心恒亂不寧。六卷四百三十五張又十三卷一千九張惡善人之故。

二卷六十六張又十二卷九百六十三張自招天主之刑。七卷五百二張又八

六卷百二十七張又六百五十九張在時天主罰其罪。謂之大恩。

二卷一百七張又六卷四百十五張其工無超性之功。七卷五百二十二張

改罪善法有四。三卷一百九十二張知其罪。則近于改。二卷七十三張又六卷四百六十三張

其靈恆迷無光。三卷一百八十七張又九卷六百九十九張又七百十一張

其冥不能損善人之光。九卷七百十張

宜哭而嗤。十三卷九百九十五張

宜嚴制速改之阻。三卷

一百九十五張勿易犯爲天主易赦。一卷五十六張不可失望。隨有痛。隨有赦。一卷五十六張又五卷三百五十張補罪之工有三。祈一。齋二。賙三。十四卷一千五十九張

茹答◯其何人。五卷三百十一張不實痛罪。因無有其釋。五卷三百二十一張其罪之故有三。貪財一。無恒于善二。輕小過三。五卷三百四十五張吾主甚痛其罪。五卷三百三十九張

人弗宜出誑。四卷二百九十四張

驕傲。○傲惡昔敗天。今莫能再入。四卷二百三十六張傲人乃天主及普人之公仇。四卷二百三十六張弗先衆人不寧。四卷二百三十八張行善時。恒有歹意。七卷五百六十四張乃魔鬼之子。九卷七百四十六張其狀。四卷二百三十八張比油。比火。比氣。比烟。四卷二百三十四張比蟲病人。八卷六百十六張比猛獸藏伏于山。九卷七百四十五張比人欲上。而依朽梯。十一

卷八百四十六張

天主不教傲人。一卷二十張又九卷六百九十二張又十二卷九百六十五張

其惡有三。行善歸功于己一。重己輕人二。伐其善以致人譽三。七卷五百六十三張

天門至低。不容傲人。六卷四百五十六張

其閉心門。不許主入。一卷六十一張又九卷六百九十二張

其如魔恒爭高位。十一卷八百四十四張

會于謙爭高。彼負謙勝。七卷五百六十六張

世之細物。得抑傲人之氣。九卷七百六張

思念其先。其現。其後。必伏

傲氣。[九卷七百十一張又十四卷一千五十一張] 若茂樹。天主以萏斫枝。使伏傲心。[八卷六百三十二張] 恆欲往上天主强下。[十一卷八百四十六張] 天主許其落。以抑傲氣。[五卷三百五十張]

魔用傲惡當器。以攻世人。[四卷二百二十八張]

婬欲。○乃靈性之癩。[八卷五百九十三張] 宜遠其繇。[八卷五百九十三張又十一卷八百五十二張] 幼童愈宜遠其繇。[十一卷八百五十三張] 知其弱而遠。勇人也。[十一卷八百五十二張]

忿怒。◯怒人。病人也。宜恕其怒。七卷五百二十六張　宜避怒人。如避猛獸。四卷二百九十八張　怒若猛風。弗許心平。十三卷九百九十二張　解怒之四法。七卷五百二十六張　怒人多害於世。無一益於人。十三卷九百九十二張　勝其怒。謂之大勝。三卷一百八十一張　忿怒如火。宜必一發速滅。七卷五百二十六張　怒啓靈門。使主卽出。而魔卽入。七卷五百二十六張　寧居於猛獸。不宜居於怒人。十三卷九百九十二張　怒婦之

張

怠惰。○魔易勝怠人。四卷二百二十七張人概怠於善。而勤於惡。五卷三百四十四張怠進於善。卽退而進於惡。五卷三百四十五張怠於善。寧有罪而勤於改。七卷五百十八張勿怠遵天主之命。六卷四百六張又十一卷八百八十七張怠人如客。無糧渡海。十一卷八百七十九張天主默啓怠人。若風鼓林。若有定舟。一步不遺。十一卷八百八十二張妄恃主悲。

誹謗。○其類。其害。其重。其罰。三卷一百五十二張 公有三等。洩人隱非一。人行在是非之間。誹之如非二。人行實善。誹之如惡三。七卷五百十六張 比癩易染之病。八卷五百四十九張 比鳥出籠。八卷五百九十五張 魔播謗人善人之間。使相離心。弗至和睦。三卷一百五十四張 勿輕發露人罪。五卷三百四十七張 有故。有益。露人非。不謂之謗。三卷一百五十六張

世財。◯貪財之害。五卷三百四十五張世財之勢。其惡有五。其僞一。險人二。卑賤三。帶苦四。速飛五。一卷四十張又四卷三百四十張幾乎閉天堂門。七卷五百十二張靈性之荆棘。三卷一百七十四張天主何不均分世財。免富貧之別。十三卷九百八十七張貪財之情。魔鬼之器。以攻世人。四卷一百六十九張引人爲惡。因謂惡財。七卷五百五十張比之蠱病。八卷六百十六張比之虐王。八卷六百二張富人多阻。以

張又一千五張不能竟純恆間多苦。四卷二百五十八張

世貴。○有三品本性之一。宗族之二。德善之三。十三卷一千二十張世貴特眞貴之影。十三卷一千二十張

世務。○比之荊棘。比之沸海。比之蒼蠅。比之黑雲。比之重任。比之酬人。三卷一百七十一張又七卷五百十二張恆念世務若魚恆泥。九卷七百三張人概明於世務。而矇於靈務。七卷五百四十九張世人於世務有過善人於

四十二張 若善牧。宜瘖。宜護。宜安屬民。六卷六百九十一張 其德宜異於衆。十二卷九百十張 庶民恒窺在上之善惡以法。十二卷九百十張 比之宗動之天。比之法帖。比之炤鏡。七卷五百十二張又八卷六百三十五張又十二卷九百十張 宜備聖智以滿本職。十二卷九百三十六張 宜師智醫。以善理衆之異性。十二卷九百三十八張 宜效雅各及撒莫二聖。九卷六百九十一張又十二卷九百十一張 理民之惡。不止於己。若疫氣

染衆。八卷六百三十五張 宜有四奇。從理如人一。高志如鳳二。剛毅如獅三。當勞如牛四。十二卷九百十一張 宜思己劣。以恕民弱。五卷三百五十張 選仕之善法。十一卷九百二張 選善仕。宜必多勤。十二卷九百三十六張 宜法每瑟及勸山以善選善仕。十二卷九百三十九張

世物。○皆天主之聲。其道路。其形迹。引人得知天主。一卷四十六張又九卷七百十二張 造成之先。皆謂活物。九卷

宴。○其害其善。八卷六百十三張又十卷八百二十六張賢士之宴何。八卷六百十六張吾主赴宴何故。八卷六百十三張又十二卷九百五十二張天主請人。若人設宴請客。九卷七百二十二張天主之寛。以宴世人。四卷二百八十三張又八卷六百五張天主宴人。辛味在先。飴味在後。魔宴反然。二卷九十張今世之宴。短而淡。不足飽人。二卷八十八張又四卷二百八十三張聖經若宴。各句各味。六卷四百四十一張又七卷五百二十一張聖母之

死時。持燃聖燭何故。九卷七百二十八張

審判。○有二品。賞報之一。刑罰之一。六卷四百七十八張

審判之類。約有四。人心內一。告解二。死時三。世之末日四。七卷五百四十七張

善人在時。恒懼審判之日。十四卷一千八十九張

審判之日。善人之吉日。惡人之凶日。一卷十七張又十四卷一千八十三張

是日罪人至赧。得免其赧之法。十四卷一千八十六張

是日惡人之懼。一卷十五張

是

日聖人不救惡人。十四卷一千八十八張 是日謂天主之日。十四卷一千八十四張 是日吾主若鑒。其寬其嚴係于對人惡善。七卷五百三張 吾主得審判權之故。十四卷一千六十三張 天主嚴審細非。何嚴於大罪。七卷五百四十七張又十四卷一千八十五張 天主嚴審人善。何嚴於人惡。六卷四百五十四張 宜預備審判之嚴。八卷六百三十七張 審判之先。多兆多苦。一卷十三張又十四卷一千七十六張

天堂。○諸福之聚。十二卷九百三十二張其妙至高。因比之高山。因人難上。四卷二百五十六張比之晚餐何。七卷五百十一張其味飽而不饜。七卷五百十一張比之大膳。其故有六。七卷五百八張到得天堂之路有二。寬一。窄一。一卷六十張其價吾主寶死。四卷二百五十七張吾主其門也。六卷四百八十六張天主售人天堂世苦爲價。一卷二十八張又四卷二百五十九張望天堂眞福。勵勗人息。三卷一百四十五張又四卷二

百五十二張　聖人多規。以勉人怠。十四卷一千九十九張　眞福不在今世。人在茲必立功以得。四卷二百五十九張又十一卷九百六張又十二卷九百三十二張　天堂獨一。人今世有。後世則無。四卷二百五十八張　聖人雖皆見天主。其福有異。七卷五百十張又十二卷九百二十八張　世上無比得解天堂眞福。十四卷一千九十張　以解。公有二道。加一去一。十四卷一千九十一張　聖人之靈。及其身之眞福。七卷五百九張又十四卷一千九十一張　天

地獄。○在地心。其故有三。十四卷一千一百三張 其苦有二。失一。覺一。十四卷一千一百四張 其五司之苦。一卷十六張又十四卷一千一百六張 惡人在彼。依罪受刑。二卷一百二十六張又六卷三百九十五張又十四卷一千一百五張 一等之罪。有一當刑之定所。二卷一百二十六張 其苦之永。十四卷一千一百六張 罪人之罪。死至已止。其罪之罰。盡有時而止。十四卷一千一百九張

聖人之多規。警戒罪人。得免地獄之苦。十四卷一

千一百十一張

聖經直解目錄終

聖經直解第一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天主耶穌契利斯督周歲主日聖經直解

天主 西士原文曰陡斯乃天地萬物之主。是自有者。至神無形。無始無終。常活常王。無所不在。萬善萬福。渾然全備。無以尚之。未有天地之先。獨有此一天主。以其全能。從無物中。造成天地人物。而常爲之宰制。保護開引。俾萬彙咸得其所。且又至義至公。古今善惡悉有賞罰。毫髮不遺。是誠生我御我之大原大主。所以宇內兆民。皆當認從而虔奉之。非釋氏諸天各一天主之謂也。觀者辨之。

耶穌 天主降生後之名。譯言救世者。蓋世人既因元祖悖反主命。敗壞厥性。致有元罪。且又人各造罪。莫可解免。是則世人如負無窮之債。若非天主自救。卽屬神人補贖之功。終有限。安能盡償。緣此。天主大發慈悲。降生拯拔。是爲救世者。而以耶穌稱之也。

契利斯督 吾主耶穌之別名號。譯言受油傅也。古禮。或新立國王。及聖教宗主。俱以聖油傅於其頂。今耶穌既爲萬物之主。又爲古今聖教之一大主。身兼二貴。而其神靈。滿被聖寵。亦如身傅聖油然。故以是爲號。

主日 聖教每七日。立一主日。卽逢虛昴星房太陽之日是也。遇此日。凡在教者。俱當罷百工。親詣聖殿。與彌撒。聽講道。益加虔切。求主爲君父。爲萬民。爲親友。爲己身。均賜福庇。幷祈庇祐世世人人。認奉眞主。依此畧盡主日之禮。以收神

益焉。聖奧斯定廣述主日之美好曰。天主開世之首日。是世之第一主日也。又中古如德亞人。被虜異國。後天主命之還從福地。中途阻於大海。天主分開海水。使衆徒行過海。是日亦主日也。彼歸衆在途。曠野寥絕。無術救饑。天主自空。命降飴味。衆藉以飽。閱歲四旬。無日不然。按味降之首日。亦主日也。至於吾主降生聖誕。主日也。受難後復活之日。及聖神降臨之日。亦皆主日也。從此逆推世末審判之日。亦在主日可知矣。主日之見重於天主如此。此日瞻禮。可弗守乎。

聖經 原文謂之阨萬日畧。譯言福音。乃天主降生後。親傳以示世人者。卽新教也。蓋天主旣用性書二教。默詔聖人。以訓世無間。但因世人。沉迷而拂理違訓者日益衆。於是天主更加慈憫。躬降爲人。親傳聖經。以提醒世人焉。天主洪恩。莫大於此矣。

或問。稱福音者何。聖基所答曰。凡吾主所許衆罪之赦。聖寵之畀。諸德之聚。與人生時獲登天主義子之高位。逝後必免永苦。享永福。諸如此類。備載聖經。故稱福音也。

又問。何謂新教。曰古新。卽先後之義。葢當中古。天主垂誡。命每瑟聖人。傳諭世人遵守。斯時依中曆。爲商王祖乙七年壬寅。至於吾主降生。依中曆。爲西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相距一千五百十有七載。故彼謂古教。而此謂新教也。又古新二教。强弱自異。保祿聖徒曰。人拘守古教。而求致其心之聖。不可得也。又云。犧牲之血。萬不能滌人心。觀此。則古教之弱可知。若新教。則具大能力。人誠遵其禮。守其規。何罪不銷。何汚不潔乎。如行痛悔告解聖禮。則從前罪愆。將必立釋。而其心旋獲潔淨。且蒙寵佑。何强如之。

又問。古新二教。厥異願詳。曰。相距遠甚。無可相比。今畧並提數端於左。

一。古教天神奉天主之命。傳於每瑟。每瑟奉天主之諭。垂本國人。新教。則係天主躬建口傳於世者。聖若翰宗徒曰。每瑟宣傳古教。吾主則自立其眞實之教。聖葆祿又云。天主昔恒默示先知聖人。以布命於人。厥後乃用其聖子之口。親語吾輩。雖均屬聖恩。後爲奇矣。

二。古教暫教也。新教。永教也。吾主降生千餘年前。達味聖王。預知天主欲罰本國之罪。乃作聖歌。以示世人。古新二教之別。曰。天主將遏大江之流兮。本國腴地忽變爲磽瘠之野兮。天主將塞大河之脉兮。本國澤田。大變爲焦涸之壙兮。奇哉。焦涸之壙。磽瘠之野。又復變而爲澤田腴地兮。解曰。此寓言也。前腴地澤田。古教諸人是也。蓋天主初時重視彼民。愛之

如子。時加寵佑。如江河日流而不竭。國人安樂。如腴地澤田然。奈何厥後。漸迷本原。負主弘恩。叛逆殺主。於是主始輕視其人。阻塞萬恩。無復顧恤。如腴澤大變爲磽瘠焦涸也。悲哉。後就教外人言。猶曰厥初迷失眞主。惑於邪神。無異磽瘠之野。焦涸之曠。及後幸聞新教。忻忻信從。乃獲主愛而降聖佑焉。比之變爲腴澤。不其然乎。聖奥斯定解聖歌曰。予將殫心覔古教。果何在乎。覔其實信無之。覔其教司無之。覔其眞祭無之。覔其聖殿無之。覔其預知聖人無之。豈非腴地澤田。大變爲野曠乎。

又昔古教衆人。自阨日多國。徙歸本鄉時。途無聖堂。凡欲祭告。設帳行禮。禮畢。撤帳。行踰年。始立聖殿。解曰。此古新二教切喻也。帳易展易收。又易動移。難以久存。乃古教之象。新教如石立堅固之殿。莫之能移也。聖基所嘆新教之固曰。欲滅

太陽之光難。欲滅新教。則愈難也。新教如天堂茂樹。根不植地。人力奚能拔之。奇哉。固莫固於新教哉。寇敵能攻堅城。搴魔莫能搖新教也。主謂伯鐸羅宗徒曰。吾教。衆魔莫能勝之。是也。又曰。吾教。無終之教也。解曰。無終者。蓋無時能革絕也。蓋與世偕行也。蓋於將來。永不復立他教也。世存必不滅。而世盡乃止息也。

或問。天主既預定革古教。先何立乎。曰。以開新教之路也。聖奧斯定曰。古教之禮與祭。俱吾主將來之像。主既來。不必併存矣。

古教。新教之影也。像也。何謂影。曰。影全依人身爲動靜。而人身全依靈魂爲動靜。古禮之美。全依新教之美。故爲新教之影。聖賢設譬。如附木之藤。沿木而生。不能自植也。何謂之像。曰。古教洗身之禮。卽洗靈魂之像也。其燔祭之禮。卽吾主受

難之像也。葆祿聖徒攸云。吾古父之所行。悉顯吾輩今來之像。是也。古教不能闢天門。惟新教大闢之。聖賢恒曰。往古天路塞絕。古聖不能通入。自主降世受死。以十字聖架爲鑰。啟其扃閉。而天門始開。人始得入。

從古教禮所收之報。世福而已。天主謂古教人曰。爾輩聽從吾言。地上膏腴。即爲聽從之酬。又云。爾輩恪稟吾令。爾後嗣必蕃。爾地恒流乳蜜。聖伯爾納嘆曰。嗚呼。古教如軛甚重。載之極難。軛則重矣。報則輕矣。軛重。教規繁劇也。報輕。世福微淺也。若新教之報。則高矣大矣。加人以聖寵聖愛超性諸德。而許以天國永福。經所載眞福八端是也。主嘗慰茹苦者云。

爾誠爲義被窘難。爾宜喜躍。將以天福爲爾苦之報。

古教誡煩任重。新教誡簡任輕。聖伯鐸羅宗徒曰。古教之重。吾先世及吾輩。莫能勝也。聖奧斯定解曰。重者。係誡令太煩。

計六百十有三條。新教之誡簡約：總括以信望愛主愛人。主曰：先知聖人所傳諸誡、總關係於愛慕二誡。葆禄聖徒又曰。無邪淫等諸誡。約歸愛人。葢人愛人、已守諸誡矣。夫以愛慕二誡。足該諸誡。其任不亦輕乎。主因勸人守之曰。勿怯載吾軛。吾軛飴矣、輕矣。而易任也。

或疑。經載聖賢有言。行德之路最難。主亦云。天路窄狹。率循者稀。常人聞是語。每慨嘆畏難。壓額而去。今謂輕而易任。何哉。曰。有多故。一。古新相比。古煩新簡。謂之易。一。人善守愛主愛人二誡、卽覺諸誡無難。聖奧斯定曰。愛德在心。諸難坦夷。弗坦弗夷：心必無愛。一人務勤奉聖教規令。必恒沐聖寵聖佑。加以神力。益勉其勤。策其弱。自無難勝之任。比之稚子。肩負重物。力不能勝。有巨人助之。則易負之矣。一。世後福報。足平守誡之難。聖奧斯定曰。想天上無盡之樂。斯輕視世間有

限。之苦。

古教。一國之教。私教也。新教。萬國之教。公教也。經言古教之窄曰。止如德亞國。認知有主。而知其大名也。又古教人云。天主愛吾。異乎他國。其教惟示吾國也。奇哉。新教之廣大。舉天下尊卑大小智愚。無一不招納其中焉。主謂宗徒曰。廣行普地。用敷吾教。宗徒如命。經因指之曰。其聲出口。匝地充滿。蓋指通徹八極。無有壅蔽也。經指吾主又云。其國之長。包東西二海之長。其國之寬。包南北二極之寬。此言新教之四訖。無不周徧也。深探新教之妙。靡罄涓涘。姑揭其七端如此。

終問。阨萬日畧。與聖經何以異曰。聖經。公名也。或天主親口所諭。或天神代主所傳。或先知聖人。得天主默照所示。俱稱聖經。惟吾主在世。躬誨聖言。躬行聖事。而命聖史紀載。以詔後世者。乃稱阨萬日畧。而爲聖經之一分。

又問。阨萬日畧幾何。紀載聖史幾位。曰。論阨萬日畧所函聖經之意。一而已。聖基所曰。聖經之多寡煩簡。不關史之衆也。

惟問經之理而已。理一。經一。雖聖史各有所載。同歸一理。則聖經猶一也。

至若紀阨萬日畧聖史。則有四焉。一。聖若翰。一。聖瑪竇。一。聖路嘉。一。聖瑪爾諤。是四位數。包涵奥意。亦非偶然。聖熱羅曰。

初時。地堂有大江。四支出流。廣潤普地。今聖而公教會。有阨萬日畧四史。可以廣潤普世人心也。聖奥斯定曰。東西南北。

大地四極。乃四聖史所紀之聖經悉通徹焉。蓋猶登高而呼。提醒各方之羣寐也。

昔聖若翰宗徒。天主賜之神目。見天主座前。四獸奇異。一如鳳。一如人。一如犢。一如獅。獸每六翅。而具多目。高呼稱揚天主曰。聖聖聖。主之榮光。盈滿八際。其聲時時不息。永久如是。解曰。此四聖史之像也。鳳象若翰。蓋指其心思超邈。所書吾

主天主之性。於無始之始。出於天主聖父者。若何。如鳳之高薄青冥也。人象瑪竇。葢指其書紀吾主人性也。犢象路嘉。葢書吾主若馴潔之犧。獻祭聖架臺上。以贖人罪也。獅象瑪爾謌。葢書聖若翰保弟斯大。遯世隱修。高聲引人認主。如獅之在山猛吼也。

又。四者俱備六翅。狀類高飛者何。曰。一則示人四史聖經所載。皆天德之美。天福之聚。絕不沉落於地。一則示人四史聖經傳播。若疾鳥速飛。不日遍滿普世也。

又。四者多目者何。曰。示阨萬日畧。令人廣開神目。徧視已往現在未來諸理。而信之也。

又。時時高聲稱揚天主者何。曰。示四史聖經。無非讚揚大主。使人獲知吾主之榮光。亦當時時讚揚不置也。

吾主聖誕前第四主日

吾主在都。入聖殿誨衆。既出。其徒曰。師。仰覩斯殿。壯麗哉。吾主嘆曰。噫。其墟矣。宗徒欲知定日。曰。敢問師。此日何時至。斯世何時滅。更示師復降審判。果於何期。主乃明示諸兆。告誡宗徒。警示吾儕。俾預知末時窘迫。以備修省。其言如左。

經 聖路嘉第二十一篇。

維時耶穌語門弟子曰。日月諸星。將有兆。蓋言是時天上諸光。必先衰縮失次。而大變其常。以爲之兆也。地人危迫。海浪猛鬨。是故厥容憔悴。爲懼且徯所將加於普世。蓋旱潦繼興。山崩川竭。而人不安其

居。海水沸溢。浪發鬬聲。而人形容憔悴。惟憂懼待盡而已。**諸天之德悉動。**有二解。一。指日月星辰。謂之天德者。因天用其光。以澤下地也。動者。躔次失常。薄食不時。遲速相反。蒙晦無光也。一。指天神。亦謂之德者。因天藉以運旋而顯其德也。天神亦動者。蓋見天主聖怒。懷其威而動於中也。或問。天主聖怒。爲罰罪人。天神無愆。曷動焉。曰。譬之僕役。有良有悍。主人責其悍者。而發盛怒。雖於良者無與。然目擊威嚴震肅。亦自不能帖然也。**乃見人子。**指己言。**乘雲來降。威嚴至極。始顯是事。爾皆舉目翹首。蓋爾等眞福已近。又指喻曰。視無花果等樹。始結實時。卽知夏日非遙。爾輩亦**

然。見行茲兆。則知天國已近。肆予確說。於人類未滅前。必僉驗之。天地可毀。予言不能不行。

箴

厥容憔悴。爲懼且徯所將加於普世。此言末日惡人之恐懼也。蓋惡人在世。不畏主威。悖命犯理。冥然無所顧懼。經責之曰。惡人飲惡如水。又云。惡人行惡而喜。作醜而悅。至判時而恐懼。必然之理也。如罪因。平日嗜殺喜刼。以縱娛樂。及臨斷案。始怖畏戰慄。而自疾前惡。愚哉。惡人生時。畏不可畏。而不畏可畏。經責之曰。人於無畏之地而戰。似進大畏之域。猶言世位。小位也。世物。微物也。得不足喜。失不足憂。而惡人視之若大且

重。喜得畏失。不亦悖甚乎。聖基所戲擬世人於嬰兒曰。嬰兒見儺。可喜而怖。見火。可怖而喜。舉世盡然。愚哉。主示聖徒曰。爾輩愛我之友。勿懼殺身。人戮爾身。不戮爾靈。夫誰則可畏者。彼能殺身。又能投靈於不滅之火者是也。聖巴西畧曰。懼有眞僞之別。懼失財失爵失命。以至犯戒。僞懼也。懼失聖寵眞福。以至失命。眞懼也。聖祭利落自謂曰。予懼地獄之苦。以其悠永也。懼地獄之火。以其酷熱也。懼地獄之幽。以其無光也。懼嚙心之蟲。以其無厭也。嗚呼。聖人翼翼小心。常自警戒。無敢少忽。生平敬畏。故至末日。乃得無畏而喜也。

始顯是事。爾皆舉目翹首。蓋爾等眞福已近。此勉勵善人。以堅其望也。蓋命之翹舉。以望將來眞福。譬之傭人。日間胼胝。亟望抵暮。乃可受值。又比戰士。執銳披堅。鏖處敵場。無

刻不望凱旋受賞、幸値此日將至。喜可知矣。祿祿聖徒曰。吾善敵吾仇。善趨德路。主預備旌德之旒。審判期至必加吾首。吾此豈吾一人望哉。凡行德人。皆慕主來審判。必皆齊受斯旒也。雅各伯宗徒嘗喻慰吾曰、吾兄以忍、可望審判之期。農其像乎。善人農夫也。生時稼時也。行善播穀也。穡時。末日也。蓋行善多苦。迨至末日。受報而喜無極矣。

視無花果等樹。始結實時。卽知夏日非遙。爾輩亦然。見行茲兆。則知天國已近。

歲有冬夏、人生亦然、惟惡人之夏、乃在今生富貴榮名。與日並炎、乃無幾時而冬倏至。地獄之苦不可逃矣。惜哉。夏短而冬永也。若夫聖人生時、貧窮遭患不一。則誠冬矣。而天堂之樂如夏隨至焉。其冬俄頃。而夏舒長也。豈不幸哉。天主慰論聖人受其眞樂曰。愛我盡夙與兮。冬過雨止。吾

地萬卉。已發與兮。疾兮至兮。此俱譬詞。冬雨。世苦也。萬卉。天福也。歲無冬雨。則夏無花果。人先無苦。後必無樂。主故設此喻以慰之。且堅其望焉。

吾主聖誕前第三主日

聖若翰保弟斯大。在加理勒亞國。務勸國人。爲善認主。聲名籍甚。人多爲徒。時值惡君當國。宣淫無忌。穢德彰聞。朝臣詔諛。莫敢匡正。惟聖若翰屢諫焉。王惡其直。囚之。是時吾主敷教。廣行聖蹟。名溢遐邇。相率來聽而欽頌焉。

經 聖瑪竇第十一篇。

維時若翰居囹圄。聞契利斯督異行。召二徒往詢曰。爾其當來人。抑尙望他來。猶云。經紀天主。憫世沉溺。將命一人救之。通國延望久矣。今爾是其人耶。抑或尙望他人耶。諦觀爾峻德異跡。似此任。惟爾克膺。請明示以解衆惑。主時方宣教。人皆聚聽。瞽聾一

切殘廢人。齊來望救。故主於二徒。姑置不答。惟命瞽者視。聾者聽。瘖者言。攣者舒。跛者行。癩者淨。諸凡病者。率皆應聲而愈。或問若翰大先知大聖人也。必克認吾主。乃召門人探之者何。曰其問非出於不知。第因其徒。心疑吾主。未知果爲救世者否。故特遣問。俾之聞所聞。見所見。則不得不信。而疑因茲頓釋矣。

耶穌語曰。歸告若翰以攸聞攸見。瞽者明。聾者聽。癱者行。癩者淨。死者活。貧者受教福音。

猶云。我今傳聖教好音於貧者。義撒意先知所云。天主命我傳其教於貧者是也。或問入主教公教也。謂主獨示貧者何。曰傲。忿。貪。淫。一切邪情。皆聖教所不容。富貴之人。概多緣染。難於聽從。吾主公教。雖無棄人而人之聽從自分難易耳。

又有人弗怪視予者。眞福人。

猶言我本至尊至能。

緣救世取此卑弱之象。若人見之不怪侮我。是爲眞福之人。右所行聖蹟。古經預記。言救世者來。必一一踐行。以徵其眞。蓋不自鳴爲救世者。惟行聖蹟示人耳。

耶穌舉若翰語衆曰。汝等適彼曠野。出視何物。其風搖之葦。

葦空不堅。遇風輒仆。言汝等出視若翰。大非此比。蓋其剛强堅毅。利害不驚。人雖尊貴。苟有兇惡。必正色嚴責之。威權不爲動也。

出視何物。其衣柔衣者人。衣柔衣。居王宮之內。

柔衣輕煖之衣。細而輭。貴者之服。緙紀若翰。編駱毛爲衣。佩韋爲帶。故云非衣柔者。

出視何物。其先知者。我確云。彼尤大勝先知者。

在昔先知聖人。距主降生甚遠。惟得之默照。若翰則躬覩。對衆指主。導人信從。故經云。尤大勝先知者。

經有紀云。予政遣予天神。天神。原文曰諳若。譯言天主所使者。詳見彌額爾天神瞻禮。先爾面。其來先爾。備理爾道。借道以喻心德。解見左第一主日。

是誠若翰。聖若翰實人。古新經稱爲天神者何。曰。天神無形之體。瑩潔粹白。從來無罪。若翰雖人。已蒙主赦其元罪。又生平童質純粹。與天神近。又天神俱天主之使者。若翰本職。爲天主遣使者。故亦謂之天神。

箴

若翰居囹圄。若翰。大聖人也。無辜被囚。阨洛德。劇惡人也。無德有國。何也。聖奧斯定曰。聖人甘苦。示可重。惡人躭樂。示可輕。且示受聖教。爲求眞福。則正以求世福。則殀矣。彼盜躭世福。吾不慕其惡。何慕其福哉。天主仁愛聖

人。正於今世之苦驗之。

試觀人父。知榮貴緜苦而得。必禁子怠肆。課以嚴師。誠愛之也。天主。仁父也。知德以苦成。故俾聖人備極諸苦。豈非愛之至哉。篤比亞古聖。一生苦極無聊。天神慰之曰。爾實天主所愛者。疊加多難以試之耳。經曰。我責所愛者。若父責愛子者然。聖基所嘗憐世人之愚。蓋見苦人。或疑其人之善未眞。或疑天主之能未至。不知世苦。概爲天主親愛之效。其益最廣。

姑揭其畧。

俾罪人易於省悟遷善。爲苦難第一益。吾主設喻訓人曰。巨富人有二子。長者愛父。不忍離側。幼子背父。挈其所得家貲。出徙他國。荒淫侈肆。以致貲罄。幾作餓莩。始動今昔之感。深痛往失。歸焉。聖賢解曰。此罪人狀也。順時忘主忘己。不圖改

過。主憫其迷。俾歷艱難以警之。始知悔改。而歸心於主焉。

又昔古教人居富盛。迷棄天主正路。錯履岐途。天主謂之曰。我原愛斯民。裕以腴地。滿以實帑。迷哉。如馬食芻而肥。乃至踣囓逆我。我將荆棘。當彼冥趨。使不克前進。庶轉念云。不如回首從天主正路乎。釋曰。荆棘苦難。世患是也。葢居世福順時。惡路大開。善路緊塞。居世禍逆時。善途大開。惡路緊塞。經云。苦患能致愚人之知。又諺云。德生於困衡是也。

精煉往失。爲苦難第二益。苦難猶火於金。金經火煉。精彩乃見。安佚。吾心之銹也。苦難入心。則罪滓消融。而德輝著焉。

試德。爲苦難第三益。人德深藴於內。最難窺測。試以苦難。則眞贗立見。經指善人曰。天主以苦試之。又云天主試聖人之聖。若冶試眞金之眞。安常處順。其德難知。惟遇險逆。乃始呈露。猶瓦器然。叩擊輒知其全與裂。僞德者。擊之以苦。輒吐恨

聲。如裂器之音。德眞。則心旣甘忍。口發謝辭。是全器之好音也。武士不遇敵無以徵勇。兵刃旣接而勇怯見矣。舟師不遇風。無以徵技。波濤洶湧。而巧拙見矣。

金剛。寶物也。價重而貴。水晶。微物也。値輕而賤。兩者外貌甚肖。而堅脆迥別。在擊試之而已。眞僞之德。迹頗相似。惟苦難以試之。或堅而完。或脆而毁。眞僞立見矣。色搦加示友曰。爾處富貴。何由知爾能安貧。爾多名譽。何由知爾能忍辱。是惟貧辱諸困。得以試汝。如試石之試金也。

固堅謙德。爲苦難第四益。苦與謙。猶冬與木。木經三冬寒雪。根益深固。善人遇苦益謙。翼翼自持。苦彌重。謙彌堅。葆祿聖徒恒蒙天主特恩。每于傲念將發之時。疊加世苦以杜其端。因謂門人曰。吾受天主寵賚。大矣。厚矣惟有惡神常偪撾吾

面。故吾謙能固。而心能永伏焉。攄面者何。魔鬼誘惑。惡人戕害是也。聖額我畧曰。善人行善而求不僞。難矣。惟苦難既至。則倨心自止耳。

昔傲土國主出征凱還。臣庶郊迎。喝聲徹空。國王自抑傲心。命僕御隨途大呼提警之曰。爾亦人類。勿忘其爲人也。夫聖人克己。禦魔。賤世。俱爲大勝。易流于傲。斯世之若。正聖人提儆之僕。使之不忘爲人。以固操謙抑者也。

今夫蜂微蟲也其出採花。恐爲風飄。自挾砂石以鎮其身。蜂之智巨矣。善人猶蜂也。其善猶風也。若不自鎮。則飄于虛傲必矣。魔惑。世害。如石以鎮壓之。則謙心不失。而善可永存。然則苦難之益。不亦大乎。聖額我畧曰。遇難而恒其德者衆矣。遇嫌而恒其德者幾人哉。色搦加曰。昔諸德之固也。譬人肢體。忌風避雨。易弱易疾。勞之常動。不辭胼胝。易固難病。則肆

佚病德。苦患固德。理亦然矣。

促趨道德。爲苦難第五益。世樂病德。如黐膠鳥難飛。如棘牽衣難進。馬怠行。乘者弛策。怠益甚矣。策之乃疾走焉。吾心本懈于善。寬之以樂。不愈怠乎。天主欲人勤善。以苦難策之。使之速行。經云。聖人之苦疊至。其行益疾。譬旅人。或逢華邸美景。未免留戀。若凶邸畏途。急欲脫離。則起而疾趨。世人俱旅人也。世樂譬之華美。世苦譬之凶畏。樂在。則愛戀難割。于德路愈遠矣。苦在。則凡可以擅我心。濡我足者。奚有乎。

加厚來世之報。爲苦難第六益。雅谷伯宗徒曰。毅然當苦難之試。眞福人也。蓋試畢而受常生之福旒必矣。聖人謂天主曰。吾輩生時歷苦海。蹈難火。厥後乃蒙吾主引入安佚之地焉。大幸哉。善人之受苦乎。夫世苦本甚短甚輕甚小。乃其報

應則永久矣。重厚矣洪大矣、葆祿聖徒勸人甘心受難曰。瞬息輕微之苦、必致無際厚重之報、是也。

客入市市物。攜金愈多市貨愈廣、天主售吾入堂眞福、以苦爲值。苦多福多、苦少福少、聖曲云、世苦雖磨亮靈心如匠磨石。而主置之所當置之位、此喻言也、猶云、天堂如皇殿。天主如匠師。聖人如石。苦難如鑿鑿治之也。苦多則攻治靈魂精密。位必高。苦少、則攻治粗疏。其位卑矣、主嘗勉宗徒曰爾等爲我被人詈辱。及殘害。及妄誣必眞福之徒、受苦之時固宜喜悅。爾之酬報至深至厚矣然則吾輩凡遇患難、宜潛身避之乎抑出身迎之乎、

或曰。若然、彼惡人多享世樂何哉曰其故多矣、一、世間尊富名安等。天主以爲微小而輕賤之畀之惡人固也。一。惡人間有小善、天主則以世樂小報之、一。經比惡人于將祭之牲、必先飫養、後致之于死地、惜乎、惡人之愚。與牛羊等曠日偷安、

自就永死之地也。觀此可知凡見惡人之樂。宜勿慕其樂宜共悲其樂也。

瞽者視云云

二使問主實爲救世者否。主示之以行。蓋行果足爲救主之證。焉用言爲。況言之證小而浮。難令篤信。行之證大而實。人欲不信。得乎。主嘗向仇者曰。我訓爾輩爾莫之信。倘不信吾言。胡不信吾行乎。吾行足證我爲誰矣

又訓衆。舉木爲喻。嘉木。劣木。其影同而質迥異。辨木者。視其質。豈視其影乎。人言。影也。曷足爲據。人行。質也。爲人之實見矣莫可疑矣。

昔賢設喻曰。行於人。猶印於書。書無印。初不知何書。印而便知之也。人無善行。何繇知其爲善人者哉。主嘗責此輩云。有

人徒口向我云。我主我主。斯豈遂能入天國。惟順從在天吾父聖意。而實行之。乃得入天國。

又有人弗怪視予者眞福人。此以明信者之幸。深責不信者之迷。蓋主降其威。掩其尊。自居卑乏。致受苦難。以便救世。是誠可仰可愛之情。而世人多以爲怪。而藐視之。豈不痛哉。葆祿聖徒曰。吾輩主徒。每以天主被釘而死。勸世人宜信。奈他國人視之如狂。而莫之信。卽本國人亦蹴彼而罔信焉。蹴者何。猶言設有石置于平地。則易爲人蹴。惟置之高所。乃免蹴仆。使吾主降生。或取尊富之勢。如珍石在上。其爲人崇重必矣。惟擇取卑約以贖世罪。無異小石之在地。以故國人不屑信從。因聖徒謂之蹴也。聖額我畧嘆曰。嗚呼。主爲人取卑賤。人當何如愛戴致謝。乃反懵然怪輕。負恩甚矣。吾輩不然。必敬主卑。必尊主賤。必深愛之。莫可加尙。敢以爲怪乎。聖伯爾納曰。我熟思吾主爲

我之卑。其卑愈甚。則吾愛愈切也。

教外人。聞主被釘十字架死。每輕之如弱如愚。蓋徒依其肉目。及本性之光耳。吾儕奉教人。依其神目。依其超性之光。乃篤信其有全能與全知焉。葆祿聖徒曰。受苦難之主。實爲天主之勇。天主之知也。斯言理最精深。未易通曉。姑畧解之焉。

何謂天主之勇。曰。聖十字架。猶寶鑰。能開天堂之門。猶利刃。能破邪魔之甲。猶重價。能償普世之債。如此能力。豈非天主之勇乎。夫倚勇搆怨。世人之勇也。惟歛藏其勇。外取弱像。實以克敵郡魔。乃稱天主之勇。葆祿聖徒云。天主之弱。絶勝衆人之强。是也。

何謂天主之知。曰。吾主以謙卑示人識知天路。又取朴賤之人以爲宗徒。化導萬國。令世之號爲知者。緘口而詘其辯。且

以敗破邪魔之詭機。斯謂之天主之知也。夫世人之知。類倚知以炫世。其知陋矣。天主貌若無知。而大知之功以立。其知豈可量哉。諺云。韜光用晦。明哲乃深是也。吾儕知此信此。因吾主自託之卑賤。重加感慕。大異教外人矣。豈非大幸。主故許爲眞福人也。

汝等適彼曠野。出視何物。其風搖之葦。經借樹比聖人。借葦比惡人。何也。樹根深固。幹堅强。葉陰濃。枝結實。聖人似之。葢其心能自持。一切世樂。威武。魔計。毫不能動。是根之深固也。在衆在獨。一于行善。始終不息。是幹之堅强也。其意欲恒在廣益世人。勉人爲善。從者揚之。違者責之。苦者慰之。乏者賙之。無人不蒙覆庇。是葉之陰濃也。又常加其功。恒敏於善。德日增進。靈性渾全。是枝之結實也。

上四妙。惡人悉無。故比之于葦。葦根淺弱。從風而靡。幹虛而不堅。葉散而無陰。枝柔而不結實。惡人似之。其志無恒。最易偃仆。經比之月。蓋以月面旋望而盈。旋晦而朔。變移不一。惡人因物而遷。亦復如是。是其根之淺弱也。又習爲僞善。飾于衆睹。輟于燕居。此其幹之虛也。又心多自私。趨利避害。遇人苦乏。睨視不濟。經責其不仁曰。惡人遮其膏。膏。財貨等是也。遮。謂固藏之也。此惡人之情狀。正猶葉之無陰。人亦何從藉其蔭乎。又其內荒于德。無善可指。若地之不毛然。是其枝之無實也。惡人與葦誠相肖矣。夫豈所論于若翰哉。

人衣柔衣。居王宮之內。

主責世人殷勤于外。疎畧于中。務膏澤至陋之形。不務修飾至貴之神。美其形以悅人目。而醜其神。以碍主目。愚亦甚矣。

經。聖賢深責世人衣之過侈者。其故有二。其一。爲怠修之徵。聖伯爾納曰。麗衣柔服。消靈性之力。沮抑勇德。卽欲砥礪無由。葢形神必難兼修。外備而內缺矣。譬貴家之塋墓。盡力粧飾。豈不美觀。乃中所藏者。一腐尸爾。昔一聖人郊行。有天神現與之偕。偶遇一人。鮮衣。異香馥馥。神掩鼻避過之。聖人問故。曰。其心腐于淫毒。吾不堪其臭也。向有聖婺名葆臘。掌修女大會。見一衣過美。乃怒目叱責之曰。肉軀潔矣。靈心汚矣。

臘責德滿。西土名邦也。其法嚴禁衣飾。獨于娼。聽弗禁。葢示國人外飾如娼。其中亦無異矣。豈不醜哉。責阿名畫工也。嘗畫善惡二像。善衣朴。惡衣華。或問故。曰。務飾于外。而求免爲惡類。得乎。

其二。衣過侈。則奪其周貧之資。聖盎博削曰。貧者裸身號于道。爾敢盛服。塞耳若罔聞乎。塗有丐者求食。幾成餓莩。爾衣

金寶。而弗之救。何無恥之甚耶。聖人者。不急于衣。而急于德。德在則華。德失則醜。經云。國王之女。其美飾悉在內。而文彩

自見于其服之裔。猶言。聖人之德。若內美

衣。雖蘊于中。必著于外。人得炙其德輝也。

或問。外服必如何乃可。葆祿聖徒答曰。衣取蔽體。足矣。聖伯爾納又答曰。衣之用。以隱體。以禦寒。以捍暑。各得其用。可也。

奈何世人不此之務。而求適體。

而娛目哉。悖厥本用。侈矣。愚矣。

吾主聖誕前第二主日

聖若翰避居國都郊外。若爾當河之濱。惟以修己勸人領洗爲務。身潛一隅。聲聞四達。傾心頌仰者甚衆。時都人士。有疑其爲救世者。未決。命數人往探之。問答如左經。

經　聖若翰第一篇。

維時如德義本國人共名也。國曰如德亞。人曰如德義。自日路撒冷遣撒責。及勒未達。撒責主祭之位共名。勒未達。副祭之位。下撒責一級。造若翰問曰。爾爲誰。言國人久望救世者來。師似足當之。請明示是否。廼認。且不諱。認吾主之高。不諱自

身之卑。認曰。予允匪契利斯督。言救世者之德超絕。吾德甚微。曷敢妄冒此至尊高之名乎。爾輩迷矣。斯問毫無與於我也。次問曰。然則爾爲阨理亞。阨理亞。古教先知者之名。事見封齋後第二主日。是時阨理亞已逝世九百餘年。國人之有此問。蓋因古經記阨理亞活活騰空去。泯其蹤迹。不知何在。度必有時復現於世。今國人視若翰盛德。因疑即其人耳。曰否。使者又次問爾爲預知者。曰亦否。若翰誠爲至高預知者。今不自居者何。曰預知者有三品。一預知未來者。如古教有多聖人。蒙天主默照知未來事。以誡世人是也。一上知已往者。如每瑟聖人。天主默照。令知開闢來人所不能知之事。以傳於世是也。一知現在奧理。如若翰聖人。天主默照令知吾主爲眞主。引人敬從者是也。三品之中。第三至高。非當時國人所

知。其所問。疑指前二品。故直答曰否。乃眞實語也。使者曰。爾果誰。予將反命。爾量爾何若。曰予若義撒義亞言。允爲聲呼於曠野。以治主途。主途。指靈魂。爲迎主之路。治者。謂備信、望、愛、諸德。猶言吾本分在發聲勸人。修飾靈魂。以迓將來救世者。時使者悉法利色義。法利色義譯言。分別者。因其人潛修苦己。別於庸衆。故名。又其職在敗教。嚴禁邪言雜於其間。今聞若翰化導國人。不知其教眞否。因往詢其人何人。其教何教。復問曰。爾旣匪契利斯督。亦匪阨理亞。亦匪先知者。曷授洗於人。答曰。予惟以水洗人。聖若翰雖付水洗人。非能洗滌罪愆。但預示領聖水之像。

以開其路耳。故其答云然。**爾等中已居。爾等自莫之知。**深責彼人迷惑之詞。言主已居在爾輩中。舉目可見。而爾自懵然不知也。達未聖王預指其迷者曰。其目盲暗。不覩光明。又天主謂彼輩曰。爾心如服引睡之藥。爾師閱經。如閱緘固書。猶云舉國人盡昏迷。如服引睡之藥。沉寐不覺。其師釋經。不達隱意。如覩封緘之書然。又嘗責之曰。燕鶴等鳥。遇冬知去。遇夏知歸。牛知其主。驘知主棧。而吾國獨不知我。迷哉。**厥來予後。**有二解。一指主降生言。蓋主降孕時。若翰已在母胎六月。故齒長吾主半載。一指主出講牖世言。蓋若翰猶吾主之火炬。先來引人認主。然後吾主方出。親傳聖教故云。**厥成實予先。**成實。言諸德之完備。蓋謂主雖年齒與敷教。稍後於我。而德位聖寵。及渾全超性諸妙。其先於我倍萬不啻焉。**予猶罔敢親釋厥綦。**猶言。真主最爲尊高。

吾最卑小。尚不敢近。爲其僕御。

前事悉行於白大倪亞若爾當河之後。是卽若翰授洗於人處。

白大倪亞。地名。國內有二。一離京十里。一往東在若爾當後。離京一百二十五里。經指後者言。若爾當。河名。譯言審判之河。其源有二。一名若爾。一名當。玆合名若爾當。

箴

爾爲誰。此使者問聖若翰。欲識其是主與否。是則敬。否則棄也。吾輩當法此意。轉問世物爲何物。以辨其重輕。夫世人所重且愛者。富一。爵一。樂一。是三者何可弗一問耶。聖基所曰。世間富厚爵位喜樂。浮塵耳。微灰耳。飛烟。幻影。枯葉。朝花。虛夢。童戲。飄羽。流水耳。言皆時刻變動。卒莫知其停泊之所在也。繇此觀之。輕乎重乎。

貪財者。日勤貨殖。試問財爲何物乎。主曰。此荆棘也。惡物也。其財僞財耳。說見封齋前第二主日及聖神降臨後第八主日。

好尊者。戀圭爵。固榮寵。欲問爲何。經曰。卉之屬。花之類耳。風發。速萎枯矣。又云。國位若黎明然。葢黎明之景。不越片晷。日出輒散。豈能恒久乎。聖雅各伯宗徒瞻禮有本論。

迷慾者。欲問爲何。經曰。人肆於慾。猶豕展轉汚潦之中。犬啗哇吐之餘也。穢哉。聖神降臨後第二主日有本論。

爾爲誰。

使者置己不問。乃勤問聖若翰爲誰。惜哉。世人大都類此。務察他人。而懵懵於省己。古賢畫一人。肩懸二囊。以狀俗情。其囊。一在前。一在後。前者喻納人過。後者喻納己愆。人過在前。恒視而摘之。己愆在後。忽而忘之耳。

聖巴西畧借目爲喻曰。人目外觀萬物。不及視己。欲辨己貌。借照於鏡。吾靈亦有鏡焉。迴吾心之光以照本內。自省自問。我果何若。則瞭然知己矣。古有預知聖人。神目倐見奇獸。具有四面。一視前。一視後。一視左。一視右。聖額我畧解曰。是乃知己者之象。前後左右。無不周到。視己之前。己果何在。無耳。空耳。視己現在。苦耳。患耳。視己之末。灰耳。垢耳。視己沒後。德賞耳。惡罰耳。而己之爲己。豈有不可知者哉。詳見聖灰瞻禮。

予爲聲。

斯答。喻世物之輕也。如右箴有間世物爲誰者。物應之曰聲。可也。夫聲。浮氣耳。過而不存。世物如之。豈足重乎。世物比之氣。其故有三。

其一。氣甚輕甚薄。人身負三域而不之屈。無有覺其重者。彼夫高爵厚祿。爲累頗重。而嫌其重者。無之。雖至享有四海。崇

高富貴。世莫與京。而其心猶歉然若不足。蓋人心量甚宏。惟天主能充之。世物之微。安能饜足哉。古今聖賢欲明世物之勢。恒引多喻。聖基所比之暴君。謂暴君戕身。物欲戕心。暴君雖有萬乘。猶浚民膏不饜。物欲在心。如火然。薪愈增。焰愈烈。得爾侈。貪爾賧。有古賢欲摸貪態。刻一人像。繞以毒龍。毒氣攻身。侵入其腹。渴劇。厲聲呼曰。內火太猛。徧體熾矣。有二侍女。一急汲水。一急與飲。愈飲愈渴。其聲愈厲。此蓋貪者之正像也。毒龍。貪情也。貪情入心。如毒透身。火熾體。財愈聚。愈不足。雖罄四海之富。莫能止其貪也。聖尼色諾曰。貪心如漏瓻。旋貯旋洩。即盡海水。安能實之。色搦加曰。貪者若饑犬然。犬饑。主人擲以骨。急張口嚙之。旋望再擲。即傾席而與。不足饜其求也。貪者未得求得。已得復求所未得。其情狀何以異此。中古西有國王歷山。為百國長。闢域外國士尚多。乃浩歎泣下。侍臣問故。曰悲哉。屬聞寰宇之國。不可屈指。予無有其一。

是以泣也。時有編詩而嘆之者曰。異哉王之貪矣。位高地廣。富足以饜王心。而莫以盈其願矣。世物本僞本虛。而眞實視之歟。異哉王之貪矣。

又古巨王撒落滿。嘗自謂曰。宮殿壯吾居處。苑囿適吾遊觀。服御臣妾。供吾使令。業已備矣。富饒度越往古。珠玉珍貝聚積如沙。極吾心目之所願。隨取隨應。而莫之禁。世樂至此。不旣盛哉。乃回思經營保守之苦。勞心計。瘁股肱。蓋旦夕莫遑焉。嗚呼。吾樂虛樂耳。富者役形之資。貴者鑠心之具。烏足滿志哉。噫。若王者。庶幾知處盈之道。而世物之輕且薄。亦可見矣。

聖伯爾納曲摸世情虛幻。有曰。天主賜我神目。見三狂人。一坐海濱。勤勤掐沙咽之不容口。一身邇硫黃之池。俛首張頤。

而鼻飲其氣罔厭焉。一身躋塔巔。大其口迎風嗡之。聖人解之曰。吞沙。勁聚財人也。吸硫。迷穢慾人也。居高嗡風。喜傲貪名爵人也。噫。世富世樂世貴。何益人心哉。能踞人心。弗能滿心。猶之沙氣與風。弗能充饑矣。

其二。氣聚散不常。倏忽遷變。世情盡然。夫人朝豐夕窘。朝榮夕悴。朝樂夕悲。安有定象。聖基所曰。世物僞物也。僅入吾手。卽颺去。又曰。世物如川流。不頃刻停。是謂流物。流流物則不可愛。愛之則與同流矣。

其三。氣人所不可無。又不可過盛。無則死。過盛亦死。惟得中爲貴。卽世物豈可全廢哉。貲與用稱。亦足養身以及家。惟過取而溺於貪。陷於非義。必不可耳。撒落滿求天主云。吾主。過富過乏。勿以與我。求賜適用。足矣。經云。今日與我我日用糧。是也。嗚呼。用貴得中。而人昧焉。用之無節。取之無厭。而靈心隨之。以死。若氣聚人內。非壅塞。則中滿而沒。噫。愚矣。

予爲聲。世物悉爲聲。高呼。令人識認天主也。天之上覆。聲也。俾人知天主之尊高無限。日月星辰之光明。聲也。俾人知天主之章美無限。地之豐沃。聲也。俾人知天主爲福之根。其博厚富裕無限。人之靈。聲也。引人知天主之靈照透達亦無限。以及萬物無巨無細。莫不皆然。經有聖詩詠萬物共言曰。爾衆齊集兮。請偕予。同聲忻誦眞主兮。彼實爲吾輩之主。吾不繇吾而繇彼兮。彼也治我若人主之治人。而牧我若羊牧之牧羊兮。又云。讚主光榮。莫大於天兮。天之聲音下徹普地兮。聖基所解曰。天無口舌。而本體之超妙光明。卽其口舌。讚誦之聲甚高。引人仰聽。知必有一造天大主。惜乎人心蒙塞。自閉其耳。萬物高呼。其聲沸騰。而莫之聽。卒不知有眞主在也。哀哉。

聖經聖賢常云。萬物爲天主之道路。及天主之形迹。其意猶聲音之謂也。葢謂天主純神。無形無聲。本難測識。惟視一切

世物。度難自挪自立。因知必有挪立之主。是世物引人知主。如路引人率繇。故謂道路也。又天主以全能挪造萬物。使各得其當然之妙。人視物妙。則知更有至妙大主造物者在。如視途中足跡。即可循以追尋其人。故謂天主之形迹也。奈何舉世沉迷。日履主路。日踐其迹。而莫之認識耶。經深異此輩。謂不知眞主。爲至愚至癡者。此也。

治主途。

途者何。吾人平生所行者是。蓋吾輩皆旅人。吾生猶路。入世輿程。出世即已。生時繕修。死則已焉。凡匠石治途。必備界線界尺諸器。舍是無由平直。神路之修。亦有其具。主誡主訓主德。皆所以至平直之器也。聖巴西畧云。神路爾生命也。爾正爾生。則神路並正。爾務屏慾勤善。則神路整理矣。又云。道路有二。其一窄狹。指天堂之路。其一寬廣。指地獄之路。戒之戒之。寧趨窄狹。勿入寬廣也。主曾嘆世人曰。地獄之路。大哉寬哉。入之者衆矣。天堂之路。小而窄哉。入之者

寡矣。可嘆哉。

予猶罔敢親釋厥綦。

光榮哉吾主。謙遜哉若翰也。夫以若翰大聖。猶不敢匍匐近主。親爲脫其屣帶。則吾主之尊高可知。而若翰之卑以自牧。亦併見矣。

賢者解經曰。若翰之謙固大。然亦當然之謙。非過也。蓋吾主眞是其主。彼眞爲役。主實造彼。而彼受造。主位無極。彼位有限。主光大如日。彼光微如燈。主聖之大海。彼聖之細流。自謙尊主。理當然也。

吾主聖誕前第一主日

吾主在世二十九年中。悉與聖母。及聖若瑟偕居。歷年既久。盡厥孝道。躬立謙德之準。甘貧忍勞。同聖若瑟斧斲爲業。迨後將出敷教。乃先默牖若翰聖人。隨處勸人認主敬從焉。

或問。吾主敷教。必若翰先出爲證何曰。人久暗居。忽覩大光。目必受損。先令習視小光。後當大光。乃可無眩。世人神目昏翳久矣。吾主之光。若太陽然。世人豈能直視。遽認爲主而信從之。故令若翰之小光。預出作證。俾人先聽從。後從吾主爲更易也。經曰。主實爲眞光。實爲太陽。若翰爲證光。非爲眞光。但爲眞光證。事見左經。

經 聖路嘉第三篇。

第白畧責撒爾旣卽位十五年。第白畧。國王本名。責撒爾。乃國王之位號。般雀比辣多方撫如德亞國。阨祿德治加理勒亞。厥弟費理伯治義度肋亞及大各倪德地。理撒倪亞治彼理納地。亞納暨該法方司教事。亞納。該法。二人翁壻也。古今主教者。止用一人。不容並立。乃此二人性至貪婪。迭掌主教之位。維時雖屬壻掌。而外父同惡相濟。故經並舉其名。所以痛惡之也。若翰匝加利亞子。方居山林。所處離京南一百二十里。主默引。乃出周遊河若爾當地。導人以受痛告聖洗。洗

除夙穢。猶言。若翰雖不能付人赦罪之洗。但勸人痛悔夙𠎝。用領吾主之聖洗。以得罪赦也。如前知者義撒義亞書訓云。大聲卽聖若翰。呼曠野間。曰。開治主道。正直徑路。充塡空谷。蕩夷山陵。曲袤旣直。崎嶇旣坦。乃衆目得視主救世者。舉世主爲喩。世主將出。人各先平其路待之。況天主將降。非預潔清其心。恭迎吾主不可。是蓋預舉聖若翰警人之言如此。

箴

若翰居山林。主默引云云。若翰聖人幼時。卽離親隱修山林。故恒得天主之默引。蓋凡處

喧鬧。卽他人有言。尙不能聽。矧天主默訓哉。聖納西盎嘆美林居曰。林居如升敵樓。可以禦讐魔。不觀玻璃鏡乎。鏡有人氣則昏。無則明。人之靈明亦然。近市則濁。遠市則淸。主謂聖人曰。我携之離衆引之之野。乃向其心與語焉。凡人足罕出戶。習靜獨居遠人。高士也。好動喜喧。則庸俗人矣。鳳凰。異禽也。愛山麓而遠人。麻雀。常鳥也。遠山麓而近人。噫。寧獨禽鳥爲然也哉。

或疑曰。人槪有室家。曷能屛棄野居乎。曰。心隱較身隱。益貴也。弗獲隱其身而隱其心。亦謂隱士。聖額我畧曰。所謂獨修者。非身孤獨而心外馳之謂。身涉外事而內安靜。乃正獨修也。聖伯爾納曰。爾心不想世物。不記世事。不愛世樂。雖與衆居。可謂獨人。可常領天主神益焉。

導人以痛告云

云。聖教有七聖事之迹。痛告爲其四。本文曰。罪。一。補贖罪。痛悔罪。何。曰。誠心切恨已往過失。是也。葢人痛悔自恨。立志必改。乃可望赦焉。夫痛悔之益甚多。言不能罄。姑舉其畧。

洗滌夙垢。令心自雪。第一益也。世水洗身。目淚洗心。聖賢嘗以痛悔爲次領聖洗。葢凡初入聖教。先領聖水。洗去平生罪愆。嗣後又有所犯。萬勿失望。第激切痛悔。必改必遷。卽得再赦洗除。故謂次領聖洗也。

聖基所落曰。時雨自天至地。以樂農心。罪人之淚。自地至天。以樂主心。滌靈汚而滅獄火。利莫大焉。噫。盜賊卽服罪痛哭。士師豈改成案而脫其刑。惟天主至慈。故于眞心痛悔者。必赦宥其罪。人亦何憚不爲哉。

復活靈性。第二益也。人犯死罪。其靈若死。死罪旣赦。靈亦復活矣。蓋人身以靈魂之去存爲生死。而靈魂又以天主之去存爲生死。聖賢云。天主。吾靈魂之靈魂。是也。靈魂痛悔蒙赦。主必復來。是猶靈魂復合肉身而活也。

主嘗勸一人來從。其人答曰。吾父方故。請葬畢。乃歸受業。主示之曰。死者葬其死者可也。猶云。爾家人悉罪人。其靈與死者同。待彼葬爾父可也。如主言。罪人皆死人矣。此死其外。彼死其內。聖奧斯定亦曰。人失靈魂。人失天主。均謂之死。亶其然哉。

聖基所落曰。身失靈魂。臭腐蟲生。過者輒掩鼻弗視。天主離人。靈亦如屍。惡德穢聞。心蟲且駸駸嚙入。而活身爲死靈塚矣。乃一得痛哭之力。死靈復活。天主復入。修念復動。百善作而萬德舉。克存眞生焉。異哉。

主曾復活死人。名臘匝羅。經云。主心先惻惻動。涕淚交下。乃命復活出塚焉。聖奧斯定解曰。臘匝羅。罪人像也。主心動而哭。示罪人當痛涕以求靈活也。幸哉罪人暫動。而致眞安于無窮。暫憂而致眞樂于無窮。暫痛而致眞愉于無窮也。聖祭彼央勸罪人曰。爾親死。爾必涕泣。釋錦衣麻。以顯悲痛。爾神死。胡乃安然不涕不悔。爾非甚愚。何不情至此哉。

開天門。爲第三益也。重罪猶鎖穩閉天門然。人無從獲入。獨賴痛悔之鑰啟之耳。聖賢喻解痛悔之功曰。大海風濤洶湧。旅客必乘堅舟。乃得安然竟渡。萬一船漏。有沉溺之患。此時更無他策。惟急操片板。亦可登崖耳。大海。今世也。渡者。吾世人也。習俗惡情。如猛風巨浪。時攖我心。曾不少寧。人於此世而欲安行。直詣天國。必精修無間乃可。然人志弱而修惰。乘罅舟者。比比是也。非急持痛悔之板。何由免淪喪。而入天堂哉。

或曰。天主仁慈至矣。于人初犯。痛者赦。再犯。痛者赦。頻犯頻痛。主亦頻赦。但恐斯端一啓。人知主赦易得。而戒心不嚴。不幾輕蹈于失耶。曰。無是理也。凡此妄冀再犯再赦之念。或由痛悔不眞不切所致。豈有眞切痛悔。而尚萌玆狎侮之念哉。聖奧斯定深儆罪人曰。爾愼勿自欺。天主之良善。固可愛。乃其聖怒。尤可懼也。經曰。勿遲向天主。勿憚改已過。蓋主怒速發。速罰重爾惡也。可弗畏哉。

告解罪何。曰。躬詣神父座前。明告本罪。而神父依規解之是也。吾主在世。知人不能無罪。故定解罪之禮。謂宗徒伯鐸羅曰。我將托爾以天堂之鑰。爾在世定人之罪。或解或否。我在天亦如之。又謂衆宗徒曰。爾輩于人罪。赦之則赦。留之則留。是蓋以解罪之權畀之矣。第宗徒在世不久。後來雖有教皇相繼。而一身難遍天下。故復有撒責之選。以佐其不逮。蓋均

在主命之內。而得
解罪之權者也。
天主立解罪之禮。欲人親吐本愆。非苛求也。葢罪人。病人也。
神父。良醫也。病人欲愈。必自覔良醫。明告其症。豈有身負大
罪。求天主解。而
倘吝一告哉。
聖盎博削曰。罪如熱病。熱苟深入骨髓。其病必殆。惟熱發於
外。表於肌膚。則病勢必輕。乃易痊焉。罪之在心。猶熱在身。不
露不解。罪勢日重日險矣。惟一一吐露神父之前。則心病自
散。而痊可得也。經勸解罪云。爾先自訟。聖義卽至。聖義者。衆
德之聚也。何爲先自訟。聖基所曰。魔爾讎也。恒伺爾罪。將首
告焉。爾有罪不解。魔必訟爾。而爾爲被訟。惟先自認自告。魔
則闔口。無
能爾訟矣。

或又曰。解罪固爲有益。但吾罪狀醜惡。何面目自吐乎。曰。羞罪。當在未行之先。不當於已行之後也。在先。美羞也。在後。醜羞也。在先遏失。在後遏赦。聖納西盎曰。罪人莫避羞。今世不羞。後世尤羞。今世之羞。小而輕。後世之羞。在審判之日。萬民之前。大而重矣。

智者其何擇乎。

贖補罪何。曰。賠償也。補綻也。蓋人罪如債。必須盡償。否則猶欠也。解罪之後。神父或命濟貧。或念經。或持齋苦己等功。此如贖鍰。用償吾罪之債。故謂贖罪也。又天主聖寵。及衆德之美。潤飾義人之心。猶黼黻然。而罪能破裂之。解罪之後。神父勉增功行。以補神衣之綻。故謂之補罪。

或問。人獲罪。既以悔解。蒙天主赦矣。又必贖補者何。曰。人犯死罪。則從前聖寵聖愛。聖神通功。及己身積善。一時胥失。昇

天無憑。永殃難免。其害可勝言哉。今賴天主至慈。鑒爾悔解之誠。復賜寵愛。復納通功之中。其所失善。亦皆復歸。而昇天之憑復得。惟後世之殃。不與盡免。特改永罰爲有限之罰。待爾修補。以表自贖之意。所謂贖補此也。今世不補。後世必於煉獄補之。罰之輕重。各稱其罪。毫髮不爽焉。

或又曰。天主降生受難之功。爲贖人罪也。古今人罪。皆耶穌一身贖之矣。又何必罪人自補贖乎。曰。主勳無窮。固也。但吾倚此。不補吾罪。而欲昇天。則大不可。今設二端解之。其一。譬之病人欲愈。雖有聖方聖醫。然須自服藥苦。口厭藥苦。令人代服。病愈得乎。其二。主功者。大公所以然也。人功者。小私所以然也。大公小私。各獨難顯本能。彼此互合。乃易顯矣。試觀日與地。皆爲草木之所以然。日大而公。地小而私。無日。地不能滋長。無地。日又何由施其德力於草本哉。惟公私相協。各

發厥能。而惟天惟條。乃可必矣。然則苟無主功。雖有人功。必劣弱微尠。罪必難贖。苟無人功。雖有主功。承接無因。亦終何益於我乎。聖賢云。主功超舉吾功。是也。

開治主道。正直徑路。

公坦闊大易行曰道。私澁窄狹難通曰徑。天主聖教。有道有徑。十誡。道也。經稱十誡曰。善行天主之道。必得眞福。又云。主寬我心。我乃疾行天主十誡之道。蓋十誡皆依本性之理。人人當行。謂之公道。又賴主聖佑。行無畏難。故謂之坦闊易行之道也。誡外。絶財。絶色。絶意。三品美德。徑也。三者惟高明修潔之士。立志獨行。故謂之私徑。又行時。世俗。邪魔。肉身。時時攻敵。故謂之澁狹難通之徑。噫。徑雖澁狹難通。惟其程近而捷矣。苦處易歷。未得安慰。且其報。較守誡。更加異焉。

充塡空谷。空谷者何。惰志自諉。不毅行善。而曠於德。斯人靈魂。必虛空如谷矣。充之者。勇猛激勵。奮然前進。以圖實修。如塡其空。主乃來入也。經勉惰志者云。强爾志。立爾意。爾勿怯。天主將偕。其賞報至焉。

蕩夷山陵。山陵者何。曰。倨傲好高。自滿自恃之類。猶高山峻陵。阻塞神路。主卽來。無從入矣。如器既滿此物。不復能容彼物。非謙心抑志蕩夷之。則傲氣壅塞。何從更受天主之廣哉。別論見封齋後第一主日。

主日聖經直解卷一終

主日聖經直解第二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吾主聖誕後主日

當吾主降誕後第四十日。聖母及聖若瑟。依古禮。抱赴日路撒冷府。入聖殿。獻於天主聖父。是時殿內有大德聖人名西默完。天主賜以神目。使之識主。不勝悅樂。高聲讚美之。又有嫠婦。名亞納。亦並讚美。而在殿衆人。遂皆齊聲和讚焉。

經

聖路加第二篇。

維時若瑟暨瑪利亞耶穌聖母。若瑟。瑪利亞。聖淨夫婦名也。解見聖母領報。及

聖母始胎二瞻禮。聞讚美耶穌言。胥愕訝。西默完乃祝。祝者。猶言祈天主於吾主。於聖母。於若瑟。特賜寵錫。盈滿其神。向厥母瑪利亞曰。茲者。卽吾主聖孩。其允爲義臘阨爾。卽本國本名。多人淪喪哉。蓋言耶穌降世。其本國人必多不信從之。於是淪喪其靈而下地獄。其又爲多人振舉哉。蓋言耶穌降世亦有多信從者。于是振舉其靈而昇天堂。其又爲亂矢所集之鵠哉。蓋言耶穌降世有多惡黨嫉其德而詆之。橫圖加害。如矢之射鵠然。爰有利刃創爾靈。蓋言聖母見爾子耶穌被釘架上。爾心痛極。如利刃刺身然也。時人攸藏意。輒隨發露。猶言爾子被嫉害。被釘死。時人各發

其向所藏意也。蓋善者向藏信從之意。惡者向藏疑叛之意。至此並皆發露。一感其至慈。一誤認其無能也。

亦有亞納聖婆婦名。先知者法努阨爾暨亞色爾宗枝之女。年老。厥婚七年。喪厥配。乃寡。迨今耋有四。恒殿是居。恒齋默道。昕夕咸若茲。於時登殿。頌揚天主。遇茲允望主降救義臘阨爾。乃復向彼讚美吾主。禮乃畢。返加理勒亞地。厥郡納匝肋。得維孩漸長。日加神力。吾主神力。少壯恒一。其曰日加者。蓋以顯著神力。必隨乎時耳。孩時則所顯猶微。漸壯則

所顯愈盛。聖伯爾納解曰。主之上知聖寵等德。悉皆至極。生時非少。長時非多。其實恒一。第其用則隨時異耳。比之太陽。蚤晚午時。其光惟一。然其顯光。則必有等。經云。日加神力。解當如此。

上知超識滿盈。天主聖寵與偕。

箴

其允爲義臘阨爾多人淪喪。葆祿聖徒曰。人獲聞聖教之眞實。而知之明。信之篤。以致昇天。是天主之所欲也。又主云。罪人神死。非吾欲也。惟向我而克享神生。乃吾欲。今經於天主降生。云爲邦人淪喪者何。曰。主躬降世。拯救我衆。倘有多人執迷。不屑信從。大負其降生之恩。以藥爲毒。以德爲仇。而自墮落於地獄。故云。主

嘗語門弟曰。必我不降。不躬訓人。人乃無不信之罪。我來且訓矣。罪將奚諉。正謂此也。

其又爲亂矢所集之鵠。

吾主言行。大與其讐反。讐以是嫉而毀之。而吾主于是恒被其賊害。故又爲衆矢所射之鵠也。嗟夫。蝠眼昏弱。弗克向太陽。主之讐亦然。大凡善人惡人。其相悖也。猶火於水。必不能合。善人爲善。惡人惡而傷之。世情之常經。勉義人曰。吾子若欲近主加修。宜防將來之苦患。而預致備于其心。蓋人于平時。誠宜預備。而迨及患至。則安然受之而已。

或問。惡人殘害善類。主盍遽殄滅之。以全善人。而反延其生。遲其罰。若未嘗見者。何也。曰。天主。仁父也。憐視惡人而寬需其悛改也。伯鐸羅聖徒云。主于惡人。姑且含忍。禁聖怒莫發。所以待其改也。人弗改而負其慈。則加罰必矣。色搦加曰。天

主罰人。緩步而至。其至愈遲。其罰愈重也。又天主容惡人在世。以煉善人也。聖奧斯定曰。勿謂惡人無益于世。天主或待之改。或用之以煉義人。又聖賢恒云。善人遭惡人之害。比爐於金。使煉益精。比風於舟。使疾抵岸。比冬于樹。使堅其根。主不遽滅惡人。蓋以是故。

爰有利刄創爾靈。此言聖母痛苦吾主之受難。至極而無以加也。聖伯爾納鐸曰。聖母之苦。非言可盡。使能分于世人各得一分。必各自至疾死也。又聖賢云。凡致命之聖人。其苦比聖母之痛。猶微滴比大海之水也。嗚呼。聖母之痛。豈能言盡哉。

維孩漸長。日加神力。我等當師吾主。無日無時不急于善。聖人云。聖人一時不向前以加其德。卽

一時向後而加其惡。是也。凡人行善。若逆流行舟。舟人不急挽而上。則必隨流而下矣。聖伯爾納曰。爾於行善。勿遽云罷。爾方云罷。爾德之敗。卽自此始矣。比之肉軀日日進飧。體材漸長。精力漸厚。偶或廢飧。卽腹餒色槁。力弱而隕其命矣。今夫諸善衆德。靈魂之味也。如或罷止其功。力必漸劣。志必漸落。而前修盡廢。豈不惜哉。亞白勒西國名畫工也。時敏不輟。偶遇冗劇。晚乃執筆畫一線。曰。庶不至虛廢此日。嗟乎。畵薄技耳。且恐或失如此。吾輩所務何業。而可玩日愒時。漫不知惜乎。嘗謂義人庸人。比之于日。義人。則自卯至午。漸升漸高。光之加。無一刻停。庸人。則自午至酉。漸墜漸下。光之減。無一刻停。不升卽墜。不加卽減。可勿省哉。

三王來朝後第一主日

是時國都有大聖殿。國人奉天主規令。歲赴殿瞻禮者三。惟家居太遠者。歲一往亦可。又凡赴瞻禮。必滿七日。始聽歸。聖母及若瑟去京四百餘里。且苦家貧。緣此每年止一赴瞻禮。然此禮本責成男子。婦女孩童。不在限內。惟吾主偕聖母勤於神事。故不遠四日程。恒同若瑟瞻禮也。

經 聖路嘉第二篇。

耶穌一紀。伊等。指吾主。及聖母。及聖若瑟。上日路撒冷。如瞻禮規。禮日既闋。伊等行返。乃童耶穌自止日路撒冷。厥

親弗知。度在群行。國俗凡往瞻禮。男女別途。惟孩童聽其隨父隨母。或隨親識行皆可。緣此聖母雖失吾主。度其必隨若瑟。若瑟又度在母處。以此啓行之時。不覺其失。行及程。乃訪求於親族知識。不獲。復返日路撒冷覓之。終三日。乃見在聖殿端坐司教者中。載聞載問。聽者駭異。爲其上知。爲其捷答見則愕。指聖母及若瑟。聖母語之曰。兒曷俾我輩若茲。爾父指若瑟。蓋論吾主人性。本無父之子。降孕聖母。祇恃天主神能。彼若瑟者不過爲之保傅撫養而已。但時人不知。皆以父稱之。故聖母亦從衆稱而稱之也。暨予。痛切覓爾。答曰。

曷予覓哉。弗知一有吾父之事。指天主聖父。予即可在茲。伊等尚弗達于伊言。時同伊聖母聖若瑟。下返納匝肋德。而屬下之。維茲衆辭。母畜廼心。耶穌寖加上知。漸增厥齡。日益受寵愛于天主。及衆人之前。吾主本知恒一。經謂有加。解見天主降生後主日。其曰日益受寵愛天于主及衆人之前者。即謂天主聖父日顯寵之。而衆人亦日益愛之也。

箴

伊等上日路撒冷。如瞻禮規。古教規曰。凡男遇大瞻禮日。各罷俗業。詣聖殿瞻禮。即第三誡守瞻禮之日。是也。玆誡約含二端。罷工一。瞻禮一。蓋瞻禮所以致靈性之益。而罷工則幷卸肉身之務。以益靈性。其益更大。且天主生人。內有靈性。外有肉軀。以故人之事主。必兼二者。凡值禮日。既當竭誠感激愛慕欽崇。倍于平日。以致內敬。又當悉去俗務。躬詣堂中。瞻仰拜誦。以致外敬也。又吾主與聖母。及聖若瑟。皆示吾輩宜欣勤于瞻禮。聖納西盎警人曰。爾其戒哉。值禮日。勿失其禮。禮日。聖日也。勿汚以非聖。貴日也。勿辱以鄙賤。神日也。勿雜以肉身。是日也。正可求主。以洗夙垢。乃世人遇生誕元旦等日。肆于樂。荒于酒。忘眞主。如此。安可謂主日。安可謂聖人之日。謂之凶日可也。聖熱羅曰。聖人在世。恒持齋素。恒苦本身。以得主寵。爾則飽食

鼓腹于瞻禮之日。狂哉。愚哉。聖奧斯定曰。吾教兄弟每遇天主聖誕或聖人瞻禮。謹節飲食。嚴伏忿怒。寬解憎怨。爾愛勿止于姻戚。并致之于爾讐。乃眞能守瞻禮之日者也。又主云。禮日。吾聖日也。爾心勿肆惡欲。爾足勿踐邪路。爾舌勿出非言。夫天主於瞻禮。謹嚴如是。我等宜何如守之乎。又吾主及聖母。原不在此誡內。尙不遠四百餘里之程。歲往瞻禮。乃今聖殿僅離數步。而尤憚以爲遠。亦獨何哉。

童耶穌自止日路撒冷厥親弗知。

嗟夫。失天主而不覺。罪人之病也。經狀惡人之迷。比之蠹蟲。曰罪食惡人之靈。如蠹嚙衣。聖額我畧解曰。蠹微蟲也。然所遺之害則深矣。寂不聞聲。乃漸嚙衣。弗令人知。人亦罔覺焉。罪在漸敗人心。惡人尙宴然自足自逸也。豈不類哉。經又云。惡猶鬀刀也。鬀刀剃髮而人不痛。罪

削心善而吾倘不覺也。倘不痛也。不覺不痛。必不圖改。必不求赦。猶之不知其病。不求醫治。不知其乏。不求人濟。哀哉。色搦△加△曰。人知其惡。卽爲其善之始。知其汙。卽爲其淨之原。既惡既汙。而懵不知。無由得其改之矣。無路得其淨之矣。其終也。夫。

復返△日△路△撒△冷覓之。

聖母甫覺失主。卽返尋覓。弗稍緩時刻如此。然則吾輩以罪愆失主。獨可緩圖乎。亟改亟求。猶恐弗及也。經云。勿遲遲向主。勿日延一日。天主聖怒。必將疾至也。遲延。必愈難救耳。病在身。愈久愈入膏肓。療之愈難。人罪。靈性之病也。愈久在心。愈肆其毒。愈加魔力以攻。愈減吾力以拒魔攻也。因愈難改也。

昔賢示其弟曰。爾有未改之惡。勿謂待來時痛改。今時。定爲爾時也。來時。未定爲爾時也。時或不至也。縱至。爾或且不改

矣。聖熱羅曰。罪勢甚重也。入心墜心。使心漸下。而落於他罪也。今日改一爲難。明日改多。不愈難哉。敵一讐難。而敵數讐易者。否矣。又曰。罪如樹。入地愈久。其根愈固。其幹愈豐。將欲拔之使遷。矯之使直。吾見其難也已。

昔天神現示聖人曰。人得罪後。不圖速改。妄待來時。是猶樵者。採薪欲負。苦力不勝。乃置束復採。而益其重也。夫今日之罪重矣。已難克矣。倘欲加他罪。以待明日始克。豈不愚甚矣哉。

爾父暨予痛切覓爾。此聖母示人覓主。以痛以淚。則必得之。即主所謂爾以痛心尋我。必得我是也。聖額我畧曰。身病各有定治。如病發于食。減味捐殖。是其治矣。良醫以涼攻熱。以熱攻寒。因病授藥。罔或亂投。誠審之也。今人心疾雖多。其對症之劑。惟痛悔一藥可治。如淫。如怒。如傲等疾。危疾也。倘能痛悔切至。立見淫流止。怒火熄。傲

氣降。旋治旋效。惜乎。世有如是靈藥。而不知所以用之也。身罹世患則痛。心陷非義則不痛。亦愚矣。

聖基所嘆曰。人犯國法。罰之以金。心痛。無益也。金不復返矣。失嗣心痛。無益也。嗣不復甦矣。受辱心痛。無益也。辱不復雪矣。惟得罪而痛。痛必有益。當痛之時。其罪卽滅。良哉。奇哉。痛之爲藥哉。人猶不知所以用之。愚哉。又云。痛于罪。猶蟲於木然。蟲生於木而嚙木。痛生于罪而滅罪。

聖額我略曰。吾鄉。天堂也。吾狥世樂。遂離于天。吾樂愈多。離之愈遠。惟有痛悔涕泣。則可復歸。痛悔愈深。歸向愈近。蓋痛悔涕泣。比之大海。海水愈廣。波濤愈起。舟則愈高。愈近于天。痛悔愈深。涕泣愈多。靈性亦愈近于天矣。已見吾主降生前

第四

主日。

而屬下之。大哉聽命之德也。吾主極尊至貴。無可比擬。而乃甘心遵依聖母。及聖若瑟之命。毫髮無違。率以爲常。蓋示吾儕皆宜伏順天主。以聽其命耳。

又吾主示吾儕孝德之表也。凡爲人子。誠宜遵依親命。十誡第四端。孝敬父母。是也。有以已貴顯而鄙夷其親。輒不聽從者。尤所大戒也。試觀吾主。天主也。其尊高無等。聖母及聖若瑟。所處貧乏。並無勢位。主猶一心恭奉。聽其所令。人獨何心。而以暫得之貴顯。鄙夷其親乎。盍亦思親實生我。無親吾必並無。吾且無之。位于何有。奈何以其所有之位。而傲其所由。以有位之親哉。悖甚矣。

或問。設親教吾非理。從之可乎。曰。從之。非理也。聖伯爾納曰。下之人可奉其上之命。蓋命出於上者。猶之出於天主也。因

可覩其命。如天主命而奉之。如或所命非理。則不出于天主明矣。可安從乎。不從。正所爲孝矣。蓋天主大父公父也。其命在先。世父。小父。私父也。其命在後。二命相反。遵彼違此。孝乃大矣。

經曰。天主排列吾愛。使得其序次焉。聖奧斯定解曰。人愛如梯。其級有等。人子勿錯趾也。勿後者先之。而先者後之也。愛主。其首也。愛親。其次也。蓋愛親亦理之常。分之宜然。而造生吾親及我者。主也。則用愛先後之間。不可不審矣。主云凡愛親踰于我。必不得享我。可弗鑒哉。

三王來朝後第二主日

經　聖若翰第二篇

維時於加納加理肋亞地。加納鄉名屬加理勒亞地去吾主本府四十餘里。有婚宴。耶穌聖母與厥席。耶穌偕宗徒併見請赴酒殘罄。耶穌聖母語伊酒罄。意欲主行聖跡以助之。耶穌應曰。女者。予與汝何與。吾主兼具天主與人二性。其人性實繫于聖母。與他人子係於母無異。其天主性則無始無終。原與聖母無涉者。今所應若云。我行聖蹟。獨係于我天主之性。此性無涉于爾。何必倚母之親而求我行耶。吾此性

既于爾無與。爾此求亦于我無與矣。予時尚未至。猶言行此聖跡。我已預定。但所定行之之時。猶未至耳。葢酒未罄盡。遽命水變。則衆客不知所從來。無由顯其大能矣。必待既罄行之。使客得以詰知其故也。聖母語僕曰。從伊吾主命。可悉行。依厥俗。堂下設有石罇六。以供盥。宴時屢盥手。并滌酒器。罇各幾容三兩肩。耶穌語僕曰。滿注罇水。僕注滿。耶穌語之曰。今取以送監酒者。僕者如命。監一嘗變酒之水。弗知厥自。知惟汲水僕。監呼婚者曰。凡進酒必先旨客。酣。乃進次。爾留

旨酒至今。是耶穌第一聖跡。行于加納加理勒亞地。且顯厥光榮。且厥宗徒允信。

箴

有婚宴。耶穌偕宗徒併見請赴。主躬追婚宴之堂。以示其禮。乃天主親立者耳。聖經載天主初刱天地萬物畢。卽造一男人。名亞黨。乃復投以熟寐。取一肋骨。造成一女。名阨襪。男女旣成。命之相配。以廣厥類。夫指其婦曰。若骨實吾骨也。若肉實吾肉也。夫雖離于生己之父母。以近其婦可也。葢婚禮旣成。二人合締而爲一體。經言備涵厥妙矣。吾姑揭其畧。

天主親立此禮。躬合男女。若媒妁然。斯第一妙也。聖奧斯定曰。人有苦婚姻之累者。輒謂夫婦之禮。乃魔所結。非也。今主躬詣婚堂。正示斯禮爲天主所立。不可致疑也。

夫婦之結。死結也。死方可解。斯第二妙也。主嘗深責擅自休離者何。夫婦二人。一身也。天主結合爲一者也。天主之所結合。孰可解之。解曰。世間無結如是緊者。論時至緊。自成婚以至死亡。莫可解。論所至緊。夫婦身雖各居。一極大地之東。一極大地之西。莫可解。論信至緊。卽病。卽老。卽胎荒不生不育等。莫可解。論愛至緊。交踰友。親踰戚。究無他愛可以解之也。

嗟夫。主訓如彼其嚴。明解如此其切。猶有市婦如婢。或轉售之他人者。苟于結合。結亦罔終。是誠何心哉。

夫婦不得互失其信。斯第三妙也。婦浼身而流於淫。固爲失信於其夫。倘其夫亦然。亦爲失信於其婦。無以異也。葢天主

初立婚禮。婦止一夫。夫止一婦。故也。又況夫身實爲婦物。安得再獻于他婦。竊本配之物以他婦獻。爲謂之盜賊可也。

夫婦勞則相助。病則相顧。愛則相慰。若忠友然。斯第四妙也。凡人在世。難保無患。患之勢。如重負。獨負之必仆。有侶同力分其重焉。則易負矣。夫婦同心協力。以負一家重任。一理外而一理內。相需甚慇。而相成甚大。可弗相愛乎。

天主初生女人。特取男身之一分。然不取之于下體。以示夫不可卑視之也。亦不取之于首。以示婦不可爲首也。惟取胸肋近心之骨。以示婦實爲夫匹。且宜恒麗于其心也。凡居室者。尙其仰體斯旨也哉。

夫婦交愛。其樂如琴瑟鐘鼓然。即有苦患。亦忘之矣。聖基所嘆美諧偶者曰。噫。夫婦相愛者福兮。無福如彼之福兮。無樂如彼之樂兮。遇順時。固不勝其喜。遇逆時。逆亦變而爲之喜。寧不至妙也哉。奈何夫順婦逆。夫艮婦厲。其家殆矣。順逆二

時。悉招災禍。何則。順時。猛婦生傲輕夫。橫待家屬。一至逆時。則愈不安義分。肆志妄行。無所不至。安得相合相愛哉。

經曰。無怨如猛婦之怨。寧與獅與龍居。毋寧與猛婦居。夫猛婦安得爲同軛之偶乎。一牛順一牛逆。欲以同軛。難矣。況一牛一獅哉。夫惟偶皆牛。牛皆順。不相踶。亦不相嚙。雖負重任。可保無虞。世之爲夫婦者。勉之。

生子以廣厥類。斯第五妙也。蓋天主初生萬物。卽畀之以傳類之能。然設無伉儷之禮。能何由施。而古今以來。如帝王師相。聖賢豪傑之屬。何由而生于世乎。但吾人要想生生之妙何爲。務生子。不務教子。急養子身。怠養子心。則失天主之本意矣。務生子以滿天下。禽獸之務也。務生子以滿天上。賢親之務也。

賢親教子。如匠然。匠之成器也。取材于木。木曲。則繩以直之。木厚。則鉋削其餘。木或過薄。則又增益其所不及。使得以就

厥用焉。子性曲。父可强而直之。厥繩。天主十誡是也。子性傲慢越分。肆欲過度。迷酒失節。父可拘束之。禁止之。如鉋削其餘可也。子志微弱自諉。不能進德。父可勉勵之。如加益其薄可也。父盡其教。子豈有不成器者哉。

聖賢又戒人父云。教子之工。當始於其幼時。延待氣質剛勁。遲矣。木稚則易雕。蠟軟則易撚。欲成聖像。欲成魔像。均無難者。在像之者耳。

夫夫婦固當習于於善矣。至于其身若之何。曰。更當習於善。以盡厥道焉。夫道何。曰。負家重任。不惜胼胝。以養婦及子女也。無子女。心安於天主聖意。有之。善養之。積藏以遺之。勿博。勿飲。勿色。勿侈廢所有餘。斯皆夫道也。

婦道何。曰。同負家任。無子女。亦安於天主聖意。有之。乳之。教之。勿怒。勿怨。勿呪詛。勿厲於家婢。斯皆婦道也。聖經廣述善

婦之美曰。善婦難得。其價如遠寶也。有德而又有貞。如物本美。而又加其美。洵無價可售矣。比之太陽。能光輝萬物。比之銀磉。能當金柱。比之堅基。能承負宮。解曰。太陽一出。萬物皆受其光與美與熱也。善婦亦然。其德照耀一室。令家人感動而師法之。其儀整齊嚴肅。甚樂良夫之心。其好善之心熱於內。必形於外。以率子女。至大益也。銀磉恒穩不動。善婦恒處閨闥。足罕出戶。不得已而出。容止端整。如穩磉然。至於基堅。則所承之地亦堅。善婦之心。衆德之基也。其心毅於善。衆美之宮。諸福之殿。允可建立。無慮傾圮矣。噫。善婦之妙如此。

或問。夫婦之禮至妙如是。童身之妙若何。曰。難言也。聖教公會中人。有三等。守童身之貞者。上也。守鰥寡之貞者。次也。守配耦之貞者。又其次。聖賢常譬童身於金。鰥寡於銀。磉耦於銅。其不同有如此。

上古洪水將發。天主命諾厄造舟避之。舟有三層。第一最高。乃諾厄及其家人所居。次居飛鳥。又次居走獸。聖奧斯定曰。舟。聖教公會像也。三層以像奉教三等人也。上層童身之分位。中層鰥寡之分位。下層配耦之分位也。又主設譬誨衆云。農夫之布穀。分厥種爲三分。一分稼一而穡三十。一分稼一而穡六十。一分稼一而穡百也。聖熱落解曰。田。聖而公會也。奉教人其美種也。穡三十者。指配耦。穡六十者指鰥寡。穡一百者。指童身也。

聖葆祿揭童貞之妙。曰。父嫁其女固善。不嫁則愈善。蓋童身之心。惟專惟一。止務事天主之事。止務悅天主之心。止務恒守心身。令俱聖且潔也。有配之人。其心分矣。勢不得不務世事。不得不務悅其配之心。以視童貞。安能同日語哉

聖祭彼盎嘆童身之德曰。美哉童身之德。諸德之榮也。其善諸善之飾也。其天主之像也。其諸信者之間。至高至貴。至尊

之分也。又聖基所曰。童身之德。絶勝有配者。如天之勝地也。如天神之勝世人也。嗟夫。童身者。純淨如天。尊貴如天神也。較有配者。豈不大異乎。

酒幾罄。婚宴用酒以合歡。乃數巡而遽乏。嗟乎。斯筵。正世樂之像耳。世樂雖集。必不能全。必不能久。人方試嘗其味而味已告乏矣。經記云。昔有人家素饒。多美田。幸値有秋。廩不能容穀。樂甚。輒自足鼓腹曰。予也可以安享矣。今所獲足爲長遠計矣。言未畢。天主抑之曰。誠狂人之言哉。今晚爾必死。所積財物。爾得享之乎。惜矣。斯人僅嘗世樂而亡。猶玆席之酒。客未酣而乏也。

又世樂世位世富等。皆各有數。而慕之則無數。緣此既不能同享之。亦不能久享之也。在先者得之。在後者必不得矣。在

後者既不得。在先者安能常有此得乎。成功者退。得時者進。我推前。後又推我。人人更迭相授受而已。可常據乎。聖奧斯定曰。世際狹小。不並容衆人之衆。子推父。孫推子。後者逐先者。以獲享其產也。如車水筩。先後有次。依次或實或空。先得後無。先無後得。先覆而空。後升而實也。經亦曰。窄披衣不得披二人。是已。

聖母語伊酒罄。

是時在席者衆矣。獨聖母見其酒乏而求主救。是知其仁慈之摯也。聖伯爾納曰。聖母之慈心。猶仁泉。常流惠澤以止人渴。未旣也。又云。吾儕遇難而籲聖母。無不得其祐者。葢聖母爲矜憐之母。其慈之高深廣長。孰可形容乎。高至于天。使人能升。深至于煉獄。使魂能出。廣如地之面。自東南以迄西北。無人而不得者。長如世之久。自伊昇天。以至世盡。無時不伸其拯救者。仁哉聖母無以加矣。

從伊命。可悉行。斯言雖約。其義甚博。蓋示人全守聖教諸命也。守此犯彼。與夫時順時逆者。不可望順守之報。且有犯逆之罰也。經云。守九犯一。猶犯十。是也。譬之人子聽順親命。不免有時。而逆。即爲不孝。不必全不聽也。臣承君令。一事或違。即爲不忠。不必全不承也。全聽全承乃稱孝忠。彼事天主者。豈獨不然。

凡進酒。必先旨。客酣。乃進次。天主也。惡神也。俱備席而宴世人。然其味大異矣。魔味。或輕微如財利。或空虛如名爵。或汚穢如淫慾等。主味。重厚。誠實。潔淨。如諸善之聚也。惜哉。世人貪于彼而廉于此何也。曰。人目短淺。物在目前則視。離目則不視之矣。魔宴在目前。即今世之樂。人無不見。以故無不從之。及後出而反酒。即後世之苦。人攸不見。則畏懼之者亦鮮矣。聖賢設譬曰。魔若漁者然。露其餌。隱其鈎。若蜂然。其口出甘。其尾藏毒。

聖經示人力辭魔宴云。酒在玻璃瓶。其色瑩然有光。爾勿覩其色。勿貪其飴。入口雖美。後螫如蛇。毒如龍者。以肆害也。解曰。酒者世樂也。爾勿慕其味。勿妄冀其能久。葢人生脆如玻璃。最爲易破也。世樂始雖甘。其終必苦。人勿視其始而視其終。可也。天主之宴。先置辛辣。後置甘飴。今世置苦。後世置樂。今苦促矣。後樂永矣。以視魔宴。不大相反哉。世人宜何從焉。

三王來朝後第三主日

耶穌在加理勒亞地。但偕宗徒登山。其餘人衆。悉憩止山下以待。

經　聖瑪竇第八篇。

維時耶穌下嶺。有衆從。一癩者伏曰。主若肯。輒克淨予。耶穌舒手撫之曰。肯淨矣。乃厥體遽淨。耶穌語之曰。勿洩。惟之撒責且獻禮。遵每瑟古聖人名。事見封齋後第二主日。所命于癩者。以證厥病愈。依古教禮。凡病癩者。不得入城。不得與人交接。

癩愈乃向撒責前。聽其詳察。若果全瘳。命詣聖殿獻禮數種。以謝主恩。然後方許入城。與人交接也。後入加法爾納翁。城名。吾主既郊外行右聖跡。後乃入城。百夫長詣主懇曰。主。予一僕臥于家。病痿苦劇耶。蘇曰予往治。百夫長曰。予萬罔功主入予宇。惟發一言予家人即愈。予有主將而屬之。乃于我所統卒。命此去即去。命彼來則來。命僕爲此。罔敢弗爲。蓋言我本微賤。上有所屬。然于在下卒僕。凡有所命。即刻遵行。莫敢違背如此。又況吾主至尊至大。天下萬物。悉皆聽順者耶。信不必履我之室。主第在此。特發一命。僕在彼。無有不痊

者。矣。

耶穌聽愕訝。

愕訝。驚異驚嘆之狀。凡有所見。不知其故者。則然。主無不知。當彼未發信詞。主必蚤已知之。何亦愕訝哉。聖奧斯定解曰。愕訝有二。人覩事異。不知其故者。愕訝先發于內。而後形于外。知者。愕訝于外而已。主之愕訝。正止于外。不由其內者。蓋欲美揚彼信。欲使同行者。皆覺其信。而共美揚之。因顯愕訝之狀耳。

語從者曰。

予誠語爾。到今國內未見有信德若茲信者。

或疑。本國已往聖人衆矣。卽如每瑟。達未等。悉先知聖人也。衆聖之信。豈不大勝是人之信。而主云然者何。曰。主第較其信于當日之人。而非較已往也。○又疑曰。當日有聖毋。宗徒。有多聖人聖女。彼其信。又豈反出是人下乎。此其解有三。其一曰。主第就國民之信。較是人耳。本國大聖。俱在此言之外。其二曰。百夫長。外國人也。以外國人而知認主能而誠信之。卽可謂大且奇矣。本國之

人。久沐主恩主訓。目擊聖跡。其信雖大。不足奇也。比之幼童。偶出智語。咸驚爲奇。高士出大智之言。莫爲之奇焉。其三曰。主第就來求痊病之人論耳。猶曰。我自居此國至今。未見有病人求愈。如此人求治家僕之病者。他病者之求。信雖切。此人信愈切也。

並語爾自東自西有多人來同亞巴浪義撒雅各。上古三聖人名號。**宴於天堂**。天堂。西文曰。罷辣第所。蓋諸天之最上者。天主初造萬有。卽造此以居天神。與後來諸聖者。此中常明無夜。神形眞樂畢備。常享天主。榮福無已。非釋氏所謂淨土也。宴者。喻言以示天堂無比之樂。

上國之子。指如德亞國人言。此國之人悉認天主。本有眞教。主降生于其地。親訓示之。使得昇天之路。故稱之上國之子。**見投於外闇冥**。指地獄言。人在世而固執于惡。其心迷惑。謂之內闇冥。在地獄爲無

光之所。謂之外闇冥。即有涕泣。有切齒所。耶穌乃語百夫長曰。爾往。依爾信。予允爾求。厥僕即愈。

箴

耶穌下嶺有衆從。吾主在山。近從之者少。下山而近從者衆矣。聖賢曰。高山。天堂也。主降生先在天。如在高山然。近從之者少。止如德亞國知其名。奉其教。餘國悉否也。惟降臨之後。躬與人接。而親訓迪之。近從者乃日衆也。天主聖子。謂其聖父曰。罪人求得罪赦祭以牲。父弗顧其祭也。奉以土物。父弗愛其奉也。予將降世。親教世人焉。乃其從我者之數。不可數也。

嗟哉。天主未降之前。多顯厥威。有犯卽罰。有違卽刑。試觀天神心生內傲。速迸於天。而投之地獄。人祖犯命。速迸于地堂。滅所賜之恩。而加以種種累苦。人肆於淫。降洪水而淹滅之。流于男色。降天火而焚燼之。人視天主聖怒至嚴如是。曷敢近而從之乎。惟降世後。霽其威嚴。其於人。愛之如父。懷之如母。敎之如師。患則慰。病則療。饑則食。渴則飲。罪則赦。人無畏怯。故近從之者衆也。

一癩者伏。癩。罪人像也。蓋癩與罪相似。癩病醜身。罪病醜心。靈魂得罪。倏喪美光而增醜暗。正若癩人然。又癩爲易染之病。罪爲易流之毒。聖熱羅曰。受惡黨之害者。宜禁於始。否則徐延於心。如毒之蔓延於身。至敗全體必矣。又曰。疾撲火星。室不至被焚也。速截腐肢。體不至受毒也。遠驅癩羊。群不至被染也。否則室全燒。體全敗。群全癩矣。敗俗之友。

火也。毒也。癩也。疾撲之。速截之。遠驅之。可也。不懼其害。留之無幾時。而吾俗已與同敗矣。豈不戒哉。

罪如黑色。一交于白。白俱黑矣。惜哉。世之善人或交于惡。則善變爲惡。比比然也。惡變爲善。百中一耳。豈可必乎。經云。人拈瀝青。必汚厥指。是也。色。搦。加。曰。爾欲無非。勿交於惡。爾交傲。爾心必傲。爾交吝。爾手必吝。他惡類然。古教規嚴禁癩人居城內。恐沿其毒於合城耳。罪。癩類也。欲防其肆而避其害。不離罪人。可乎。達未聖王詩曰。深惡惡德人兮。惡心勿邇吾之心兮。倨傲之目。不知足之心。出訾詞之口。俱勿與我席兮。弗偕我居兮。弗與我交兮。旨哉言乎。

惟之撒責。昔凡癩者。不能自斷厥疾之瘳與否。撒責雖能斷。且不能治之。今者撒責能斷心病。又能治之也。聖基所曰。大哉聖教。撒責之權。身居於地。而權達于天。其能大勝天神之能矣。斯論已見天主降生前第二主日。

獻禮。凡癩病已痊。不得徒手入殿。必携禮物以謝主恩。罪人亦然。第其所獻甚異耳。癩形病也。形病宜獻形物。罪神病也。神病宜獻神物。心之痛。口之解。行之補。皆當獻之物也。已見天主降生前第二主日。

予一僕臥于家。百夫長於其僕病。乃孜孜急急。思有以治之。可以法矣。蓋主僕二人。如二友相扶助然。爾視之如子。日漸加親。彼即視之如父。日漸加戴。爾視之如讐。無故加刑。彼亦視之如讐。無故謀害。施報之常也。古新二經。大西諸國。指稱家主曰家父。以示家主。宜如仁父待其僕。勿如嚴主也。經曰。爾有僕愛之如心。待之如弟。蓋爾與彼位雖異。而性則等。且其職雖僕。其利如友也。聖盎博削曰。天主爾父也。並爾僕之父也。天主視之如子。爾盍視之如弟乎。天若伯。上古大聖人也。其待僕如友如子。其言曰。吾與吾奴與吾婢。悉天主所造之人。當吾及其居母胎時。天主不分彼我。

皆親自序列其體。何貴賤之有。我今審之以虐。後天主亦將以虐審我。詰我虐僕之故。我何詞以對乎。

或問。良僕待之如子。理也。設有背逆。何以待之。經答曰。主人之分有三。食其饑一。正其邪一。禁其閒一。僕餓。則弱于工。怠于命。營于竊。計于亡。腹一充。衆惡止矣。僕邪。則詐于事。慢于工。拂于命。其心傲謀抗。貪謀盜。恨謀報。主人嚴切以正之。可也。僕閒。則虛耗日費。念不潔。謀不臧。無利于家。無益于主。主加之以工。而禁其閒可也。又曰。爾有逆奴。罰之可。拘之可。勞之可。勿聽閒也。閒則生惡謀。然或罰或拘或勞。悉酌之于理。可也。

主罰僕。如醫治病。攻人病而仁病人。徐審病勢。依病進藥。一劑能治。不加次劑。此治病之道也。且治之之時。含忍其氣而不怒也。寬望其愈而不棄也。抑何仁矣哉。治僕亦然。蓋正僕之偏。不可過嚴。不可過厲。口責足。而必加刑。少責足。而必多

責。則譬人之心也。葆祿聖徒訓曰。勿虐爾僕也。責之時。息怒語。戒厲聲。在天眞主爲爾之主。並爲爾僕之主。審判日。豈問孰僕孰主乎。賞罰至公至平。必各得所當得也。

或問。主人之分旣然。役人則如之何。聖葆祿答曰。役人宜恒戰慄。順聽主命。若天主之命。可也。甘心事主。若事天主。可也。如此乃獲天主厚賞矣。又云。役人身服主法。心受主令。不敢抗。理主之産而不自私。治主之事而不失信。乃稱善僕。聖伯鐸羅曰。僕之于主。無論慈虐善惡。悉宜聽命。彼方主命而忍主刑。與夫得善主而事之者。均非大功也。惟不計主之殘暴而事之。祓呪詛而事之。祓痛楚而事之。役人之功斯大矣。

三王來朝後第四主日

經 聖瑪竇第八篇。

維時耶穌下小艇。宗徒從。倏海大變。浪猛顛厥舟。伊吾主既寢。徒亟呼醒曰。主申施救。吾儕將溺亡。曰。劣信人。曷怯。乃起。命風教海。風海無覺無靈。曷能聽命受教。曰。天主之能大矣。能命萬物。能使順命。是故一有命。令物雖無生。卽順不違。如有靈性也。經勸人敬主曰。天主臺前。萬物皆有生命者。是也。太平。卽隨人者駕本舟之人也。同幫舟之人也。居岸上之人也。並吾主宗徒也。驚異曰。風

海順從伊命。是誠何人。

箴

耶穌下小艇。宗徒從。海者。今世之像也。暴風高浪。世之艱難是也。主降下世。若入大海。逢百苦累。若逢猛風怒濤然。宗徒同入。同當苦累也。主將逝世。語宗徒曰。汝輩至今從我多苦之中。葢言我在世恒逢世害。受世累。以故人多恐懼。不敢近我。惟爾輩忠徒。至今我從弗舍焉。

試石試金。艱難試友。善且眞者。奚分時之順逆。與夫勢之高卑。始終如一。不改其節。惡而僞者。則惟時勢爲向背耳。玄鳥夏時近人。冬至則離。僞友亦然。朋勢炎炎如夏。則爭先附之。朋勢冷落如冬。則爭先去之。經譏此輩云。窺利而來。窺損而

去。鏡食則邇。鏡齋則避是也。

色。搦加自矢其忠曰。我欲覓得良友。以爲彼致命焉。使吾友彼流遠方。吾必從之不舍也。噫。世人朋交。倘宜然。矧吾儕於吾主哉。主于吾。忠至矣。吾苦必近。吾苦愈劇。其近愈切。經載主慰義人云。彼居難中。吾必與同居。以助其劣。以解其苦。以報賞其功也。主忠如此。吾忠宜何如哉。

或問。主已昇天享福矣。世之人。何由得從于患難乎。曰。凡受誣辱。遭貧病奇禍等。能心忍。口謝。容不變。此即從主于患難。即主之眞徒也。聖若伯。富貴異常。子女蕃衍。身體强壯。世福駢臻。踰時寇刧去駱駝三千。牛一千。驢五百。頭則火降。立斃其羊七千。又猛風四起。宮忽崩盡。壓其子女十人。魔又敗醜其體。遍身發癰。自頂至踵。無處不痛。噫。百患集于一日。而若

伯殺然含忍。伏地謝主云。吾入世時。赤身出胎。謝世時。赤身入塚。主賜我今世之福。主今日盡奪之。吾福由主來。亦由主去。主之聖名。恒承丕榮。斯實吾願也。嗟嗟。如若伯者。斯吾主眞徒哉。從主于患哉。

倏海大變。解曰。斯變非偶然也。乃出自吾主嚴命者。其意有三。一示世患盡繫天主。一示人在患中。宜甘心含忍。謝主加恩。一示惟天主能息世患。受患者惟可求息于彼。

解其一。昔天主降罰惡城曰。斯城之患。悉我致之。又云。我實生諸人之患。人或不知。以爲受人之害。而致恨焉。視之如讐。此正如犬矣。人拋石擊之。彼乃怒而嚙石也。經記有小人詛詘達未聖王。獲之者。恨欲殺。王止之曰。任彼肆意詛我可也。天主鈞命在茲。孰敢逆之。孰敢殺之。

或疑。天主仁父也。曷生苦難以加人耶。曰。仁父亦罰不肖之子。但父心本慈。罰不出於其意。惟由逆子自致。天主生百苦患以罰罪人。亦因人先爲惡。而苦患不得不從之。豈天主意哉。試觀天主初生萬有。人未得罪之先。何嘗有苦患哉。天無酷暑。無嚴寒。無失時之雨暘。四行翕順。災沴不作。地不生棘茨。人不汗勞。而不稼穡成。猛獸毒虫。皆不爲害。且聽命焉。是以人生其間。無困。無憂。無病。無死。而安享世福。惟至得罪之後。重違主命。主乃降罰。畢集萬苦以懲之。疾病多端。勞苦畢世。且終不免於死亡。天地四行。若相盟詛。以共寇吾之一身。吾身居天地四行之間。如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撼。何時得安。而且獸肆其猛。虫肆其毒。種種爲人害。葢惟人反天主之命。是以萬物亦反人之命也。是則人世諸苦。悉人罪自招之。豈大父至仁本意哉。

解其二。天主降苦患。或罰惡人。或益善人。總為天主恩澤。可弗欣悅而感謝之哉。蓋惡人負罪。罰所不免。然而現時之罰。輕而短。將來之罰。重而永。加彼免此。其為恩也大矣。聖奧斯定語主云。主今焚吾身。今斷吾體。任主今罰吾罪。惟懇免吾將來無盡之刑也。又善人者。其善雖純。其涉世雖小心惟謹。然豈無微滓未融。微塵求淨者。主乃用苦患。以融之淨之。斯又非大恩乎。卽奮然逆之可也。卽歡然謝之可也。

解其三。天主苦患世人。用罰其罪。乃世人多昧厥自。置主不禱。妄禱邪神。豈知邪神。本于吾苦無涉。安能救我哉。且求之於彼。愈重天主聖怒。而苦患愈加矣。經記惡王阿谷西亞病危。命使禱于土神。天主遣先知聖人急逆之曰。豈國內無眞主乎。往問僞神何為。爾王病。必不退。天主已判其死矣。使者返。而王果死。又經載天主責拜邪神者云。彼拜無能之神者。

致發吾怒。今將嚴判其非。削其名於人之中。彼神能救之乎。蓋眞主惟我。我外豈別有主哉。惟我能滅世人。未幾而復活之。惟我能降百苦。未幾而吉祥之。人犯吾法。而罹吾刑。孰能救之乎。或曰。有人難中求免于主。而卒不得者。何也。曰。不知善求耳。雅各伯宗徒曰。爾輩不得所求。蓋不知善求耳。善求何。先改後求。是也。蓋人以得罪致招災禍。乃身負災禍。復不知省。且加歷焉。以是而求解免。曷可得耶。有加苦彌重已耳。聖額我畧此此輩于抗逆之僕曰。本主欲正其抗逆而罰之。設正在杖笞之下。猶加抗逆。雖愈求主罷刑。必且愈益主怒。愈愈加重其刑矣。先改後求。求無不得者。經記昔日名府尼尼物人習于惡。天主欲其遷改。命先知者。往示罰戮之期將至。先知者如命。入城。高聲曰。四旬日之後。城必沉沒。人必盡亡。國主聞驚。撤座席地。卸寶衣粗。下令。自人至畜。皆廢食飲。人各披蔴。各圖遷

改。心痛目淚。庶其感格天主慈心。而停將至之戮乎。天主果鑒之。卒宥焉。噫。求若斯王。信善求者哉。

命風敎海。風海無靈無覺。倘能順主命。從主教。乃靈覺如人。反多違抗。豈不愧哉。夫天主造人。特畀以靈。所以使得自主。立功獲報。非萬物比也。

天主特以自主之權畀人。恩豈小哉。而人顧多負之。惜矣。聖伯爾納曰。主張在人。故能明辨淑慝。生死顯冥。可否之分。而爲善惡之根。賞罰之因也。奈何人擅得爲之權。乃不爲善以受善報。而反爲惡以致惡罰。大逆天主意矣。大負主畀主張之恩矣。

經曰。天主置火置水爾前。任爾伸手而取。蓋示人善用其主張。擇善而取之可也。

三王來朝後第五主日

經　聖瑪竇第十三篇。

維時耶穌設喻於衆曰。天國。指今世聖教會言。比人布美種于厥田。役寐時。主之讐。以莠稗布麥間去。麥苗秀成實。乃莠稗並興。役造厥主曰。主弗嘗布美種於田。今曷有莠稗。曰。茲工。吾讐工哉。役曰。主欲予遽往耨。曰。否。耨莠稗。辮麥或隨。需並長以迄斂穫。

乃命刈工。先刈莠稗。束縛烈焚。爰收厥麥于我廪。

宗徒聞喻不解。求主開示。主曰。家主布種麰麥者。我也。田。天下萬國也。美種。一切聖賢。凡可昇天善人也。莠稗。惡人也。讐潛入田撒種莠稗。邪魔也。成熟歛穫之時。乃今世之末。刈工。乃吾天神也。今凡田有莠稗。或鋤或拔。束縛而焚之。世末亦然。吾遣天神。分別惡人於善良之中。投之地獄。卽號泣切齒之所是也。惟諸義德之人。一至天主大父之國。皆大發᠊曜。百體之光。如太陽然也。

箴

天國。天國。卽天堂也。經乃以名聖教會者何。予舉輿圖爲解。蓋大地球有眞國。輿圖球。有畫國。眞國畫國。其度數同。

其廣狹同。其東西南北相去遠近同。其或居或離赤道又同。故畫工即以眞國之名。名其所畫之國。而人不以爲非也。乃若天堂與聖教會。彼此相合。亦有然者。均稱天國。何不可之有。天主本體。雖廣大無極。然其無尙之美好。止顯于天。普天之下。天主雖無不在。然其所眷顧而保定者。惟聖而公之會而已。

又天堂有聖人。悉皆一心愛主。盡力事之。竭誠從之。其聖爲眞聖。德爲眞德。善爲眞善。如是者。非吾聖教。安得有之。亦惟聖教善人。得畧法天上聖人。愛事天主也。聖伯爾納曰。聖而公教會。其內至善之人衆矣。其德之高。如天之高。其貞之淸。如天之淸。其信之純。如天之純。其望之固。如天之固。其愛之寬。如天之寬。其或敷教。或談經。或勸世。如天降甘霖然。其或

責人惡。正人非。罰人失。如天雷然。其或甦死者。療病者。解難者。如天霹靂然。豈不儼然天上人哉。聖教會豈不儼然天堂會哉。

又天上有天神。其務恭揚主美。其職欽奉主命。其品有上中下之別。上者受命而達于中。中者受命而達于下。下者受命而行也。聖教會亦然。有誠德之人。有修己之士。其務專心恒誦天主也。其職廸人行善也。其品有上中下之分。教皇其上。司教其中。而主祭其下也。亦上命中。中命下。下受而行也。

又天堂。大國也。其皇統握大權。是一天主也。其大臣恒麗皇側。不出治事。至大天神也。其在外治民理事。下品天神也。其名哲。十二宗徒也。其勇士。致命聖人也。其貴者。其富者。其百姓者。諸等大小聖人是也。聖教公會。猶天國也。其總領教事。

獨一教皇也。其不離其側者。宰相也。其出外治民。主教主祭者是也。其名哲。傳註聖經。開釋人疑。教示庶民者是也。其勇士。各方守禦國寇。各方敷教者是也。其上中下之民。教中三級人也。上級守童貞者。次級守鰥寡貞者。又次級守夫婦貞者是也。

又天體至高。至廣至明。而恒施潤澤於普世。乃求之聖教會。皆有可比者。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高。其高如天也。葢其當信之端。悉奧悉深。悉皆超性者。人雖聰明絕世。安能幾及。聖盎博削曰。信天主聖父。又信其于無始之始。生天主聖子。斯信之高。孰與京哉。雖罄今世之知。本性之光。遠弗及矣。且不獨信德。即愛望。義。勇。謙。潔等。萬德之聚。盡皆至高無極也。異哉。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廣。如天之廣也。葢天包萬民。聖教亦無類也。天無私覆。貴人覆。賤人亦覆。大獸覆。微虫亦覆。故謂之公天。聖教亦然。貴投納貴。賤投納賤。知愚好醜。兼收並畜。故謂之公教。聖詩嘆美聖教之廣曰。異國之人。自禮義以及蠢頑。如無知之黑人。皆安居其中焉。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明。如天之明也。天之明何。曰太陽也。太陰也。五星與列宿也。聖教會之光明亦然。吾主其太陽也。聖母。其太陰也。天神。其星宿也。又愛德如日。信德如月。他德之衆如星也。

或問。愛德比日故。曰。日。諸星之王。而愛德。諸德之君也。日甚熱。愛德亦熱人心。日沒于西。地面無光。萬物失美。日生于東。地面復光。萬物復著其美。愛德亦然。心失愛德。靈魂無光。諸德無美。愛德再生。靈魂復光。諸德復美。

又問。信德比月故。曰。月體原無光。以接太陽之光而光。信德本無光之德。不賴良知之明。肉目之見。而獨賴主所言。及經所記。以爲其信。是謂接天主。及聖經之光而光也。又月之光。小光也。夜光也。日出而其光散滅矣。信德乃人在世之德。及其逝世升天。明向天主尊光。聖教諸端。無不洞徹。安用信光爲哉。

至哉。聖而公教會之施澤。如天施澤也。七政列宿。恒有所施。照地澤物。大益人身。聖教會者。恒降神施。大利人心。如敷教。滌罪責過。啟蒙等。皆是也。由是觀之。天與聖教會。彼此肖似甚矣。共名天國。豈不宜哉。

美種。

美種。指善人言。凡種能生厥類。而善人則種之美者。迪人爲善。卽其所生也。聖良嘆美聖伯鐸羅聖葆祿二宗徒曰。二聖者。其猶佳麥二粒乎。天主若良農以布于世田。而所穫百萬不啻焉。蓋後來聖人。皆生出於斯二粒也。

莠稗。莠稗。指惡人言。惡人若惡種。亦能生厥類也。聖基所設譬曰。惡友如爛肢。懼其蔓延。奮然一割。餘體庶保無虞。否則毒流而敗全身矣。可無畏哉。吾主示門徒云。或爾手。或爾足。或爾目。溺爾於罪。截之。離之。剜之。寧缺手足目而入天堂。毋寧以全體下地獄。所謂手足目者何。惡友惡黨。與凡誘溺于罪惡之親屬是也。吾雖重之如手。需之如足。愛之如目。設或陷我於惡。自當毅然棄去。以遠禍害。勿用姑息也。

役寐時。主之讐以莠稗布麥間。此言主人日間播種佳麥。而讐人乃於深夜雜播惡莠也。主。吾主。佳麥。聖教。讐。魔鬼。莠稗。惡誘也。主讐曾問主其教何如。主曰。吾向明講於世。吾向示人於聖殿國人聚集之處。私居燕處。曾無一言。然則我教何如。爾曷問我。問聞我訓言者。彼誠知我教何如也。噫。卽此數陳日間。及於

衆前。已可知其教之誠實矣。譬之商賈售物。日中爲市。一任市者審視。則豈以贋貨欺人者哉。主曰。善人行善。依光行。不忌人目。不懼人舌。其行惟善故也。

魔鬼則反是。必待人寐暗冥之時。乃投其誘。聖基所樂曰。魔鬼乘夜。伏於暗地以誘人。是也。嗟夫。惡鬼如兵。善埋伏以誘敵。又如漁人。露餌藏鈎以引魚焉。聖盎博削曰。世樂如餌中藏鈎。人不加察。貪餌而並吞其鈎矣。譎哉魔也。又如弋人伏身暗地。張其羅以引飛鳥也。聖基所曰。魔罟其隱哉。童子顯餌羅外以獲飛鳥。魔鬼藏惡樂中以陷世人。彼鳥薄青冥。庶乎得免。貪餌而下。必中繒繳。夫靈心之思。即人之翼也。欲破魔計。第於其餌之來而熟慮之。未有不遠避者。若一味昏然。溺於佚樂。名富。而不加審。甘其餌。豈有不入其羅者哉。由是觀之。魔教隱然深藏。亦猶售贋物者之於暮夜也。非僞而何。

主又曰。惡人行惡。依暗行。息日光。避人目。其行惟惡故也。

役寐時。主之譬云云。

此蓋云。譬人弗敢顯肆其惡。第窺人寐時。突來加害。是亦力弱人也。魔鬼亦然。聞之聖賢恒云。魔如狐狸。少力而多狡。人寤則離。以此徵弱。人寐則近。以此徵狡矣。凡人毅于志。勇于善。是謂醒寤。魔望之卻步焉。不然而弱于志。劣于善。是謂昏寐。魔乃近與之敵。而概有以勝之矣。嘗比之湯。沸湧不已。蠅弗近也。漸溫且冷。蠅近而污之必矣。

魔曾問聖人云。人偶值患難拂意之事。即詈呪我何故。曰。爾衆惡之首也。形禍神禍。悉由爾出。詈爾呪爾曷怪乎。魔嘆曰。否否。自天主降世。爲人受死。吾力微甚。手足如桎梏矣。雖欲害人。而力不能。第惟怠人。被我傷耳。亦彼怠心。自致其害。豈

我力哉。

聖盎博削曰。天主降世之後。繫魔于吾足下。俾吾能敵勝之。不勝。是吾罪矣。蓋由吾心志之怠且劣。而非關魔力故也。聖依西鐸曰。視魔猛若獅而畏之者。怠志之人也。不戰而自屈矣。視魔弱如蟲而易之者。奮志之人也。百戰而百勝也。奈何。

吾人業知魔惟窺寐。而猶不寤以避其害也。古賢儆怠者曰。有盜乘夜突來。將以空爾室。殺爾軀。爾猶酣睡。懵然不寤以自全耶。聖伯鐸羅宗徒勸教友曰。吾兄醒醒勿寐。蓋爾讐魔鬼。若獅厲吼。巡行不息。將翕吞爾輩也。噫。魔害如此其甚也。宜寐乎。宜寤乎。

主之讐。

讐之名。甚切魔名也。魔深惡人。甚嫉其善。故謂人讐。聖賢常云。魔鬼不貪世財。不喜世名。不圖世爵。其務

其職其業。止在誘感吾神。謀害吾形。以快其讐心耳。聖基所曰。張羅設穽。害神苦身。挑怒助慾等情。誠惡魔之職也。聖基所樂又曰。彼惡讐者。以人死爲生。以人損爲益。以人害爲利。以人苦爲樂。以人之禍爲福幸。是知其讐人至極。而無以加矣。乃世人於此可惡可醜可恨之讐魔。猶昧然順其感。信其言而從其命也。痛哉痛哉。

或問。魔讐人之故。曰。讐天主。因以讐人。人乃天主富產。魔不能害主。則謀害其富產。以雪其讐耳。聖巴西畧曰。邪魔如豹然。豹猛獸。甚惡人類。若不得害人。或遇土木人像。必急奔嚙之。人天主眞像也。魔欲害主。萬萬不得。則謀害其像。斯第一讐人之故也。

又魔嫉人善。忌其得福。則第二讐人之故也。聖盎博削曰。魔之讐人。由其本性嫉忌也。蓋甚恨自已。從天而下。以當地獄

萬苦。人自地而上。以享天堂萬福。每自謂曰。人性吾性。相較懸絕。吾高人卑。吾貴人賤。吾失眞福而罹眞禍。彼免眞禍而享眞福。吾甚恨夫人也。吾將畢智殫力。用塞其昇天之道焉。聖巴西畧又曰。魔妬人。因謀害人。葢恨肉身能得天神之位也。經所云。魔因嫉人。引死入世。是也。

主之譬。以莠稗布麥間去。

譬人雖種惡種。然種之卽去。不能令惡種長且熟也。其所以長且熟者。功在土壤。魔鬼亦然。第能種惡念惡像於人心而去。至于受種。生長成熟。悉本人之工。乃所謂罪也。聖伯爾納曰。魔能推人。不能倒人。葢雖有魔力推我。我卓然立。魔豈能倒我哉。聖奥斯定設譬曰。魔如繫犬然。可以吠人。猜且嚇人。獨不得噬人。人近則噬之。夫人而見噬于繫犬。不亦愚乎。魔能動人

情。能以要其諾。終不得强其諾。設人自順。是猶近犬以致噬也。謂之愚人誠然哉。惜乎爾之右。天主勸爲善。爾之左魔鬼勸爲惡。爾耳在中。任爾聽從。奈何閉右耳。絶不聞。聳左耳。歡然納乎。愚矣。

需並長以迄斂穫。

斯乃田主。不允役請。留惡草偕麥生長也。其今世之像乎。天堂爲聖人之居。地獄爲惡人之所。善惡兼雜。惟今世爲然。蓋天主不忍全拔惡人也。

或問。天主曷容惡人在世。而不遽殄滅之乎。人不速去毒肢。毒必延。必敗全體。惡人如毒肢也。在世必肆其毒。而壞世人。敗果全果。勿令同所。一敗俱敗。惡人之心敗矣。留之必敗善人。今夫惡草害田。虛佔美壤。速拔之。豈不宜哉。聖奥斯定答曰。毒肢敗果惡草。悉非惡人比也。彼性不靈。拘於一定。不能還改。留之何益。惡人。靈種也。其惡不發于固然。而發於任意。

發之前能戒。發之時能止。發之後能改。天主安忍遽棄之乎。雖然。吾輩弗可恃此而自怠也。今日獲罪。勿待明日。卽刻遷改。庶無他虞。若不亟圖而待歛穫之時。晚矣。無及矣。

或又問。留惡待改。于理固然。然使惡人執迷。終于不悛。天主亦將留之乎。曰。留之。葢卽無益于彼。必增善人之功。必加善人之美也。

何爲增善人之功。曰。煉之使融其渣。苦之使加其功也。聖奧斯定曰。勿謂惡人虛佔世地。勿謂天主無所獲於惡人之生。葢或以能改過生之。或以煉善人生之。或以增善人之功生之也。

昔聖婦勒伯加有娠。而結雙孩。一名雅各。一名頟撒烏。彼善此惡。在胎輒相爭不已。母怪之。求示于主。主曰。雙胎乃將來

二民。時相爭而終弗合也。其小勝長。而弱伏強乎。聖奧斯定解曰。勒伯加。聖而公教會之像也。蓋實爲我等公母也。我等居其中。猶孩之在母腹。雅各善孩。教中善友像也。額撒烏惡孩。教中惡友像也。二孩相爭。示教中惡人。與善不合。恒謀加害。小勝長。弱伏強。示教中善人。雖若少弱。受患而不怨。受害而能忍。必勝伏惡人。而加厥功也。此惡人利益善人之故也。何爲加善人之美。曰。其醜故也。夫今世有毒蛇猛獸惡龍穢虫。則諸物之美更著。惡人之醜。能增善人之美。亦復如是。比之畫圖。設使滿紙皆光。則高卑不分。遠近不判。必無足觀。惟有影與光間。高卑遠近。始較然別白也。有賢曰。惡人在世。必加善人之美。蓋世無暗夜。吾不知光晝之美也。無辛味。吾不知旨食之美也。然則世無劣德之輩。吾安知毅志之勇哉。無迷色之夫。吾安知貞德之貴哉。由此觀之。世惟善惡並存。善美愈甚也。

束縛烈焚。或曰。惡人如蒡稗是矣。地獄之烈火。罰其罪是矣。請示束縛者何。曰。惡人在地獄。各有定刑。各有受刑定所。定刑以罰其罪。定所以別各罪之類。如諸傲者共一所。諸吝者又共一所。奸貪等罪類然。經謂束縛之意。指此也。聖奧斯定解曰。束縛之者。猶云盜同盜。奸同奸等。蓋以同類之罪。當同類之罰。是天主至公至當。一定不易之理也。

三王來朝後第六主日

左經雖有二喻。其意惟一。卽示聖教之妙若何。其微于始。廣于終若何。

經　聖瑪竇第十三篇。

維時耶穌設喻於衆曰。天國者。指聖教言。比之芥種。人以藝厥田。是種在萬種間。眇甚微甚。或疑芥子未爲至小。鶯蘇及他草種。更有小者。曰。主第舉蔬之可食者。以較其子。則芥子爲最小也。惟一長越諸蔬。成幹樹。以棲戾天禽。解云。加理勒亞等鄰方。皆生芥。高茂異他國。經曰能成幹樹。能引雀來陰于其枝。以

此。聖賢解曰。諸蔬。君子之道象也。蓋諸蔬一則在地。不能發榮長大。一則在釜。不耐火力。初入釜。釜若不能容。少頃即萎。又一則或生或熟。皆無辣味。無能力也。世賢之道盡然。凡人初聆其言。乍覽其著作。非不明辨華美。乃聽覽既畢。無可咀嚼者。又曰。入世之道。外膚美觀。若覩佳繪。外言快耳。若聽樂音。惟熟察而詳思之。乃知其中甚虛。而無飽心之實也。從之則其靈恒饑。終不得所食焉。○芥種。吾主聖教也。蓋蔬類惟芥大有能力。生熟恒辣。未種。其粒甚微。種後。漸長成樹。匪直昆蟲藉其下。即高飛之鳥。亦下而蔭乎枝葉之間。今吾主之道。凡初聽其論而誦其書。似乎庸矣小矣。乃聽誦之後。感動熱中。其味無窮。又初雖微眇。起于一方。後漸增長。充滿天下。不止齊民趨教。即博學多能。尊爵重祿。上至有治平之責者。皆抑其盛滿。降志撝謙。而奉聖教焉。○經記昔有大國王者。天主賜之神夢。見一異樹。高際天。廣盡地。其葉甚美。其實甚衆。地上萬生。悉食其實。而實無盡。萬

獸安收其下焉。萬羽安栖其上焉。解云。異樹。聖而公教會像也。根雖在地。而其高則至天。廣則盡地也。○或問。其葉其實。萬獸萬羽數語。所指者何。曰。聖堂常行之禮儀。即聖教之葉也。如祭時及領洗時等。備行多禮。以加祭洗之文飾。皆是也。葉加樹美。禮加教美意也。天主聖寵。信。望。愛。等德。皆聖教之實也。善德能養人心。以加神力。無以異于樹實之養人也。聖教平等之人。自居卑位。比之獸居樹下。童身守貞修道等高德之士。自居高位。即比之羽居樹上也。

別設一喻於伊等曰。天國者。比發麪之肥。婦以藏於麪三斗內。麪乃悉動變蓬起。

解曰。麪三斗。四方萬國也。發麪肥糟。吾主聖教也。麪本不能自發。賴肥以發之。四方萬國。不能自善。賴聖教以善之。蓋聖教德超力大。教之所至。雖有邪風惡俗。無不感動遷易者。

是皆耶穌

以喻訓衆。葢於訓時。一一借喻。以符先知之言云。

啟口舉喻。發明攸蘊自生民以來者。

或問。主訓示衆。恒設譬者何。曰。以示小民易明故也。葢教理深微。愚蒙難達。設喻則聽者易明。易于取神益也。故聖熱羅曰。吾主誨也。如富家宴客。餚味衆多。任客擇取。吾主講時訓衆。恒設譬喻。多方令聽者。或隨其神味。擇取以養其心。或隨其神病。擇取神藥。以療其疾也。聖基所樂又云。主之譬喻。不高如天。不卑如地。適得其平耳。葢高則愚者不明。卑則知者輕易。惟得中。則智愚悉皆安聽。以取神利焉。

箴

天國者。比之芥種。

解曰。芥種及芥樹。皆吾主像也。葢其在世。謙居於卑。嘗誨門徒曰。吾實良善。吾

實心謙。爾輩其師我哉。又曰。吾小如小虫焉。彼民雖微。猶敢輕我焉。嗚呼。主謙如是。真不異芥子矣。人獨何心而自傲自大乎。聖盎博削曰。吾主降時甚小。生時甚謙。死時甚窮。一至復活之後。昇天之時。其榮。其尊。其高。悉無等矣。先比小種。後比高樹。豈不然哉。聖依臘畧又曰。主在十字架上。比之芥種也。被瘞于塚。比之種于田也。復活之後。比之芥樹高茂也。葆祿聖徒所謂。吾主謙己。以至釘死。惟天主聖父。命天神世人魔鬼。悉跪伏而欽敬之。是也。

又解曰。芥種。善人像也。約其故有二。其一。芥種本體雖微。而其德則大。醫家著其德曰。凡人食之。自外至內。悉動變而獲其益。又能止蛇毒。不使蔓延。又能醒痳疾。不使長臥。又身或苦寒。食之則温。是皆其德也。乃善人則誠有然者。輕己卑躬。自視甚渺。而心德神善。則大且廣也。

葆祿聖徒。人仰其德。乃自視。則曰。無功而辱稱門徒也。若列我于罪人。則最重逆犯。是我也。亞巴浪。上古大聖人也。大獲天主聖寵。其自謂有曰。吾其道上之輕塵乎。吾其微中之微爐乎。達末德。貴國王也。其德大聖及大先知者也。而自視則甚輕。嘗曰。吾醜若廢犬之醜。吾微若烏虫之微也。噫。善人自視。必輕且小。而實爲大且重。比之芥小種。比之芥高樹。信矣。又世人自外及內。莫不受善人之益。外如朋友鄉鄰。內如家人親族。悉仰其德。慕其善。而效法之。又世有敗俗。如毒蔓延。善人或責其過。或勉其不及。而恒務止其害也。又人習于惡。安于不善。而不自覺。正如人患寐病然。惟幸得親善人之善。乃易覺其病。如夢得醒而療之矣。又人心或冷。或怠于善。一視善人之忻勤。冷者必熱。怠者必激。鮮有不進于善者矣。善人德具是妙。故以比之芥種也。

其二。聖額我畧曰。芥種不揉嚼。則無味無辣。德亦無由以顯。揉之嚼之。味辣。德乃齊發也。噫。渺哉種耳。藏茲大能。不亦異乎。善人則亦有然矣。平時無事。德無由顯。一遇苦難。乃徵厥德。若伯聖人心蓄大忍。世不能知。迨至受盡魔難。怡然順受。人始知其忍也。達未聖王。內藏恕德。人亦不知。迨至惡口叢集。怡然寬宥。人始知其恕也。致命聖人。聖孩。聖女。初惡人莫知其勇。惟虐君酷吏。逆理殺戮。其勇乃著焉。夫大忍。大恕。大勇。何由而伏居于弱劣之軀。不又異哉。

天國者。比之發麪之肥。

解曰。發麪之肥。信德像也。葢肥糟雖微。有三奇焉。能合散麪一能動死麪。令發而上如活物然。二能變麪爲可食之味。三信德亦然。方人未信之先。各從異教。持邪戒。心離身散。不能相合。惟既信後。皆從聖教而合。皆敬眞主而合。皆相愛而合。皆相助而合。皆身心如一而合於大會也。聖教始行之時。經讚

美之云。信人合財而公用也。合身而同居聖堂也。合心而相親愛也。其形雖衆。其神惟一。卽謂之一人可也。

又人未信之先。其所爲德。所行善。皆死德死善也。其神無寵。其行無功。其德不眞。不能令人昇天。惟活信在心。德善並活。神旣蒙寵。行亦有功。德罔不眞。令人得昇天也。

又信德入世。大變世人。蓋未信之先。各爲情欲牽引。已信之後。以道御心。以理制欲。以人易獸。聖經曰。虎狼與羊羔同居也。貌貅與童羖同牧也。犢獅與羊同棚也。獅如牛食芻也。毒蛇螫龍無殺害于人也。噫。天主聖知。如海湧溢。施及普世。故也。此悉喻言。猶云。世人未信之前。槪暴如虎狼。凶如貌貅。傲如獅。觸人如犢。殘害人。如蛇如龍。小民悉不敢近而與之交。已信之後。則暴變爲善。兇變爲良。傲變爲遜。觸殘害等。變爲愛情。君公臣庶。合交而成一大公會也。

經又云。曠地空所。無路之野。皆欣然而喜。葢荒蕪變爲茂盛也。是時瞽輒視。聾輒聽。瘖輒言。跛輒快行也。此亦皆喻言。猶云。人未信前。其內無美。如磽瘠曠地。其靈無善。如虛空所。不由正道。如無路之野。又如瞽不能視大路。聾不能聽教言。瘖不能忍己罪。跛不能舉端步。惟已信後。乃大變爾。聖寵爲之文飾。諸德爲之充滿。心離岐邪而趨大道。又神目神耳神舌神足。悉得其善用也。其變如此。故以信德比肥糟耳。

又解曰。發麪之肥。十二宗徒像也。葢宗徒其數無幾。乃散雜世人無數之中。卒令受益。難以言罄。凡國主。大臣。小民。每每相率而來。未幾而大動大變。豈不猶小肥變動多麪哉。聖伯鐸羅宗徒。一人耳。乃入如德亞。羅瑪等國。悉大動大變矣。聖葆祿宗徒。一人耳。乃入西理亞。祭薄等國。悉大動大變矣。他諸宗徒。莫不皆然。故以比之發麪之肥也。

主日聖經直解卷二終

聖經直解第三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封齋前第三主日

世人恒遇難事。不知其故。如見善人。或苦。或貧。或害。多疑天主何爲不顧。吾主欲明此疑。立左經。以示天主理民顧事之勤。較家主治本產尤切。經言如左。

經 聖瑪竇第廿篇。

維時耶穌語門徒喻曰。天國 指聖而公教會。 擬家主。晨出

募傭。定每工一錢。令之營厥葡林。巳初復出。覩市閑立幾人。謂曰。汝等亦之予葡林。予酧汝若値。工承往。午正。申初。更出。亦復如是。時幾酉初。又出。覩立者幾人。曰。汝曹曷爲終日閑立此。曰。無雇。曰。汝等亦之予葡林。乃訖。主謂督司曰。呼傭給貲。始末至。迨至首至。幾酉初至者至。每獲一錢。首至者至。默忖工貲益厚。每亦獲一錢。受而訕主曰。斯輩後

至。工半晷。我等負整日重整日烈。主例彼於我等同。主謂其一曰。吾友。予未有不義及爾。爾詎不於予定一錢。受爾貲去。欲酧彼同酧爾。曷弗可。惟予欲行。抑若目自惡。緣予自善。如言爾之工貲。不短毫厘。吾財任我給人。爾何眼赤

喻畢。主儆宗徒。此者。先爲後。後爲先。請者多。簡者寡。

喻包二意。其一。葡萄林。指聖教公會。每科葡萄幹。指教中各友。主人。天主也。傭者。傳教師也。其業在修培衆善。如傭人壓植然也。卯巳傭者。上古聖賢也。午申傭者。中古聖賢也。暮時傭者。吾主宗徒也。彼雖末至。懇切盡力。遠勝先至者。因主賞之特厚也。

其二。家主。天主也。葡萄林。乃萬品之德。每幹。各各德行也。行傭者。世人也。天主無不雇之人。付之明司。能別可否。愛司能趨避善惡。許之善報。

如雇工之貲。

作工日時。其解有二。一指今時之限。卯時者。自亞黨最初萬民之祖。至諾阨洪水也。此第一時。約一千五十六年。巳初。自諾阨至亞巴浪。此第二時。約九百二十二年。依中曆爲夏王槐十七年丁丑。午正。自亞巴浪至每瑟。此第三時。約四百廿五年。依中曆爲商王太戊三十九年壬午。申初。自每瑟至吾主降生。此第四時。約一千五百九十七年。依中曆爲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酉初至暮。自天主降生。以至今世之末。此第五時之限。長短人不能知。主訓門徒曰。今世之末。天神猶不知其時。若盜賊不期而至。

二。指人生世之期。卯時。巳時。午正。申初。酉初。酉正。日沒。乃人之幼。之壯。之老。等分也。傭値。乃天主預備之天福。以酬人德。一錢包含十分。以報十誡之守。閒立者。怠於善者也。嗚呼。人不務修己。汲汲世事。虛度生命。如閒立之傭者然。主動人心。或幼。或壯。或艾。或老。或耋。或耄。如雇之於各時也。後至之値。與先至者均。爲人老時起修。勇過少壯之冷落者。緣天主厚報之也。日沒工盡。爲人工悉畢於死也。督司者。吾主也。吾主督司天地。悉備賞罰之權。死時。主呼世人。各聽審判。而受其善惡之酧。

先爲後。後爲先。解有二。一。先者。如德亞國人是也。天主自造萬有以來。恒惠斯民。賜之得認眞主。得敬聖禮。得受聖教。謂之先者故。後者。則吾輩後信從聖教者是也。迷哉。天主降世。彼國不屑從信。視之如人。妬之如讐。殺之如賊。雖其從教在普國之先。天主必罰而使爲後。吾輩原不知眞主。迷於土神。惟主降後。幸從聖教。幸信主言。雖在彼國之後。天主必賞而使爲先。葆祿聖

徒曰。爾輩久離天主遠。今倚吾主寶血。已居甚近是也。

二。先者。爲性書二教之聖人。後者。爲吾主十二位宗徒。論時。彼在此先甚遠。論德。彼在此後甚遠也。

請者多。簡者寡。解有二。一。請者。萬世人民也。天主無人不引之行善。不聽從者多而聽從者少。

二。請者。爲入教者。其數雖多。敏於守誡而昇天者。數少也。

箴

家主晨出暮傭。 至哉家主之勤理其葡萄林也。夜時寐不穩。黎明速起。往市雇人。恐人數不及。巳初再出而雇。午初申初一然。傍暮又出而雇一然。像天主也。天主自造人類。加以恩。勉以報。警以罰。扶以佑。使得遷善弭惡。

世人漸衆。惡德漸煩。天主又默照聖賢。命之正人。代代不絕。尙不足挽。親自降生爲人。作師垂訓。作醫治靈。嗚呼。天主理甚怪。一則重責。一則深戒世人曰。吾勤勤於吾葡萄林。吾本世之勤如是。而世猶如野林。不結善菓。惜哉。經中天主。一則分已盡。可行之工已罄。望結飴菓。其菓生也。酸也。野也。無味也。無可食之菓也。奈何將罷善工。將拆其垣。人獸憑入憑踏憑敗。將不砍其餘。不壅其根。不潤其地。蒺藜叢萌。爲之廢葡萄林也。艮可戒哉。

天主勤於吾善。吾於本善。必當孜孜。經中聖人曰。吾葡萄林恒在吾目。蓋言吾常視吾行。微惡速改。微善快進。吾靈所愛所惡。一一明視。若物在目前者然。達未聖王又云。吾靈恒在吾手。猶云吾緊守吾靈。若物在手內。物在手。易得保全。緊守其心。禁肆於外。不致大敗。殫力如是。可謂善傭。

或問曰。修工者何。傭人者何。昔賢譬友數箴曰。經記家主早出雇人。吾友可師其勤。早起出身入靈。暫罷世事。首務拜主。安念早課，定守聖命。排列本日所宜行。斯則如卯時之傭。家主巳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遇主日。及諸瞻禮日。恭詣聖堂。與祭。聽道。求主顧爾。護國佑皇。保官福民。斯則如巳初之傭。家主午正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設本業旣畢。日猶未暮。弗閒行空坐虛談。可玩聖人行實。法其德。或味善書。受其益。或善言以引家屬。斯則如午正之傭。家主申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設或魔誘迷於世俗。悞於肉身。偶溺於失。急痛猛改。吐告本非。懇求主釋。斯則如申初之傭。家主酉初再出雇傭。吾友可師其勤。爾知本劣恒落。欲猛起。可領聖體。以扶不足。蓋飲食補加身力。聖體扶强神力。斯則如酉初之傭。右工俱備。吾友乃善法家主。善師傭人。以修本靈。

又問曰。家主巨家人。業產豐盛。何勤於一葡萄林之微乎。曰。家貲雖豐。僕役雖衆。葡萄林獨一而已。顧勤之故。吾葡萄林。吾靈也。若一而已。宜勤修哉。聖基所曰。主制吾身。賜目耳皆雙。手足亦然。失一留一。不致大損。惟靈獨一。不顧而致失。無法能救。可弗勤修。

定每工一錢。

家主雇人。豫定工値。用勉其望。使手不輟。以至成工。天主於吾人亦然。行工之錢。乃天堂之眞福。天主預備爲善工之報。以激勵吾人之怠。凡人之情。望報則勉。無望則怠。客商慕利。涉歷險阻。不以爲難。士卒冀賞。敵寇致死。不以爲苦。

行德之工。曷獨不然。

行德之向。約有三。爲天主一。爲德美二。爲德報三。第一者。極高最先。第二第三者。無礙於德。聖人亦不棄之。達未聖王曰。

天報之望。勉勵吾心。俾欣然得守吾主之誡。聖額我略曰。真福之念。靈性之帨也。傭人務工出汗。以帨拭面。繼以後工。修德克己之苦。靈性之汗。念報。若帨拂拭苦汗。猛起繼工。噫。何獨吾輩圖報後行。葆祿聖徒。常用此帨。拭己苦汗。其云。今世之苦。行德之勞。比將來報。不啻萬一。聖奧斯定謂怠人曰。爾云我恐德難。我云爾思德報。思則無恐而愛其難。

汝曹曷爲終日閒立此。

此深責怠人之辭。吾等悉天主所雇者。治修吾靈。吾工之値。已備久矣。詎可空閒。年月。寶物也。主賜善用。吾反虛度艮辰不知其寶貴。經示寶時曰。毋虛費微頃。又曰。怠者視蟻。夏藏冬需。可法其智。吾夏。生時。吾冬。死後也。生時如蟻。可藏善行。死後可養其靈。

葆祿聖徒曰。世人在時。如人造宮。或造以金寶。或造以茅草。末日火降。試其工。金寶必全。茅草必燼。解曰。主賜生時立功。

勤務行德。比之金宮。火降愈精。天主厚酧其工。閑度光陰。不務善工。比之茅舍。火降立燼。天主重罰其工。又見聖神降臨後第十六主日。

閑爲衆惡之泉。諸罪之母。昔所多瑪名府。民居甚惡。天主指其故曰。此府之惡由於閑。閑害雖多。姑舉其畧。

常乏。閑人第一害。經云。怠人畏冬。不理穫其田。夏弗得食。又云。人勤治其田。飽足。愛閑。饑乏也。盍思未幾窮乏倏至。其疾若飛。其勢若猛勇武士也。

自降於讐。閑人第二害。士卒敵讐。敗走羞辱。矧未敵而走乎。他惡每有所托。盜托窮乏。吝托無資。凡惡概然。惟閑惡無容托辭。

近危不覺。閑人第三害。人病而不知已病。危矣。病而謂無病。愈危矣。閑不盜不淫。自謂無罪。其惡無門得出。聖伯爾納云。麻木難醫。腐而不疼。休矣。昔賢曰。閑於心。猶蠹於木。漸敗其內。而人不覺。未幾全體悉敗。

魔鬼易誘易勝。閑人第四害。吾心若器。不得空虛。先充美液。惡汁不入。倘空而閑。邪魔乘機。近投惡汁。聖賢恒云。閑人之心。正魔鬼之鵠。無城之府。無甲之卒。無舵之舟。惡鬼易射。易進。易傷。易沉之焉。聖熱落鞫閑人曰。勿閑。宜勤乎善。魔近圖誘。視己勤。必驚退。葢魔如蠅。水冷則近。水沸則離。

大開衆惡之門。閑人第五害。人心如水。或流動。或瀾壑。流動活水也。勢淨色明味美。所生好魚也。瀾壑死水也。勢濁色黑味惡。所生小蛙微虫而已。人勤人閑彼此亦然。聖依納爵曰。一閑之惡。一造心門。諸惡之流。奪門而入。但每入有慾。淫欲

戲言。浪笑。饕餮。佚遊。訕誹。多寐。惡謀等。俱先入。冷淡於善。無毅於德。強之行工。不念成工。惟務了工。俱中入。驕傲。嫉妬。慳吝。忿怒。厭生。失望等。斯俱後入。謂之衆惡之泉。諸罪之母故也。

無雇

傭人托云。無人召雇。畧可寬恕其托。世人不務善工。無辭可托。天主命之行工。已定工值。已許準酧。無工而閑。可寬恕乎。

或疑曰。人多不聞天主之聲。不知其教。矧知其雇。曰天主賜人明悟。知善當適。知惡當避。此謂之雇。從者主賞。逆者則罰。噫。未進聖教者。不行善工。天主不容其辭。豈容進教者之不行乎。天主付吾明悟。雇也。賜吾知之。雇也。引吾入教。雇也。親口訓吾。雇也。許吾眞福。雇也。嚇吾以永戮。雇也。恒加多恩。雇也。奈何雇之頻頻。而猶無工。豈容吾托。經所云。僕不識。不順

主命。可罰之輕。識而不順。可罰之重是也。

日乃訖。主謂督司曰。呼傭給貲云云。晝可行工。人生也。生時得行而加善工。死期旣至。遲矣。工善得賞。工惡得罰。天主已定不可移之理。經云。晝時當行。夜時行竟。

或疑曰。人生比一日之暫何。曰。詎獨一人生。暫哉。今世自始至滅。卽云萬萬年之久。但較於天主無始無終之永。其短且促。雖一日之暫。猶不可比。聖奥斯定曰。爾不信爾生之微。吾比之一日。爾猶疑之。而異吾比。請持天平。稱今世之年。置之一盤。又持天主無盡之永。置之他盤。此必不動不揚。再加今世一千年。此盤仍不動不揚。又加萬億兆年之久。仍必不動不揚。蓋有盡之時。於無罄之永。懸絕不得相比。爾問上中下往古之人。前時何在。答云。俱若電速飛。吾不知何在。俱若急

流。吾不得強留。其過正如翌日。嗚呼。萬世之久。短促如日。矧吾一人之生乎。

人生比日。另有故焉。蓋晝繫七辰而成。卯。辰。巳。午。未。申。酉。是也。人生繫七分而成。嬰孩。幼童。後生。成人。壯盛。老熟。耋耄。是也。噫。晝偕辰。其勢俱流。不能停住。不能復轉也。卯既去。辰自入。奈何未久。必讓於將入者也。竟不得少留也。不得復返也。

吾生之勢盡然。嬰過幼至。幼往次分必入。以至遞壯遞老。一一皆然也。正如江水也。如日月星辰也。江之水。或已過。或現流。或未至。已過。不能停住也。不能上逆而逆未至者也。日月諸星。不能並現也。不能逆行也。彼沒於西。此生於東耳。吾生七分。皆如是焉。可知吾生之時。惟在瞬息之間。已過時。吾已無。未至時。吾未得。現在時。止呼吸之微而已。昔賢聞友曰。吾生今六旬矣。叱之云。已流之時。爾今實無。未至之時。爾今未有。現在之時。惟須臾爾。六旬何在乎。

訕主

早至之傭。心恨家主。訕誹以爲不公。家主深責之。以示誹謗之類。其害。其重。其罰云。

其類共有三。一。面觸惡言。欲恥其讐。快足心恨。聖額我畧曰。斯類比唾讐之面。比箭射身。猶甚也。唾箭傷外。咒語汚內。深傷人心。又唾汚易拭。箭傷易醫。咒汚咨傷。平生難洗難療也。

二。背毀人名。或發隱失。或詆明善。人長謂短。人是謂非。人實謂虛。德眞謂假。不能責行。則責其意。斯俱謂之惡樹。生於誹謗之惡根。聖巴西畧解謗夫之態曰。人喋喋於人惡。訥訥於人善。鵠鷹也。蒼蠅也。蟻蠓也。汚豕也。鷹視活人則過。視屍則止。張爪揚吻攫啄焉。蠅遇全肢則飛。遇毒肢則下。肆啄而噏焉。蟻蠓聞飴不嚙。聞醯則吸焉。豕不顧淸泉。得泥則拍焉。謗人正如此。卑哉。

三。利口辨佞。使間人心是也。經云。撥雜謗言。使人不合。天主甚惡。何謂撥雜。曰。咨訕之類。邪神之種也。葢魔如毋。自產而播乎世。以亂世人。若翰宗徒。神目見魔吐三穢神。形如水鷄。出口速散。廣走普地。以亂世人。解曰。水鷄醜虫。晨昏咄咄。誹謗之像也。出乎魔腹。如魔醜產。魔借其舌。大亂普地。

其害。竟不能盡罄。經比之毒蛇曰。隱誹他人。如蛇囓旅人。聖熱落解曰。謗人。毒龍。其害相似。毒龍肆毒毒人。謗人肆舌辱人。

又比之利箭。或近或中或遠。俱受其害。誹謗之言。近則傷出謗之內。中則傷納謗之靈。遠則傷被謗之心。三者概受傷。出謗。心惡而得罪。納謗。心喜而得罪。被謗。心恨而得罪也。

經述其害曰。噫。謗舌惑多人心。使離本國而旅異地。夷蕩固城。傾頹巨室。名國之英。武士之猛。常受其害。使夫婦相離而失其安。噫。皮鞭傷肉。舌鞭靡骨。死利刃之下者多矣。死利舌之下者。不竟其數也。得免謗舌之害。其軛其鍊。可謂福人。其軛。鐵軛也。其鍊。剛鍊也。謗舌比死。其害猶虐。寧居乎地獄。不[illegible]與謗夫偕也。斯俱聖經之言。可見其害。雅各伯宗徒又曰。微火入林。片時立燼。人舌微肢。遺害非微。正若巨火。正衆惡之肆也。肆毒之惡龍也。惜哉。

其重。知其害。則知其重。聖賢俱云。欲知惡態。考其輕重。可知對德何德。誹謗之罪。正對愛德。愛德爲諸德之王。衆善之根。則可知其罪之重矣。經云。天主甚惡之罪有六。尤惡者第七。傲目一。僞舌二。妄證三。傷人四。惡謀五。敢然踐履惡道六。吝訕離間人心七。噫。先六罪皆重。比誹謗之惡。猶謂之輕。甚哉其重也。

其罰。知其重。得揣其罰。天主至公至義。罪罰必當。經述其罰。記每瑟聖人女弟。誹謗每瑟。癩瘋立醜乃躬。又惡黨誹謗。地面大開立吞。惡人肆舌出謗。主命毒蛇。鼻口噴火。噬螫而殺之。

聖伯爾納記曰。近時有聖人。名瑪臘加。府內惡人。常咨其德。隨時隨人。觸刺無止。聖人含忍。天主重戮誹夫。口舌倏腫。醜爛發癰。多生毒虫。晝夜唾膿吐虫。連七日無間。謗夫受罰。愈迷不改。心恨口咒而死。又記曰。當時惡婦。心惡瑪臘加。詆毀其聖。嚴罰速至。未時發狂。親手毀容。狂呼厲聲曰。惜也。憐也。捄也。瑪臘加勒殺我。言罷而亡。今世之罰。甚嚴若是。後世之戮。非筆可述。聊提故實畧解之。史書記曰。昔毀人者既亡。復見於友。苦態雖衆。惟舌更苦。長至於地。以齒嚼糜。後從新復全。以受他刑。友問故。長吁曰。何必問乎。吾苦也。雖百豖並鳴。不足聲其萬一焉。此刑正當吾罪耳。吾在世毀人聲聞。常發

長短。緣吾舌今受此刑。蓋凡在世所行之惡。於死後所當之刑。正切相應也。說竟。忽不見。戒哉。

或疑曰。使我有非。人知而責。易改也。今云發人之罪。天主嚴禁。豈非杜吾改之由乎。曰否。謗人之惡。無時而可。正人之衰。無時不可。無故無益而發。謂之謗人。有故有益。謂之愛人。今畧明可發之義。則知不可之理。

可發之故有二。公益一。私益一。設有人私圖叛逆。陰謀刼弒等類公害。急當首發。此有公益故也。又有人行非。我能正之。親當密正。或我莫能正之。當思有能捄正。如其代父。神父。身父。善友等。當私往告。此有私益故也。二者之外。不可泄露人過。

斯輩後至。工半晷。我等負整日重整日烈。主倒彼

於我等同。此妬詞也。妬害雖多。苦心勞慮。而妬者先受罰。是其第一害也。夫妬者。見人利善。宜喜而憂。宜慶而痛。宜愛而讐。異哉。聖奧斯定曰。妬惡自心發。而先罰心。若鉄銹生於鉄。而先敗鉄。若蛀虫生於衣。而先壞衣。若蝮蛇生於母胎。而先噬母胎也。惜哉妬人之迷。以人利爲鞭。以鞭其心。聖額我畧曰。妬人有二地獄。生時一。及死後一。今妬火燒心。後魔火燒靈。

古賢示人妬態。繪一老婦。多蛇編首。身細。面皺。色黃。貌愁。腹枵。剖腹。嚙心。俱切妬惡之像。老以狀其古。蓋妬同世幷起。一有生人。魔嫉人福。而敗人類。婦以狀其弱。人妬人福。視人如過。視己如不及。而明顯其弱。經解其弱。比之幼童。曰。嫉殺幼童。聖伯爾納解曰。妬人視人之長。視己之短。視人如大。視己如小。則顯其容。短小如孩也。多蛇編首。身細。臉皺。色黃。貌愁。

食心。以狀妬人。內苦心志。外不安身。食無味。寐弗寧。致容色變懼。腹枵。以狀妬人。常思他人所有。己所無。思人如飽。思己如餒。而欲吸吞他人所有也。昔詩翁戲之曰。憐哉妬愚。以人膏為己瘠。以人健為己羸。癡哉。

二。妬。魔鬼本罪也。蓋嫉人善。而常謀害。魔鬼之常情。經云。魔鬼之妬。引死入世。聖奧斯定曰。妬惡。惡鬼之惡也。妬人必法魔鬼也。主責其讐曰。爾輩皆魔鬼子。魔謀殺人。爾謀殺我。以滿爾父魔鬼之欲焉。意云。魔嫉人善。常謀殺靈。爾見吾德。常謀殺我。以繼魔業。則顯其為惡父之惡子也。

又。魔妬不止乎人。並妬天主。妬者。妬人善福。兼怪天主賜善賜福。昔賢示其徒曰。妬者。人之主之公讐也。蓋妬人善。并責天主之寬以錫他人。可知其心。若魔鬼之心也。聖基所謂友曰。爾云妬惡。於魔等均。吾云愈甚。魔鬼妬人。已聞矣。魔鬼相

妬。未聞也。異哉妬人者。無顧親疎。無間同類。無分友讐。一概人類皆敵焉。魔鬼及乎。

三。他惡逆愛人美。畧可恕之。妬人逆惡人美。可恕乎。悲哉妬之一情。吾有美善。善人視則愛。妬人視則惡。彼比蜜蜂。斯比毒蛇。蜜蜂以花爲飴。毒蛇以花爲毒。聖伯爾納曰。妬。諸德之毒也。他惡每對一德。妬一惡。爲衆善之公敵。一入人心。視人忍而嫉。謙而嫉。福而嫉。奚不謂之衆美之讐。

古賢立譬曰。德。日光也。妬。從影也。人欲避影。先可避光也。不罷善工。而欲避妬得乎。噫。世上美珍德善是也。醜物嫉妬是也。而乃無時相離。寗入大海當大浪。寗入戰場敵猛寇。不寗近妬人。舟師得勝大浪之險。武士得勝猛寇之勇。妬人之害。善人果不得免焉。

四。妬。衆罪之王也。入心。他惡隨從同入。惟入有序。有先行。有後隨。偏愛自己。倨傲惡情。先入而爲開路之臣官。惡人過己。自欲過人。裁剪人能。低微人善。明顯人惡。人患而喜。人福而憂。俱其後。從之武士。而妬如王居其中。聖祭彼盎曰。妬惡衆惡之根。諸殺之由。萬罪之泉是也。戲侮。念人望已。俱爲其流也。他惡有時而盡。嫉妬一惡。無時得窮。今世妬人善。後世妬主福。

五。罪在心。若病在身。惟他罪各有對藥。尙爲可救。妬病何藥得醫。妬病如疫毒瘴氣。必甚難醫。經曰。勿筵偕妬者。勿同行。意猶云。嫉妬。瘟疫也。離之無害。近之則染。瘟疫入身。幾喪病人。妬惡入心。幾喪妬人。何哉。曰。藥愈良。以益妬病。妬愈深入。妬人愈危。何哉。曰。妬者。妬人德善富貴等福。善人惟有一法。可捄妬病。棄善爲惡。棄富爲貧。棄貴爲卑。棄爵爲民。乃妬病

則痓。奈何誰肯酖身。以免他人之毒。可知世上無方。可療妬病。惟可求主。憐妬人而降善劑。

主例彼於我等同。

或疑曰。傭人者。其來早遲有異。其工不均。其勞不等。一同其値。家主不公。非義哉。曰。否。早至作工。其工每緩每畧。至遲之傭。毅然勉勵。家主酹之同等。則公平之眞義也。天主一然。不酹人時。惟酹人工。時長工短。酹必輕。時短工長。酹必重。上喻。一則深警。早入聖教之不可恃己。不可輕視晚年後進。只孜孜行工而已。一則勉勵後來者。不可失望。不可疑己。謂不能受早至之報。可勤補往缺。因逝期已近。旅人覺日近暮。必急步矣。高年之友。晚時入教。可視其生。若日近暮者。盍勉諸乎。伯鐸羅宗徒。謂暮時入教者曰。爾齒衰邁。可勤聖工。天主不貴無德之時。但重酹無時之德。

南北二極之近地。冬晝至短。其地鳥甚捷。急飛求食。不然。暮至。無從取也。高年友。可法此鳥。其生晝短。其暮速至。可急務工。得備萬壽之糧。倘勤於工。而過早至之工。報賞必厚過早至之報賞矣。經嘆美幼亡之聖童曰。其短命。深責罪人長命。命雖短促。滿長命之期焉。猶云。入聖教後。年數甚少。而德功高大。若久在教。幸哉。

封齋前第二主日

經 聖路加第八篇。

維時人衆具集從耶穌。伊喻曰。出種厥種。種時。或下道側。且踐且鳥啄。或下磽磔地勢無潤。旋生旋枯。或下叢棘。棘並生覆萎。惟下膏腴地。稼一穡百。時揚巨聲曰。第有能聞耳可聞。猶云。若人有超性之光。明達喻意。可近聽取神益也。門徒請喻意。耶穌曰。爾輩宜明天國奧旨。衆聞

喻足。厥目似視實弗見。厥耳似聞實弗聽。喻旨誠有若茲。夫種天主厥詞下道側。爲來聽後魔奪詞於乃心。使弗信弗昇天。下磽礫。爲來聽。亦欣納。第無根。意不固。志不堅。遇順則信。遇逆則反。下叢棘。爲來聽。第世務財賄佚樂。覆善詞。弗臻成實。下膏腴地。爲來聽。蓄聖詞於良至善心。且以含忍結實。含忍結實。聖額我畧

解曰。人行善而不忍人惡。不耐世難。其善輕虛。人靈如樹。德行如實。惡人世難如冬。含忍如夏。有冬無夏。何由結實。主言猶云。

德路難行。內情。世俗。邪鬼。惡人俱務阻礙。以忍當勞不屈。乃得成其德。

箴

出種厥種。

種種者。吾主也。其降爲人。猶農夫出門。入世交人。猶農夫入田。隨處敷教。猶農夫播種於田。主出天入世。示吾先該行善。踐履聖規。後得勸人。聖奧斯定曰。爾欲勸人。先行後言。無行之言。如巧飾文。但喜人耳。不及動心。行言相應。謂善勸而得化人。聖伯爾納曰。人不務善己。而急善人。竹梘也。水隨入此口。隨出彼口。潤地自乾。哀哉狂哉。智人若盤。先自滿。後溢於外。吾友可法世物。稚樹不急成實。不務生子。根幹固厚。乃供人也。急延其類也。

聖人恒云。人務善己。及務善人。厥務有序。厥級有三。務利人。無務益己。下級也。主云。人化萬民。自落地獄。何利哉。務利己。

無務益人。次級也。主云。人務善己。不務迪人。必昇天。但弗高耳。利己益人。至高級也。主云。人務自善。並務善人。昇天高位焉。

又。主比之農夫。示其居世苦勞如何。百工之間。惟農勞苦。冬苦寒。夏勞熱。手胼足胝。不斷其工。主之勞苦。於農何異。初入世時。天寒隆甚。無屋可避。無衣可遮。及長。無產無貲。到處敷教。晝夜不寧。因自指曰。吾甚貧苦乏者。獸有巢穴。吾無安首地。吾主之苦。農夫之勞。約畧相比。然不能比。抑遠矣。

種天主厥詞。

天主聖訓。及聖經等詞。比之善種。其故有三。一。種。百稼之原也。地生惡草。無善種。不能生穀。人心如地。荒蕪羸磽。不生善德。如昔時主未降之前。世俗大敗。聖教入世。誠如善種。使世生成諸德之美實焉。

二。種雖甚善。田雖甚良。天無雨澤潤。皆無益。人心雖善。雖受善辭。主若不降神佑。以助心善。終不能成德。葆祿聖徒謂弟曰。吾首敷教。迪爾信從。正若農植本亞玻後嗣。若農灌溉。惟獨主使生長爾德也。又主會規宗徒曰。葡萄枝連於根則茂盛而結實。不連則枯無益。吾根也。汝枝也。靠我生德。不靠爾德何由至。聖奧斯定示徒曰。吾恒規爾。可嚀聖言。奈何吾言俱外言。能入爾耳。不能動爾心。吾勤如農。惟纏耕治理。不能自生麥於田。生各種之善。俱天主恩施。天主動心必動。吾勤始有益焉。不動必冷。而吾勤無益也。

三。善種落地。農不鋤耘。惡草復叢。善種被壓而死。聖言落心。人不勤於工。聖言不生。胃受味不消。不養人生。靈聞經而罷善工。不養靈生。聖奧斯定曰。人入聖殿聽經。如人赴宴。聖經一句。如宴一膳。多句多膳。宴畢。口工亦已。胃工始起。煉味。消

味。分味。味乃養人。吾友旣聞經語。耳工已已。心工可起。可行所聞。可分神味於百體。目也耳也。口也。心也。各須受利。各須守存其節也。

下道側。

道側者。近道而無籓籬之地也。受種或不得生。或生而被踐。不得至長。或長而遭獸蹂躪。不得至熟。或熟而鳥攫。農夫稼百。不得穡一焉。人心若田。五司若籓籬。不緊守厥心。不急禁厥司。聖言善種。無由得生長熟焉。

聖經訓人守心曰。勤勤於心。心爲神生之由。異哉。人心藏以皮如屋。護以肋如城。近心之肋。利銳如刃。天主勤勤以避心害。保存軀命。示吾勤守吾靈心。得全神生爾。昔賢曰。敵寇圍城。首謀毒泉。俾城人或死或降。緣城人首務。晨昏守護其泉焉。心者。神生之泉也。魔寇首務惡欲毒心。守無勤乎。

經訓人守目曰。死矣將入吾牖。聖熱落解曰。死者。死罪也。魔鬼也。牖者。吾目也。吾閉目戶。罪與魔難進。難敗靈心。不然易入。易敗也。又比目於盜曰。吾目鑿刼吾靈。蓋言人知盜伺人寐。將刼家貲。緊閉戶門。不敢穩眠。吾目。吾靈心之盜也。盍謹避其害乎。

聖盎博削曰。吾目。魔鬼兇器也。魔將攻我。第最先之利鎗。吾目也。又嘆曰。奈何達未聖王猛勇特甚。無人能敵。搏碎獅熊。如破稚羊。魔用王目之鎗。刺殺其靈。惜哉。聖王不謹焉。若伯聖人曰。吾求約於吾目。求吾目於我平和。噫。若伯大聖人也。且不堪其目之虐。而吾安然。不務謹守耶。

經訓人守耳曰。織荊爲籬。圍繞爾耳。蓋言。爾聽嘗言淫詞。不可傾耳引入。蹙額皺眉。如有荊籬。可也。惡言至耳。恐被刺必

不敢入。又云。比風散雲。蹙額止謗是也。奧斯定聖人設箴于飯堂云。客進斯堂。勿出誹言。客偶犯。聖人怒視指箴。曰。或吾箴當削。或爾詛當止。或我當去席。客赧而噤口。

經訓人守口曰。持秤稱言也。猶云。秤稱物輕重。乃得無差。熟思未出之言。無甾勿出。有利出可也。

難哉嚴闔口門也。經內聖人嘆其難曰。誰肯同力助我固守吾口。緊對吾唇。猶云。欲伏猛獸。需人助捄。乃得縛抑吾舌。猛獸也。伏之甚難。無主聖佑。吾力不足。雅各伯宗徒曰。獸鳥皆得熟馴。舌之微。無人能伏。舌者。活動害也。鴆汁也。難哉伏其猛焉。

下磽礫。磽礫者。瘠硬無濕之地也。濕氣少。地勢硬。種不固。日出卽枯。人聽善語。欣興善工。厭難速罷。如地然。聖伯

爾納曰。多矣。至矣。硬心之害。人求不動。嚇不懼。笞不覺。恩不謝。行惡而輕。忘德之報。不念惡罰等。俱硬心之效也。此心如磽礫地。收種而不受益。經云哀哉硬心。末時必至受害。是也。

下叢棘。

叢棘者。未經鋤芸之地也。地勢瘠薄。善種。惡草。不能並生。奈何此盧被壓。不能成實。人心勤於世物。無異此地。世物敗心者雖多。右經舉其三。世務一。財賄一。佚樂一。三者在心。蔽壓德種。使不能生長也。

世務。

世務。不免之務也。然可思其合理與否。務得其中。謂理務。理在可務。過中。謂惡務。惡在必止。蓋皆壓德之務也。

或問。世務比之荊棘。何。曰。荊棘在地。恒浚地膏。膏氣有限。善種欲抽。無可滋補必枯。又惡草易生。遮蔽善種。使不受上澤必枯。世務盡然。心力有限。勤此則畧彼。彼此不能偕全。比之人目。一時不能仰俯。人心何得騰上從善德。兼落下從世物

耶。性理所云。司務於衆。則畧於一一。是也。

又。世務窒塞心門。聖光上恩。無由進心。德必枯槁。心門者何。居靜。默道。玩味善書等工。是也。此工得備。吾心漸開。主恩日進。惜哉人慕世福。恨日不足。嘆惜時短務長。何暇務神工。聖佑何門入。瑪竇聖史記。主復活死女。先命大衆出外住聲。內外俱靜。自入近榻。命女活起。聖額我畧解曰。世務煩事。先不出心。吾靈不得活也。

聖賢立譬。廣述世務害。曰。世務若亂動沸溢之海。若蒼蠅穢虫。若空中黑雲。若重任難背。若迷酒酣人。

比之沸海何。曰。海靜無濤。客易渡。風發亂動。客危險。吾人渡生。若客渡海。罷世務。則心靜。若平海然。靈性神工。俱便行也。

務煩。內外善工。興且難。繼愈難。全尤難。色溺加曰。達士與庸人大異。達士若最上之五庸人。若空中之域。上天恒明。恒靜。

時時不變如一。空中之境。無定。或雷。或風。或雲。一時百變。達士之心。卸冗喜靜。味德默道。恒明如天。庸人之心。招冗喜務。何由能靜。何暇得味善德之味。設納善種。未時滅沒。若沸海沉舟也。世務比沸海之故。

比之蒼蠅何。曰。蒼蠅。鄙臭小虫也。其性瀆煩。遇餡速至。逐不去。赶復來。百驅百至。終死味內。而敗美味。人習世務。寐寢無穩。飲食無味。至死乃休。而壞衆善之美。比蒼蠅者故。

比之黑雲何。曰。雲騰空中。遮蔽太陽。使其光不照。世務騰心。塞蔽神光。心必迷暗。又雲生於地。騰空以便潤地。設雨浸浸透地。則地受益。過度。地復受害。務出於人。以養人生。減煩則益。無節則害。比之黑雲者故。

比之重任何。曰。重任屈身。使人低首俯視。不能舉目昂觀。世務屈心。使受世物。而忘仰天也。聖額我略曰。急務世物。不直

之人也。躭人也。傴僂人也。聖詩深責之云。至何時。爾心重重。而垂於地耶。何愛幻世耶。何覓僞務耶。聖基所解曰。萬重之間。心急於務。甚重也。世務粘心於地。使不得登上。若黏黐鳥。使不能上飛也。比比之重任者故。

比之酣人何。曰。酣人不覺人事。人爲振起而自倒。欲引步而不得進。嚇之不懼。昏然忘己。癡然不知歸。如醜尸臥地。穩寐大鼾而已。聖額我畧深嘆曰。鄙哉酣人之狀。今世鄙務之狀也。此輩如酣。專務於身。不覺靈事。聽聞寶訓。足醒其心。而心自落於地。引之行善無暇進前。嚇之以罰。昵愛世利。且忘地獄。且忘天上本室。惜哉比之酣人者故。

財賄。

或問財賄。比之荆棘何。聖額我畧曰。難哉爾問。難哉吾答。設我解云。財賄爲心荆棘。何人欲信。何人不嗤。何人不異我解。且云。財賄悅心。荆棘刺身。何相比倫。然主親解。誰敢不信。誰敢嗤。誰敢異。爾不信而嗤。而異。竟不知財貲之態

耳。知之。必信。不嗤。不異矣。

噫。財賄者。無必慕而貪。晨昏不寧。慕貪刺其心也。有必恐其失。懼其奪。晨昏不寧。恐懼刺其心也。失必憂而計其復。晨昏不寧。憂計刺其心也。刺心如是。謂之荆棘。然否。聖基所曰。貪財心。若多蠹敝衣。蓋此貪念爲其心之蛀。蛀壞衣。貪念刺嚙其心。比之荆棘。此第一故。

其二。荚地。無益之地也。不得畊治。不生五穀。生藏毒虫而已。財入心傲手吝。難謙己心。難認己罪。行非之時。誰肯對責反多阿諛。而增其惡。葆祿聖徒曰。貪人必被魔惑。必入魔套。必多無益之思。使沉沒於永死之海。又曰。貪罪。衆罪之根。根敗。幹。枝。葉。實。并敗。貪人心。衆德之美悉敗。比之荚地者故。

其三。荊棘在手。合拳固握。必害。伸手輕持。無害也。人固藏其財而不捨。心必受害。寬廣喜濟。斯有益焉。聖賢立喻曰。金銀等物。比之裳衣。用之則淨。不至蛀嚙。藏之。多蠹易壞。雅各伯宗徒深責吝者曰。財主可痛泣。可號咷。爾無盡之苦幾至。爾財朽矣。爾衣蠹矣。爾金鏥矣。其鏥如火。廣延而熾爾肉。嗚呼。爾輩固藏金銀。同藏天主聖怒。其怒今雖不現。末日倏發。嚴討爾輩。良可戒。

其四。他草之根柔淺。荊棘之根固深。他情之欲柔淺。有時而止。慕財之情。無法可息。無時可止。財愈多。慕愈深。如火加薪。如燈加油。如蠱疾加水。如礜壇加注。無子者取財不已。曰備以救一時之需。壯者取財不已。曰欲得老時之貲。老至取財不已。曰欲護老身之弱。奈何自幼至老。貪情無止。死至乃止焉。晚矣。

佚樂。或問。佚樂比之荆棘何。曰。爾問較上問更難。余答以較身上答。更難也。葢世務太多。心勞身倦。人厭其煩。信爲身苶。易也。財貨。未得。已得。旣失。三時。勞心燥慮。人不免苦。信爲心棘。易也。惟樂。未至。望之而喜。已至享之而喜。何爲荆棘。嗚呼。玆問。人止務目前形事之問也。止慕今世僞樂。無想德美。不望眞福。若禽獸然。禽獸之像。俯向於地。止急飲啄。養身廣類而已。俗人不知昂首。不思後報。禽獸同羣。不信世樂如荆棘。無足怪耳。主立譬云。世樂爲心之苶。不勸禽獸。惟勉眞人。

又問。形之佚樂何。曰。五司之賚是也。如喜閑遊縱覽。恒戀美景。如喜聞穢曲。邪詩。淫樂。譽言。諂詞。如喜嗅清香馥郁。如喜美味。饕食。貪飲。如喜肆邪慾温衣柔服。皆是也。

或問。五司佚樂。比之荆棘何。曰。身雖暫樂。靈失德美。衆惡敗心。惡在。棘心如刅。謂之心苶故。聖經聖賢恒云。罪在心。如烟

在目。如酸在齒。如龍鴆人。如蠹敗衣。如火爐薪。如熱達髓。如難背重任。其狀如是。謂之心艾。信否。

噫。世人概肆五司之樂。蒙然無想後罰。故舉故事畧解焉。西史記曰。西土道會一友。德甚盛。偶病近亡。主差天神引靈。使視地獄。見鍋盛沸油。氣皆硫黃。聽哀號。喧閙不絕。驚弗敢入。天神曰。勿畏。所見穩記。傳於世。倏聞門外喊聲大震。魔多擁人入門。鼓掌狂叫。置之獄王前。獄王高座。大笑曰。此人在世。貪戀逸樂。目耳心謀。無非穢行。卽指火椅曰。此座待爾久。椅火甚烈。無奈而坐。又曰。此在世喜鮮衣。命取火裳而衣。又曰。此在世急佳旨飲食。今試吾酒奇味。言僅出口。一魔速近捧鎔沸臭銅大盤。强之罄飲沸銅透徹。渾身與紅銅無異。又曰。此在世甚愛音樂。可奏樂悅其心。侍立二魔。各執號筒。各向其耳。盡力以吹。聲氣一入。五竅火發若焰箭。終曰。此好居壯麗榻。可入火窰。窰中多蛇惡獸。一人悉至搏裂嚼啗。魔鬼大

笑。而散。會士復醒。詳述如是。可不猛思戒懼乎。

下膏腴地。爲來聽。蓄聖詞於良至善心。膏腴地何。曰有籬無石。無荊。種存生長成熟。農夫稼一穡百。此謂膏腴之地。人有良善之心。以謹爲柵。心仁無硬。內淨無荄。聽存聖言。聞人善詞。默思不忘。正若膏腴美地。受而得百也。

或問。何云聽蓄聖言。曰。人聽善言。未時而忘。若田受種不至生長。若胃受味。未時復吐。若器受液。而疾傾倒。何益哉。聖經憐人易聽易忘。深歎云。哀哉。爾輩。稼多穡少也。食多而無飽也。衣之而無煖也。爾則如二口之袋。隨入隨出也。聖額我畧曰。主言。靈神之食也。人勤於聽而怠於存。若胃受味。而不能存留。食味食益並出。脾胃仍虛。不能養人。危哉人

不存其食。其害必甚。其生命幾盡也。又主言於衣。熱心煖靈。聽而不留。心寒靈凍。何由善行耶。又主言吾靈補之財也。聽而不存。其心比二口之袋。入雖多。袋仍空也。聖基所訓友曰。吾言比之金銀。不忍白授爾。爾竟勿自受之也。可善用。加多倍利。穩存善行。爲吾利也。

不然。吾徒勞而爾無益。

以含忍結實。

忍如茂樹。其實雖多。今舉其畧。益德厥一。益人厥二。勝己厥三。勝讐厥四。

何云益德。曰。忍德。衆德之全也。惡神見人行善。八面來攻。設無忍心。弱不敵。魔勝我負矣。經憐若人。深歎云。人失其忍。良可憐也。吾耐魔煩。不休善工。則以忍成功。

聖賢曰。含忍。衆德之牌也。蓋言善人在世。若武士在場。挽牌避害。無牌。不免身傷。含忍爲衆德之牌。有之德成。無之德敗。

客渡海。倘遇暴風。拽篷對風任行。人財皆沉。解索落帆。人貨皆全。善人若客然。其心若舟。心德。其眞貨也。讐怒。其暴風也。讐人加害。我不忍謀復。神命心德俱敗。噤口謙退。神命心德俱全也。雅各伯宗徒曰。農夫以忍寬延其望。以忍至稼。以忍至穡。而收其早晚之麥。吾友。忍德。全人工。忍在。德不至虧也。

何云益人。曰。設人害我。我怒圖報。讐恨愈益。其惡愈增。如捄火而加薪然。但用含忍。讐人改心。惡謀自息。如捄火而加水也。葆祿聖徒曰。爾讐饑渴。爾可飯飲。爾飯及飲。必若灼炭。熱燒其首。猶言。愛德。熱炭也。爾讐之心。無愛而冷。惟見爾忍以恩酧害。其心漸熱。始愛爾。寧不大益乎。神哀矜之第六端曰。忍恕煩數。是也。

何云勝己。曰。人之愛惡忿懼四情。若讐四面攻心。若風鼓樹。若濤激舟。樹堅舟固。不至受損。樹柔舟薄。易至敗壞。人心無

忍若柔薄樹舟焉。惡情交攻。被牽而敗。但緊持忍。不順不屈。必得大勝。大哉勝己之勝。他勝不及也。經曰。忍人大勝勇人。勇人勝人。忍人勝己。聖額我畧解曰。攻城伏人。小勝也。外勝也。攻己伏怒。含忍世患。大勝也。內勝也。聖基所嘆曰。奇哉忍人之高位。猛將猶不及其位。古教司祭之位也。古祭者。殺牲立臺。置之臺上而奉之。忍人以惡情爲牲。以心爲臺。以忍爲劍。天主必馨其祭。豈不謂司祭者乎。

古經錄記。敵寇謀奪如德亞國。寇內有一身巨猛異達未出對。砍殺寇軍大敗。又記國王嫉妬達未。無門可出。命在呼吸。國王偶出。士卒悉無。達未垂手可殺。但私竊近王。割衣後裔而已。以忍勝怒。以恩復讐。王即改心休戈。不圖加害焉。聖基所互較二勝。深嘆曰。奇哉後勝者。比彼更異更奇。彼者特砍巨人之首。敗散寇卒。勇士之勝也。此者用忍劍而砍怒首。敗

滅心恨。聖人之勝也。彼者喜樂王心。寧息國人。令俱出城。齊聲美揚達未之勇也。此者大樂天主之心。大快天神。使出天戶。齊口嘆美其德也。彼此二勝何若乎。彼必小。此必大矣。

何云勝讐。聖基所曰。無物得伏讐心。如以忍受害。史記昔有大君。名斐理玻。庶人面罵。侍臣欲砍。王止之。呼人令近。善言安慰。多金厚贈。請後勿咒。庶人出朝。隨道隨人。滿口嘆揚王德。時時如是。踰日。王問侍臣曰。願知某人咒我如何。對曰。否否。時揚王德。口不知止。王哂而云。我如善醫。汝以怒欲殺吾讐。吾以忍爲友。設馬踢我。我亦踢馬。何異於馬耶。前止一馬。後則兩也。小人怒我而咒。我亦怒彼。與小人同。前有一。後乃有二。勝之以怒。匹夫之勝。勝之以忍。豪傑之勝。

昔人入朝。偶見老臣。異之曰。朝臣之讐多矣。嫉其位而謀黜者。多矣。排誹王前者多矣。得存王寵於數年之期少矣。請明

示何由得老於朔乎。曰。以恩謝害。以忍勝怨。使不圖傾陷焉。奇哉吾年月過耄近耋。至今恒享王寵。此外無別法也。𧝎祿

聖徒曰。勿被勝於讐惡。反以善勝讐之惡。若言。爾讐加害。爾與同爭。爾負讐勝。爾忍加恩。爾忍及恩。必勝其惡而讐必負。

聖奧斯定示勝讐之善法曰。爾勿欺己。勿昧心。勿云。吾伏吾讐。雪吾恥。吾乃勇人。此狂人之語。微怒伏爾。小恨勝爾。爾尙

妄揚爾勇哉。以忍受害。乃眞勝爾讐也。

封齋前第一主日

主知受難之期已至。自迨省城。宗徒及衆從之。行時携聖徒出衆。私告以死狀。欲示其難。非出于不知。亦非出于不能避。惟出于本欲本意。又欲預備門徒之心。恐其倏見師死。痛苦必極。使預知之。其苦畧輕。聖額我畧所云。先視之矢。傷人必輕。是也。經文如左。

經 聖路嘉第十八篇。

維時耶穌謂十二門徒曰。適上日路撒冷。 國都本名。城坐高山。人赴必上。主云適上故。 **先知者攸記云。人子** 指己 **將付於異教人。**

受辱。受鞭。受唾。受死。惟第三日復活。斯語之驗期已迫。門徒弗達。或疑曰。瑪竇聖徒兼聖史曰。門徒聞言心悶。何不明主言哉。聖賢解曰。明也。不明也。明主將受苦難。因心焦容悴。不明主言蘊意。卽其死之妙。其死之益。其復活之光榮。經云不知之故。行迄日理各。近京地名。離京八十餘里。瞽人時坐道畔乞食。聞從者讙譁。問為何。答曰耶穌納匝肋。納匝肋。吾主本府之名。因以為號。行過。大號曰。耶穌達末子。垂憐我。達末。本國古大聖皇。吾主宗派。主謂之其子者故。前行者。止勿喧。渠聲愈高曰。達末子垂憐我。主止。命引

至。問何欲。曰。錫我獲見耶蘇。曰。見爾信救爾。應命立見。乃從乃揚主恩。衆亦咸丕揚。

箴

瞽人時坐道畔乞食。聖賢解曰。斯瞽人。罪人像也。瞽有四患可傷。罪人有四害可避。瞽人目無光一。坐不能立二。坐道畔三。至窮乏四。罪人內冥無光一。不得自立二。不入正道三。其靈至窮四。

何謂罪人內冥無光。曰。靈性之目。明司是也。罪人神目冥冥如瞽。謂之神瞽。經指罪人曰。彼常行黑中。又云。彼心凝黑。神目無光而瞽。經又廣述地獄罪人之言曰。嗚呼。吾輩在世。浸向邪崎。天堂坦平正路。竟不知履。義光不照吾心。太陽神射

不射吾內。又瞽人行時。或深坑在前。或瞽人當面。而不知避矣。哀哉。地獄冥坑。讐魔謀害。罪人不顧。而不知住止。不謂之瞽乎。其瞽。其諸惡之由也。因瞽不視。本非而不羞。不視天主嚴威而不畏。不視天主至慈而不愛。不視天主厚恩而不謝。不視天堂眞福而不望。不視地獄眞苦而不避。

其害皆出於瞽。因魔之首務。在冥人神目焉。

經記。有人名三△算△。其力過衆。其勇無比。讐衆竟不敢對。偶落讐計。前剜其目。後憑加害焉。魔之正計。先剜罪人神目。後聽意加害也。仁鳥欲獲羊鹿等獸。知力不足。以翼收塵。篩獸之目。目昏獸困。乃剜獸眼而殺。噫。魔鬼狡計。用世輕物如塵。置之目前。肉目一視。心目頓昏。不視正路。魔任加害。使失聖寵。而致其神死。深哉罪人之瞽。

何謂罪人不得自立。曰。坐者。弱而閑之狀也。罪人甚弱。無力能起。設主不振提。終不能立。嗚呼。匹夫自能燒敗珍宮。自不

能補捐也。自能大亂萬乘之國。自不能治亂也。自能沉沒于大海。自不能振己也。噫。罪人盡然。自能敗靈性珍德。自不能歸于德也。自能亂淆心平。自不能平心也。自能沉沒于衆罪之海。自不能浮出也。必係天主神手而振之也。經云。爾惡惟出于爾。爾善。惟出于我。是也。

又。罪人。閑人也。既失德味。多生怠心。不務善工。故也。又。天主聖寵。爲神工之根。死罪入心。盡敗聖寵。根敗。神功何由立哉。罪人之工無功。急改痛號。可也。聖奧斯定謂罪人曰。爾不幸失謹而落于非。不可失望。而罷善工。痛號求釋。天主慈耳亦聽也。

何謂罪人不入正道。曰。世人皆旅人也。暫寓今世。本鄉。天堂也。坦道。天主十誡也。善人恒履不至大錯。達未聖王謂主曰。

主賜聖佑。裕我心。飛走爾誡之道。罪人行惡。而出誡道。比之安坐路傍者。故。

或問惟十誡爲道。其外無他。何由證之。曰。吾主親口言也。經記。當時一人近主曰。請師示弟善道。得入常生之域。主曰。爾慕入常生域。十誡其道路也。

昔範濟聖人會中一友。專志尋覓天堂直路。天主賜之神目。見多天神。齊入聖殿。篩灰地上。後分班排立。吾主入門。徐步徑登臺上。履跡皆印灰上。聖母次入。全蹈主跡。毫厘不差。宗徒繼入皆然。人衆亦入。不務全依印跡。且蹈且差。終衆齊入。縱步跳躍。無顧印跡焉。會士回心醒目。聖殿天神聖人等。皆不復見。解者曰。聖殿。聖而公會也。聖臺。天堂也。灰路。十誡也。吾主先踏其全。立表爲師。聖母法其全。而盡守之。宗徒繼後守。衆人後來者。善人之衆。是也。彼在世雖行多善。不免小非。

且踐且不踐之故也。後來之衆。罪人也。彼不理主跡。不顧正路。縱步亂行。惜哉。吾主先履十誡正道。聖母繼後依跡。聖徒聖人一然，罪人不入不行。哀哉。其怠之甚焉。

何謂罪人之靈至窮。曰。天主聖寵。信。望。愛。超性三德。諸德善功，俱吾靈天爵天祿也。有則富。無則乏。罪人既失聖寵。善功之根甚貧也。經叱之曰。爾佯誇己曰富。曰足。曰無所求。盍知爾心窮乏。爾靈裸跣乎。

主曾訓衆立喻曰。有巨家浪子。前貴無比。後肆于色。蕩財。未時窮乏。無法充饑。解曰。浪子。罪人像也。未離親側。榮貴富極。離卽窮乏。萬狀並起。罪人未獲罪之前。爲天主仁父之子。榮貴多福。善功疊興。富矣。不幸得罪。榮福，悉奪。富足盡喪。無善可養神命。傷哉。

聞從者譴譁。

右箴解罪人四害。吾輩可避。左箴解瞽人四善。罪人可法。得開神目焉。四善何。曰。聽先過之譴譁一。知主行過而求救二。大發高聲三。過者責之而不顧四。備此四善。致主止步。憐其瞽。諾其求。使復視焉。罪人法此。吾主乃近。而大發惻隱。命開神目。而宥夙失也。

先過之譴譁何。曰。已往聖人之行實。是也。已往之聖。其德其善。如鴻亘聲音。可聒罪人神耳醒改。如太陽之光。射罪人心目。使視其汚。而求其淨。如高燈。引罪人。使尋正路。聖尼則諾曰。人過世。如過大海。聖人如海濱高臺。其德如燎燧。引人登岸。

聖額我略曰。行德之路。多茨難進。但有人先入。伐茨開路。平治粗澁。次入者易通。德路難進。惟已過聖人。先行親蹈。而平

其難。吾視其跡。可策吾怠。可勵吾劣。望得隨之。又云。聖經記錄聖人之德。并書其非。錄其騰焉。書其落焉。吾視其德及騰。則愛慕效。視其非及落。則怵爲戒。視其德騰。羞矣勉矣。羞爲不似。勉而起行。視其非落。望矣。法矣。望能得宥。法其改悔。

古書寓言曰。上古有謳翁名阿弗阿。其聲淸亮。善撫樂器。禽獸聞樂。相率爭先。躍舞而從。解曰。謳翁聖人也。樂器其德也。禽獸。罪人也。感聖人盛德之和。魚貫而至。欣然從學其德也。聖基所曰。聖人。艮樂師也。言行相符。如調琴瑟。罪人聞之。心樂而效。

落瑪府自古至今。尙存一風。有勇士猛將。立異功。大益於國。旣逝。官塑其像。置之都市。人視。思念其行。每爭先師法焉。嗚呼。勇者得激人心。矧聖人之德哉。

或曰。聖人之德極高。吾仰企不及。能法乎。曰。彼我性同。我何不能與彼同德耶。奧斯定聖人未入聖教之前。沉沒於非。主動其心。使視己醜。而圖己改。奈何醜習深錮。欲進旋退。一日天主賜之神目。見聖人聖童聖女甚衆。忽聞聲曰。斯者俱人也。斯能勝己。能勝德難。爾盍勝之乎。聖人回心。恥勉並作。毅然改非。而成大聖。可知聖人之聖。大開罪人神目。使去心瞽。

衆答曰。耶穌納匝肋行過。

此瞽人第二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緊乘善機是也。瞽人聞主現過。不忍失機。發聲懇求。待主既過。安得救乎。罪人者。或人善引。或主默提。可急乘善機。善機一去。或不復得。古時繪師畫機像。足踏毯上如飛。而不能自住。前額長髮。腦後凈光。解曰。恒走不停。易至易飛。人不能暫留止之。因足踏毯也。前額有髮。示吾一至。必可持之也。後腦凈光。示吾已過。無法可追也。此像。戒惡人。幸得善機。改悔必不可怠。來時未必復

得。乃悔而不及也。已有別論。

大號。此瞽人第三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大痛深悔。誠心求釋。是也。葢吾內口心也。心冷于求。天主不聽不諾。心熱乃聽焉。每瑟古教聖人。有日求主。唇不動。口不言。惟誠心默默。天主語之曰。每瑟何厲聲如是求我乎。聖人云。罪人大痛猶若大聲。通達天主之耳。

前行者。止勿喧。渠聲愈高。此瞽人第四善。罪人可法。此善何。曰。惡黨惡友。欲止吾善。我不顧。愈善是也。聖奧斯定曰。哀哉謀改之人。其阻必多。有本身之弱。有行善之難。有魔鬼之誘。有惡人之言。身弱。德難。魔誘。其害必深。惡人之害。必不淺也。彼遮路而曰。爾眞狂人。求主不可煩聒。不可褻瀆。行衆行。謂之公行。行獨行。謂之私

行。公善私惡。嗟乎。達未聖王立意行善。惡輩見王自苦粗食。笑侮謀阻。聖王愈固曰。吾譬多語鼓耳。我若聾若瘖。訥訥不言。罪人可師聖王。可法聱人焉。惡友愈禁。愈可激厲而進。奇哉巴爾瑪樹。攀枝愈下。枝逆愈上。泰西諸國。立巴爾瑪枝爲得勝之表。故也。罪人如是。則勝惡黨。

主乃必近聽其痛號。而諸其求焉。

主日聖經直解卷三　終

聖經直解第四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封齋後第一主日

經　聖瑪竇第四篇。

維時神即天主第三位。携耶穌赴曠野。即如德亞國內至高山。離都一百二十餘里。

欲魔魔者。原無形體。亦非由人死而變。葢天主初造天神甚衆。有犯傲者。於是天主降之下地獄。以受苦罰。然亦有留在人間。一爲試煉善人。堅其德行。一爲刑罰惡人。如官司所用獄卒也。魔首謂之路祭弗爾。譯言待光。其原天神。因名待光。

既變爲魔。失其原美。則可謂之待暗也。魔間有高卑大小之異。有發命者有聽從者。但或發或從。悉在害人。後每云魔鬼。惡鬼。邪鬼。邪神。惡神。倣此。或間斯魔誘試吾主。何魔。曰路祭弗爾是也。葢世上有緊事。或大利。或大損於人。魔首親迨或阻或助。因當初魔感亞黨萬民之祖。而敗人類。爲魔首也。

至試誘。

或疑曰。魔鬼熟知古經。明知經上天主所定救世之期已至。又盡知降孕時。竟無交感之工。皆天主神聖之能。又吾主聖誕本夜。明見萬萬天神降下揚美吾主。而拜之如主。又當夜天神飛報牧童。眞主出世。引之來敬。魔聞其報。又主之領洗之際。天開。聖神自降于吾主首上。天主聖父巨聲曰。爾眞我眞子。魔視及聞斯皆奇效。今若知吾主果爲眞主。何必再試之乎。

聖賢解疑曰。魔鬼依本性之睿。得知吾主。惟天主鈍其睿。使不明古經之文。使不覺吾主之奇。而覺其弱。其饑。其寒。其倦。等苦。

因疑其爲誰耳。主晝夜連四旬既齋。後饑。卽四十日夙夜空腹。飲食盡廢。乃誘惑者近。誘惑者。魔鬼也。夫天神。及魔鬼。本無容可覩。無聲可聽。欲發見憑氣載靈。凝成身軀而見。以後凡言神見於人者。如此。此時魔鬼裝人。將石幾塊。近主。曰。爾倘爲天主子。命此石變爲餅。或問。吾主降世明顯於人。欲識信其爲眞主。至於魔鬼。則掩蒙之。使不識之何。曰。使魔實知主乃天主。必令惡類。無讐無恨。無殺之意。不肯失其暴虐之權。而阻吾昇天之由。第魔見主行純粹。莫加倘。因恍惚生疑其眞爲天主之子否。眞爲天主所許降生救世者否。欲辨心惑。誘主顯聖跡以試之。因舉此問。主答曰。經云。人生匪獨繫於飲食。惟繫於天主口攸發諸命。其解有三。一。猶云。無故而

求聖跡不可。天主欲養存吾命。不拘麵餅。與何物。但嚴命出口。萬物隨備其能如是。何必吾今變石成餅耶。寧係于天主聖口。祈求出言。憑意命物。養存吾生耳。

二猶云。形神二分。合結成人。彼輕此重。彼貪形食。以存形命。此慕聖言。以養神命。形分若輕。何必行聖迹以存。寧默思聖言以養神命也。

三。猶云。人求聖迹。以捄生命。不免偏愛其身之罪。寧急於天主聖言。以修靈性。天主必且併給其身。聖經所錄。義人守義。天主不顧而棄之。未見也。義人之子孫。苦于貧乏。市上求施。未見也。

魔次携追聖府。

卽國都。主久居此訓人。此有天主聖殿。從來先知聖人接踵而出。有天主聖教。聖經等妙。故稱之聖府。

置之殿頂。曰。爾

倘爲天主子。蹈空自隕。經云。伊卽第一位天主聖父。命其天神。手捧扶爾。使脚勿踏石上。耶穌曰。經亦記云。勿妄試天主。妄試天主者何。曰。自能捄己而不捄。只望天主神佑。謂之妄試。人能行業職而不行。曰。望天主自降善法。斯則爲妄試天主之人。而必落於妄試天主之罪也。主答若云。斯殿有階。可上可下。吾且得踏而下。何必踏空。妄望天主行奇。以捄吾命。又次攜之高山絕巔。此山相離聖府九十里。令視四方諸國。暨厥榮光。或以幻術。使對目得見萬國。或向東西南北。指普地萬國。曰東某國等。其廣如此。其大如此。其榮如此。又西又南又北某國等亦如此如此。曰。此皆我與爾。第屈躬伏地

奉我。耶穌曰。娑殫。（魔鬼本名。譯言讐逆。）去。經書曰。夫可奉可事。惟爾主天主。乃魔遂遁。天神遂進共具。（天神知主腹饑。爭先進膳也。或問。斯膳何來。曰。或吾主倚其全能自造。或聖母預備。而天神往取來進。）

箴

吾主年歲僅三旬。辭母等親。深入曠林多日獨居。後出示人。聖賢解主意曰。其故有四。以便默道。持素苦己一。以教人。當節世務。暫罷煩冗。而或默道。或誦聖經二。以示修士。先當修己。後務修人三。以便魔試之四。

神攜耶穌赴曠野。（主將持素。與默道之工。乃迫曠野。示人行善。可避人目。不圖人譽。斯吾主第一

意也。因會勸衆曰。爾右手捨施。爾左手不可知之也。聖額我畧立譬曰。人德。靈魂寶珍也。人譽其盜賊也。富客行路。必隱其富。不欲賊知。若是善人行善。意獵人譽。其善則虛。其靈必空也。

或曰。人譽何傷吾德。曰。其傷不淺也。行善謀譽。惟勞于工。而不成其功。天主不報其工。人譽則爲其報。蓋其善空虛。不可得眞報。只得虛譽。以對其善。主所云。斯輩若得人報。不可望他報。是也。

或疑曰。主語宗徒云。爾德之光。可耀耀。可擊人目。可使人視。而揚聖父。主云可揚。師云可隱。何曰揚隱俱可也。蓋吾揚善意欲引人美主。策勉同行。則可。意欲人視以譽美我。則否。但人行善于多人之前。而心不染。難矣。經云。爾善不必人視之故也。緣修上行善。或獨居而行。或入山林而行。或倚暗時而行。尼閣聖人。本府有人甚貧。家三女。皆及笄而無貲得嫁。聖

人暮携銀百金。至戶密擲。潛身而去。如是再三。貧婦知恩。不知恩主。陰伺得見聖人。跪謝厚恩。云。何得報。答曰。不洩乎人。則所慕之報也。可知行善、避目如賊。無貪虛名。則聖人首意也。

主離母別親。私居默道。欲示教人、世務不可恒、宜畧停止。而習神務。斯吾主第二意也。聖賢常云。靈性如鏡。世務如氣。務鞅靈性必蒙。人畧罷冗。私居默道。靈性復明也。又云。人習世務。猶旅人行程。使路迢遞。而旅人常行道中乏力。不得及程。且行且歇。安然得至止也。惜哉。靈性之力。有窮際。形神二務。不能並興。人專乎彼。則力不及乎此。且彼且此。乃安行生路也。

主將顯世誨人。先入曠林。默道苦己。後出敷教。噫。主德奇粹。無以復加。何必私居自苦耶。欲示修士。修工必起乎己。以及

他人。斯吾主第三意也。聖額我畧曰。人勤修人。而緩修已。猶人自飽。而勸人齋。焉有從其勸者乎。經責之云。爾勸人勿盜。爾反爲賊。引人無淫。爾自無節。教人如師。而自不爲善弟。必辱眞教眞主也。聖伯爾納曰。修士不可如梘如溝。寧如瓮。如盆。梘溝受水。隨入隨出。潤物自乾。必無益也。瓮盆先受後授。先漫後溢也。

獸羽。木草。俱是教人此理。蓋嫩稚之時。惟務健體。根固身壯。乃務生類成實。以利益人也。無靈無覺如是。吾何不如。盍師之哉。人無德之時。若嫩稚木然。可務加善固德。善加德固。乃務修人。則可。善寡德薄。忘己念人。則否。主所云。人引人爲善。而自爲惡。以至下地獄。其工無益。是也。

主知魔心久疑。時時揣摸吾主爲誰。而不及盡識。入林獨居。許魔至試。斯吾主第四意也。或問曰。何待私居。而不試于衆

人之前乎。曰。魔心恒歹。其意常偏謀引誘人。必恐衆目。比人行惡。忌光貴影。比假客欲售僞物。不欲明行其僞。有賢曰。人居衆間。自拒惡神。如拍板拒鳥、離衆私居。自引鬼至。若高旗招人也。因聖賢譬云。惟高德之人。篤毅之士。可離衆而私居。凡人庸夫不可也。聖熱羅曰。人入山林私居。如卒入場以敵猛讐。未練習其兵卒。則不能敵。必退必負。必受大害。猛勇精熟。久慣之將。能敵能勝也。私居之德。若生若弱。或怕曠地荒寂而退。或厭薄食粗衣等苦而罷。或恐魔鬼之嚴而伏。寧弗私居。若有德之士。喜齋嫌飽。其言貌動靜等德。非凡可幾。斯私居無礙也。

欲魔至試誘。

有教友問余曰。主領洗之後。惡神速至誘試。吾教中人。或有如是。領洗之前。多有平安享福無事。領洗之後。逆事並起。敢問。斯患出于魔耶。或天主奧意在其中耶。余答曰。何念教人之苦。而不思教外之患。得病

遏乏。失嗣。被感。等世苦。不分善惡。誰能免之。吾虛心復察。教外之人。其苦及害。且衆且重焉。蓋教外有逆臣也。有叛賊也。有偷盜也。有奸人也。斯輩平生俱苦。終至死于刑下。惟聖教之友。不做其惡。不罹其害。設使做而罹之。則聖教原不爲其害之因。而犯教實爲其因也。

又云。教中人受害。惡神狡計。必在其中。狡計有三。欲心厭其感。背正歸邪一。欲教外之人。心嚇其誘。怕入聖教二。欲足其恨三。昔賢訓徒曰。爾領洗之時。背魔歸主。魔恨謀害。何怪哉。比之弋人。禽落其罟。入其籠。則下餌而肥之。脫罟出籠。則多謀百計。引其復入也。

或嘆曰。奈何多有行惡。而常自適。如魔不敢近。不欲加害者然。余曰。魔獷極。人小弱。何云不敢近。魔心恒兇。常務敗人。何

云不欲害。寧云輕忽彼人耳。蓋誘感雖微。彼人就順。何用盡力猛感之乎。賢士示徒曰。敵至攻城。遇土壁。堆石墻。不欲費力而攻。蓋知自必近危。微風細雨。自敗自倒也。堅石固御之城。乃盡力。百計以攻。俗人。德微力弱。魔未攻而自降。高德毅士。魔鬼百計以攻之故也。

聖基所比之海寇曰。海寇不謀空舟也。遇舟乘載寶物。殫力盡計以獲之。魔見義人。置計百般。以刼其德。聖熱羅曾勸貞女曰。爾德若寶珍。爾德愈衆。爾富愈重。必宜謹愼。蓋魔如賊謀刼爾神。人在教外。其心無德。其靈貧乏。魔何謀焉。妖哉。魔之狡意。謀羅善人。以羅多人。蓋一善人之落。概多人之落也。聖基所曰。寡德之人。比人身居平地。他人無視。無效其非。被感而落。獨受魔害。魔不勤謀害之故。精德之士。比人身居高座。他人俱視法焉。被感而落。其害廣流于衆。使人同

落。魔勤感而陷之故。古賢曰。高人庶人之矩也。矩直工直。矩曲工曲。高人可戒。

又曰。魔鬼之感。雖出於魔。天主多意。亦在其中也。

一。欲試善人之德。或眞或假。魔感猶權衡然。試物重輕。猶繆石然。試金眞僞。輕僞者之德。倘遇魔感。則輕若芥。則假若銅。易移易散。重眞之德。難動難消也。深根之木。風吹而不動。固板之舟。浪擊而不裂。德深且固。魔感之。而不動不敗也。經曰。農夫等風發。乃簸揚其麥。稃輕而飛。粒重而下。解曰。農夫。天主也。稃稾。假德也。麰麥。眞德也。吹風。魔感也。風吹而試芥麥之輕重。感至而試德之眞僞。輕則被焚。重則主收天堂之廩。因聖奧斯定慰受感者云。被感。則被試也。無感。則被棄也。寧被感而試。不寧不被感而棄。

二。天主許魔惑吾。以報吾德。蓋魔鬼善人。互相結讐。魔戟。其惑也。吾戈。吾德也。聖基所曰。善人領洗之時。幸受聖寵。超性之德。如卒受器。以敵其讐。可毅然對戰而勝。乃主必報其勝。否。必罰其負也。

經云。人被魔惑而不屈。乃眞福之人。蓋被試之後。必受常生之冠。聖盎博削解曰。勝之冠久備爾可入場。有敵可勝。無敵。則無勝也。無勝。則無冠也。無敵而欲勝。得乎。無勝而欲得冠。可乎。

三。魔惑使人精熟。得敵得勝。無惑。其德漸弱。以致其敗。武士有讐。其習日精。其勇日進。其力日增。無讐。習。勇力。日退日衰也。昔天主命古教人徙異土而入本地。讐人入而困攻。不許自寧。主憫其患。滅寇大半。特留幾分。經記其故曰。主欲國人善熟武藝。蓋國久平。則人生惰。心餒體弱。寇進而無敢敵也。正若不磨不用之鐵。易銹易壞。磨。用。則光明也。正若死水。不

動自朽而臭。自生蛀蛇。活動。則淨明。生佳族也。

四。善人。世表也。被魔感時。其忍。其謙。其勇。等德。則躍然顯也。怠心之輩。仰其毅而法其德。昔有二聖人。一名若白。一名多彼。魔鬼力感。彼此心身。多苦無聊。經示其苦之故曰。天主欲後代之人。俱備善法也。聖額我畧曰。馨液不動。則不噴其馨。不焚則不發其香。然矣。善人不動以誘。不燒以苦。其德馨何由發。無發則人何由法之乎。

五。魔感令人謹慎。不敢自怠。以避其害也。比人有讐。晝夜謀害。則晝夜無寧。善人被感。則知其讐猛而可戒。匪寐而可寤矣。伯鐸羅宗徒示人曰。吾兄。讐魔如獅厲吼。恒巡無停。常覓能吞之人。爾輩可寤。而避其害。主曾規聖徒曰。必寤必祈。以

免魔感。聖伯爾納深嘆世人之迷曰。嗟嗟。魔時時誘吾輩。其感無休。吾愼烏可少休乎。

晝夜連四旬旣齋。

高哉齋德之貴。新教起時。吾主躬親首立齋禮。付于吾人也。聖基所曰。世父逝時。遺產于子。以養子身。吾主去時。遺吾齋產。以養吾靈。可見其貴也。夏時花盛樹茂。而悅農心。夏時風止海平浪息。而悅海客。四旬封齋。進教之夏也。是時靈性若盛茂地。生長多善之花。多德之實。以娛主目。悅其心也。是時愛惡猛風。忿懼巨浪。概爲恬息。靈性得平。安度生命。得上天堂之岸也。奇哉齋規。古新二經。古新聖賢。廣記其益。今依所記。聊擧萬一。

避魔惡計。敵鬼而勝。齋德第一益。今有二軍。其力不侔。弱者恐負。或編寨柵。或入固城而避。斯上計也。吾敵。魔鬼也。彼强吾弱。寧進寨柵。寧入固城。以免其害。聖盎博削曰。持素。吾寨柵也。減飧。吾固城也。魔不能進入齋柵。不能攻打齋城。入齋

而勝。常事也。齋而負。希事也。魔見齋色。面黃身瘦力弱。則恐而不敢近攻。知其身弱。其靈强。葆祿聖徒所云。吾軀愈劣。吾神愈健是也。

正惡情之偏。齋德第二益。哀哉。人讐多矣。內外夾攻謀勝。惡神於外。若外國之寇。困圍之城。愛惡忿懼等情。于內逆臣。謀殺吾靈。吾豐養外形。併豐養內讐。以便得勝。不亦惑乎。

比之國主。往攻逆寇。困圍其城。絕其飲食。乃易勝服。城內糧草特盛。何望其降乎。比之讐欲傷我。而手無器。不能傷矣。我與器。則害。愚哉。比之火炎加薪則熾。去薪則熄。比之逆馬。任意齕飲。栽。則抛却。跨。則倒騎。御。則驚曼。餔其芻豆。不竢鞭箠。自柔馴也。

聖奧斯定曰。吾軀。吾驢也。常欲跨上而行德路。奈何常逆以致吾失路乎。因我常餉其食。強之持素。乃順而歸入正道也。經云。豐育其僕。必當其逆。此之謂爾。奇哉齋奇。不惟正其往邪。尤預禁未至之偏也。有藥能攻現在之病。可謂良奇。能預固體。使病不至。尤謂神靈。齋德且補已往之過。且遮諸惡之道。奇德哉。

諸德之保。齋德第三益。聖盎博削廣述齋美曰。齋德必爲貞德之師。羞恥之保。謙遜之由。克偏之策。約侈之法。哀矜之引。溫和之友。仁愛之母。齒碩之美。幼童之城也。聖基所又曰。懇求吾弟。勿棄勿輕勿淺齋德。奇哉其榮福也。蓋靈性之淨念。合理之欲。無妄之言。中德之機。皆生于齋德。若子生于其母。若幹。枝。葉。花。實。生于木根也。

聖基所祿約齋德之美曰。齋德者。衆惡之死。衆善之生。是也。齋德者。身軀之安。百肢之和。平生之福。是也。齋德者。記司之

助。明司之光。愛司之力。是也。齋德者。童貞之城。寡貞之垣。偶貞之郭。是也。齋德者。善功之岸。諸德之師。諸善之由。是也。齋德者。過海之舟。起趧之車。天上之糧。是也。

引人易入默道之精。齋德第四益。霧騰空中。蔽遮日光。無霧。天。日。月。星。皆可明視也。多飲厚食。自生濁氣。內竅必窒。性靈何由顯耶。烏能務默道乎。齋腹腔空氣清。內司通開。性靈透理必易。聖奧斯定曰。垢鏡不能照面。腹飽而心通達德微。何能哉。

聖尼祿又曰。食飲淡泊。靈心則明。過度則鈍。人勤伏饕。默道精工即至也。蓋默道之時。腹空則寤。腹飽則寐。因聖基所舉譬曰。齋德。靈性之羽。靈性之帆。是也。鳥有翅。則能騰空。舟有帆。則能飄海。齋德若翅若帆。使靈性得輕得騰。得明天上奇

情。禽鳥愈薄食。身愈細。翅愈長。飛愈高。多食體肥。恒居于地。欲飛而身不舉。靈性之羽。其念慮願欲。是也。養身豐腴。則體肥厚。念欲重。不能向上矣。食薄身輕。念慮精靜。易達奧理。願欲清潔。易登上天。豈不美哉。

平息天主聖怒。齋德第五益。世人誰無缺而激天主聖怒耶。大哉齋德之能。捍護罪人。使主止怒。寬宥其惡。經記昔有名府曰尼尼物。府人惡甚。主欲降罰滅城與人。豫命先知往告之曰。四十日之期。府及府人末期也。先知如命。隨途高聲曰。僅過四旬。此城必沉。王聞大驚。急降令曰。不分男女老幼。盡皆披麻。嚴持齋素。絶食飲。蓋天主慈悲。見吾齋。更改威怒。而免吾罰。府人如命。天主果霽其威。府無損。人無患。皆安如故。

聖賢皆美斯人之齋。斯齋之能。聖盎博削曰。聖經細錄右史。以激吾怠。以引法彼人。以勸持素。而免主戮。聖巴西畧曰。天

主刑戮幾至。惡人苦。主怒息矣。刑戮罷矣。奇哉。

古經又記。有王名亞加。其惡貫盈。天主厭之甚。將棄絕。遣先知告王曰。天主幾盡滅王室。惜乎。王尸未久露地。犬食烏啄。王驚。深思往非。心痛身慄。卸棄袞衣。衣麻結草。連日嚴齋。主視王齋。不忍加害。語先知者曰。亞加齋苦。吾罰不及其身。必待其亡。後罰國罪也。大哉齋德大能焉。因吾西諸國。或遇不虞之變。恐主降罰。以懲國罪。或旱求雨。或雨求晴等。皆持素。損餚味。概得效焉。

大利吾身。齋德第六益。醫家有曰。齋素減食節飲。精健之母也。食飲過度。如毒泉也。筋瘋頭患。心腹攪痛。胃弱多吐。蠱疾。毒疹。癰疽。無罄之病。俱其流。因聖基所曰。吾勸爾輩持素多齋。以免多病。爾笑不信。請問醫家。乃信吾言。

聖巴西畧曰。脾之熱氣。其力有限。食飲得度。內火易煮。易分于體。乃體平安。過度火劣。難煮難分。則變而爲毒味。多病自發。以致人亡。如徐加薪。漸發漸燃。薪多。湮鬱而滅也。又曰。舟載過度。則重難行。風雖微浪雖平。常有沉沒。舟輕。風浪雖猛巨。飄然至岸也。飲食無節。胃重生疾。中道夭亡。習齋持素。腹輕氣清神爽。病或無至。或至而易醫。如精修之士。重視齋禮。畢生無斷。飲食糲粗。聊以度生。壽常過耋耄且期。又有過期者也。

或曰。齋德之奇多矣。奈何吾年已高。體弱力衰。奈何。曰。不能持素。不必慮也。另有他齋可持。葢有形神二品之齋。彼私此公。持此罷彼。何憂何慮。形軀之齋何。曰。簡飱忌味。定時是也。一日間。只得飱一。謂簡飱之故。雖然。暮時進微菓點心一枚。亦無妨爾。又齋禮切禁葷味。謂忌味之故。又齋時該有定晷。午初是也。謂定時之故。又齋素首意。在挫其銳。弱其力。使甘

服于靈。不謀犯逆。謂之形軀之齋故。又教友之間。有年齒已衰。有稟氣脆弱。有稚年小童。有病人不耐饑。有勞苦于工。有婦乳其子。斯俱在齋程之外。謂之私齋者故。

靈性之齋何。曰。除罪去惡。是也。靈性不戒惡行。比之身不戒毒味。戒而不行。比之身減飱忌味。謂靈性之齋者故。又人不分男女老幼病狀。盡皆必須緊持嚴守斯齋。謂之公齋者故。

聖奧斯定曰。改惡禁犯理之欲。卹不仁之心。好廉重義急務衆善。斯眞大齋也。公齋也。全然精齋也。

聖人雖嘆身齋。廣陳其益。惟比之靈齋。不能及也。葢靈禁罪。身雖不減味。靈之齋有益。身減食味而靈不謹。身之齋虛空也。加西盎勸神齋曰。身齋而無善。侶之神齋。以助所不及。空虛之齋也。自泥于地。不能上飛。而近于天也。正若鳥然。無備

兩翼。不能起薄青冥。噫。身有多食可戒。靈有多味可忌。誹訾。嗔怒。嫉妬。傲氣。饕嗜。懈怠。吝嗇等惡。俱其毒味也。靈性盡絕。乃身齋

有益。

聖伯爾納曰。腹習多食而得罪。可減味而齋。以贖其罪也。目習淫視而得罪。可罕視而齋。以補其罪也。耳聞訕言而得罪。可緊塞勿許惡聽而齋。以折其罪也。口舌手足。皆可如此。乃知靈性之齋。第一緊要之齋也。

聖尼青又曰。車板雖堅固。輪輹雖滑轉。服驂雖良馴。設御人風狂。則車無攸利也。形身若車。靈性其御人。齋而修外形。靈乃爲惡。正若狂御。何利之有。聖人常云。且持齋。且爲惡。謂魔鬼之齋也。蓋魔不食而恒謀惡。戒哉。

聖人又示人曰。齋時所節之味。以施貧人。方可謂善齋也。矜憐之齋也。存留減飧。以備他日之需。可謂慳吝之齋。惜費之

齋也。

主饑。乃誘感者近。

魔知吾主腹枵而饑。急至。勸備味以充腹餒。嗟夫。斯必惡鬼。可防陰狡也。魔豫揣人情所偏。依偏投感。正如墨魚。身無定色。隨物隨變。物黑身黑。物白身白。他魚不覺而近。墨魚攫而食之。聖額我畧曰。弋人先備鳥禽所喜之餌。藏之罟內。鳥獸貪啄。便羅其網也。魔鬼之餌。及網。不一。欲羅世人。先窺人情。後依各人本性之情。則張各當張之網也。聖頁深戒吾輩曰。戒之戒之。勿入惡鬼陷阱也。其靈甚睿也。盡知各人之偏。因盡知排備對感也。

聖人常云。魔鬼以我攻我是也。

誘感者近。

天主挪造亞黨人祖之時。賜之多恩。世福萬善。無一或虧。超性之德。一一全也。其義之美。其智之奇。

其勇之極。筆不能罄。嗟。爲犯天主命。世福變而爲禍。善去惡雜。性卽弱劣。不能敵魔剋勝之乎。噫。亞黨弱劣。且已被伏。其子孫焉得强耶。焉得脫魔鬼重軛耶。主憐世人。親降敵魔而勝。乃世人始脫于虐也。主追山野。許魔應對之故也。

經記曰。昔教人與外教之寇。互相結讐。彼此募兵出戰。寇敵一人。名我理亞。先出應戰。其容可驚。體質粗巨。高十尺。鉄盔鉄甲。鉄靴。鉄牌等。戰器。一一畫備。厲聲辱罵。教人挑戰。教人默默。無一敢對。軍中一童達未。詣王跪云。臣敢迎敵也。王諾。卽披甲戴盔持鎗而出。達未僅行數步。而不能進。對曰。盔甲武器。卒世無用。卸之更利。執棒拋索。卵石五枚。出迎持石。輪巡拋索。直中其額。火飛近屍。抽彼之劍。斫其首。得大勝而歸。聖賢解曰。皆吾主于惡神相敵之眞像也。我理亞魔鬼也。其勇恨怒狡計。俱其武器也。達未吾主也。其幼稚弱。則像吾主謙德也。無甲無戈而出敵讐。以像吾主在世。隱其天主之性。

天主之能。天主之威。而接吾人之性。吾人之弱。吾人之窮。出敵其魔。達未以棒以石五枚迎敵大勝。主乃以十字聖架以寶體五傷。伏鬼大勝之也。聖艮曰。主也。以救普世。以贖衆罪。入世敵魔。奇異天主奧意。掩其全能。顯吾衰弱。不然。魔鬼焉敢迫近而敵之哉。

又巨人于達未相敵。魔鬼于吾胥戰像也。經曰。世人之務。戰敵而已。戰場地界也。戰時生時也。對頭魔鬼也。其酷戾嫉妬。世俗。吾身偏情。俱其具也。吾主聖架五傷寶勳。神助默道。誦經。持素等。俱吾戰戈也。勝之報。魔伏于吾。是也。負之罰。吾伏于魔是也。奇哉。戒哉。彼此相戰之時。天堂地獄二軍。齊出而視。吾勝。天神大喜慶賀。吾負。鬼軍大喝而喜。勝負未分。天主必佑。天神申救。盍發奮哉。

昔諳當聖人。偕魔同戰。魔感利甚。聖人甚苦。魔終敗而退。時主發現。安慰聖人。諳當曰。主也。到今何在。而不伸救耶。曰。戰時。我不離爾側。安視何敵。靜視何勝。自今至于將來。我使爾名。大流于普天下也。

或曰。魔力吾力。不能較甚。吾智彼智。若癡童之癡。睿士之睿也。其謀攻至深。吾計禦至淺。其自遠始。恒務感業而熟。吾不慣而生。何敢對乎。曰。否。蓋其力智謀熟等。雖大且深。吾得勝猶易也。其故有五。

一。天主羈繫魔力。限定其能。不許如意肆毒而加害于人也。祿祿聖徒慰吾曰。天主至公至義。不許魔感勝爾之力。聖額我畧解曰。魔意恒邪。惟其能常正也。蓋意出于本性之邪。能繫于天主也。聖奧斯定又曰。魔常欲害人。而不能害。其能屬天主之能故也。不然。世上無一善人久矣。因聖賢常云。天主持天平。一盤稱人之力。一盤稱魔鬼之感。彼輕此重。或減損

魔感。或增加人力。彼此得平。乃許魔近。而誘善人。比之家主之智者。先較家僕之力。後分僕工。或輕或重也。比之陶之明者。置瓦器窰內。各有當時之期。時暫。器不固易破。時久。器裂不堪用。天主于善人亦然。

二。我將敵魔。天主用力。而助吾所不及。則得勝無難。葆祿聖徒曰。天主欲護我。則無物得害我也。經語善人。勉厲忍感曰。魔謀感爾。如獵人謀羅鳥獸也。惟天主廕爾於其羽之下。其佑如牌。八面護爾也。註解曰。鷄翼護子。使脫鷹爪。搪牌護身。使讐器不至傷害。天主庇廕善人。護其靈性。使魔感不至加害也。

三。天神亦同力助佑吾戰也。經錄昔有惡王。謀害先知聖人。命軍圍城。聖人小僕。心慄。告之曰。四面圍住。無道可脫。奈何。聖人慰之曰。來害雖衆。來護更衆。何必懼耶。時求天主豁僕之目。僕仰突見空中百萬天神。不許讐近。解曰。噫。斯俱天神

降護善人。而遠魔害之正像也。

史書又記。昔有修士大會。中有一士。常被魔感。一日咒魔叱己。願逝世而免感苦。時造會師云。難矣難矣。魔引至極。無法得避。神父甚憐其苦。好言安慰。携之出戶。命之西望。弟子愕然。厲呼曰。唆。西方魔鬼大羣也。命之東望。欣然高聲曰東方天神大羣也。神父曰。魔鬼多上以誘感爾。天神多降以佑敵爾。細膽之人何怕乎。

經曰。主命天神。手托善人。使之安行。使能踏虺蛇。毒獸。猛獅。惡龍之首。而不受其害也。解曰。虺蛇毒獸。猛獅。惡龍。俱魔鬼之名也。踏首。輕忽之意也。葢善人望主聖佑。倚天神之力。必輕魔猛。忽其引感。謂之踏魔首者故。

四。誘感至時。不必留宿。而懷于心。乃勝魔甚易。遲。則甚難也。家主不許盜賊入戶。家人財物皆無患。入後俱受賊害。聖額

我△署△曰。魔感初起。始生于心。急急可拔。若惡草始生于美田。留之。未時生長。而敗麰麥。若惡木始生于菓園。根嫩幹柔。拔之則易。根深幹固。搖動則難。矧拔之乎。

經責惡人曰。到何時惡念安住于爾心。聖額△我△署△解曰。惡念來否。必不在我。留否在我也。因人不謹于初。留之安住於心。則可責之人也。雅△各△伯△宗徒。立譬云。人受魔感。如胎受孕。孕在生子。感在生罪。罪在必生靈死也。昔詩人作詩。以戒世人曰。可戒可窒神害于始。遲。極難矣。神害若病。早。則易醫。遲。透骨髓。必難療之。

五。魔力雖大。其感雖重。其逼雖緊。果不能强我也。我不自降受縛。魔亦安能勝我。試之右經。魔鬼近主。張網曰。爾倘爲天主之子。命此石變餅也。蹈空自隕也。屈躬奉我也。可知魔能竟在勸吾。不在强吾。盍易勝哉。

聖基所曰。魔試吾主。惟云。欲行可行。乃知人聽從魔命。不能託于魔之强。本性之劣爲辭。魔比之獵戶。能舉圈套。引鳥入機。不能强入也。能吼如獅。能嚇能勸。竟不能害吾。吼嚇勸在彼。諾否在我。大哉至哉。吾人主意之强。衆魔之力。固不能轉也。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五主日。

誘惑者近。

魔鬼攻人。其急利器。有三矣。慕饕一。自倨一。貪財一。三者。衆惡之原也。蓋譁囂淫慾偷盜懈怠多寐等。皆饕惡母之子也。輕人重己。獵名多爭。不讓好勝。過侈等。皆倨毒泉之派也。心暗不憐。多聚握固。不施等。皆貪腐木之枝也。聖基所曰。饕腹。傲意。貪心。諸惑之首。諸惡之根。是也。若翰宗徒所云。物迷世人。盡在于三。身覓無理之樂一。心慕分外之榮二。目貪財而無節三。是也。

當初魔首。以饕。以傲。以貪。敵攻亞黨萬民之祖。蓋獻美菓。以迪饕情。許天主之位。以激傲意。許目必開。得覩萬物之美。以動其貪心也。惜哉。不待相戰久。一合而亞黨大敗。魔取大勝。至哉魔鬼之迷。妄倚斯勝。妄希斯三戈之利。亦謀敵攻吾主也。云。命此石變餅。欲主自落于饕也。云。蹈空而下。欲主發傲也。云。四方諸國。皆我與爾。欲主自生貪心也。三者。旣俱爲魔恒用凶器。今畧陳其害。

命此石變爲餅。

饕嗜。魔鬼第一利戰戈也。聖盎博削比之暴王。曰。人伏饕嗜。如民屬暴王。暴王不憐民苦。不惜其勞。剝民浚脂。常欲自奉而已。饕嗜夙夜躭味。恒思烹飪。使人蕩費。傾喪家貲。猶不知自已也。經解其狀曰。蜞蝗成娫而生二子。子者腹恒食。腹恒枵空。高叫曰。饑矣饑矣。又加飱焉。又加飱焉。

賢解曰。馬蝗。人欲也。其二子。貪財。貪味。是也。財欲笈櫃雖盈。視之如空。饕欲。席筵雖盛。視之如虛也。

色。搦加深嘆曰。異哉饕人之量。其量可謂無量之量也。象。巨身之獸也。人腹。尺寸之膚也。異哉。數里之山。足養百象之巨大地之廣。四海之容。三空之域。僅彀飽一腹之微。異哉。俗喻所云。他情有時而息。饕情至死乃息。是也。

昔隱士論道。設喻示客曰。吾幼年喪父。父債衆多。吾奈何代父而負之也。債主七人。日緊迫還。當時吾雖甚貧。惟欲免債主之偪。發奮勉勵。倚主聖佑。僅匝幾年。盡償于其六人也。嗟夫。日日勉勵。時時發奮。而不能盡償于其第七人也。客未達蘊意。求解。答曰。亞黨世父。吾父也。其違主命。而負重罪。如負重債。彼亡已久。而遺我傲也。吝也。慾也。忿也。饕也。妬也。怠也。七情若七債主也。斯者日時迫我至甚。各要入心而壞心德。噫。吾欲免其繁。心生叵計。脫身深入斯林。倚主神助。傲。吝。慾。

忿。妬。怠。六情。庶幾已伏。惟饕情之債。大矣重矣。日償而不能盡償。因常恨吾腹。視之如橐。物隨入隨出。何能至滿耶。

褓祿聖徒責饕嗜者曰。其腹。其天主也。解曰。饕人愛敬其腹。若善人愛敬天主也。其腹慕味。不論貴賤難易。勿敢方命。其主也。其殿也。肝。其臺也。烹飪之腺氣。其香也。爨夫殺牲。其司祭者也。愚哉卑哉。

或問賢者曰。饕人何。答曰。無舵之舟。無底之袋。無靈之獸。是也。蓋舟無舵。任風走行。不能正路。不能避險。饕情。猛風也。明理。靈性之舵也。饕人飽後。心蔽靈蒙。理失善用。容貌動靜。並失其威。大笑。戲言咒語。紊然速發。正若無舵之舟也。又食飲過節。心中所藏密事。若裂瓦具。四方漏洩。不能自禁。經戒王者云。國主不可飲酒。飲之則吐心內隱計。饕人比無底之袋者故。又禽獸無食。常覓恒走。無有停住。得之不知自禁。滿口動頤。腹充醜嘔。復食而又復吐。饕人盡然。卑哉。色搦加曰。人

聽腹命。順從其欲。禽獸之類也。

又問。饕腹何。答曰臭壑也。藏毒獸之山林也。過重朽舟也。蓋腹忒滿。味不能化。未時腐壞。人不勝其臭。比之臭壑者故。又。腹過度。心藏怠惰。傲倨。淫慾。穢夢。不淨之念。爭訟之語等。比之藏毒獸山林者故。又。朽重之舟。雖遇天氣晴霽。風恬海靜。舟師精智。駕人明熟。俱無益。奈何沉沒。莫或能救之也。惜矣。腹果疾百端並起。若腐木多蠹。精醫神藥。亦不能救。必早致其亡也。人問色搦加曰。饕人壽期概短促何。曰。饕人之腹。死禽獸之塚也。死物之勢。未久則腐。而敗人腹。饕人促亡。何異之乎。比之重載朽舟者故。

又問。勝饕之益何。答曰。易勝靈性諸敵者。是也。修士之急務。必在攻情而勝。惟其攻有序。首于近。及于遠。蓋勝外境之寇。

而遺國內逆臣。何益哉。饕。極近敵也。諸惡之媒也。先攻而勝。他情自降自伏。聖額我畧曰。人嚴惡情之衶攻。而不嚴於在近之饕。其功必空。蓋伏城外之寇。無伏城內之讐。不謂全勝也。又饕情如武庫然。分武器於他情。以敵吾靈。先攻而勝之。他情無具。不能傷己也。其餘饕害。其餘節利另有論。

魔次攜追聖府。置之殿頂。

聖殿高頂。傲情之像也。斯情。魔鬼第二利戰戈也。傲情。惡忌平地。愛慕鬼鬼之處。比之高頂故也。經語天主云。爾譬之傲。時上而不能自已。

傲情入心。如油。如火。如氣。如烟也。四者之勢。常上。自不能下焉。

油也。參合于百液。必上而隱其德。使馨氣不馥郁。不溢于外也。傲人亦然。揚己挫人。置己人上。見人之功。固掩埋之。使不

能自達也。

火也。本勢常騰。物近則燒。遠則冷。加薪。增力。謀撲。害手也。傲人亦然。人近。則被輕忽。遠則被讒訾。加美。則增其傲。謀伏。則被其害也。

氣也。在上不安。在下不寧。終不知息也。在上纔發於此。未時倏變。而發於彼。人物多被其害也。偶下而入于地。衝東突西。地且震裂。氣出騰上。未得其安也。傲人亦然。在位慢人。閒居醜己。終不知安分也。

烟也。愈高愈散也。烟也。生于明火。而此昏黑。烟也。一發于木。即蒙人目也。傲人亦然。其榮滋高。滋促散盡。聖基所舉譬曰。傲人之氣。如袇也。燃之發光。而光發明。未時袇盡光滅。烟騰空而散。聖人解譬而深嘆曰。異矣。傲人之光。速發速滅。僅遺

微爔微迹。異矣。傲人之榮。如烟倏上。如烟倏散焉。達未聖王編詩曰。惡人鬼鬼。其鬼傲傲。其傲高高。其高如高木生長于高山之上。嗟嗟。我僅過數步。回視其鬼。其傲。其高。盡散無迹也。蓋主之譬。一得光榮。一至于高。促促盡散。如烟烟微氣也。

又。火光物也。而生烏烟。惜哉。德行之光。常生傲氣。如火生烟。如美毋生怪也。聖奧斯定曰。心聚多善。傲氣易進。使失所聚。因他情必可兢兢於惡。傲情必且沾沾于善。蓋蛙生於美衣。而敗其衣。傲生于美德。而敗其德。因吾主曾勸衆勿傲於善曰。戒之勿行善而傲。勿妄慕人知。以激爾傲。若慕。則爾善俱空虛也。聖基所解曰。傲情如毒龍也。藏身道側。人過突出肆毒而殺。旅人可戒其害也。傲情藏伏於善。而敗善功。戒之可乎。

聖巴西略訓徒曰。小子。行善之時。可戒傲情。其勢如山中惡賊。如海中惡寇。寇賊不謀單身之人。空虛之舟。只謀富旅載

缸。傲情有善則起。無善則已。戒之。烟也。蒙翳身眼。頭目昏眩。傲人高騰。神目昏翳。不及識己。何異哉。因內虛空。而視己如實。多惡而矜己如善。迷哉。傲情比之烟故也。

傲人。天主及衆人之公敵也。則天主及衆人。偕公讐公惡之焉。經云。天主恒逆傲人之意。常遏其欲。拒絕其傲。因深責之曰。汝若鳳凰騰空飛天。壘巢而棲高星之間。我將推汝。使落於地也。昔邪神傲心大發。夸擅其美。不歸於主。反謀主位曰。我必可上也。必可於天主同座同等也。天主憎惡其傲。投之地獄焉。聖伯爾納曰。厥初首天神之傲。大敗多天神之性。使同傲同敗。天主何許傲情再入天門乎。噫。傲人可戒甚矣。蓋天主不恕傲神之傲。寧得寬於傲人之傲乎。經中所云。人自

坐於高。天主必黜。使自落於下。是也。

傲人讐他人者何。曰。世人或過傲人。或不及。妬過者。爲其不及。恨等者。爲其不過。恕下者。爲其不能伏之也。又他惡人俱喜得伴侶。以助其惡。傲人偏忌傲人也。試之盜賊。獨一無力。不敢行刼。有儕。乃敢。博人得博者。乃賭。謗夫得謗者。獨乃謗。他惡概然。傲人獨不然也。設傲遇傲。彼此常爭尊位。恒辨能功。終不得互合也。經諷之曰。傲人無人也。山野獨居者猪也。獨居。指其讐他人而嫌同居也。

他人讐傲人者何。曰。傲人尊己輕人。自揚卑人。自誇貶人。衆人公讐之故。經記昔傲人入聖殿對主曰。主。我謝爾。爲吾與衆甚異。他者或盜賊。或奸淫。或犯義。俱不似吾。吾亦不與衆似也。聖奧斯定解曰。至極斯人之傲。使云多人比我。比不能

及。猶畧可恕其傲。惟云世人俱不及。則其傲無比也。葢置之衆上。傲梯之高登也。

責撒肋大西大傲大將軍也。其勇權爵富時備極。都邑內僅有一二得比之。其傲猶未滿也。有日出城。行至茅舍小村。村內數人至蠢而已。侍友笑曰。頑哉斯人。責撒肋深嘆曰。吾寧居斯蠢之中。而爲第一。不寧居都邑內。而爲第二。史論之曰。噫。責撒肋也。本享大權重任。京中億人。俱在其下。傲猶不足焉。只一人尙在其上。深嘆焉。因色搦加曰。無人在其先。己不在人後。傲人急務也。衆人何不讐之乎。

費祿賢士也。善繪傲人之狀。曰。傲人實虛而思實實。視己若遠於人而近於神。形容首目手足諸肢。俱發傲氣。行時企足直頭。若不調服之馬。視僕如禽。庶人如僕。親者如踈。同府者如外國人。視己如富如尊如美如勇如智。視人如乏如卑如

醜如劣如癡。衆盍惡盍讐之哉。噫。可憐傲人之迷。可醜魔鬼之詭。引誘傲人使之常登。不慕其高。只謀其隕。試之右經。魔携吾主置之高頂。云投身而下。嗟。其登難也。漸也。其下易也。疾也。經指其疾曰。正若霹靂然。因聖伯爾納語傲者曰。逐階而登。必不逐階而下。爾下速速若霹靂也。

又次携之高山絕巔。魔鬼負而不退。再三礪戈。試探吾主。可知我雖幸得一勝。不宜放心。必勤勤而備于來攻者也。聖盎博削曰。邪魔陰網不一。使人或脫于彼。復絓于此。其鎗不一。擲此而差。擲彼望中。攻吾以樂。而不傷。謀傷以憂。不害以侈。謀害以吝。不跌以傲。謀跌以伏傲之傲也。其計若葱。多層多皮。剝去外一。內又有一。百剝百有也。

昔諳黨聖人。身藏山林。名甚重于當世。魔恨謀攻。投之傲念。聖人自謙。傲感愈甚。謙意愈深。魔卽改攻。狀黑人。伏脚大哭。曰。負矣負矣。爾勝吾矣。爾必聖人也。有德不傲。有善不據。爾謙大矣。魔謀深哉。攻之以傲。聖人不應。攻之以伏傲之傲。惟聖人其德其善。皆歸于主。而愈謙也。

古儒記有巫人。妖術精備。多變外形。以蠱魅人。或獅或熊或虎等狀。獅象不利。變如熊如虎。乃多人終被其害。魔鬼正像焉。聖人恒云。魔或如獅。或如龍。或如蛇。或如狸。百貌百計。以害吾人。可百防百策。以免其害焉。

此皆我與爾。

魔知人心。卒貪財富。以財試主。蓋世財。魔鬼第三利戰戈也。今畧舉其態。免其傷。世財者何。曰。假僞也。危險也。卑淺也。帶苦也。速飛者財。是也。

其假僞。主曾勸衆輕財曰。假財。心荻也。聖額我畧解曰。使有味。獨娛人目。不充人饑。謂之假味。財娛人目。不充人心。謂之假財者故。經明其僞。比之人夢曰。富人旣畢其夢。其手空虛。猶云。人財若夢。財人。若人夜夢多金。夢時固持而喜。寤時手空而憂。聖奧斯定曰。金銀娛目怡心。如人夢挖銀窖。寐時則富。寤時則貧。異哉夢爲之足。醒爲之乏。富人之生若短夜。其富若幻夢。過生之夢。其手空虛也。

其險危。經明解財危。富人之險。曰。昔富人近主曰。請師示弟。當行何如。以享常生。主云。守誡便是天堂直路。曰。弟子率蹈十誡大路。另有他徑可踐。請師引指。答曰。若慕騰精修高位。輕富棄賄。周濟貧乏。後來從我。斯則精修正道也。嗟。其人戀富聽畢。蹙額而退。主向門徒深嘆曰。嗟。富人上天甚難。吾却曰。駱駝入細針細眼。難矣。惟富人入天窄戶。更難矣。聖盎博

削解曰。駱駝背駝。質曲。體醜。必難鑽身而入小針小眼。富人因負金銀重任。致曲靈性。愈難得入天門。信矣。

聖基所樂曰。物每向于本所。火輕。本所在上。常向于上。土重。本所在下。常向于下。金銀。重物也。其本所。地心是也。常向于地獄。因人捨財則善。輕財。又善。棄財。更善。入捨人輕人棄。則免身心多險也。昔富賢恐財引落于非。負金多斤。近海擲之波上。曰。寧我沉爾。不寧爾沉我也。賢事雖太甚。然可謂明達財富之狀。財富之險者也。

昔古教人多背眞主。而向土神。經解故曰。國人肥甚飽飫。因至踢跑。猶云。吾國人如肥馬然。可負家人而倒。可認本主而踢。嗟夫。天主豐養斯人。厚肥斯國。國人可謝可敬。而反大背。以至拜土神。其害盡由于富也。又深嘆曰。其庫充塞金銀。人人皆務藏積財賄。其貪無止。因悉背正從邪。大哉富人之險。葆祿聖徒曰。人欲得富。必被魔惑。必入魔罟。心必多萌惡欲。

使靈性自沉於永死。

又聖賢廣錄其險曰。貪財惡情。多亂之根。犯法之母。失信之侶。害人之師。惡心之旗。偏意之御。行刼之引。殺人之由。諸德之死。諸惡之生。是也。可見其危。

其卑淺。世財。其實不過穢泥浮灰。可見其卑。聖伯爾納曰。金銀。黃白土塵而已也。土雖黃雖白。不移定性也。聖基所又曰。金及土。無二物也。其名雖異。其體同一。因吾視人勤勤藏金。如人堆土以築墻。且其卑其穢。猶不及也。蓋泥土汚染人身。金銀穢衊人心。卑哉。

其帶苦。財賄誠若酷烈國主。殘賊細民而不知寬仁也。貪財之苦。不止于一。百罹。百憂。百慮投心。晨昏不許少休。聖基所

廣解曰。吾友可憐富人醜狀。設見困人。足桎。手梏。頸校。首俯。身鞠。不能直行。則憐其苦。富人何異。其財。其鍊也。其桎梏也。其縲絏也。其心。其囹圄也。其貪。其司獄也。噫。富人之心。如衣多蛀。多爛。多敗。多壞。萬念。其蛀也。萬罪。其爛也。萬務。其敗也。萬欲。其壞也。良可憐哉。聖人言罷。長嘆曰。吾友可憐。富人眞苦。不可慕。富人僞榮。其苦常致其死。其榮不免其死也。

敝鄉有一平民。幸得銀窖。其心窄狹。多財過量。不寢不食。形容漸瘦。未幾而死。嗟。斯人貧時平安。富時多慮。貧延其生。富致其亡。吾癡心又貪求而無厭。癡哉。其速飛。經借多譬。警戒富人曰。有富人逝世。下地獄。在彼自語曰。在世世財何利于吾耶。皆若幻影。無體可持。若矢。若鳥。若驛遞之馹。若順風。且隨流者之舡也。痛哉。幻影矢鳥等。俱疾過速飛。無遺微迹。吾財疾過。無留微迹。而留于心。永永無泯之疾。痛哉。

聖巴西畧比之小溪曰。溪潤。速長速消水也。雨下速滿。雨止速流。自涸而洽於他處。富人倏倏自盈。未幾死至。自空而盈子孫之笈。子孫奈何亦然爾。

雅各伯宗徒曰。富人之榮。如稚嫩花蘤。日出根枯。未時花萎。其美卽退也。財榮僅顯。速速彫謝。可見其速。盎博削聖人曰。須刻之微。財賄促飛之像也。俱若玻璃脆也。僅入手而滑。僅至而去。僅到目前。背身疾飛而負其主人之望也。經所云。勿愛世財。蓋未時插翼而飛是也。

嗟。財賄。假偽者。危險者。卑淺者。帶苦者。速飛者。吾世人戀愛。無所不爲。以藏以積。不知止足。以免多害。實不識眞富何在焉。聖額我畧示人眞富之處曰。吾兄吾弟。欲得眞富。務聚眞財。眞財者何。眞德眞善也。德善。眞爲天祿也。有之。身雖至貧。

其心至富。無之。身雖至富。其心至乏。普地之金。四海之寶。比眞德不及甚遠也。

經書曰。

魔鬼再三來攻吾主。吾主再三撥經抵拒其攻。蓋聖經聖言。俱如于盾。抵當魔感。使不得傷靈也。葆祿聖徒謂教友曰。魔感猶火箭。爾可挽信德之牌。以滅其火。可持經詞之劍。以免其害。達未聖王。造成敵臺。武器全備。寇至攻城。視臺。心驚速退。聖賢解曰。敵樓。聖經正像也。一一經句。一一武具也。魔感一萌于心。可執經句而逐。不許肆延其毒也。一試魔感以慾。經云。好色淫人。竟不得享天國清樂也。又云。天主甚惡淫人也。又云。愛心之清。窒慾於未萌。必近於天主之人也。斯等言。如牌抵當淫感。又感以傲念。經云。天主恒逆傲人。又云。一傲之罪。衆惡之由也。又云。天主必滅傲人之位。拔傲人之根。削傲人之名。斯等言。如牌抵當傲感。但是各感。各有對言。以免其害也。

聖基所勸教人曰。奈何魔感不拘定時。不係定所。在家至。在市至。務煩至。空觴至。各處各時有感。吾輩各處各時要備。吾友細思。記念經語。斯吾備也。黑夜行路。難矣。危矣。手雖摸足不免蹶。可執火炬。可燃燈燭。乃免難危也。魔誘如霧。迷惑人心。經語。燈燭也。引照德路。使足隱定。不至跌倒。達未聖王對主曰。吾主之詞。必引吾足如燈。必照吾路如光。聖依臘畧解曰。旅人起程。必持燈籠。燈籠在前在近。乃暗時無礙也。德行正路也。魔感。昏時也。經言。燈光也。可持經言。以知魔感。可前。以思感態。可近。以體於心。而玩其味。乃步步穩當。魔感無害。又加利也。

聖基所述聖言之急。以避魔感。以修心德曰。國工貴尙。磨礪備器。以便精巧其工。不然。工拙。始作其器乃出。罷工。寶守。家雖乏。不敢輕售。蓋一家生命。皆係於其具也。吾教友。皆天上匠人也。吾工。修德而已。吾器。天主聖詞也。魔近投感。可出用。

以避其害。以修吾工。無感。可藏于心。實守如貝。竟不可輕廢易忘也。

封齋後第二主日

經　聖瑪竇第十七篇。

維時耶穌携伯鐸羅暨雅各伯暨若翰厥弟。三位宗徒名號。伯鐸羅。衆宗徒之首。雅各伯。衆宗徒之間。第一致命爲主者。若翰。卒世童身者。因主異寵。甚愛斯三位。賜得覩其光榮。

引上峻山。此山在加理勒亞國。離納匝肋府三十里。名大玻爾。譯言明光。高有二十里。其頂有平場。寬十三里。

變貌伊前。面發光如日。衣皓白如雪。主面與衣。超越日光雪白。但宇宙內。無光無白可比日雪。因借爲比。主之靈性。恒見天主。享眞福。聖容自當恒露巨光。惟主以便于接人。以便受苦救世。恒自

隱身光。此時姑弗隱。卽發。比之屋中有巨火。略開窗戶小隙。光必大出。

是時倏現偕耶穌談。每瑟氏。暨阨理亞氏。

兩位聖人名號。每瑟乃古今預知聖人。統率教衆者也。天主以板二方。勒聖誡十端于上。授之。命其警示民人。使皆遵守。迨天主降生時。已去世幾一千五百年。是日。天主命之回世。其靈或合于本身。或憑氣凝軀。而侍吾主。阨里亞。亦古教逆知聖人。其德隆厚。天主留之于世。不許其亡。命天神以火車火馬乘之。騰空而去。置於樂土。約世幾滅時。再出導人。卒至殺死。三日後復活。靈性幷肉軀升天。然從昔至今。人莫知其何在。天主降生時。已先離人羣。幾有一千年。是日。天主命之出。而侍吾主。

伯鐸羅告耶穌曰。主。我等在此樂甚。倘許我等肯構三居。主一。每瑟一。阨理

亞一。伯鐸羅實欲久享此處之樂。不忍離山。因發此言。言未已。光雲蔭彼。即吾主。及古聖。及聖徒。又聲自雲間出。第一位聖父之聲。是也。曰。斯乃我攸親攸樂我心者子。爾者聽之。猶云。聽其命如爾本主。從其教如爾天主。遵其誨如爾眞師。徒聞偃仆甚怖。耶穌近挈之曰。起。勿怯。徒仰祇見耶穌。下時。耶穌命之曰。茲所見勿露。俟人子指己而言。復活。或問。吾主少露本身之光何。曰。聖徒親見天上永福之萬一。則甘心能當今世之苦。又彼時吾主將受多般凌辱苦楚。以至於死。聖徒或者輕主。謂若無能無知者。因於被難之前。少露榮光。使明知其自樂受苦。以救世人。而非不得已也。

又問。吾主命來一位多年已死者。一位多年活存者。何。曰。欲顯其爲生死之主也。又每瑟受古教。而授之於人。阨里亞。先知聖人也。主命之來。以證古教。及先知者所云。卽天主將命救世者。斯眞爲吾主也。

箴

耶穌携伯鐸羅大玻爾峻山。天堂像也。或問曰。天堂。後世天堂形像。何。曰。欲勉勵其望。固堅其意。增倍其力。使之欣迎將來之難。故也。蓋人無應報之望。膽落手墮。引避勞苦。若逆知其工之報。必黽黽自强。益懋懦心。以全其功也。聖大瑪責曰。人思工報。不惜工苦。蓋工苦之利。使人挺身。而逕工苦之難。

聖奥斯定曰。勿獨視道路之苦也。勿獨視其難也。可同視道路所至所止也。猶云。聖教道路。十誡也。克己也。齋素也。伏欲

也。衆德之修也。道勢難行。正若人登高而倦。若舟逆流難上。惟思守誡之報。克己之酧。齋素之飫。伏欲之樂。修德之福。則忻然毅然。與程而行也。

聖賢立譬曰。望後世之報。如鉄碇然。舟無碇。隨浪隨流動行。而不能自住。下碇。乃停安。人無望來酧。時時移動。應物自遷。望之。善意安帖。世難不移。

卑鄉自古達今。尙存激厲妙方。國內有俊德之人。大勇之將。廣博學儒。諸豪傑出衆之士。既亡。國官彫其像。立之市上。視者必慕其榮。相率而法之也。史又記昔有名國。名臘責。國人立試勇之刑。每年定日。苦笞巨家幼子。以試其勇其劣。孩童毅然當刑。不變外貌。不發哀聲。題名於册。衆人喝稱其勇。相與重之。謂來時當得國家重任。若不能忍刑。不耐笞苦。或出

痛聲。微變形容。笞刑即罷。相與棄之。謂其不能任事於將來。因父笞子之時。侍立多言。勉勵子志。勿致本氏之辱。勿使府人譏笑於萬代焉。噫。世上空虛光榮。暫時之譽。令人赴湯蹈火。欣欣動色于苦刑之下。況天堂眞實榮福。無盡之譽。胡不策怠。而飭心行德之難哉。昔古教人。依天主聖命。往如德亞國。地勢美奇。膏腴茂盛。惟地人猛戾。教人心怯。不敢前行。謀退。天主語每瑟曰。選遣伺十二人。隱探其勢。其茂盛如何。豐飫如何。菓實如何。府城如何。後回報汝。每瑟及遣伺。皆如命。過四十日。歸曰。奇哉美哉。地之奇美。普地無其可比。正可謂福地也。即出帶菓多品。以爲實證。於是人心勉勵。進前興攻。大勝而享福地。

聖賢解曰。福地。天堂像也。天主命吾行善。以享天堂。奈何魔鬼也。世樂也。本軀也。若猛寇當路。不許安進。人多失心。謀去

攻工。以免攻苦。先命邏伺。探識地實。斯乃上法也。吾邏伺。信德也。天主聖經也。倚信德之光。依聖經之言。則略得識天堂奇美。而黽勉吾怠焉。

或疑曰。天堂何在。何人騰飛進入。親見而回報乎。曰。天主親口自說也。聖經書錄。天神常降而報也。聖人書記。聖人常下而報也。歷世聖賢。共心一口。語之也。必可實信其證。不可以不視生疑。而云無也。人信所視。不信肉目之不擊。非理人也。中史記上古有洪水。堯、舜、禹、三帝。今人無一而視。乃無一而不信。倘有。人人必叱其愚矣。嗟嗟。中人、不視。惟據人書以為眞是。安不據聖書聖言。以為眞信。而信天堂不視之眞實乎。清哉捷哉。超性信德之神目。達天通地。透已過。現在。未至。秘密事情。而視人目人識所不能及也。達、未、聖王曾論天堂美奇。人駁之曰。常生之境。居住何方。人誰往視之乎。答曰。吾信

之目已視之也。信在不必他證。其證天主之證也。人小慧。安得斥闢其證者哉。已見封齋前第三主日。

引上峻山。

或問。天堂比之高山何。曰。一示吾天堂美好。高高如山。而越世上諸美好者甚。二示吾上必難甚。

高哉天堂美奇。世物至美極奇。不能比億分之一。如黑影較太陽大光。得比之乎。世樂如苦。比彼之樂。世富如貧。比彼之富。世貴如卑。比彼之貴。世寶如芥。比彼之寶。世光如暗。比彼之光。諸等美奇。一一皆然。葆祿聖徒嘆美之曰。天主所備於愛己之聖人。世人之目。未視也。世人之耳。未聞也。世人之心。未測也。噫。世上無物得比。無物得似。世目。世耳。世心。烏繇忖之乎。

難哉登天高山。道勢巉巖。守誡。克己。伏欲。嚴禁五司。不至稍肆。緊戒念。言。行。不至犯理。皆天堂道路。可見其難也。主曾規

衆。嘆其難曰。窄矣狹矣。天堂之徑。稀務進而行之矣。低矣矮矣。天堂之戶。稀務俛而入之矣。

倏現偕耶穌談。每瑟氏暨阨理亞氏。

或問二位聖人。同吾主互相何論。曰。經云。討論吾主所將受苦受難事情也。或異曰。斯山。天堂形像也。吾主。二聖。三徒。心俱甚滿大喜之時。何討論苦難之事乎。曰。其故有三。一。主欲示人。天堂至樂。盡繇于主之寶死。其外無他路也。註解曰。吾主聖架。比之高樹。其根在地。其枝至天。其實天堂眞福。吾主寶血。如水灌溉其根。使能萌發。生長。天堂眞福美實也。比之高梯。其脚在地。其高至天。其階吾主之聖死也。

雅各上古性教時聖人也。天主賜之神目。得見高梯。自地至天。天主安凭于其上。天神多衆上下于其中。雅各大樂。大聲

曰。斯地。聖地也。斯處。天主之宮也。斯所。天堂門也。聖奧斯定解曰。梯者。聖架像也。自地至天。可見其高。主安其上。可見其聖。其高通天。可見其正爲天堂門。其中上下多天神。可見正爲天堂直路。智哉吾主大智。以其聖架爲梯。以其寶死爲級。令人能登上也。能入天堂也。能享眞福也。

二。主欲示人世苦世難。必爲眞福正路。主先親踏。聖人後繼而踐也。葆祿聖徒曰。世之苦楚天堂之門。無苦楚之戶。不能進入。奧斯定聖人曰。奈何。天堂惟一而已。人在世有。逝世無。在世無。逝世有。奈何。今也。後也。竟不能同有之也。

三。主欲示人。世上喜樂不能純粹。恒有苦楚渣滓。噫。天堂眞福至純至粹。其外不可得也。若翰宗徒。天主賜之神目。得見天堂眞福。忽聞大聲曰。斯爲天主及聖人同住之所。諸苦之悲。俱不能入也。蓋天主親拭聖人之淚。使不能再哭。不能再

死。不能再痛也。今世之福。夫不如矣。得之以勞。存之以苦。失之以痛。不可謂福。矧謂眞福乎。

我等在此樂甚。倘許我等肯構三居。俱伯鐸羅宗徒言也。經責之云

果不知者之言也。其不知之故有四。

一。在世而欲享眞福。不知者之欲也。現世謂之戰世。後世冕旒之世。二世之勢。天主已定。竟不可移。戰敵也。榮寵也。果不能同處也。喩云。猛將入場而戰。入朝而享榮寵。是也。

二。伯鐸羅宗徒。當時未曾致命爲教。而欲白享眞福。可謂無知之欲。主售眞福。若客售寶。市者必出議定價值。未出而欲白得。可謂不知入天堂准值。世苦功勞德善。是也。無出斯値。而欲眞福之寶。癡矣。

聖額我畧曰。世苦。眞福之質當也。人市物。先出當頭。至期必得斯物。人爲主受苦于世。必得後世之福。昔賢訓徒曰。榮福之美。如美童女。勞苦乃其母也。無功而欲榮福。正如人欲女生。而無生于其母。何人焉。

三。伯鐸羅宗徒。其欲不共于世。謀自利而不圖衆人之利。謂之不知者之欲故。倘吾主諸其語。福其心。恒居斯山。不下受死。人不脫魔權。不得昇天矣。聖良曰。伯鐸羅宗徒之欲。無畀之欲也。無功之欲也。不知之欲也。葢不知吾主之寶死。正爲普世價值。可贖萬民之畀。可市天主聖寵。可買天堂眞福也。

四。伯鐸羅宗徒欲搬搆屋房于地。不務造之于天。經責之故。常住之處。天堂也。僑寓之所。斯世也。聖基所曰。人出本地。暫遊外方。在彼造室市田。人笑其癡。人勤勤圖營大業于世。暫時之居。而不孜孜立功。不務自造寶室于天常享之處。癡矣。

葆祿聖徒曰。吾輩今世之室。土室也。奈何未久。則敗而隕。惟天上另有他屋。其堅不能壞。其久無終焉。斯室也。無爲今世匠人所造。惟天主親手自造之室也。聖徒又明解其意曰。世人不拘善惡。每各造搆房屋。惟料甚異。一聚金銀寶珍而造。一。聚朽木草茅而造。噫。審判之日。巨火自空而降。必試各室之料。各室之工。室存不燬。天主則報巧工。室倒而燼。天主則罰拙工也。猶云。癡人。智士。俱經營居住之所。癡者只謀得安住于今世。無慮後世。惜哉。其住之料。如朽木芥草。焉得久乎。智者只圖得安住于後世。無慮今世。忻哉。其住之料。如金銀寶珍。久可必矣。

爾者聽之。第一位天主聖父之詞也。意欲世人聽從主言。受納其誨。遵守其教。若萬民善師也。每瑟先知聖人。神目得見吾主。並知過千五百年之期。必自下示人。謂本國人曰。將來天主降逆知大聖。爾輩可聽可從可心納其言也。

或問。善師如何。曰。一。心明于道。而不自欺。二。教人善道。而不欺人。三。不吝教人。不分貴賤。備此三者。乃始稱善師也。主也。至知。至善。至公。知則無自欺。善則無欺人。公則無人而不許入其教也。吾主身雖居于地。其靈恒視天主美體。恒享眞福。萬物常在其目。無一能逃之也。葆祿聖徒曰。吾主。天主聖父之寶庫也。葢聖父無窮之上知。悉藏積於其靈性也。可知其知至矣。吾主之善。精粹純一。而無可尚。經常云。主者獨一統包衆聖之聖。又云。主聖如海。他聖之聖。各如細流。出于大海也。可知其善至矣。吾主。其教淸明。其訓大公。正若太陽也。經云。太陽出地。大布其光。令人醒寤。始與百業也。噫。吾主出世如日。其教如光之射。葢未降之前。世俗至醜。日下而加其醜。惟降之後。大布聖教。大啓羣蒙。世俗且美。日上而加其美。因主規衆曰。吾乃普地之光。從吾者之心。必無暗冥。必得享長生之光。夫太陽。其光公共。高山麗宮必受。深谷茅屋亦受也。

共哉吾主之教。貴尊能入。卑賤能進。無一而不容也。主會設喻曰。昔有國主。將配上嗣。大擺盛筵。先請都邑富貴。後呼市上貧人。解曰。國主。天主聖父也。上嗣。天主聖子也。聖子取親降世爲人也。盛筵。吾主聖教也。請呼尊卑。蓋欲萬民進入其教。借爲門弟。可見其至公也。

經內吾主又云。我降以教衆人。因大聲謂衆曰。世人每皆近來。心納吾言。奇哉吾教。果無市井。無庸賤。無鄙俚。教也。高矣。奇矣。聖矣。純矣。竟無一滓雜也。吾上知周知也。而出于我心。如大江出于天。以宏澤人心也。世人可拜主如師。承其聖誨。而從天主聖父之玉言。

封齋後第三主日

經 聖路加第十一篇。

維時耶穌命魔出人。渠即魔鬼。瘖啞者。其解有二。一。魔本不啞。無口無舌。然杜負魔之口。結其舌。使不能言。因謂之瘖啞者也。二。斯人本自瘖啞。其病不係于魔。魔入人身。不能解舌。而不能言。謂之瘖啞之鬼故。

魔出。瘖啞者言。衆愕。惟若而人即主仇見異迹。乃衆之美言。嫉妬吾主謀抑主名。

曰。倚白爾責布。諸魔魁驅魔。當時近國不知眞傳。不知眞主。土神甚多。其間有一。稱爲白爾責布。譯言蠅神。或云。神堂內。常殺多犧。以奉斯神。蒼蠅多至啄犧。謂之蠅神故。或云。當時

國患於蒼蠅。國人立社。祝禳蠅災。謂之蠅神。故後人借名以名魔鬼之首。今所名露祭弗爾是也。

又有欲試主能。請自空命降異事。此欺藐之言也。如言驅魔。未奇事也。倘欲顯本能。可命天大變。倏下暴雨。雷震電掣。倘天應命。吾卽揚能信教。頌稱聖跡也。

耶穌目厥意語之曰。國內倘交殘。必滅。屋且頹壓比屋。猶言。國人不相和。互相攻殺。國不能久。

婆殫魔鬼共名。其解已見第一主日。若互迕。其國曷克立。爾何言予倚白爾責布驅魔者。主設四理。以闢仇誣。上文第一理也。猶云。魔鬼有國。有上下。有發命。有受命。皆相和以存本國。我驅魔使之出人。則吾能不繇于魔也。不然。魔相爭相鬬。其國豈能久乎。

若予倚魔

驅魔。爾輩子孫賴誰驅。斯第二理也。子字有二解。一指其門弟而言。猶云。吾徒常到處敷教。念吾名。吾能得驅惡神。可知他能。吾能。必一而已。地人皆曰。其能爲天主之能。則吾能並係於天主。無係於魔也。二指吾主仇者之子弟。蓋當時聖教內有位。謂驅魔之品級。人登斯位。倚天主大能。常驅魔于人身。而人俱歸天主之能。主言猶云。爾輩之弟。彼恃天主聖力除魔。吾亦然。魔懼之而出。魔懼吾亦然。爾弟之行。與吾行。亦然。何云彼我之能。不係于一所以然者乎。

因伊異日。必將判汝。其解亦有二。一。吾主聖徒。於日後審判萬民。更嚴緊審判此黨。因其目見吾主奇行異迹。而歸之于魔。二。仇主之弟。日後亦審判其師之罪。蓋弟子歸主驅魔之能。師者歸于魔也。**若子倚天主之指驅魔。**天主之指。他經曰。天主第三位聖神之能德。是也。經借指。以比天主第三位。有故。第

一位。此體。第二位。此臂。第三位。此指。夫體無所始而自立。臂出于體。指出于體及臂也。三位亦然。第一如體。自己恒有。無他原繇。第二如臂。生於第一。第三如指。發於第一第二。蓋二位。卽聖父。及聖子。相合協。相顧相愛。而發聖神。聖愛也。稱之天主之指故。

則天主上國。格爾。猶云。爾輩倘揚吾能。而歸之于天主。爾信。實信也。而能引爾昇天。

勇士守其宮。中攸藏財賄皆安。倘有更勇者來而勝。必奪厥攸恃兕器。必將分厥攸藏財賄。斯第三理也。勇士。魔鬼也。其宮。普天下也。宮中所藏財賄。普世萬民也。兕器。其恨暴心惡謀也。更勇。吾主也。主降世前。魔若悍將。踰分篡權。安享數千年之久。吾主降世。若更勇英君。征伐攻勝。削其權。剪其能。破其謀。引人背彼而向眞主也。**弗合予。**

則逆予。弗偕予積。則廢失。斯第四理也。猶云。吾意魔意不同一。吾欲引人行善。以上天堂。彼欲引人行惡。以下地獄。吾欲藏積衆人于天上庫廩。彼欲衆人廢散其心。而不得昇天。意欲彼此相悖。則彼此之能。亦大相悖也。汚魔出人。必遊燥地覔逸。弗得。曰。歸再入從出我舊舍。歸時。視舍淨飾。乃携七鬼。比己最者。偕入居。伊人之終。比厥始愈劇。右喻有二解。一。當時人概不啻不信主訓。反毀侮其行。主立此喻。以深責其不信之罪。猶言。爾輩宗祖。原居日多國惡人之地。在彼習於惡。而不信我將來。因爲魔舍。吾憐其迷。命每瑟教訓。乃魔出。而歸不信之國。如乾燥之地也。國人後信而領聖水。其魂潤澤。魔失其安逸之處。必慕舊舍。卽爾輩之魂。爾

急開戶而迎之。嗚呼。爾宗祖之罪雖大。猶可比于負一魔之人。吾親來親誨爾輩。爾猶不信。反猶欺忤。猶訾刺我聖跡。爾罪更大更深。可比于負七魔之人也。二。人魂有失。魔宿其內。改失魔去。而入無德之魂。如入乾燥之曠。惟魔妬人善。設計百千力使昭之。則其前善盡退。後惡推進。比前更醜。曰。其終比首愈惡愈劇。可不深戒哉。

時有婦。於衆間興聲。向主曰。孕懷爾胎者。乃眞福。哺養爾乳者。亦然。答曰。聽守天主辭訓。更有眞福。猶言。吾母因孕懷我。哺養實有眞福。然人行善。信從吾教。此必更有眞福也。設吾母無善。母位何益。非母而善。其善有利也。噫。獨舉聖母之位。而較于聖人之位。寧聖人之位乎。

箴

耶蘇命魔出人。驅魔于世。使出人心。則爲吾主大務也。若翰宗徒曰。天主之子。顯于世。以毀魔工。經指吾主曰。入世若鹿覽。註解云。覽甚仇毒蛇。蛇藏於竅。覽扯而殺之。蛇毒入覽氣。解毒使不至害人。魔鬼如龍如蛇。藏於人心。廣肆其毒。主命出人。禁其毒害。比之覽者故。聖額我畧曰。惡神毒龍也。其竅人心也。主降而繫。入世而魔卽出也。

或疑曰。世間負魔者多。受其害者多。何云主逐之出世。繫縛其力乎。曰。出繫皆是。不必心疑。被逐者。魔首也。被繫者。他鬼也。

論魔首。若翰宗徒曰。天主賜吾神目。得見天神。一手攜地獄鍵。一手拖鐵鍊。緊縛毒龍。投之地獄。穩閭其門。印封其戶。命

到末世。世竟不敢再出。聖額我畧解曰。毒龍。魔首是也。吾主降世。以解其毒。受死之時。命天神縶縛。使入于地獄。室於世末。蕪出害人。乃許再出。且誘世人。且煉善人。且罰惡人。

論他鬼。聖賢常云。鬼雖憑意居世。惟主時限其力。時局其能。禁大害吾人也。聖奧斯定曰。固限魔力。謂之縛魔。蓋今如縶犬。得吠而不得嚙。吠在彼。被咬在吾。誘感。其吠也。從聽。吾被咬也。

國內倘交殘。必滅。

蓋示。人心互相乖戾。國易敗壞。人心互相和睦。國難動搖。世物一一示吾乖戾之害。試城屋雖厚。設石不合。必頹塌。舟船雖固。使板不湊。必裂沉。四液在身而不調。必致身死。四行相戰相克。或天大變。或地大震。或海大翻。致夫地大亂。古賢恒云。世物雖微。互合。漸長漸潤。物雖巨而不合。徐消徐滅是也。

昔賢王幾逝。令三子近榻。緊繫數枝。命子分析。每盡力。竟不能。命釋而分。乃易易不費力也。王規之云。三子心同志合。國乃久存。志不合。心不同。則國毀敗。蓋合。則爲存國正母。不合。則爲敗國繼母。合德在心。若灰在石。石墻無灰。雖無風雨。而自傾倒。不能久也。灰在風雨飄搖。而墻不動焉。合德。爾國之灰也。吾子。其心納吾遺言。

聖基所廣演合利。曰。合德於國。如地氣於水。水吸土氣則長。則厚。則固。國人相合。國勢日長日厚。其力日固也。合德於國。如長老於舟。如善官於民。如太陽於地。無長老。舟敗。無善官。民亂。無太陽地黑也。無合德。國必敗亂黑。正可謂黑人之國。

葆祿聖徒曰。吾弟可相合。勿相嚙。不然。爾滅竟邇也。

經記新教始起。日日大行。各品之人。時時接踵而進。經舉其故曰。衆信之心。一心也。衆信之靈。一靈也。心靈甚合。而教甚

廣也。

或問曰。合德最急。請示可得之道。曰。思有天主之命。思衆人之要。思吾一人之利。思教友人之本分。思此四者。易得合道也。

天主之命。主勸人和睦曰。吾不爲乖戾。而爲和睦天主也。爾輩可同口同心。蓋見兄弟相合。世人相愛。夫婦相諧。吾心必樂。

經曰。和睦者乃眞福。爲其將謂天主之子也。聖額我畧解曰。合人。倘爲天主之子。則不合。必爲魔鬼之子。主將去世。語門弟云。合德。吾本德也。今留之。安居於爾輩之間。而常在爾心之內。聖祭彼盎解曰。世父將逝。把家資分遺于子。吾主去時。

留一合德于人。蓋合德。吾主之產。吾輩之業。吾友若俱吾主之子。必可心善。言順。容溫。互相和睦。實切親愛之也。

衆人之要。蓋世人皆親戚也。兄弟也。相合。則要也。世人論身。共出于一。衆民之宗。而俱爲同族之派。論神。共出於天主。至大且公。萬民之父。因彼此實皆兄弟。可勿親睦乎。聖基所曰。天主令人合居於天地大宮內。命一天覆吾。一地載吾。一日照吾。地穀如一豐筵養吾。意欲世人相合相愛。如一家親人。蓋同住而不同合。醜之中甚醜也。色搦加曰。不合於上者狂。不合於等者危。不合於下者鄙。可識世人每都宜合也。

吾一人之利。蓋獨一成事則難。合人同力成事則易。便可知合德之利。經云。爾我相合。爾我之利也。仇謀害我。爾合伸救。我力增倍。我勇如城。仇不能害我。仇謀害爾。我合伸救。爾力爾勇一然也。又云。艮可憐獨人。偶滑而倒。無人振起。合人者

一倒。衆必伸手提拔。不至受害。美哉合德之利。

教友本分。凡世人皆當協合。教人更當相合也。葢入教後。吾主。吾父也。聖而公會。吾母也。吾主聖體。吾神味也。聖洗。吾天門也。信德。吾昇天眞道也、憶吾主一而已。吾主聖體。亦一而已。聖會。亦一而已。聖洗。亦一而已。信德。亦一而已。因教友其身雖衆。其心其靈。必當合一。主諭聖徒曰。爾儕皆兄弟也。在天聖父。爾父也。

聖奧斯定曰。世人每兄弟也。矧吾教人乎。其親若緜於世祖。而關係于肉身。謂卑且賤。吾親若緜於吾主。而關係靈性。謂尊且貴也。嘻。吾主。遠勝世祖。靈性。遠勝肉身。吾親。自遠勝彼親者矣。

聖基所曰。世人。雖切合如父子。如兄弟。如朋友等。教人。可相合更切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也。其軀兩也。其靈兩也。因其

合。如合兩物。終不得全切也。教人。共成一聖會大體。斯體之首惟一。其心其靈惟一。因教友必當互視之如一物。如一體之肢。其合。爲不更全切乎。

或問曰。人不合。何物耶。答曰。無名可稱之也。非人也。非禽也。亦非魔鬼也。蓋鷙鳥猛禽俱合同類。同羣。同飛。同走。惟人一類之中。多有相害。殺伐不已。魔鬼合協以害世人。吾不合以相利。不可深赧甚羞哉。

彼人之終。比厥始愈劇。

可驚斯言。蓋人幸得宥赦先罪之罪。而再復犯。猶病人得療。未時復病。其命危矣。先病雖痊。人內必虛。體弱力薄。設疾再發再攻。弱體必難當抵。疾勢日篤而難愈也。罪於靈亦如是。罪入神。神味則鈍。行則厭。力則乏。雖得罪赦。及主聖寵。奈何宿非往習猶在。神鈍神厭神弱猶存。魔近投感。敵之則難。而負

則易也。

聖賢戒人先改往惡。而不謹於後。長嘆其危曰。嗚呼。敗酒成醯也。酒愈旨。醯愈酸。人也。先善後惡。其惡更甚。戒之。

封齋後第四主日

經　聖若翰第六篇。

維時耶穌渡加理勒亞吾主本國本名。海。名弟白里亞。府名也。府在海濱。緣海或取國名。而名之加理勒亞海。或取府名。而名之弟白里亞海。此海甚小。僅寬二十五里。長六十里。因或稱之海。或稱之湖。人覩厥奇行。能治各病。緣皆從。耶穌登山。偕徒安坐。時近巴斯卦。即如德亞國瞻禮。巴斯卦譯言過去。即每年第一大瞻禮日。以記昔時日多虐王。欲滅茲人。乃天主命天神過去國府縣鄉。而罰殺其人及獸之長子。天神依命過去罰殺

之。因如德亞國人。欲謝主恩。每年立瞻禮。稱巴斯卦。猶言過去之瞻禮也。又當日如德義。出日多而過去惡人之地。因斯瞻禮。亦謂之巴斯卦。見第六主日。

耶穌仰視從衆。主知衆餓。空手無糧。又地曠市遠。心憫圖救。對斐理伯一位宗徒之名。曰。何往市餅可食茲衆。斯試彼言。渠豫知何處。斐理伯答曰。茲二十金市餅散衆。每猶弗克獲一餅小分徒之一。名諳德肋。即西滿伯鐸羅兄云。茲有小厮携大麥餅五。魚二。此些微烏給此衆。耶穌曰。令人席地。地面蒙茸多草。時男所

席。幾五千人。耶穌將餅及魚。祝謝天主。後隨衆欲分散。或疑小餅五枚。何得飽飫五千之衆。曰。飽之數。猶不止於五千也。葢經惟記男人。其外有多婦人。有多孩童。其給飽之數。不可勝計也。主之能無罄。欲行斯聖跡。或命於全無中。倏發餅魚。如當初倚其全能。不假一毫他需。造成天地萬物。或命氣變而成餅魚。如昔下降飴味。以給古教衆人。無所不可。人既充飫。主謂徒曰。徹餘勿失。徒歛餘零。盛十有二籃。衆見耶穌奇行。曰。眞爲將降先知者聖。耶穌知衆欲强爲王。獨身急步。再登于山。

箴

耶穌將餅分散。主救衆飢。不待其求。吾可則效。見人之乏。可救可早。遲則不體主心也。經云。乏人必苦於乏。爾知其苦。勿遲其救。勿延其捨。若伯聖人示吾曰。吾不忍寡婦之目。久望吾手。哀矜之德。同我並出於我母胎。而同我生長也。若翰宗徒曰。人視人乏。硬心無救。斯心無愛天主之心也。葢人實愛天主。不待貧人大聲苦求。視乏識患。急依力周濟也。

耶穌仰吾主仰目視天。葢示恩人捨時。可視天主。只望其眞報也。若捨以得人譽。則低徊覷地耳。主云。爾右濟貧。爾左勿識。右手。正意也。左手。邪意也。猶云。布捨之法。必正其意。可務娛天主之目。悅天主之心。乃天主厚

酧爾濟。捨施而意或偏。希冀人美。人美則爲爾報。安望天主他報耶。且夫人報。微矣。虛矣。假矣。主報。厚矣。實矣。眞矣。試之右經。大麥五餅。一入主手。速長速加。足給衆人。施財爲主。似散其財。而實置財于天主手裏。則長則加。得致天堂厚報。蓋吾主之手。如饫美地。農夫稼一而穡百矣。

耶蘇將餅及魚祝謝天主。

主必先謝天主聖父。乃分惠以養世人。奈何多人不知眞主。則不知其養從出。知飽而不知謝也。比之鳥獸。養主餧飽。而不知謝養主也。教人不可蒙蒙如獸。若知食飲。悉自天主而給。每餐先後。必謝洪恩。則當然之理矣。經謂天主云。主者衆生之目望爾。爾隨時降食。隨時伸手。廣布恩施。而充衆生之需也。

聖基所曰。主將飽衆。先謝聖父規吾飯前飯後。可法而謝也。蓋席以謝而始。以謝而終。必如湧泉。天主之賜。恒溢而不至于涸也。爾僕受爾席之餘。心感口謝。爾受天主之飫。受而不謝。則不如爾僕。則輕天主弘恩。悖哉。

隨衆欲分散。

奇哉天主寬惠。國主雖統萬國。使欲大筵國人。以顯其富。未滿數日。其庫必乏。天主之富。如海無底。恒汲恒盈也。

或問。天主筵何。曰。飛走之賾。百穀之豐。衆菓之籓。普地諸物。俱其筵之味也。

今世。亦設席耳。世樂。世富。世爵。其味也。縱樂。貪富。慕爵。其客也。嗚呼。其席希淡。不足飽客。客纔一嘗。卽已收殺撤席。衆客腹枵而去。蓋得富。賊謀而奪。得位。衆忌而傾。得樂。自溺而亡。可謂其筵未中。旋收其味。而席闋客罷也。

徹餘勿失。或疑曰。主命宗徒收拾餘零。無乃忒惜細物。而不免吝嗇之譏。曰。否。世主浚下自封。秋毫必析。錐刀教爭。是乃病於纖嗇。主也。收存餘味。以給貧人。以教節德。以深責世人之侈也。三者正爲美意。

其一。蓋人愛惜枉費。意欲周濟。可揚其意。可嘆其欲。有問賢曰。人或悉棄其財。而爲神貧。或留存以漸濟貧。兩者孰愈。答曰。棄財第一美好。留存以救乏人。其次。惟人概有妻子等屬。不能悉棄家業。存之以養家。以濟貧人。其功必大。其報必厚也。因主在時。有時棄財。有時留存。以爲彼此之表也。

其二。古新二經。聖賢常美節德之奇。廣述其益。蓋節人安然度生。不敗家產。無慮虧乏也。節人安然行善。形軀少逆。世俗少牽。惡神少誘也。

節德。固人身而溢人靈。空腹充心。捐食招德。靜平人內。規節人外。聖博斯伯曰。節德不孤。必有鄰。多德之聚。其鄰也。節人口舌訥訥。氣象嚴肅。臉色愧赧。惡欲自退。偶有萌發。速速撲滅。德欲自進。偶有怠心。速速奮激也。色搦加曰。節德。諸情之王也。惡情欲發。則禁而伏。有情過度。則局而規。剪其餘。使安于中也。

其三。奢侈之害。屈指難罄。蓋始于外。透達入內。喪財。污名。壞身。敗靈。俱侈之害也。此其害恒擊人目。不必廣述。

衆欲強爲王。

衆受主恩。公約立之爲王。以効感戴。主雖卻辭。自申錫之。蓋人受恩。必心感口謝。乃得再受新恩也。

聖奧斯定曰。時時處處。可學謝主二字也。心念謝主。口發謝主。是爲吾輩急務。念則心至樂。發則口甚喜。而內外全受利。

奇哉。人受細恩而謝。可大開門路。以受將來厚恩也。

古賢訓徒。勸其時刻感謝主恩。曰。主降施恩。如雲下雨。雨落石上。一至速流。石乾如舊。落下谷中。則止則存。谷時滿盈。受恩而忘。其心如石。舊恩速失。新恩再不繼。受恩而記。其心如谷。舊恩安住。新恩時時不斷。蓋感恩之德。爲往恩之價。並爲來恩之値也。

聖奧斯定又云。天主之澤。如湧泉。不能自止。人受以謝。恒流不涸。惜哉。負恩之惡。如燥風。且涸恩泉。且塞其流。

聖伯爾納述其害曰。負恩之惡。必爲靈性之仇。往功之罄。萬德之敗。已得恩之失。未得之棄也。

聖巴西略甚愧負恩者云。安不視犬乎。受粗食殘骨于主。而恒不忘。主行犬隨。主住犬住。不忍離步。爾恒沐天主豐恩。而

不知心感口謝。盍可愧赧甚哉。經中天主謂忘恩者曰。牛也。驢也。俱知知本主之槽。而吾民猶不知我乎。

昔賢曰。負恩者如尸也。衣之而不覺。傅之香液而不知。弔之而不謝。負恩者然。且猶不及。葢尸無應。爲不能。人不應。爲不肯也。異哉。謝恩。世人之本德也。人人莫相告諭。自知當謝恩主。緣此。聖賢云。負恩之惡。約包諸惡。葢人常沐天主多恩。可常感謝。常遵聖命。犯之以傲。吝。淫。等。皆負恩也。因繼曰。人欲兇人。欲深羞之。但稱負恩者。不必再加兇辱。葢負恩之稱。包諸兇辱之稱。其外無得加焉。

封齋後第五主日

經　聖若翰第八篇。

維時耶穌謂如德義及司教之衆曰。爾誰能証予以罪。予言眞實。曷弗信予。天主人納天主詞。爾等不納。固非天主人。答曰。吾儕常言爾實爲撒瑪理大諾。

卽撒瑪理亞國人。此國乃如德亞隣國。原同奉聖教。敵人攻之得勝。掌教者。解經者。等撒責破虜。徙本土而散國人漸忘眞教。內雜多謬。如德義不屑同交。惡之如異端。因欲重辱國人。稱之撒瑪理大諾。今欲甚恥吾主。乃稱如是。

及

屬魔人。此我言。詎非當理耶。穌曰。予非負魔人。惟揚予父。汝抑予。予弗求予聲榮。有攸求有攸判。如言。我降此世。不爲獵世人空譽。吾父天主必務榮吾。因見爾輩貶我至甚。將嚴判辱我者罪也。予確於爾云。或有人懷予言。永生弗死。猶言。人聽吾言。懷存守遵。自必昇天。常生延于無窮也。此主之詞。愈激仇怨。噴唾罵詈。曰。今適知汝爲負魔人。亞巴浪上古聖人。卽吾主宗祖。死亡。先知者亦然。汝猶曰懷予言。永弗能死。亞巴浪我等父已亡。爾其高出其上。預知者悉已

亡。爾以爾爲誰。耶穌答曰。若予自揚。予揚空虛。予父揚予。爾等稱爾等之主。而猶弗知之。予知之。若云不知。必爲誕人。與爾等同。

或疑曰。當國之人。皆有古教聖經。眞心信知眞主。主云爾實不知何。曰。其解有四。

一。猶云。爾輩蒙蒙信知吾父。識其名。未覩其面。吾也不然。論吾天主之性。於無始之始。受生於彼。呼吸不離。論吾人性。吾靈恒享眞福。恒知其名。恒覩其面也。

二。葆祿聖徒曰。以口向主。以行背主。若不知眞主也。若翰宗徒又云。人不守主誡。而云。吾知天主。爲僞誕人也。主言猶曰。爾知

我父。是也。奈何爾知。可謂不知焉。眞知者。必遵其命。爾犯不從。不必妄矜爾知吾也。常聽其命。常從其教。因吾眞知之也。

三。猶云。爾輩便知吾父天主。爾知不可謂全知。獨知其有。未知其榮。其福。其能。其高。其善。其義。等情。吾也。明知其體。竟罄其諸情之妙也。

四。猶云吾天主眞子也。爾倘不知我如子。爲得知之如父。知之如天主也。知之如聖父否也。吾也知之如主。知之如父。因爾我彼此二知。胥壞懸絕爾。

且予知之。而懷厥言焉。亞巴浪爾曹父。願視予。視且喜。亞巴浪在時。先知吾主有時降來。有時受死。深願見之。天主賜以神目。得見吾主。其心大樂也。

如德義曰。齡未艾。何得見亞巴浪。吾主降世時。亞巴浪已去

世。幾有二千年。仇者聽主言。不達。譏之若虛誕。**耶蘇曰。予確于爾云。予實在亞巴浪前遠遠。**指自已天主無始之性。如言。吾天主之性。實在亞巴浪之前。何異吾云彼見我哉。**衆聞將石謀擊。**古教制曰。凡或謀僭天主之位。或吐慢侮天主之言。當用石擊殺。彼聞主語。以爲謀僭天主高位。故急持石。欲擊殺之。**耶蘇迴身出殿。**或問。主既有全能。則湛意令仇死卽死。何必避之。曰。欲吾師其忍也。聖奥斯定云。主避如天主。不避如人。人怕仇欲避。或走或匿。主依其全能。在仇之中。不許其視。安步出殿。此避謂天主之避。

箴

穢水不能洗穢物也。吾主降世。以滌世非。倘有非汚。焉能滌世非者乎。主也。純粹無

誰能誣予以罪。

倘。無論輕重巨細多寡之非悉無。吾主之純聖。其仇也。萬民也。惡神也。善神也。竟不能誣之以罪也。

或問。主聖何由。曰。其由有三。一。主身雖居于世。其靈恒見天主。恒享眞福。恒定于善。萬不能移而落于惡也。二。吾主天主也。惡惡至甚。矧行之乎。三。吾主人性。恒靠天主之性。瞬息不離。自不能得罪者故。

達未聖王曰。主置其座於太陽之內。解曰。主座。其人性也。太陽。其天主之性也。設有人恒居太陽內。必恒光無影。吾主人性。恒靠其天主之性。緣恒有諸德之光。而竟無邪惡之影。

或疑曰。他聖人在時。俱靠天主。雖無大非。猶不免常落於小失。主焉不然。曰主于他聖人。異甚也。他聖之靠。比人近火。只

受火熱。隨近隨遠。熱冷更迭。主也。比人投身火內。火熱透身。不能復冷。經所云。主取人之苦難。不取人之失非。是也。

予言眞實。曷弗信予。

美哉眞實之美。欲識其美。可先識矯僞之醜。葢對較相反之物。美之美。醜之醜。愈顯也。

經舉僞誑之醜云。醜魔爲其父。父醜子必並醜。天主必惡其醜。經常責誑人曰。主棄誑人。爾弗習僞誕。其害致靈死也。

或異曰。言或謀害。出誑犯理。而得罪。則不可。若以救人命。以利他人。何傷乎。曰。諺云。以利人。不可違理。以致善。不可爲惡。試使家乏。焉可爲賊。以養家人耶。聖奧斯定曰。謊詞害靈。爾發僞言以救形命。必先亡本神之命。理乎。

又。人害。私害也。誑害。公害也。公私。不能偕興。必私讓公焉。

聖賢解誑言公害曰。世人胥通互交。則爲世人大益公利。惟人心深蘊。人目所不及。緣天主賜人口舌言。如心之門。以明其蘊意。可見口舌言心。皆可相應。不然。世人不能相信相通相交也。故言誑。而世人大益公利。大敗。大負天主之聖意。

眞實者。天主之子。而天主其父也。可見其美。蓋父美子必並美。天主必愛其美也。

眞實者何。曰。心口之合。是也。古賢曾繪眞實之像。畫桃子而繫桃葉於帶。解曰。桃子。心像也。桃葉。舌形也。猶云。人之心。人之舌。相繫互結。心隨有蘊。舌隨有發。則眞實之人也。

昔王問賢曰。朕欲得眞實之名。請示善道。曰。可想其貴其美。蓋天主其父。而愛之如小女。又思眞實。乃爲國君本德。若誑僞。乃匹夫本惡也。陛下誑。與匹夫同。卑哉。醜哉。又可思誑詞之弱。眞實之勇。誑僞自不能久。眞實自不能朽。大哉其勇。武

器雖利。人計雖巧。弗克勝其勇。雖被誣告。無人保護。必得勝也。

經記昔有三賢。對國王論世上勇物。誰爲更勇。一曰。國主更勇。其嚴威若雷。鈞旨出口。兆衆速行。命人蹈火赴湯。疾應不逆。豈非更勇者哉。

一曰。酒更勇。人雖弱劣。既酣。按劍張目。疾視作色。無人敢對。既酣。其心必樂。盡忘往苦。既酣。入危地而不驚。遇火敢前。既酣。不理君命。不顧君嚇。豈不更勇者哉。

一曰。君勇是也。酒勇是也。惟眞實更大過也。葢眞實常存而不朽。常生而不滅。其天平至均。無畏高。無嫌卑。視功而公斷焉。世人也。天神也。俱嘆其美。齊舉其勇也。乃更勇者哉。國王侍臣聽罷。齊聲喝贊。深諾其言。王厚賞其至論焉。

古賢曰。眞實如美母。生產二女。一名愛。一名信。蓋人人皆愛信實人。主言皆眞實。人聞必可愛信。而反目嗔心怨。口吐厲呪何。曰。眞實如鹽。如飲食。如太陽。三者有以爲利。有以爲損。鹽也。入味愈加味。入火火爆。不容而棄。飲食也。人體無恙。內氣平和。飲食雖淡。受之如飴。內敗失和。餚味雖珍。吐之如餲。太陽也。目旺。安然受光。目衰。受光而昏。主仇之心。如火爆妬怨。其內敗損。吐嘔咒罵。神目迷惑。不能正視眞實之光。奈何主愈釋其惑。其惑滋深。焉能受存吾主眞實之言乎。

若予自揚。予揚空虛。迷哉世人。殫心勞力而興大業。以希人譽。視己若在人上。人譽何。聖基所答曰。儺人戲臉。是也。其形似人。而實無人。其美似眞。而實僞也。人譽。似實而虛。似眞而假。見封齋後第一主日。

耶穌迴身出殿。惡仇咒主。主忍不報。吾輩可法其忍。聖奧斯定曰。主欲罰仇。易矣。欲命地裂而翕。易

矣。奇哉主忍。隱其大能。示吾忍德。至妙至貴也。達未聖王曰。吾仇肆口罵詈刺我。吾鎖舌封口。如弱而無能對。如聾而無能聽。如瘖而無能發聲也。色搦加曰。獅聽狗吠。安走不理。小狗則吠吠已也。人訾我。我怒而訾。必如狗。人訾我。我忍而恕。必如獅也。

又主躲避以息仇怒。蓋怒勢如火。加薪則燃。去薪則滅。雷霆擊物。物硬而逆。雷愈增力。愈加害。物柔而讓。受害必輕。仇怒如雷霆燃。仇怒我。我對。必增其怒。我退讓。其怒必息也。

經勸吾人曰。開路開路。令怒過去。猶云。怒若猛獸。必可緊繫。禁之以柵。使不出害人。設絕繫毀柵而出。可開路避身。憑其奔走。以免其害也。又怒灘水。欲湮本路。水泛溢。又壅激之。其流愈盛。大開其路。憑其流。則平而無傷也。仇怒。如猛獸。如急

灘水也。彼怒吾謀害。我怒彼謀害。則益其怒。彼此有害。我避而退。彼此借利。經勸開路。使怒過去故也。吾主亦然。避身開路。使仇怒過去焉。

主日聖經直解卷四 終

聖經直解第五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封齋後第六主日

斯瞻禮七日。謂之大及聖瞻禮。蓋主于斯日。所行聖迹奇妙。俱大且聖也。聖基所曰。斯一瞻禮奇矣妙矣。其大爲至。其聖爲極。言不能解。筆不能寫也。蓋自天主生民至今。人魔互相結讐。彼此戰攻無休。惟斯七日之內。主務攻勝邪神。使世太平。斯七日之內。神死出世。神生復入。斯七日之內。魔失暴權。吾輩掠人受贖。脫免魔軛。斯七日之內。天主和睦世人。大啓天門。許人得進焉。聖伯爾納又曰。斯七日之工。大越天主諸工也。蓋造成天地萬物。擬以贖世之工。若無工然。當時造物

主生物。今時造物主者死也。繼曰。斯七日之工若大。奇妙若大。恩澤若大。吾功。吾德。吾謝。皆可同大。則吾於此。手當捨施。足當造殿。口當誦經。舌當揚美吾主。有惡可痛。有傲可伏。有仇可恕。可廢美味。而嚴持素。毅然克己敵魔。以顯斯時之貴。

今日兼包瞻禮主日二經。第一爲聖枝之經。第二爲受難之經。各依其例解之。

聖枝瞻禮之經

經　聖瑪竇第二十篇。

維時耶穌幾近日路撒冷至白法熱　城外郊內小村之名。離京五里。

斯爲守養犧牲之所。又爲撒責之庄。葢撒責不常在殿。輪次理事。定期旣滿。迨此居靜。不交常人。　於阿理瓦

山。阿里瓦。取油樹名。斯山廣生。謂之阿里瓦山故。乃命二徒。聖伯鐸羅一。聖若翰一。曰。前有村。之彼遇羈鞿老牝。小牡二驢。解送予。如或禁。曰。主有用。人卽許。皆爲驗先知之詞。云。謂西碗女者。西碗。京內名山。本名。女者。京人也。主稱其城人女。以示愛之。如父母愛其女然。曰。慈善爾王。乘牝驢。暨厥小駒。而來視汝。二徒如命。牽母子二驢。將表衣置驢上。請主乘。行同行者。或解披衣鋪地。或上樹折枝墊路。先行後隨甚多。咸舉聲曰。天主

降榮下福於達味之子。子。吾主也。達味乃吾主降世後之宗。因稱主爲其子。天主居極高。自彼庇蔭。自彼光榮其國。

箴

或問。都衆懽迎吾主者何。曰。近京於白大倪亞衛。有一名家長者。名辣匝落。病故。已葬有四日。主命之復活。時多人目覩。而傳於城人。人人知主來。不約齊出塡塞通衢。心樂口讚吾主。斯迓之故。

又問。主素持謙退。每避榮譽。令人伏地。敬恭讚頌。而主不禁者何。曰。義有四。

其一。欲古教之象。於新教之實。相稱也。蓋古教制定。每年一大瞻禮。名巴斯卦。以一羊羔獻主報恩。緣昔人被虜于阨日

多國。主救之出。國人以謝主恩。祭一羊羔於巴斯卦贍禮。而六日之先。用樹枝粧飾羊羔。送之府內。以表其樂。此比吾主。如至淨之羔。而自獻於聖父。以救世人。故於受難六日之先。卽今日。人民大樂。各執樹枝迎之也。

其二。主欲人知其被釘十字架期已至。而忻然就之也。

其三。欲顯其受難而死。非人强之。若不得免者也。其合府人懽迎。便知人心。皆在吾主掌握。憑意能轉。是日既有此能。迨被釘日。豈不能轉。使不加難乎。

其四。世間元戎。勝敵後。國人懽唱。彰美勝功。然先期未敢。因未知其必成功也。若吾主先知必勝。故先使人懽忻歌舞迎之也。由此而觀。何碍於謙退之素心乎。況是日不用車馬。只用二蹇。則其謙退亦見矣。

又問。今日教友皆領聖枝。斯何樹何枝。曰。巴耳瑪樹枝也。阿里穖樹枝也。玆二等各蘊美意。一。表吾主之德。一。指吾輩所當效法。葢巴爾瑪枝。嘗直恒立。人力愈攀。則愈勁而上。主德亦然。受難時。其仇愈謀誣以罪。辱以詞。苦以刑。詆毀其教。而主之純粹。精德。忍耐。堅毅。愈顯。其教愈光。愈布四方。尊之愈多也。人持巴爾瑪枝而迓之故。阿里穖。美膏美油之樹也。緣經上常謂哀矜之像。主也。雖降世時。居人間。恒教誨。而顯其哀矜之情。但受難時。愈發其慈。人執阿里穖枝而迓故。

所謂效法何。曰。吾輩在世。如軍在場。邪神。世俗。肉軀三仇。旦夕來攻。吾志不屈。毅然戰敵而勝。乃持巴爾瑪枝。以迓吾主也。又或有人心苦。體裸腹餒。我慰之。衣之。食之。乃持阿里穖枝。以迓吾主者也。

慈善爾王云云。

世王出征逆臣。點趨騎步大軍。廣備甲戈等器。猶多負焉。從來世人乃主之逆臣也。

主降征正。無甲無戈。其武器。慈善而已。古教聖人。常祈聖父曰。請主命聖羔救世。以歸屬世人也。聖羔。吾主是也。其心慈甚。其性善甚。謂之羔者。故。猶云。嚴戾遠人。使恐而叛。慈善近人。使愛而歸。主來救世。慈善若羊羔然。乃人相率而來。盡皆傾心歸向。達未聖王詩曰。救世者將來攻世。榮哉福哉其來。其慈善榮福其來。以慈善攻敵人心。使吐膽投服也。聖奧斯定曰。主降攻魔。其戰。其慈善也。魔戈。其暴虐也。奇矣。以慈攻暴。以善攻虐。慈善取勝。暴虐被負焉。

宗徒師主良善。而勝普地惡君之能。伏萬民之心。主命宗徒敷教示世。謂之云。世人皆若猛虎。吾子者該若羊。聖基所解曰。世人如虎。設宗徒亦如虎。必互相嚙噬。互相爭勝。亦且互相敗滅。蓋世人猛戾之心。必愈加矣。烏得更化之乎。世人猛

戾。宗徒良善。獷戾漸更爲善。漸從聖教也。正若二物。彼此硬
而相擊。彼此破碎。彼硬此柔。彼此無傷。彼此受益。聖人言畢。
嘆美良善大能。曰。譬人雖衆。勢雖
獷。器雖利。能攻良善。不能取勝也。

先行後隨甚多。咸舉聲。

今日舉府出逆吾主。揚其能。誦
其德。稱其貴。奈何。今日之榮。倏
變而爲至辱。僅踰五日。城人大敗良心。大結深讐。以至虐殺
之焉。可知今世之僞也。假也。竟不可妄恃其諂諛也。昔賢繪
世「狀」曰。僞哉暫哉世狀。如無根之枝也。今時茂盛。未幾枯槁。
如冬小溪也。速溢速涸。如脆玻璃也。落地而碎。如輕風也。今
發於東。忽發於西。如水車也。或上或下。或滿或空。如海潮也。
倏來倏去。倏長倏消。噫。世榮無恒。僅至而飛。僅到而流。試之
多國。昔殷富甚極。今無蹤迹。其光如舟。順風飄海。常流而不
知自住也。經示世人當輕世榮曰。自天主造物以來。世久之

久。如暫之暫也。其大之大。如微塵之微也。其停之停。如易動之動也。朝上至天。夕下落地。如人夢握寶珍。夢時似實。寤時知幻。實無可持。可重乎。可輕乎。

吾主耶穌受難主日之經。

解經前須知吾主耶穌降生三十年後。遊巡如德亞國。諭化甚衆。行迹最多。如此三年。自知己所預定受難之期已至。與十二徒同適日落撒冷都。先告其期。後慰之曰。吾二三子心勿哀慟。我今雖亡。亡後三日復活。而現爾於加理勒亞地也。都外有圃。主于日暮。攜十一聖徒至彼。即起受難之工如左。

經

聖瑪竇第二十六。第二十七篇。聖瑪爾谷第十四。第十五篇。聖路嘉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篇。聖若翰第十

八。第十九篇。

耶穌同厥門徒。出往責多亂溪後。責多亂小溪本名。離城五里。行際語之曰。爾曹今夜皆背予。背。逃散也。奔走也。猶云。今夜仇至擒我。爾輩小膽。怕死避凶而走。經紀曰。我即天主聖父。擊牧者。吾主。羣羊宗徒。悉走散。予復活後。便現爾於加理勒亞伯鐸羅第一宗徒。答曰。雖皆背我。竟弗背。耶穌謂之曰。予眞語爾。今夜雞鳴二番前。爾却背予三番。曰。使偕師致命。予弗背

師。衆徒說一然。耶穌偕徒追圍。名熱色瑪尼語徒者曰。坐茲待予之彼禱。爾等亦宜禱。免陷於誘感。卽携伯鐸羅暨雅各伯暨若翰少離徒等。心始怖怯憂鬱。曰。吾靈憂甚至死。爾輩偕予在茲偕予寤惺。乃前行離擲石之地。跪伏曰。父爾能全。倘可免予飲斯爵。（爵者。受難而死是也。）請諸。第請勿如予願。禱畢。還視三徒。皆甚憂寐。乃謂伯鐸羅曰。西滿（伯鐸羅宗徒別名。）

眠。弗克同予寤半晷。寤禱。免陷於誘惑。爾心毅。爾軀綿。次往禱曰。吾父。倘必予飲斯爵。惟若爾意。又起來視三徒。時再寐。厥目紅瞀。無言對。再離彼。又次往禱如初時。天神降勉。惟厥憂鬱愈深。禱愈長。乃徧體汗血流地。復來視徒。謂之曰。爾輩寐歇定期人子。指自己當被付於罪人手已矣。付予者近。付予者。茹答。惡徒也。起。偕予出迓。茹答十二徒之一。引兵卒暨

司教使者。皆持燈炬兵器來。茹答謂兵預告之曰。我佽禮即是。急捕押送。茹答。第十二徒名也。其性甚貪。知都城尊位巨室。概媢主德。常圖害殺。因賣主以饜其貪。仇者。甚喜。約與三十銀錢。是晚知吾主同十一宗徒出城。乘隙急告其仇。選精兵千餘。入囿以捕。耶穌言畢。茹答適至。近耶穌行禮曰。亞物臘彼。亞物。禮拜詞也。臘彼。譯言師。通經講教者。誨民者。俱稱臘彼。耶穌謂之曰。友至此為何。茹答以禮付人子。指己人性。葢吾主本具天主及人性。論彼實為天主聖父之子。論此實為世人之子。耶穌知將來諸難已至。前行迓衆曰。覔誰。曰。耶

穌納匝勒諾。納匝勒。吾主降生後本府之名。猶言尋覓某府之人。耶穌曰。是予。是時茹答及武士等人。皆立圍主。是予二字甫出主口。悉却仰倒。少頃主許復醒復起。再問曰。覓誰。曰耶穌納匝勒諾。耶穌答曰。已曰是予。倘覓予。斯從予者。勿禁任去。以驗經云。爾天主聖父付予數人。予罔一遺。時衆緊縶耶穌。徒者見事勢急。謂主曰。主容下手。伯鐸羅抽劍。斫司教首僕之右耳。耶穌諭徒曰。休。乃輕捫厥耳愈之。語伯鐸

羅曰。收劍。人以劍傷。以劍被傷。父錫予斯爵。爾無欲予飲。盍知予能祈父。立命八萬餘天神來拯。經所以言曷驗。猶言。聖經前錄。我降來。被捕被死爲人。或今不然。則聖經何驗。緣不必爾傷此人。亦不必我求吾父之救也。又向衆曰。爾輩操劍持干出捕予。如捕賊然。予日日於爾輩前。講教聖殿。而不擒執。斯時定屬爾輩時。併屬魔顯能時。時徒皆奔。衆將耶穌押送亞納。即蓋法當年衆司教首者之外父。亞納送

之葢法。時講經者。司教者等。一城老長者。俱已聚厥堂。伯鐸羅及他徒。(若翰宗徒)遠跡隨耶穌。掌教者熟識是徒。因同耶穌得進。在掌教之墀。第伯鐸羅立墀門外。惟他徒出門。謂守門婢。使伯鐸羅能入。時尙寒。掌教令人設火墀間。伯鐸羅雜僕偕坐。偕烘。欲視事終。撒責者首。及會集者衆。皆推究希獲妄證。陷以死刑。然誣證者出百般。竟無實據。卒二誣

出曰。是人昔云。予敢毀敗天主聖殿。又能三日間自新再造。斯言吾輩親聞。司教首起立。問曰。爾被面訐重多。於此爾無一言以白。耶穌默然不答。司教首又問。爾所從徒若何。傳教若何。耶穌答曰。予明講於世。予時恒示人於聖殿衆集之所。私地無出片言。奚為詢予。詢聞予訓。渠知予出辭。言竟侍一僕掌耶穌面曰。應教首如是。耶穌曰。予答如有

未善。爾証厥未善。如善。奚爲傷予。教首者又問曰。汝果天主子。當明語吾等。耶穌謂之曰。爾言是我。又與爾說。異日爾目將見人子坐天主右。乘雲降來。教首聆言嗔甚。裂裳。此乃古時之風。凡人聞辱慢天主之語。卽破裂其衣以顯其痛。曰。此人今出深辱天主辭。寧須更問証人者。勃然大怒嗔目。徧視左右坐者曰。辱天主辭。爾輩明聞。判當如何。僉曰。決可死。乃或唾厥面。或捫厥目。披頰多掌。曰。測披汝

者誰。武卒僕役等。相與欺侮戲誚。伯鐸羅時坐下墀向火。守門婢視之曰。爾爲斯人徒否。曰否。我不識斯人。卽出墀。雞初鳴。適出。他婢見之曰。斯人果從耶穌矣。曰不識是人。近火武卒及僕役俱曰。爾果是斯人徒。爾音明露誠是。吾主本爲加理勒亞人。其宗徒亦然。此地聲音。與京都畧異。緣衆人聽伯鐸羅語音。就知是耶穌鄉里。而并爲其徒。衙內一僕。卽伯鐸羅所斫耳者舅。謂伯鐸羅曰。我或不見汝偕彼於圃。

伯鐸羅又發矢曰。我實不識斯人。言未畢。雞再鳴。主回目顧。伯鐸羅乃憶主云。雞二番鳴之先。爾三番必背予。卽出門。慘哭苦泣。主深入衙內。伯鐸羅偕武卒。偕僕役等衙人。俱住于外。主形之目雖不見宗徒。其神目明視之。以神目視其內。以聖佑動其心。使深痛苦泣背非。斯謂回顧而視之矣。或曰。主初在衙內。惟仇旣察其罪。旣侮戲唾撾其面。攜之出外。過時見伯鐸羅形目視身。神目視靈。使能痛改也。天旣黎明。老長者。及撒責首者。俱再集共議。共約殺耶穌。乃縛入公堂。曰爾倘爲救世者。可明語我。對曰。若語。

爾輩弗信。若問。爾輩弗對。弗釋。予確語爾。來日爾曹親目將視人子。安坐天主右。乘空中雲降世。悉齊出。曰。若然。爾則爲天主子。曰。爾輩自說予是。衆云。奚必他証。証今出厥口。吾等親聞。急起。乃緊縛耶穌。送付般雀比辣多都院。時茹答見主既決死案。惡厥己非。將三十銀錢。還撒責首及老長者。曰。我大犯罪人。無辜付義血。彼拒云。爾罪我何與。爾

宜預籌茹答委錢聖殿內。疾出。自縊死。或問。此人甚痛至悔其罪。天主不宥之何。聖熱落曰。其痛不眞。其悔不實。厭其非。不悔其非。不求主宥。止怕人羞。厭命而自縊。或又云。不求天主之救。求魔鬼之救。其求不滅其非。反加其非。烏得有赦。撒責首者曰。斯銀血價。弗可投各爾波納。各爾波納。譯言盛物者。獻物者。蓋聖殿有大篋。以收入所奉天主金銀等物。物與篋俱謂之各爾波納。乃公議買陶地作旅人義塚。斯地自當日迄今。稱血地故。曰勒米亞預知者云。將三十銀錢售價。即吾主被售之價。市陶地。是言是時驗。比辣多出曰。爾輩訟

何辭於斯人。答曰。斯人若不辜。必不付汝。比辣多曰。依本國律。爾輩處斷。曰。吾等萬無可殺人。用成驗耶穌預所云。當被死如何。耶穌先已說當被釘十字架而死。乃如德亞國無此刑法。人犯死罪。庶民會集擲石而殺之。釘十字架。乃落瑪國。即比辣多國刑。主仇付主於比辣多。求釘殺之。吾主之言則驗矣。茲曰。是煽惑本國人心。又禁納稅於責撒助。落瑪國帝皇名又自稱國王。三者訟辭。顯露主仇之兇心。即國人明號。知此三言俱僞。蓋主三年首務。勸人一心事敬天主。守其聖誡。從順掌教之命訓。有何煽惑。又仇欲得誣隙。問納稅于帝皇可否。主答。帝皇之物。當與帝皇。有何禁納。

又。國之衆庶。慕仰其德。公議立主爲王。主知而遁跡。不從衆意。有何謀國。掌教誣時。主嘿不辯。

比辣多謂之曰。爾不聞訟汝事情者衆。竟弗置對。官大異。引入公堂問之曰。爾爲本國王否耶。穌曰。爾自發斯問。或預聞於人。今詢於予。比辣多曰。或以我爲斯國人。爾同地人。暨掌教者付爾於我。爾出說素行何如耶。穌答曰。予國非爲今世國。若是。予臣予民。俱出力。使不被付於若人。予國允匪在

茲。主本爲天地眞主。握操萬有之權。今云。其國不在今世何。曰。世物無一不屬主權。憑意可用。但爲贖人罪。寧居貧賤。不欲立臣庶。而治世事。反勸人棄世俗。惟慕天主。今此云故。比辣多曰。則爾信國王。曰。爾自說予爲王。予降成人。因爲眞實証。眞實人聽納予言。比辣多曰。眞實者何。既問不俟主答再出。謂衆曰。詳察斯人。果無可罰辜。衆呶呶不絕。亂呼曰。昏亂衆心。縱橫其教於如德亞國。其毒始流於加理勒亞地。廣延以至茲國。比辣多問其爲加理勒

亞人否。乃知屬額落德權。（額落德時主加理勒亞地。）送額落德。蓋當時居京。渠已夙聞耶穌奇異諸蹟。得見懽甚。望吾主當面行異。爰舉多問。主惟默無出言。撒責首等衆。偕亂証。閧閧喧天。額落德。暨護臂武士兵卒。僉欺藐。又衣以白衣。還送於比辣多。是日額落德暨比辣多。彼此平合。蓋宿日互結讐。比辣多集撒責首。理事士。民衆。謂之曰。汝輩皆送斯人於我。謂

有犯教亂衆之辜。爾今所訟伊罪。訊鞫汝當面。弗克獲一。且額落德一。然難加可死刑。我玆殆罰罰竟乃釋。是日遇當巴斯掛瞻禮。依國例隨民願釋一獄犯。當時獄中有一稔惡無類。名把拉把一乃宿盜。一乃近日興亂殺人。比辣多謂衆曰。今有把拉把有耶穌。二者爾欲釋誰。撒責首及老長者之衆。勸民請放把拉把問死罪耶穌。因皆大呼曰。殺

此釋彼。官意欲釋耶穌。次問衆曰。爾輩之王。當如之何。衆再大聲曰。當釘當殺。（釘刑甚酷至辱。惟名盜者受之。）比辣多曰。我果不見釘殺之辜。後且釋。衆愈高聲大呼釘殺。比辣多乃命釋巴拉巴。鞭耶穌。官卒將耶穌入公堂。集衆武卒。解其衣裳。披以紅袍。織棘圈。戴之首上。使右手持竹竿。而跽其前。戲嗤曰。亞物（禮拜）之詞。如德惡隆王。後唾其面。以竹撾其首。戲僞禮畢。

比辣多攜耶穌出外。謂衆曰。我今攜此人。欲爾便知。我不知其辜。耶穌出時。戴棘刺圈。及披紅袍。比辣多對衆。指吾主曰。人乃在茲。掌教等人更大喧譁曰。釘之釘之。曰。爾者接釘。曰。吾國有法。依法應死。以自謂。我實天主子。比辣多聞語大驚。再入公堂。問耶穌曰。爾何方人。耶穌不對。曰。不對我。盍知我有釘汝權。幷有釋汝權。耶穌答曰。倘允命不降自

上爾萬億弗克屬予於爾權下。吾主天主聖父眞子也。聖父不許其死。今世之權何屬之乎。姑比國嗣。法司無權以屬之。倘有王旨。乃敢尊旨而問之。緣付予於爾。厥罪愈重。繇斯比辣多盡力圖釋。如德義大呼亂喧曰。爾或釋斯人。明著弗愛帝皇。人謀簒王位。斯必帝皇之仇。比辣多聞是語。偕耶穌出。上座。時幾午正。對衆云。爾王在是。衆狂呼曰。舉之舉之。猶言舉此人而釘之十字架上。比辣多曰。爾王奚可釘哉。曰。吾王惟撒責勛。落瑪府天

子位名。比辣多坐座際。伊婦遣使。戒之曰。爾於彼義人無與。我今日爲彼夢間被見多異。斯婦之夢其係難定。或云。係天主而得。天主欲官妻亦證吾主之聖德。故也。或云。係魔而發。夫魔昔日視主若平常義人。引誘惡人妬誣謀殺。迨受難期。見其殺忍。謙。等德之精。卽疑是天主否。若是而死。便知能贖萬民之罪。而開天上之門。緣當時急欲阻吾主之苦。投夢於官妻故也。比辣多既設多計。盡無益。又衆洶洶羣噪。將水對衆盥手曰。斯無辜人之血。與我無與。爾輩自顧。諸衆齊聲答曰。吾輩幷吾輩子。俱任受之。比辣多氣

怯。姑狗衆情。任憑戮殺。武士解耶穌所披紅袍。衣之本衣。將木十字架。使負之。行詣加爾瓦署所。譯言。骷髏之所。高山惡人受刑之地。城中人民羣隨。并有婦女哀號甚慟。耶穌回顧。語之曰。京都之女。勿哭予當哭爾。當哭爾子。定期定至。乃人曰。石女者。不產子者胎者。不哺兒者乳者。斯俱眞福者女。其時人對山嶽。山丘陵言。山嶽崩塌吾上。丘陵壓瘞吾等。以茂樹受罰

如茲。朽木將何如。猶言。我如茂樹開花結實。而吾父爲人罪。罰我至嚴如此。斯城之人。如枯木朽枝。更當屬吾父之罰。偕行盜賊二人。同赴受刑。釘于十字架。以賊左右耶穌。民衆及民首爭笑詈譏之曰。能救他人。不能救己。爾倘天主子。可下。吾見卽信。比辣多書一橫板。置之十字架楣上。曰。耶穌納匝肋諾如德惡隆王。仇者請比辣多曰。勿書如德惡隆王。寧書其云。我爲如德惡隆王。比辣多曰。所書既書。猶言。

已書之板。萬不可删改。耶△穌△忘其苦極。憐仇之慾。仰視謂聖父曰。父。寬宥彼罪。彼實弗識所爲。又被釘十字架左盜譏之曰。爾倘爲救世者。救爾兼救吾輩。右盜責之曰。爾者並屬罰例。猶不畏天主之威。爾我受刑。乃理乃義。斯刑正當吾慾。斯人實無辜。卽向耶△穌△云。主至本國時。請記我一念。耶△穌△謂之曰。我確語汝。汝偕予今日並享天堂眞福。吾主受難之日未昇天。復生四旬後纔昇。主云。爾與我今日同享天上之福何。曰。享天堂

眞福。今繫於見天主。人見之遂爲眞福之人。右賊之靈神。既離本身。疾降古聖人之所。乃見天主。而眞福與在天堂無異。主言今日爾享天堂眞福者故。

聖母近立耶穌架旁。及其妹瑪利亞客阿拂。聖母之母止生聖母。另無子女。聖母何有妹。曰。當國之人。若有極近親族。男稱之兄弟。女稱之姊妹。聖若瑟爲聖母之淨夫。而瑪利亞客阿拂爲其侄女。稱之聖母之妹故也。客阿拂。乃父之名。猶言。瑪利亞客阿拂之女。

及瑪利亞瑪達肋納。卽名家富族之女。原主村。謂之瑪達落。稱之瑪達勒納故。其旁亦站若翰宗徒。

耶穌視母。併視所愛之徒。卽若翰聖徒。**謂母曰。女人。**主稱聖母女人。不稱之母何。曰。母稱切親。母聞必感必動。當時聖母心既深痛。主稱之母。必增其痛。稱之女人故也。

彼爲爾

子。彼即若翰。次謂徒曰。彼爲爾母。彼即聖母。從茲以後。徒盡孝事。爾時正午至申初。初刻日全失光。普地暗暝。幾及申初。耶穌大聲曰。吾天主。吾天主。何捨去我耶。耶穌知降世之故已全。欲成聖經之言。曰渴。達未先知聖王於吾主受苦一千一百餘年之前。廣述主受苦之狀。主所發苦時之言。其中主深責其仇之虐。曰吾渴而彼戲醯以解吾渴。主已將亡。曰渴。仇者送醯。乃經言有驗。近有醋餅。侍卒乃持斯盤壤。木耳之類。易濕易透水。浸以醋。包裹義索剎。苦草名。擎之高竿。送厥口。耶

穌吭醯後曰。終。卽大聲曰。父。我神付於爾手。言畢俯首。斷息而崩。于時聖殿帷帳。從上至下自裂。地球震動。石自碎。冢墓自闢。已亡多聖人之屍。再活出墓。於耶穌復活後。入聖府見於衆。聖府國都是也解見封齋後第一主日。百夫長及守耶穌等。卒見地震等異。驚愕曰。此人眞天主子。是日正當巴斯卦大瞻禮日。如德義不欲屍懸架上。因請比辣多命折斷其脛。下之。

武卒折斷二賊脛。後詣耶蘇。見已亡。不斷厥脛。但一卒持矛刺胸。血水併流。此吾主受難之概。聖史四位紀錄於册。以傳于世。俱必爲眞實之證。

箴

耶蘇借厥門徒出。世人預知死地。必心懼。必不敢近。葢人之所畏。莫甚於死。所慕莫甚於生。惡死愛生。世人之常情也。吾主甘心趋死。不待仇近。自至受苦之地。吾儕可師之焉。若遇人害爲主。不必躱避。可甘心迓之。以畧報主之苦。

始怖怯憂鬱。曰。予靈憂甚至于死。主憂至矣極矣。因解其至極云。吾靈憂甚。至於死矣。猶云。吾靈之憂。能致吾死。哀哉。汗血滿身。滴流濕地。可識主憂。聖賢常云。自天主造物至今。自今以後。合世人之憂。不能比吾主之憂焉。余今將列其故。便可識其憂之甚。故約有八。

一。吾人之罪。是也。葢主明視人罪之衆。各罪之重。視其衆重。必憂痛以雪聖父之義怒。比之人父。慈愛其子。若子逢患。患愈重。父憂愈至。主。萬民之仁父也。人父之愛。比主之愛。不較萬一。又罪人之患。乃累世相積之患。罪愈多愈重。其患愈深。吾倘得知主愛之極。亦可知其憂之至矣。經所云。主以萬民之罪總聚其身。其心多憂多痛是也。

二。本身幾至暴死。是也。玉工有寶珍。愈美貴。愈重愛。愈勤藏。偶或敗失。其哀痛益深也。吾主生命。爲天主生命。大踰諸天

神諸人之生命。主知其貴。因
貴重愛。知己將失。至憂至痛。

三。本國背恩之罪。是也。天主從古重愛。顧理國人。恒洽以澤。訓之以經。教之如師。治之如醫。國人當愛重敬。惜哉其迷惡主如讐。輕之如卑。殺之如賊。可知負恩之甚。罪莫大焉。主視其負恩之罪。必憂痛也。

四。本國之滅。是也。葢天主聖父。欲罰殺主之罪。過年四旬之期。致敵突進國境。被殺者。餓殍者不止百萬。其餘被虜。國盡敗滅。主知其敗。必憂痛也。

五。門徒之背。是也。葢主選之爲徒。陟之於聖徒之高位。主至受難窘急。遂背而奔。主視其薄情。必憂痛也。

六。茹答惡徒之叛。其固于惡。至死不悛是也。葢茹答背主而向主仇。以微價售焉。主先百般驚戒。彼終執迷。以至隕命。而

下地獄。主心憐甚。必憂痛也。

七。聖母之大苦深痛。是也。吾主也。聖母也。其親之切。比仁母仁子。尤更切也。聖母視吾主之難。慕死之苦。痛傷割心。主知其疼之甚。必憂痛也。

八。世人多負寶死之恩。是也。蓋世人之間。三分之一。不知主難之至。其功之極。不肯受益。一分聞知。奈何蒙蒙不務受益。哀哉。僅有一分幸得聞知。務謝寶重取益也。主知彼衆之迷。多負多輕其績之重。必憂痛也。

細想主憂多故。畧知其憂之至。蓋一一圍住主靈。利刺其心。如樹在山。爲八面之風所鼓。無何。應風而偃也。如舶在海。爲八面浪擊。無奈撓動裂淪也。

曰。聖經恒云。吾主甚喜受苦。甘心自至於死。今云。心怖而憂。二者相反。曰。相合也。主死之繇衆矣。右八故自生憂痛。主之寶死另有多利。自生甚喜。葢補人債。全贖人罪。大敗魔計。大開天堂之門。使人得入。得享眞福。主知斯益之衆。心必大喜。以是而觀。受難之時。憂喜交興于主內也。

曰。憂喜何能並居於心耶。曰。爲斯心憂。爲彼有喜。何礙乎。聊揭四端以明徵示。一。病人愛生惡藥。服藥之際。口嫌藥苦而憂。望療身病而喜。二。學士夙夜攻書。劇神殫思而憂。竝望爵祿而喜。三。修道持素。鞭身棄俗。獨居默道。克慾形軀自厭修工而憂。靈性望報。忻然當苦而喜。四。商人過海。偶遇風浪。財命難存。丟貨存命。失財而憂。存命而喜。吾主何不然乎。

又疑曰。眞福者靈魂。憂懼等苦悉無。葢人入眞福之境。其靈上分。時常樂甚。若湧泉。大溢廣流。灌漑下分。世苦無隙得進。

吾主靈魂。恒享眞福。爲得憂懼等苦者哉。曰。論眞福者聖人。其福如是。是也。噫嘻。至矣。極矣。吾主愛世人之愛。以傾於受苦。緊塞内路。不許二分相通。因上分甚樂。下分甚憂。主之上分。若眞福之天也。下分若地也。彼者恒光。斯者有時而暗。何必異。吾主如是。吾人多有亦然。善人在時。偶罹病患。其靈上分。合主聖意。心平而喜。下分慕痊。奈何同有痛愁也。

又問曰。人逢患難。毅然致命。人嘆其毅。但心怖恐露。何人哉。主能。全也。其毅至也。寧或無憂怖。或蓄藏於心。烏必露哉。曰。主憂且懼。或有或無。或蓄或露。竟繫於己欲。惟欲有欲露。其故有二。一欲明徵其人性之實。葢或無或有而蓄。則取人疑而不識實有人性之眞。或獨有人性之幻像也。二。欲有欲露。使人知其苦之甚。其愛之極。設有而藏。人不知而輕其苦。今知其內之怖。其外之憂。可重其難。可哀其苦。可感其恩。可謝其惻。可愛其愛之極也。

徒皆甚憂寐。

解經云。宗徒之寐。罪人像也。葢主勸宗徒醒寤。徒反穩寐。主常勸惡人醒改。彼若聾不聽。嚇以審判之嚴。彼若瞽弗顧。驚以地獄之苦。彼若狂不理。其寐若臥病者寐焉。經責其寐曰。睡到何時耶。爾寐何時可已耶。何時醒而起耶。

經記有先知者。名若納。下舟過海。天倏大變。風濤掀湧。舟幾沉。客驚急兢棄貨輕舟。若納深入舟內。穩寐大鼾。愚哉。命在呼吸。彼安若無事焉。罪人正態也。度生若客度險危海。邪魔世俗。惡情若狂風大浪。靈性幾沉。猶蒙然安寐。不避靈害。鄙鄉詩翁作詩。歎愈人之寐曰。賊盜竟夜不寐。伺隙可進。欲殺爾身。欲奪爾財。爾愈而穩寐耶。何不寤以保爾命耶。以全爾財耶。異矣。魔鬼。吾靈性盜賊也。吾德及善吾財也。魔不寐。恒寤謀刼。吾可寐可寤耶。

昔有修道者。多言誨徒。僅至半晷。門弟心厭。垂首而寐。師高聲繼之。徒寐愈深。師暫罷善論。揭戲言。徒皆若甦。抬首拭目。傾耳忻聽。師乃心痛。長嘆責之云。先設善論。爾則寐。今舉笑言。爾則寤。惜哉爾怠於修心之務焉。嗟哉爾勤于無益之工焉。世人皆然。專心世務。晝不足。夜繼之。而目不寐。心不厭。力不倦。僅起善工寐也。厭也。倦也。惜矣。羞矣。

寤祈免陷於誘感。

寤祈皆緊務急工也。二者少一。人不免陷于魔誘也。有寤。則便得覘魔感。有祈。則便受神力。得免其感也。人靈如鳥。弋戶張網設機。鳥看而無翼。不能脫其罟。有翼而無看。不能脫其罟。目翼俱備。乃脫而負弋戶之望也。魔鬼若弋。勤勤設誘。引吾進入。吾怠不顧。厭而不祈。則若鳥無目無羽。何能脫魔罟者乎。寤而不祈。若鳥看網無翼。不能騰空而脫。祈而不寤。若鳥能飛無目。不知何往。得免落於罟耶。吾寤。則神目加明。吾祈。則天主加力。俾

能脫魔之機械焉。

茹答

茹答原爲主徒。三年之期。恒受其業。行多聖迹。乃猶漸流於下。而終落于衆惡之甚。可識善人。不可妄恃夙善而怠前進。葢人不務常進。則必退也。因葆祿聖徒勉己曰。不念己行往善。惟念未至之功。急勤而致之也。奈何。人性于爲善。如舟逆流。不能停住。舟人勤挽則上。怠緩則下。

或問茹答之惡。何由而起。曰。其由有三。貪財之惡情。有時人送銀錢。以資吾主。及宗徒之需。茹答隨便隨偷。枉費侈用。銀錢有盡。其貪無限。謀售其師。以充心貪。斯其害之第一由也。人每當爲警戒。以免其害。葢貪情一入人心。不已于貪。不已于偷。正若毒泉。時時泛溢。廣發衆惡之毒流。引入於心也。聖經示吾貪情之害。曰惜哉貪人之迷。重財輕靈。爲財售其靈

焉。哀哉貪人之癡心。爲微價値。售無價之寶焉。褀䄎聖徒又深戒門弟曰。貪財之心。易陷于魔誘。易入于魔套。易流於世欲。易破沉於地獄。招靈性永死也。貪財之欲。至人背教。而爲諸惡之根也。聖奧斯定解曰。愛德。衆德之根是也。貪惡衆惡之根是也。天主爇彼於善人靈。魔鬼植此于惡人心。二根之實懸絶。愛根自萌衆善。無微惡渣。貪根自發衆惡。無微善影。人皆可思。何根生長於本心之地。或愛或貪。若愛。可喜。可勸于培壅。可急于灌漑。以免其枯。以得漸長。以得結實。若貪。可驚。可務速拔。勿許生長。而結毒實。

第二。無恒于善是也。噫。姑答惡徒。勤始怠終。不堅持執往志。前善徐亡。新惡徐進。聖賢常云。善人行善。雖貴善始。愈貴善終。蓋善始不救惡終。而善終大補往失。主云。世人持善。始終如一。眞福之人也。又云。人持耜而回顧。不能入天國也。意若

云。夫人急工。必在修理本心之地。如農夫犂田。設使嫌勞罷工。田荒蕪。不能生穀。人始修靈。而嫌修苦。中道罷工。不成靈修。靈性空虛。不能昇天也。又云。人欲造宮。築基而已。過人互笑其癡。人始善工。不終其工。天神魔鬼。世人亦皆嗤笑其癡。吾德無恒。不可稱德。可稱德歷者而已。有恒。乃稱眞德。而爲諸德之備也。聖伯爾納曰。恒德爲人之眞福。諸德之旒。衆善之全也。人工無恒。其工無功。其勞無報。其先善俱爲虛空焉。可法達未聖王之恒。王謂天主曰。吾心定守天主誡。以至于無終之終也。解曰。俗人及善人之意甚異。彼者。服事天主如役。售身顧力于一年之期。期竟急出。不念往主。斯者服事天主如子。平生輕身。罄力以事其父。不念年時也。

第三。輕忽小失。是也。葯答本職在守公資。但心多貪。陸續藥指。漸輕斯失之微。因至落於售師大罪也。聖經所云。人輕微

失。漸落于重。是也。可知宜急於小非之損。以免大過之害。蓋人屢落于輕。德味漸薄。主畏漸弛。心迷漸深。靈目漸朦。神力漸弱。魔慼漸厲。漸落于重甚易。比之微滴。時淋而不修。必敗大宮。比之火星。人輕其微。而不滅。必燼大室。比之蠹虫。藏于笈。必敗寶裳。比之舟隙。舟人不塞。必致舟淪。比之輕疾。人忽不醫。漸透骨髓。病人必亡。敝鄉有諺曰。大軍常致大敗于微由也。於小釘也。于一馬鉄鞁也。蓋釘落。鉄鞁同落。馬蹄無鈒。難行而倒。馬跌。乘者同跌。奈何伍什則亂。隊失行列。而軍被敗也。可識不可輕輕非之害。

司教首又問。爾所從徒若何。所傳教者若何。

司教首。其問有二。主答有一。蓋主舉其教之聖。而掩門徒之劣。欲示世人。于他人之罪。不可輕洩也。門徒失忠背主。怕懼而散。設主

正答。則露其不忠背逆之非。寧不答而蔽之也。已見第三卷。封齋前第三主日。

侍一僕掌耶穌面。

被撾大辱也。其辱有等。或爲庶人而被撾。或爲罪人而被撾。或人弗視而被撾。其辱差輕。被撾者。或貴。或聖。或在多人前。辱爲重極焉。主也。其貴無等。其聖無比。又當時司教之首。及司教者衆。講經者多。武士兵卒。俱滿于堂也。噫。多人之前。賤僕慢然舉手。敢撾主面。可知其辱之極。聖奧斯定勸教人法主之忍。曰吾主眞造世之主也。欲罰此人。何難乎。能命降火而爇。能命地開而翕。能發一聲而滅。至哉其忍。罷能顯忍。欲引吾輩。慕法其忍。而甘心兎辱吾者也。

伯鐸羅矢曰。我不識斯人。

伯鐸羅宗徒背吾主之詞也。或問伯鐸羅宗徒。其德高峻。

其變至甚。其志堅毅。鳥溺於背主之罪。曰。其背之由有三。其心之傲一。葢當晚主戒之云。爾今晚必背我。彼忘本性之劣。而妄恃愛師之情。罔然置已等徒之上。曰。倘我衆友至背。吾果不背師也。倘必至于死地。同師致命。了不背師也。倘要同師受擒。同入囹圄。竟不至背師也。俱自恃自誇之語。主許其落。以伏其傲。以致識其弱也。

寐寢忘祈二。葢是晚主告之云。可寤可祈。以免陷于誘感。彼輕主言。無寤無祈。至背主者故也。

近交惡人三。葢捕主之卒。入堂烘火。彼同入同坐同談。斯亦背主者故。惡黨之害。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三主日。

又問。主能自持宗徒。使勿至陷落。乃不持之何。曰。其故亦多。一。欲固門徒。及衆人之謙。令知本性劣弱。而無天主佑。不能自立。必陷落也。二。主以伯鐸羅宗徒。加之衆教友之上。許先陷落。先識己劣。以憐他人之弱。不過於苛斷他人之非也。聖

巴西畧曰。伯鐸羅之罪。必爲其師。教之可寬。若主寬於己也。三。許宗徒先落。後佑之起。因勵罪人之望。雖陷落。可望能起。四。欲立痛悔徃非之表。伯鐸羅聖徒一時之罪。平生痛悔。史記曰。聖徒夜時。每聽鷄鳴。記背之罪。大哭深痛不禁已。以至流淚面成深槽。嗚呼。吾輩若如其惡。盍如其善。

予國不在今世。

或疑曰。吾主萬物之王。是也。經指之云。彼則爲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又云。天主聖父與之以萬物之權。而萬有悉屬於手之下。主今云。吾國不在今世者何。曰。主國。較擬世王之國大異。葢世王之國。難穩易移。難得易失。其存其亡。俱繫于臣庶之忠叛。無食無糧。民必背散。而王孤立。無武士兵卒。敵寇侵突。國必大敗也。主者治理萬物。而無物能遏。治理世人。而無人能奪其權也。謂不在今世之故。猶云。吾國不若世國。故其穩其恒。不繫於人也。又。

欲示吾輩。吾國不在今世。必在天上也。是以世俗之物。可割於心。而當視自己若旅人然。恒慕疾趋本地。伯鐸羅宗徒。示弟所云。吾弟當度此世。若旅人遊于異地。身雖居地。心遊于天。是也。

衣以白衣。阨祿德國王。見主嘿嘿不辨仇誣。視之如狂。命侍人衣之白衣。聖盎博削曰。白衣純德之像也。王意欺主。天主聖父意示主德。至潔純白也。又主意必是教人可法其忍。有人輕侮。謀害謀辱。不必生根。不必爭兢。可含忍而法主忍也。

命鞭耶穌。當時鞭撻之刑至辱極鄙。獨奴賤僕可受。又官鞫犯人。而有應死之罪。將殺之前。加之笞刑。此外官欲正人。罰之可。笞之不可。又國律嚴禁。笞下不過四十。惟卒欲快主讐之怨。不顧定法。解主裳衣。繫之石柱。各執荆條馬

策。鐵索。笞主之數。不止五千。痛哉。肌膚盡裂。股體俱損。血流滿地。昔義撒義亞先知聖人。天主賜以神目。得見吾主受笞之時。深嘆曰。吾視其容。實非人像也。其美色鮮妍。盡退盡無。欲指其名。痛苦之人。知疾之人。其名也。噫。萬民之罪。其傷其急。其笞。其苦之故。是也。其寶血。正若靈藥。得療普地神疾也。聖奧斯定戒人曰。人當細思其靈之貴。其價之重。蓋主侈出寶體聖血。如無値以市。吾靈誠貴。吾主誠市。焉可賤其貴。爲之魔婢。焉可以罪之微價。售之于魔。而凝然侈費吾主無値之値耶。

或問。吾主受擊之時。聖母何在。聖賢解經云。聖母當時近主。無須與離側。昔有聖婦。名俾理西達。多受天主默啟。一日潛心默思吾主受笞奧旨。聖母倏見。謂之曰。吾子受笞之時。其讐慢持。引入私堂。繫石柱。子也不待讐解裳衣。自解自至石

柱。自獻手肱受縛。吾目擊苦。吾心痛甚。吾身力乏。無奈昏絕於地。過時復醒。痛哉。背骨皆露。膚體皆剝。盡無可容撻之處。當時有人入堂。怒聲責卒者曰。安敢罰戮斯人如是乎。官未斷其死。爾猶先殺之乎。乃急割繫索。笞刑纔止。聖母言畢不見。聖婦聽畢痛哭。吾輩讀畢。可痛可哭。可謝可感也。

織棘圈戴首上。

或問。主欲當刺箍之苦何。曰。主意有二。顯其愛人之極一。示吾甘心受苦一。主也。當時渾身盡皆剝裂。無容刑罰之處。獨首全無傷。心不忍百肢之間有一無苦。欲戴苦冕。而顯其愛者故。又。美花常萌於荊棘之中。無荄。玫瑰無由所生。世苦如荄。能生後世眞福之花也。吾主曾見于聖女。手持二冕。荊棘一。美花一。謂之云。二者。二世之冕也。人今世戴荄。後世戴花。生前戴花。死後戴荄。爾今任欲可選二冕之一。聖女曰。主在世時

識茨冕。吾烏可戴花冕乎。寧戴茨。而效吾主之苦。急伸手執撫冕鼎擲首上。主美其智曰。今世之苦。若茨生花。今世之樂。若花生茨。吾女可記。勿忘斯言為。

付耶穌於仇任戮殺。比辣多知主無辜。惟膽小志劣。不敢逆衆。因付主於仇。任意罰殺。嗚呼。理事之分。賞罰善惡是也。不可畏威。不可為人曲法。善官之權。如天平之針。其高其下。隨物輕重也。又可如鐵枝。不動不偏也。惡官之權如葦。微風一起。應風偃仆。經嘆驚之曰。爾志脆弱。不敢毅然斷正衆非。勿持權柄也。免負高位。免曲國法也。

將木十字架使負之行詣加爾瓦畧所。官既以十字架刑判主。卒急製大木十字架。使主自負。而行於加爾瓦畧山。主極難行。蓋晝夜無寧。受笞而流多血。身乏無力。又十字架直木有十

尺。橫木六尺。至重也。又。途遠約有一千三百十七步遠。自官衙至於十字架所。二十六步。後行八十步。力乏而仆。後行六十步。而遇聖母。後行七十一步。不能進前。因仇僱人。命之代負。後行一百九十一步。至一聖婦之門。婦視主困。力乏氣喘。面上汗血交流。甚憐其苦。執布謹至以拭聖面。主欲酧情。印留聖容布上。至今存收於祿瑪都。西人慕視。時時詣都敬拜之。後行三百四十五步。至城門。傷哉。途愈遐。主力愈乏。至門再仆。出城道勢漸高路澁。愈難進步。强行三百四十八步。乃聽隨從之婦女號哭。回視戒之曰。

京都之女勿哭予。云云。

言罷復行一百六十一步。乃至山脚。氣力盡乏又仆。勉起又行二十步。至此暫住。卒褫卸主衣。參苦酒於膽。送之飮。後行十五步纔止。卒急備大鐵釘。釘主左右二手於架橫木。兩足於架直木。乃背竪而行十四步至山頂。鑿深眼於石。而竪聖架也。讀者可知吾主

行斯路之苦何苦。因自當時至今。稱斯道。俱稱苦楚之道。

架上七言。

主上聖架。以示世人。猶師上座。以教門弟。吾輩可聽主訓。心納穩守。勿忘而行。主訓約有七。謂之七言。其解如左。

第一言。

耶穌曰。父。請寬宥彼罪。彼實不知所為。斯第一主言。大發其愛其憐。蓋忘其苦之極。而憐其仇之罪。主在世時。訓徒曰。有人惡心加害。惡口肆觸爾輩。爾可喜心加恩。仁口求天主恩惠斯人。乃始謂在天爾父肖子也。蓋爾父天主。日命太陽廣布其光。並照善惡人也。又時命膏雨。降潤下地。並養好歹也。主先

親口教吾如是。後親求聖父如是。不圖仇戮。而圖其宥。吾須聽從其教。須師其行。須愛吾仇。須求天主賜赦之也。斯德望聖人。被仇加害。持石擊殺。聖人忘己念仇。將亡踣倒伏地。求主寬恕其仇。而赦殺己之罪。後來善人。多法吾主。多法先聖。吾輩可不法之乎。

或疑。天主聖父。不赦殺主之罪。蓋過年四旬。敵人臨境。圍困都城。夷平垣郭。盡殺百餘萬人。存者。至今無國無君。恒徙異土。若流竄人。無容脚之地。斯俱殺主罪之戮也。主求聖父赦宥彼人之罪。何不得其求乎。曰。必得也。葆祿聖徒曰。吾主崩時。高聲多淚。祈求聖父。而聖父看主之尊。許諾其求也。聖賢曰。主求有二。一非專爲仇之衆。但包衆間定數。主復活後。本府之人。多有改非。聽從聖教。而得其罪之赦。斯則天主聖父。諾許吾主之求。明驗也。二。殺主之罪。其醜甚極。無言可罄。必

當地面速開。翕吞彼人。聖父看主之求。無盡之勳。寬延仇罰。待年四旬之久。心欲仇改。奈何怙終不悛。不認其非。聖父乃降顯戮。以懲其罪也。

第二言。

予確語汝。汝同予今日並享天堂眞福。

斯第二主言。大發其寬裕之心。布惠之德。又示痛悔大能也。蓋右賊信望吾主。至本國賜發一念。而不忘其靈。主不待昇天。不延其望。當日卽賜享天堂眞福也。又右賊一時之痛。卽能洗潔平生之汚。可見吾主之大寬。可見痛悔之大能也。聖夏曰。大哉右賊之信。當時不見主行奇迹。不見命病者痊。命聾者視。命死者活。而信其實爲眞主。大哉其信者焉。當時止見主受刑如賊。受辱如卑。

受羞如辜。而稱之主。稱之王。大哉其信者焉。

斯主之寬。示主聖架。如鑰大開天堂門。使世人得進也。若常生之木。能發萌眞福之實也。又右賊示人。可明認。不可羞。以彼釘十字架上。實爲吾眞主也。實爲天主也。主曾誨衆曰。有人尊我於人之前。我尊之於聖父之前。皆是也。

第三言。

謂母曰。女人彼爲爾子。次謂徒曰。彼爲爾母。

斯第三主言。大發其孝之至。其愛母之極。其報忠之心也。主在世親愛聖母。聽從服事。至死忘己。而念聖母。欲示人子於親何如。生時可親可事。至死猶不可忘。可致其孝也。聖基所曰。吾主將亡。托母於徒。示吾終身。當養當事當親吾親。死至吾孝必不

可止也。

又可思若翰聖徒之忠。吾主欲報其忠。托母於彼而爲之聖母之子。葢吾主有苦彼必不離。彼身愈近。其苦愈深。斯必善友之驗。有問賢曰。眞假之友難別。何試之乎。曰。試之如金。磨之於石。則顯其眞假也。難時患地。友之試石也。眞者則近。僞者則離。可比之燕。夏時近人。入室嘹唳。冬時則飛。了忘其主也。

又。可深思聖母之深苦。其苦必應其愛。其愛大踰衆人之愛。其苦大踰衆人之苦。聖伯爾納云。嗚呼。童身天主聖母聖子苦時。深苦利劍。利刺爾心。爲教致命者之苦。雖大且重。比爾心之苦。則小且輕也。聖玻納文又謂之云。爾子受苦於身。爾受之於心。其傷之苦。分於其身。而統約于爾心。

第四言。

予天主予天主何捨去予。

斯第四主言。大發其苦之至。其憂之極。或曰。天主聖父。不能不念吾主。剜捨之乎。主謂若是何也。曰。捨去二字非無管無理。無顧。無愛之意。惟無垂安慰。無免其死者意。主言如此。其故有多。一。欲吾識其苦其憂之至。蓋其苦憂。漸長漸深。此時俱至其至。二。欲顯其實有人實性。設受虐死。而無發痛聲。人多致疑。或有人之性耶。或獨有人之幻像也。三。欲人知識其德之精。而其苦無由於本身之辜也。罪人遇難。不必問主棄捨之故。其罪其故也。主原無辜。而受多苦。問苦之故故也。四。欲引吾常問聖父。棄去親愛之子何。聖父必答曰。捨去吾子。因不捨去世人。不免吾子暫刑。因免世人無限之刑。吾輩聞故。宜深感聖父之愛。宜深謝聖子之恩。

第五言。

斯第五主言。大發遍體之苦。蓋主日夜不安。汗血交流。甚渴。乾而渴。請水潤口。卒乃備醯。嗚呼。人在刑下。雖爲盜賊。人尙憐悲其苦。而安慰之焉。惟主之仇。反人本情。如獸之慘。而加吾主之苦。

第六言。

斯第六主言。大發其聽命之德。猶云。聖父命我降世成人。終。受苦以贖衆罪。以償人債。聖父所命。聖經所記。逆知聖人所書。滿矣全矣。聖伯爾納曰。吾主救世之功。不丟于半道。未至於終不已。至終乃止。吾輩可法。蓋德不貴于始。惟貴于終。有終。則有厚報也。

第七言。

父予神付于爾手。

斯第七主言。大發其望天主聖父之報。又。示吾人逝世之際。必當勤急于靈。以得善終善所也。奈人多勤急乎身。先備堅木。難朽壽板棺槨。擇吉山陵。猶無念其靈也。迷哉。又示吾人。凡死後。其靈常存不滅。設散而滅。主靈必無可托于聖父者之手也。

代疑論。

禄祿聖徒曰。吾輩主徒。敷教于世。示人可信。吾主受凌。受侮。受苦。終被釘于十字架而死焉。異教之人。聽聞吾言。多疑曰。斯狂人之言也。斯無理之論也。必不可信也。何有天主聖子。卑賤其尊。降屈其貴。如是之甚乎。余將解斯端。以解多人之

疑。

疑一。

吾主。眞天主。其知無窮。盡識仇之兇謀。以得預備。而全其身乎。曰。吾主在時。恒與宗徒說其難狀。其死期。又一日上山變容時。古教聖人二位。同主互講其苦之勢。又受難前一晚。再三告徒其死之期已至。是晚入園。令仇得便能擒。此皆實爲知其死之效也。

疑二。

耶穌既爲天主。其能必全。何被仇之害。而不能勝乎。曰。吾主之能無量。初刱萬物。以無爲有。今欲盡滅之。誰能拒乎。況避

其仇數人之禍乎。且仇來捕之時。一答是我。眥仆若死。夫吾主以一言之微。遂使多人驚倒。殺之何難。當時宗徒。欲救主。砍一卒之耳。主摩使再復接。乃禁徒曰。收劍入鞘。若我欲避仇害。而求吾父。不刻遣天神數萬來救。觀是則知吾主受難。竟非無力而不克勝仇者也。

疑二。

吾主旣爲天主之子。同父一體。萬不能有罪。爲何若負辜之人。被死于嚴刑之下。曰。斯故奧矣幽矣。吾主人性。自然純粹至精。不麗邪情。不雜私欲。善德不勉而安行。何由有罪。且其仇。雖時時潛窺密伺。卒無能得其小過。主灼見仇之惡心。嘗問之曰。爾曹誰能責我因罪者乎。仇竟無言可對。只惡口厲聲詈毀而已。其受難之日。比△辣△多△細密詢察。求其辜而不可

得。將立案。其妻命价曰。此無辜之人。不當陷之死刑。卽其悖徒茹答。忌嫉吾主。而讐于仇。讐後甚厭其非。曰。我罪甚矣重矣。無故而付義人之血。以此觀。吾主雖當死刑。其死不由於本身之咎。惟甘心受枉責而死也。

疑四。

爲何罪受刑受死也。曰。當知天主掫造天地萬物之時。遂造男女二人。爲之人類始祖。身心粹美。吉福滿備。燠寒。貧苦。艱難。等苦悉無。不病不死。壽考之後。活騰升天。其子孫。皆然。奈何背主。犯其聖命。恩澤悉隳。病患兢至。邪情穢欲。孳萌叢出。萬端之罪。肇興於是。蓋吾人若枝若派。吾原祖若根若源。彼既蠹污。吾無不然。經指此罪。稱之原罪故也。此外各人又自增親作之孽。而爲天主所惡。何由能息主怒。能贖己之重罪。能酧負夙債。能復得升天乎。廣哉大哉天主仁慈。其悲憫博

厚無限。其矜恤宏深無涯。哀憐吾人。而不忍遽絕。見其不能償所負之債。乃親降生成人。忻然膺罰。以償吾債。贖吾罪。吾債既償。吾罪既贖。吾人與天主協合。天門始開。而人方能入之焉。此爲吾主受苦難之故也。

疑五。

天主若要償吾負之債。何必親降受苦。命天神償之亦可。曰否。吾無窮之債。獨無窮之功。始得全償也。天神雖高且貴。不越受造之類。其績有限。何由而能全償。此惟屬天主之能。天主降世。兼天主及吾人兩性。因此能受苦受死。因彼其苦死有無窮之功。故能全償吾人無窮之債也。

又。雖天神有能全償。天主萬不許。其故有三。一。天主親造人性。人落而壞本美。天主親救。使得復新。理也。如巧工。親繪美

像。偶敗。肯託拙工代新耶。抑親手自新耶。二。贖世之恩。永世之恩也。獨永世之主之本分也。三。贖人罪之恩。比受造之恩。更大更遠。此者。本性。彼者。超性之恩也。今吾受造于天主。愛之。敬之。事之。理也。設天神降來。被死而贖吾罪。則愛之。敬之。事之。比天主尤切。亦理也。天主愛人至切。而欲人愛之亦然。何容人分其心。而愛天神如此之切耶。

疑六。

然也。天主自負人罪。免己受苦。不更便乎。曰。否也。天主自負人罪。其便有一。不便有多。天主。全仁也。又全義也。自赦惟顯其仁。不顯其義。若代人全賠。仁義兩全。便之便也。又。自釋。不顯其所惡罪之甚。又。自釋。引人輕惡。蓄主赦之易。人愈易肆。又。天主降生。親訓我輩。若師。親行善立表。引人易學。易得踐天上之路。又。人平居無權。自恕人辱可也。善也。國君理民。自

宥屬民之罪。不可也。不善也。彼惡人。因此不覺己非。不懼國法。反日肆於萬惡。而國俗愈敗矣。理一國之微。不可自赦。天主總督萬國之權。可自赦之乎。因此觀而論。莫便於降生也。莫切於受難也。

疑七。

或曰。人性因罪屬苦屬死。苦死罪罰也。吾主人性無罪。聖父屬之苦死何義。曰。至義也。聖子見人類大敗。負罪重債。無力可償。大發慈心。甘爲保債。降世成人。總萃萬民之罪于一身。聖父屬之以苦。屬之以死。故也。

或曰。吾主若兼天主。其微行之價。卽屬無窮。一動一息。一呼一吸。皆無窮之價。以微功得償。何多功爲。曰。斯故多且大矣。一。欲人知其愛之至。二。欲人知其罪之醜。三。欲知人其聖父之義。四。欲示人苦難之奇。五。吾主降世。其職有三。保債一。神

醫一。神師一。論保債之職。一吸一呼。足也餘也。論神醫之職。未餘未足。奈何。靈之罪。靈之病也。主一呼一吸贖人之罪。靈病必痊。惟病根在心。未時復萌復病。精醫深究病根。急務攻拔。乃痊。靈病之根何。曰。自愛者之私。是也。傲。奢。淫。忿。饕等。皆如毒枝。發生于偏愛之毒根。吾主若善醫。自受多難。以贖人罪。而拔罪根。以謙醫傲。以乏醫奢。以苦醫婬。以忍醫忿。以茹醫饕等。德如神方。人效而服。靈病皆痊。病根盡拔。主苦之一故。又善醫對病發藥。病由于熱。攻之以冷。由于冷。攻之以熱。靈罪概由于樂。必攻以苦。主苦之二故。論神師之職。主降迪人。升天眞道。道阻有三。財一。樂一。傲一。主若善師。必當勸人神貧。身潔。心遜。如勸貧自富。勸淨自污。勸遜自傲。可謂善師善勸乎。取苦之故。其理自明。

疑八。

或曰。天主入世成人受死。吾聞有多賤可輕。未聞有何妙可重。倘有請示。以解心疑。曰。勿云賤可輕。當云賤可重。蓋主之謙卑。其辱其死之賤。俱爲可仰可重焉。人死也。不係于有辱與否。以爲輕重。獨係于其死之故耳。故醜可輕。故美可重。試如盜賊。其死雖無大辱。必可輕賤。蓋其死之故。其罪也。猛將忠臣。或爲勤王。或爲護國。或爲保城而死。其卽有大辱。必可仰重。蓋其死之故。其忠也。噫。忠臣爲國受死。可重其死。設國主受死。爲國保民。何當重其死者乎。史記。唐太宗割鬚以療其臣李世勣之病。人皆大美其情。設有甚焉。又何如美之哉。爾今可先明主死之故。後便可知可賤可貴也。其故。無本身之罪也。乃救世患也。贖人罪也。開天門也。免人永苦也。可賤乎。可重乎。

今爾欲聞其妙。余謂屈指難數。異哉天主之工。其工雖小微。一一奇妙。矧成人及受死之工乎。蓋其諸大工之間。成人受

死。尤爲至大之工也。造天地萬物之工。比受難之工。猶無工然。生存養吾之恩。比贖吾之恩。猶無恩然。今揭受難奇妙之畧。使得重其大之大。得感其恩之恩也。

第一奇妙。爲其遠久也。器具愈古。其價愈重。人愈久懷恩我。我愈當謝其恩也。天主于無始之始。存意降世。受難贖我。斯意之古。于天主之古。互相並行。可不謝之乎。伯鐸羅宗徒。謂教友曰。爾輩原贖人也。主不出易壞易朽金銀以贖之。惟出其無盡價之血。主也。雖見于造世之後。定意降世于造世之前也。

第二奇妙。爲上中二古。多先知聖人。數千年之前。數百年之前。細列受難始末。而載之經上。後其言皆驗。較之于事。無一不對也。達味聖王。記主受苦之時。巨家仇人。同心並力。而皆叛主也。又記惡徒之背。武卒之欺。五傷之苦。膽醯之飲。酷死

之態等。義。撒。義。亞。聖人。記吾主雖無辜。飴心自至於死地。以贖衆罪。又云。主不開口。以觸仇人。以白其義。以求其命。若善羔然。匝。加。利。亞。聖人。記受難之時。門徒怕懼。諸皆奔散。若羊無收者然。又云。鐵釘鑿主手足。如是之多也。

不啻在教預知之聖人有錄主苦。雖教外童身多女。又有錄焉。蓋天主欲酧童身之潔。賜之神目。能視吾主受難之列。因記吾主受難之際。武卒撾其面。飲之膽醯。殿帷自裂。太陽失光。普地晦暝。吾主聖屍被瘞。三日後自復活等。斯童身之豫言也。

第三奇妙。爲自天主造物以來。時時立多聖人。爲主受難之像。

其一。亞。黨。原祖是也。彼得奇寐。寐時天主拔其肋一骨。創一女。命之合配。以成夫婦之禮。主也。其實死若安寐然。死時武

士挺戟刺肋通心。寶血出流。以洗衆汚。而立聖教公會也。

其二。亞白爾。即亞黨次子是也。蓋加因其兄。嫉妬弟德。攜之出遊而殺之。天主欲罰其惡。命之徙土。出裔遍流。主也。其仇也。同國同族。謂之兄弟。但仇嫉妬主德。攜之出城而殺之矣。天主聖父。明懲仇罪。引敵進域攻城。被殺者。被殍者。百萬餘人。幸有得避。俱散遍流。無國無王。無定處可停焉。

其三。義撒客。即亞巴浪之子是也。蓋天主欲彰父子之德于世。命父殺子以祭。父順主命。而子不逆。父持利劍。子負柴綑。同出上山。至頂父縶其子。置之柴上。子跪引頸待刀。異哉。父起手。刀幾下。忽天神厲聲大呼父名。命止曰。勿下手。勿傷子。今已知爾畏天主。愛之爾子之上。因將厚酧爾德。將福吉爾裔。爾苗森森叢叢。若天上星者然。若海濱之沙者然。又看爾

子之面。將福吉普世爲時父回顧。叢荻之間視羊執之以祭。乃父子偕下山。亞巴浪。天主聖父像也。義撒客吾主像也。聖父欲彰其善之至。其愛之極。命子入世爲人。受苦救世。亞巴浪執劍以獻其子。聖父自秉義德之鈞。欲主受苦。以贖世罪。義撒客自負柴把上山。惟義撒客不死。蓋其死無益于世。善羊代彼行祭。而吾主若善羊受苦。多荻編織羊首。多荻編箍苦主之首。又天主聖父看主寶勳。大廣其神子之數。大降超性之恩。大福大吉吾主之神子也。

其四。若瑟聖人是也。若瑟因得父寵。其兄十人恨妬謀殺。幾乎下手。偶遇商人出價而市。攜之異國。在彼誣辱疊疊。踰時國君且視其德。且試其智。寵之甚異。賜以重任。使亞已位。命大臣百官庶民。皆聽其命。若瑟吾主正像也。若瑟之兄恨妬其德。因謀害殺。主仇亦然。若瑟以微價被售。吾主亦然。若瑟被誣如有罪。吾主亦然。若瑟之兄下之如奴。而君使陟巨臣

之上。吾主亦然。葆祿聖徒曰。吾主耶穌雖于天主聖父同等。猶飴心自屈如僕。其聽命之德大矣。其謙遜之德深矣。以聽命聽從父命。以謙遜被釘聖架而死。奇哉爲其聽命。爲其謙遜。天主聖父。上其位萬位之上。上其名萬名之上。葢耶穌聖名之前。在上天神。在中世人。在下魔鬼。盡皆屈膝而敬之也。

其五。逹未聖王是也。聖王幼時。無甲無戈。手持小挺。囊藏五石。入塲攻敵。殺斫巨人。而敗寇軍。得勝凱回。吾主以人性之劣。聖架之辱。五傷之苦。攻敵魔鬼。大剪其能。得勝歸天也。斯等之像。經載多矣。不及煩述。

第四奇妙。爲吾主之苦。天主之苦也。葢主兼包吾人天主二性。二性旣結。贖罪之工。乃全備也。葢其人之性。能死。其天主之性。能加無盡之功。使能償無盡之債也。比之金鐲。得價數十兩。安能償百萬之債乎。若加寶珍。而加其貴。則價乃應其

債。而能償全也。吾主人性。金鐲也。其純雖至。猶不能償萬民之債。寶珍。天主之性也。二性締結。乃吾主之功無盡無窮。得償世債而有餘矣。聖亘曰。天主之性。能赦人罪。惟不能當苦。人性能當。惟無能自赦。奇哉天主深計。湊合天主吾人二性。依此能苦。依彼能赦。而救人之功全矣。

或曰。天主吾人二性。若結于吾主人性受難時。天主之性。必同受難也。曰否。蓋天主之性。自不能受苦。雖合于人性。不得失所自有。比之靈性于肉軀。二體雖締甚切。人能傷身。不能傷神。主曾勸聖徒曰。勿懼殺身之人。彼能傷身。竟不能傷靈。聖大瑪竇又曰。吾主二性。如光照木。斧能砍木。不能砍光。吾主天主之性。如光。其人之性。如木也。

又曰。天主之性。若不能受苦。何謂天主受苦。天主受死耶。曰。天主之性。及人之性。雖隔霄壤。締結之後。二性之稱。公相通

也。因指吾主。曰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又指其天主之性。曰。天主爲人也。天主受難也。天主被死也。譬有人文武二才俱備。以文牧民。理事斷訟。以武統兵。引軍出戰。二才之具。並統于己。二才之稱。並相公通。人指之可謂斯武士。文官也。牧民也。理事斷訟也。又可謂斯文士。統兵也。引軍也。出戰也。推此便知。天主之性。雖不受苦。指吾主之苦。可謂天主受苦。受難受死。而無可疑也。因聖艮深嘆曰。大哉二性之妙。合調之後。眞實可謂。無始者有始也。造物者被造也。純神有形也。無際者有限也。

第五奇妙。爲吾主之死。能救萬民。令得罪赦。令得今世後世之諸恩也。蓋人在吾主之先。或得赦。或受恩。其得其受。俱爲吾主將來之功也。吾輩在吾主之後。所得之赦。所受之恩。俱爲吾主已來之績也。奇哉。吾主之功無窮。則無時無人。而不

在其內也。因吾主一死。足矣餘矣。經指吾主曰。其若羊羔。被祭自天主造世之時。猶云。主雖未時降來而死。其死實救上古中古之人。如當時降來而死也。又云。天主聖父。命主入世。以爲衆人之中保。以消聖怒。以己過之罪。能得其宥也。

或曰。吾主之死。能行罪赦。如所以然然。以行其效。所以然不在。其德何在。其效何由能得乎。太陽未出之前。焉能出光。吾主未降世之前。何有功德。得救上古中古之罪乎。曰所以然之類不一。依各類。其能有異。其德有殊。作者不在。不能行也。因無太陽。無有其光也。模者不在。不能行也。因無靈性。無有人也。質者不在。不能行也。因無木料。無宮室也。爲者。異矣殊矣。不在而猶能行。試之修士。未來之眞福。能動其心。使苦其身。使忌世樂。今云。聖父爲主將來之功。赦宥往人之罪。何足怪乎。儒士慕擔厚爵。爲者所以然也。攻書等苦。其所然者是也。彼不在而能行此。吾主受難之績盡然。上古中古之時。雖

未有其實。聖父明目。必視其重。必愛其貴。而爲彼赦宥古人之罪。以酧其重貴也。譬之名將。將出敵寇。王先加其位。厚增其祿。以報未至之績。嗚呼。斯將也。未戰之前。未立勝功。猶未必得勝。而王先賞未至之功焉。聖父定知吾主將立無盡之功。必得大勝于將來未實有之前。報酧其功。必然之理也。

第六奇妙。爲吾主之死。大開天堂之戶。引人得入。得享眞福。受苦之先。天門穩闔。上古中古之時。雖大聖人。必不能進。受苦之後。雖小童微德之人。猶可入焉。聖人指主聖架。常謂之天鑰。故也。葆祿聖徒立譬曰。父者先書遺書。使子能承家產。惟父在時。子不能承受。必待父斃。乃得受業也。吾主。吾父也。天堂眞福其產也。吾主在時。未死之先。人不能得昇。死之後必得也。

第七奇妙。爲吾主之死。大勝衆魔。大剪其能。大破其謀。聖納西巷嘆主之能。誚魔之劣。謂魔曰。惡神者也。聖架已敗汝軍。汝銳已墮。汝氣已衰。汝手受桎。汝足受梏。百肢受縛。不能動。若死者然。聖艮曰。主之釘。雖刺尊體。更如利劍刺魔之心。魔傷已了。無法可救。無藥可醫。聖奧斯定又曰。主當死時。大發其謙。自伏仇下。大發其忍。而被多傷。奇矣。其伏大伏魔傲。其

傷大傷魔心。

經解此妙。曰。當日天主執劍。出刺海龍。解曰。當日主受難之日也。其劍。十字聖架也。海龍。魔鬼也。大海。今世也。斯海內吾人。人若小魚。魔鬼若龍。任意噬吞。横肆暴虐。無人能脫。主憐世人。入世之海。以聖架之劍。大敗魔羣也。葆祿聖徒又云。吾主親入戰塲。躬敵魔鬼。抄檢所得器械。自乘御輦。縛魔之羣。曳之其後也。俱譬言也。蓋國君親征敵寇。得勝之後。收取寇貲。

縛之篤後。而回本朝。主輦。十字聖架也。前勝魔鬼。而顯其光。後歸天堂本國。但主之勝。與世王之勝。相異遠甚。此出征寇。先募武士兵卒。先備戈甲等器。先聚糧草等貲。以贍軍需。猶難得勝。主出敵魔。單身無甲。無戈無兵。猶敗衆魔。大得勝捷。斯則大異矣。

第八奇妙。爲吾主之死。自爲極貴至重之祭。能息聖父義怒。葆祿聖徒曰。吾主獻己于聖父。若極馨祭也。古教祭品多矣。其間至貴有三。一謂恭敬之祭。其禮在宰焚一牲。奉獻天主。恭敬其無際之尊。第二謂息怒之祭。蓋人得罪。携牲詣殿。司教殺焚其半以奉。其半留以自用。第三謂謝求之祭。蓋當時天主恩賜國人。因人奉牲。或謝已受之恩。或求所望之恩。司教殺牲。分作三分。一焚奉。一收用。一送牲者受。吾主一祭。兼包三祭之禮。尤大過之也。

何謂兼包。曰。主寶死之祭。一則大敬聖父也。一則得息聖怒。使衆人易得衆罪之赦也。一則能謝世人已得之恩。又能求未得之恩也。

何謂太過。曰。古教之祭。俱爲像爲影。吾主之祭眞實也。眞光也。日出而廣布其光。諸影自散。主祭一至。古教諸祭自止。今竟不可行也。吾主之祭。常在恒存。末世而止也。又古時人携犢羊羔等類而祭。吾主持其無値之體而祭。又古時祭物于奉祭有異。主之祭於奉祭同一。主自爲祭物。并爲奉祭者也。又古時之祭。多矣衆矣。各得各妙而已。主祭獨一。而包括衆祭之妙也。又古時之祭。無能洗去人汚。無能致天主聖寵。吾主之祭。無不能矣。

第九奇妙。受難一工。衆德之聚也。天主爲工。愈發本性之德。其工愈奇。受難之工。約統天主諸德之聚。可見其奇。噫嘻。受

難之工。明發天主義德之嚴。親愛之甚。矜憐之心。無盡之知。無比之強。聽命之純。謙遜之深。良善之性。緘默之德。等等奇妙。噫。諸德無一不在斯工之內也。

何謂義德之嚴。曰。雖有衆天神之苦。萬民之難。聖父義怒必不息也。須定聖子降來受死。乃其義足矣。聖怒息矣。可見其義之嚴焉。比之國王。設討庸人。則顯其義。設刑大臣。則更顯矣。設戮上嗣。則盡其義之嚴也。

天主自造物以來。常罰惡輩。亞黨。世祖逆命。天主速罰。逐出地堂。屬之萬苦。吾輩子孫。偕彼連累。偕屬其罰。後人又肆。乃洪水漫天。淹死萬民。又降火燼滅淫人。斯輩之刑。比之國王刑罰匹夫。以顯其義。又至高天神心傲背主。牽引多神。使之同背。主罰之重。置之地獄無止之苦所也。斯比之國王刑罰大臣。以顯其義。噫。斯罪之罰。斯義之嚴。比吾主之死。至輕至

微。世人也。天神也。俱被造者物也。其貴有限。其尊有際。吾主尊貴。無際無限也。因統萃世人之罪於一身。聖父命受死以償之。嚴哉聖父之義。重哉世人之罪焉。因聖伯爾納深嘆曰。吾心之傷大矣重矣。蓋天主被傷。以寶血爲劑。以療吾傷焉。

何謂親愛之甚。曰。愛懷于心。必發于外。比之火。藏灰內。其熱其烟。必不能藏也。必出于外也。火隨大小。熱烟一然。愛隨多寡。其驗厚薄焉。聖額我畧曰。試石試金。而外行試心內愛也。天主受苦爲人。斯工至極。其愛人必至極也。主謂門徒曰。人致命爲其友。則盡其愛。而無可加也。因聖而屬酷刑所愛之公教會。謂聖父嘆美其愛。曰。大哉聖父之愛。僕之罪大哉聖子。因贖卑
父之愛。

何謂憐悲之心。曰。人好施捨。忻然救濟。謂之慈悲者之人。吾主寶體。若寶庫然。藏蓄珍寶。其價無比。雖天地萬物合集以

市。必不對。主寶之珍。其寶血是也。其一滴足贖兆民。猶有多餘。其值雖重如是。受難之時。大開渾體。盡罄寶血。以贖世人。謂之大發其悲憐之心。故也。葆祿聖徒揚聖父之大寬。大聲曰。天主富盛于悲憐也。猶云。人有財貨。有田房。謂之富足。天主之富。其悲憐也。其憐愈深。其悲愈切。愈發其富。達未聖王所云。天主之矜憐。大矣寬矣。因攸出價值以贖人罪。大矣厚矣。是也。

何謂無盡之知。曰。義憐二德。難于相合。義甚惡人惡。恒求懲罰。憐甚惜人罪。恒求赦恕。天主至知。處斷斯難。萃集人債于主一身。命之受難。代人賠償。乃義德滿足也。乃憐德顯發也。謂主之死。大彰其無比之知。故也。又亞黨一人犯命而敗人類。吾主一人受死而贖衆罪。葆祿聖徒所云。諸人之死。由于一人。諸人之生。由于一人。是也。斯謂大知也。又。主死大負魔

計。蓋魔見主屬刑。不能定知。或爲眞主。或爲純人。主受死。而韜匿眞主光榮。魔不得預備將至之害。斯至知之驗也。聖頁曰。主也。以便贖人。隱其天主之勇。而揚其人之劣。設魔能達天主奧意。則必不引主仇殺主。反務柔軟其心。使勿加害。以得固存衆人虐權也。知負魔計。知慮其謀實天主之知也。

何謂無比之强。曰。斯奇妙之畧。已具吾主降生前第三主日。又。封齋後第三主日。

何謂聽命之純。曰。吾主論其人性。聖父必爲其主。命之降生成人。受死爲人之罪。主也。甘心受命。純哉吾主聽命之德。葆祿聖徒所云。主聽從聖父之命。以至致命十字架上。是也。

何謂謙遜之深。善良之性。緘默之德。等等奇妙。曰。主受難時。廣顯心德之衆。以己爲表。世人可法。其德之聚。便在受難經

內。今不必重出。

第十奇妙。爲主死時。天大變。地有多異。以證其果爲眞主也。異哉。萬物之主。受難之際。無靈無覺之物。痛哭其難。若含靈含覺也。

第一奇異。太陽不忍直視其主之死。歛光大蝕。斯異約包多異。蓋當日正遇正月望日。太陽不能被蝕。又太陽輪大太陰輪小。不能遮掩日光十二刻之久也。又日蝕不能一時黑暗普地。蓋某國某城。隨對隨無。對于日。隨有蝕無蝕也。又日蝕自西而起。而終於東。是蝕反然。起於東而終於西。蓋月回東。乃速追日。而遮其光。史記時有他國外教大儒。名第阿尼削。見斯日蝕。驚嘆曰。或萬物之眞主。受難而死。或萬物將終滅也。後聞聖教。聞知日蝕之故。心伏聽從。至成大聖。第二聖殿

大帳。吾主崩時。突自開裂也。第三。全地大震也。第四。石山小石。自破自碎也。第五。已往聖人之塚。多自闢開。聖人復活。明見于人也。因斯奇異。人覩主苦。多痛撫胸。深嘆曰。斯人實義人也。又。百夫長等卒。大驚云。斯人必天主眞子也。

或曰。右蹟儻實如是。耶穌實爲天主。但皆獨恃其門徒之證。欲榮光其師。何當據其言。而信之乎。曰。善哉斯疑。其解並解多疑。葢不止于主受難之時所行聖迹。乃並包平生所行之奇妙也。聖史並記。吾主初降入世。天神下報聖母。曰。將投爾胎之子。實爲極高之子。爾無男工而姙。爾身童貞仍舊。又記。生時天神飛報收童。引之拜敬。又記。新星倏出。引他國三王。來朝。又記。吾主在時。所行聖迹。難罄其數。今爾疑曰。皆門徒之言。恐未足憑信。斯疑必出于未曾入教之人。而未知聖典眞實者也。吾教中人。一知有聖經之言。並知有天主眞實。因屈意確信也。聖教外人。因無斯信。有彼猜疑。今揭五端。以解

其疑。

其一。設四聖史所錄。不出于天主默啟。而獨出于私臆。猶可無疑而信。不然。併不可信萬國諸史之所記。使吾初入華境。而聞古時有堯舜等帝。有洪水等事。而云難信。華人皆嗤曰。某經記之。某史錄之。某儒書之。安用猜疑。而不信乎。今右述之聖迹。聖經有記。聖史有錄。聖人有書。何不信乎。

聖奧斯定未入聖教前。曾讀聖經。見內意奧幽難通、心疑眞否。乃謂自己曰。世上多物。未擊吾目。而吾或倚人傳而信。或憑書籍而信。聖經者。聖人所傳其實。難悉其衆。書籍所錄其實。難數其數。其理雖深。其意雖幽。必可罷疑而信。以是而觀。奚可輕視四位聖史所記之言。

其二。吾問汝曰。汝信吾主爲人否。信受苦而死否。必應信也。蓋常欺吾輩如癡。爲從人教。恒叱吾輩如愚。爲敬尊被釘架上之人也。次又問曰。汝何由而信。必曰。四史悉記也。教人親口自說也。吾答曰。聖經四史皆述吾主爲人。是也。述被釘聖架而死。是也。吾輩明認之。是也。惟聖經。偕四史。偕我等。並云。其實同爲天主。爾何取一半而信。何棄一半而不信。昔惡王謂童身聖女。曰。爾敬拜被釘十字架人。何不羞乎。對曰。是也。經上有是言也。惟經並云其爲天主也。死後倚其全能復活。白晝歸天。王信其辱。盍信其榮哉。王緘口無言可對。

其三。倘聖史獨述主受難時所行奇異。或人可疑。今且細列其苦辱焉。設僞述彼聖迹。以揚其死之辱。寧免述此。以免述彼。而免誣人之醜名也。

其四。聖史所錄聖迹。不待遠久。于人不知之時。當時卽錄于主仇之地。于主仇之前。衆人悉知其錄。或眞或僞也。設有僞焉。敢下筆而錄。必恐仇人。或擒而罰。或駁而斥其僞矣。但仇人之中。無一出身。以闢聖史。可見其眞。

其五。聖史皆生前。及死後。多行聖迹。而嗣後相傳。皆爲至善高德之士。烏敢以僞言無根之書。迷惑世人耶。

右五端之理。明證聖史之證。所記奇異聖迹。皆可眞信。不可猜疑。可信受苦之主。並爲天主也。並掌握萬物權柄也。世人可信。可從。可敬。可尊之也。

聖經直解第五卷終

聖經直解第六卷

極西耶穌會士陽瑪諾譯

耶穌復活本主日

諸主日之間。此乃第一主日。吾等可忻慶吾主。經曰。天主造成此日。世上每可怡怡。傾心而喜。吾主死時。萬物哀痛。太陽全食。地皆震動。石山相觸。悉明其苦。今日萬幸。應逆吾主。比之太陽。沒于西。黑影羅地。飛禽罷聲。若憂其沒。復生于東。地面復光。羽虫熙熙。若慶復生。聖賢恒云。世物于主。死活悉然也。

或問。復活始末如何。曰。主亡時。靈魂離尸。降古聖所。慰福古教聖人。第三日携出之塚入其本軀復活。但前能受苦難。既

復活後。諸苦俱不能受也。福祿聖徒曰。主復活于死者中。再不能屬死。死再不能王彼焉。蓋言。天主初造人祖。賜不死之恩。戒曰。勿方吾命。一方。爾也。爾子孫也。必死也。人祖頑然方命。自招其死。其裔并累死刑。皆屬於死。若庶民屬其王然。惟吾主之靈性。既享眞福。能保其身。使之不死。但因贖世之罪。甘心屬死。死後復活。盡脫死權。不能又死。經云。死再不能王彼。故也。

又問。古聖之所何。曰。地中有三重大穽。最下者。最深最冥。惡鬼及惡人永苦之牢也。第二稍上者。煉罪之所也。教友生時。雖眞心痛悔。而得往罪之赦。然未全補暫罰之功。其靈魂離身之後。姑留之是處。當暫楚苦。煉淨必昇天。享眞福焉。是處之苦。與永苦中無異。所分別者。永苦無窮年。煉處有終望。各隨其罰之輕重。以定時之久暫。所以人在世。當多立善功。補

從前罪罰。死後方不受此苦。第三最高者。古聖之寄所也。葢天主未降世之前。天門窒閉。古聖人不能通入。其靈魂姑置是處。待天主降來救拔。聖經云。吾主死後降臨古聖寄所。舉此處而言也。

又問。主亦降永苦等所否。曰。經不言。惟聖賢解疑概曰。主不降永苦中魔鬼之地方。葢此等之罰。本無窮際。無容恕赦。或降煉所。慰其靈魂。拔之同出。似亦近理。比之國主。或生子嗣。或勝敵。恒降大赦。恤刑官周流通國。大囹圄。縱釋可宥罪人也。吾主。乃天主真子也。死而復活。如始受生。又大敗魔軍。則降煉所。而慰靈魂。賜之大赦。拔之同出。當然之理也。

又問。主何必復活。曰。立吾望。其故也。吾見吾主聖軀。先受苦難。後復活。而受隆福。則勉吾意。飴心當苦。而望將來必受苦報焉。蓧祿聖徒曰。吾卒世苦甚。使無望身後復活。以受苦報。吾苦虛空。經曰。望德。靈性之錨也。葢舟無矴石。風濤亂動。下

矴則安。人軀亦然。望報起工。失望罷工。

又問。吾輩必待沒世復活。主何不待而偕復活。曰。吾主寶續無比。天主聖父速酧之。理也。又。主之聖軀。不宜久于塚。以至腐朽。因主謂聖父曰。父。不許吾神居于地內。不許吾身朽于墓。惟賜我知復活之路焉。知復活之路何。曰。第一復活。始開復活之路是也。或疑曰。經記。古時已有復活之人。主在世時。令多人復活。此俱先行復活之路。何云首行之哉。曰。倚其本能復活。又復活而再不死。惟吾主也。其他復活之人。皆不知倚本能復活之路。又。不知復活而再不死之路也。惟吾主俱知之。謂之第一者故。

終問。吾主救世大功既全。速速復活自便。待三日者何。曰。方死遽生。其死難明。疑者則多。待三日之期。其死之眞。復活之

實明矣。主欲堅吾信。故也。主既復活速現於聖母。安其心。慰其憂。三位聖女。不知主已復活。偕迨聖塚。以視聖尸。聖經如左。

經 聖瑪爾谷第十六篇。

維時瑪利亞瑪達肋納及瑪利亞雅各伯及撒落默。三位聖女名號。主在日。感主德訓恒從。**市香料欲往抹傅耶穌。時瞻禮日間一日。**即復活本日。今曰主日是也。**天色微明往墓。日出纔至。**墳前樹有石板。屏蔽其門。緣行際。**互議疇代予展墓前石。**天神先來。已展開墓。

聖女乃至。至則石已展。進見。衣白少年。即天神。安坐塚右。視之大驚。神曰。勿驚。爾覓被釘耶穌納匝肋詞納匝肋。吾主本府之名。因以爲號。已復活。不在茲。此乃伮置之所。爾今往告厥徒。偕告伯鐸羅曰。主前爾迨加理勒亞地名。在彼便得見主。若彼先說於爾。主受難前一晚。聖徒甚憂。主慰之云。今我雖死。後三日必復活。而現於爾于加理勒亞地。因天神命三女告聖徒如此。

箴

市香料。欲往抹傅耶穌。△

可師聖女。而勤于先人之屍也。蓋形哀矜第七端所云。葬死者。此聖教之嚴規也。

或疑。天主聖教。嚴戒喪葬諸儀。則葬死如何。曰。禮有實有虛。聖教棄虛尊實。蓋殮屍。收死。殮棺。送殯。等等斯禮。俱實實聖教所遵。至于楮錢。冥金。堪輿。擇日。等法。俱虛禮。聖教所棄。楮錢。冥金等。釋道以爲先人之魂所需。惜哉。其謬不一。畧設數端。以辨其妄。其一。死後無田無桑。魂何有得市食味幣帛以養之。況楮錢銀錠。皆錫箔而已。其價至輕。既歸灰燼。又輕之輕。何得市重物乎。或云。在此雖僞。到彼變眞。曰。無稽之談。不必辨也。使到彼得眞。亦僅有以救幾時之需。靈性不滅常存。其資既罄。靈性何食何衣。必云。不食不衣。余曰。不食不衣。猶不滅。何必楮錢冥金。以救之哉。

其二。食飲。以養形體。是也。衣服。以蔽形體。是也。靈性之體。本類乎神。不用形資。釋道不達靈性情狀。自立臆說耳。蓋或善而昇天國。在彼常享天主神福。安須玆塵世之資。或惡而下地獄。在彼恒當極至苦楚。永無窮期。今世之貨寶。雖廣布目前。亦何益之有。矧楮錢紙錠之灰乎。

堪輿之術。其謬更甚。謂云。子孫之禍福。吉凶。智愚。富貧。皆係于葬地善否。于龍穴吉否。彼竟不識吉凶何在何由。蓋一則盡係于天主之權。一則人人自招。善則天主吉之。惡則天主懲之。所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也。

又堪輿之家。滿口售福于人。而自己卒世恒貧。問其龍穴安在。何不自致富。而免流浪之勞乎。

又恒見一室同胞。兄智弟愚。賢否壽夭等情不一。龍穴同。而所得之效。何不同乎。

又。普天下各國。不知龍名。不明其穴。國人富豐。貴顯賢哲。猶多子孫相承。累世不絕。則必明知佳龍福穴。俱爲術家謬妄之言也。人子欲致其孝。須擇高淨乾燥之處。無水蟻之憂。謀棺不朽。親尸不腐乃可。謀得吉福。謀免凶禍。謬矣。

至于擇日。其謬同等。葢術數之家云。日有吉凶之別。其吉凶關于吉凶星。設吉星。某月。某日。某時。到山。諸邪兆退避。諸祥瑞自至。葬乃得吉。設凶星到山。而人强行葬禮。咎兆叠出。無力可逃也。後繼曰。天道秘玄。庸衆之知。不及萬一。術數家幸得其精。問之何傷。曰。傷理也。傷靈也。傷財也。汝猶云何傷。傷理。葢天主最初造日月星政。皆有利于人。有利。則皆自吉。惟或享其吉。或否。關係于人。葢人某日行善。天主降祥。卽謂之吉日。某日行惡。天主降殃。卽謂之凶日。此外實無吉凶日也。又。日月諸星。無生。無覺。無靈者物也。誰引之直降。以福擇日之家。而不福他人之室乎。又余問。以養身修靈須必擇日而

待福星乎。必曰。不待。蓋養身修靈。急事也。急事尙不必擇日。緩事必擇。豈理也哉。

又。兩軍同日行師。孰不必選日。以取其吉。而一勝一負。兩家同日造葬。婚娶。恒見彼得吉祥。此得凶患。彼此之殊。果係於吉凶日乎。又。術數之法果精。其言當往往可驗。乃驗者十一。不驗者十九。設常其有驗。則國人皆貴無賤。皆饒無乏。皆壽無夭。而反種種不齊。使識其驗者。亦偶矣。非眞驗矣。

傷靈。人信斯法。必倚日月星政。以興萬作。而忘祈眞主。若無操人事之權。其罪之甚。可勝言乎。是以多有術數之人。幸聞聖教。深恨往術。自燼術書。明認惑人之罪焉。至於傷財。其信之害至明。不必解也。

市香料。香料。諸德之像也。其故有二。一。醫家以香補益精神。有如諸德補益靈性。二。香藏于器。雖封固。其氣馥郁。

自溢于外。令人慕近。奇哉。人善充積于中。光著于外。引人親就取法焉。謀獲野鴽者。將家鴿。以芳液塗羽。野鴽聞馨而從之。類然。教友得善廣播德芬。外教之人亦慕其善。而入聖教矣。葆祿聖徒。化導世人。不能悉數。聖徒指其故曰。吾天主奇馨也。吾到處噴發其馨也。夫善德爲香。導人進教。可識惡德爲臭。令人漸離。毀聖教之淸名。戒哉。昔達未聖王。偶溺于非。忠臣諫之曰。王不謹。自啟主仇之口。令彼天主顯名。奧斯定聖人所云。善人揚天主聖名。惡徒抑天主聖名。是也。

或問。香料爲德像。是矣。市香何像哉。曰。苦勞勤黽之像也。蓋斯俱爲德之價。註曰。惜夫。聖教內。有二等狂人。不務苦勤。不出德價。欲天主白賜者。第一狂也。芒芒世務。無暇神工。欲賴教友之工。爲之代市者。第二狂也。比之人病欲痊。惟嫌藥苦。請人代服。不亦愚哉。聖熱祿曰。審判之日。各受本行之價。行善價美。行惡價醜。是日善人之善。不救惡人之惡。吾今不善。

而後欲賴其善。狂哉。葆祿聖徒曰。人後世特積。在世所稼。是也。

主喻衆曰。有童身十女。知智者五。狂妄者五。皆守夜待其主來。智者市油。其燈明光。狂者不市。其燈速滅。深夜主至。擁呼啟門。皆急起執燈。狂者謂智者曰。奈何吾油已罄。吾燈已滅。乞少與。答曰。吾油不多僅彀。寧到售肆而市。出時主至。入宮門閉。狂女始至。擊戶請啟。主曰。不識爾何人。門已封。狂者負慚而退。解曰。智狂者女。教友像也。油。善德像也。智勤勤善工。以備主來。狂友緩緩無工。直至主來而燈滅。是乃死候急像。到此無計。惶惶請友代祈。惜夫。狂女出戶市油。雖大呼大擊。主不許入。靈魂離軀。雖深痛懇求。遲矣。聖基所解喻畢。長嘆曰。主示吾人。死後聖人之善。不能補惡人之缺。因吾在世禱聖人可也。望善友之功可也。求神父之救可也。自不圖改。不務立功。而賴其禱。其功。其救。不可也。

昔有俗人。求修士代祈。士允之。時時不怠。惟俗人仍惡。不務稍改。再來謁。曰。何不祈哉。何負允哉。吾惡仍矣。猶盛矣。士不對。指大石曰。斯者太重。欲搬而力不勝。請同助一移。其人盡力以上。士盡力以下。其人怒曰。吾掙上。爾掙下。石者何動。士曰。我竭力提爾。爾仍爲惡。日日加重。時時落下。爾欲吾求。必當孜孜于善以助吾求。不圖改。而妄望吾求。何益乎。至言哉。可思而不可忘。

天色微明。美哉聖女勤黽。未明速起。可師其勤。經戒怠人曰。得便行善速行。生時一去。不復再也。又勸人黽善。曰。世人生時。各若傭人。傭人解曰。吾人皆天主傭人。彼市吾力。天堂其値也。使有傭人。天曉貪眠。自謂曰。早矣。暮至乃起。赴田與工。家主賞工耶。罰怠耶。吾輩少壯。不務善工。待老方與。彼痴何異哉。蓋今有時而不肯。焉知將來之肯。昔賢設喻規其

弟曰。有二人。一駕舟。自己謂曰。吾且不必勞。聽舟隨流而下。等舟入海。波濤既急。乃盡力逆洄。一理田。曰。夏天且遊。聽田生茨。冬至乃耕。乃鋤。吾弟勿肖兩人之痴。得便行善可速。待入死海晚矣。待死冬至遲矣。

嚋代予展墓前石。至則石已展。石板固塞塚門。聖女毅然進前。至近見塚門大開。蓋天神先來移石。以便聖女之進也。可知吾人行善之時。遭難不屈。天主默祐。使易行善道焉。奧斯定聖人。未入聖教前。視其聖欲進。視其難欲退。意久躊躇。一日天主賜之神目。突見男女甚衆。忻然守誡。怏然速步。俱行聖教道路。主謂之云。斯衆之力。何能如是。惟倚吾力而能。奧斯定猛醒。解往惑。求洗。未幾而登大聖高位也。

聖祭。彼盎。又曰。吾領聖洗之前。心生多疑。明司冥。欲司劣。聖教聖道如窒。而無門可入。奇哉。聖洗之後。天主釋疑。照冥强

弱。開窒。昨日之難。盡變爲易焉。

經記。昔古教人居日多國。國主酷烈。殘賊教民。天主憐其苦。命之徙土。途多險難。僅行幾程。衆聞鬩大起。軍皆謀潰。曰。難進難進。難進。不敢敵。不能攻。人皆巨也。城皆固也。難進難進。寧立帥而歸。衆聽。心膽皆碎。喊號之聲震天。幸出二人。善言禁開。曰。何辭。吾依天主聖命出來。倚天主聖祐至此。有命有祐。可進耶。可歸耶。奮然可進。毅然可敵。百戰百勝。不必稍疑。言罷。衆心如一。激勵而進。天主百倍加力。果然百戰百勝。噫。人盍法斯衆之猛意。惜哉。概法其一。不法其二。聞聖教十誡。視之如重大石之板。緊塞塚門。如巨敵固城。而不知天主前行加力。代開道阻。代攻仇魔。代夷諸難也。

耶穌復活後第一副瞻禮

經 聖路加第二十四篇。

維時當日即吾主復活本日。耶穌二徒即吾主七十二聖徒之間二徒。其一名格勒阿法。其一。聖史不錄其名。因不知何徒。往村名阨瑪烏。離京幾四十里。互談近日之情。即吾主受苦諸狀。談時耶穌忽近同行。徒目不認主眞貌雖在對眼。但畧變容之相。徒不能眞識。主謂曰。行際相論何言。爾色何憂慮。其一名格勒阿法曰。獨爾在京爲旅。曾不知

近日事乎。怪異之詞。猶云。城內旅人有多。居城人又衆。多衆之間。無一不知近日之事。惟爾尙不知之哉。主曰。何事。答曰。耶穌納匝肋諸事。其實瞭然。預達來事。其行其言。俱甚顯。而揚天主及衆人目。蓋言天主聽視其言行。至重極愛。國人聽視。至駭極奇。

亦不知如何吾掌教士及巨家顯人。心同鳴官。使斷案殺。吾皆甚望彼果救贖本國。

當時如德亞國屬落瑪帝。國人企望天主憫憐。降人救拔。此徒視主盛德奇行。竊意其實爲斯人。但見已死。不見復活。心生疑惑。因發斯小信之詞。其意若云。吾望彼能救吾國。彼已死。而不復活。大負吾望。可痛二徒之迷。主降世以救萬民。以脫魔虐。二

徒獨望一國之安。獨謀脫暫時之患。險哉鄙哉。

剏此事後已經三日。意若言彼在時屢說吾死後第三日必復活。今日已滿定期。猶不見復活。

惟有同教女。卽瑪利亞瑪達肋納及瑪利亞雅各伯。及撒落默。

驚吾葢天未明造墓。不見屍乃回。又云天神明現。証其復活。又同道友若干。卽聖伯鐸羅及聖若翰。

造塚覓屍而不見。其所視一一盡符女言。主謂云實狂人實怠心人。葢信諸先知之言。詎勿須契利斯督先受苦後入其上國。卽從每瑟以至多先知聖人所

預發論。因解主情。乃主咸明的。時至村。主繕步若欲遠行。或疑曰。主無他路。而差欲行。意欲罔徒。必不可矣。曰。主預定不宿于村。欲回京現宗徒。因其狀若欲去。誠實也。二徒視主欲走。不知是誰。不知何往。自料其欲前行。不可謂吾主哄徒。可謂二徒者自哄。徒强留曰。請偕宿茲。天暮日幾沒于西。主諾。殆時持餅上畫十字。剖析付彼徒。目方開。明認主。隱聖容。忽不見。徒互謂曰。詎吾行際。聆彼談。及解經言。吾心莫不熱耶。時起回京。遇十一宗徒。是時宗徒止十一。蓋茹答自縊死。聖瑪弟亞未即宗

徒之位。偕他門弟。皆言。主眞復活。而現于西△滿△。聖伯△鐸△羅宗徒

他名。乃彼亦述行際之情。及若何析餅時認之焉。

箴

互談近日之情。二徒示吾教友。其論其言何如。二徒之言。皆吾主受難之言。吾主仁愛之言。吾主忍耐之言。謙遜之言也。其心愛主。因口念主。人愛財。常言利。愛名。常言功。昔畫工繪桃子。結葉于蒂。問故曰。世人常情。是也。桃子心狀。桃葉似舌。桃葉相繼。心舌然也。主示衆曰。善人之心。若富寶庫。恒發善言。惡人之心。若污惡庫。恒發惡詞。蓋心所貯。必發于口。比之器具。貯美液。必噴美馨。貯惡汁。必發穢臭。聖奧△斯△定△曰。人言。靈性之味也。人不選所食。不拘好歹。不

論毒否。便手速吞。狂人也。近危也。智人先選益生則食。傷生則棄。聖人深嘆。繼曰。狂人之數無數。奈何。皆智于選腹食。皆狂于選心味也。

古賢責弟曰。醜哉爾口。念天主聖名。未時嘔吐反理之言。醜哉。噫。賢欲弟可謹于口。因念天主聖名。今吾常念天主聖名。常領天主聖體。何弗兢兢謹之乎。聖基所戒吾曰。天主選爾舌以領聖體。爾發惡言。爲之魔器。罪勢不可恕宥。必當罰甚。蓋天主安彼若輦御。以入爾靈。爾發惡詞。爲魔之車。以入爾心。可輕恕乎。可重罰乎。經曰。先該細思爾言。若人執秤稱物重輕。言重有益則發。輕而無利。則訒。解曰。不可忽輕言。蓋主親口曰。審判之時。天主嚴判各人妄言。天主嚴于妄言。于惡言何如哉。惡言定有罰。善言必有報。主會言。倘有二三善人同會同講善言。吾則近而同居。試如二徒。路上相論主難之

狀。吾主疾近。慰樂其心。輕減其苦。解經開蒙。可見善言之報。

其行其言。俱甚顯。 吾在世恒務善行。以爲世表。恒務善言。以爲世師。惟行先言後也。經云。耶穌與行與誨。是也。吾可視表而法之。經比善人若植近流水之木。終年不落葉。當時結實。善人善行若實。以養靈性。善言若葉。以蔭他人。行言俱備。益己益人。

實狂人。實怠心。 俱深責而甚愛之詞。蓋主責二徒。一以罰不信之罪。一以便識本惡。回心更改。其責正出于愛也。善人偶失。天主輙責。大顯其愛。惡人背犯。天主緩責。大顯義怒。被責則改。不責則安。而愈加犯。經曰。惡人蔑履惡道。天主不責。則聽慾安走。愈離正道。比之病人。病勢可療。醫士頻進苦藥。嚴命忌口。不許少寬。病勢已劇。深入膏肓。

無藥可醫。病人憑食而不禁。憑寬而不責也。二者孰愈乎。彼且日痊。斯且日亡矣。

聖基所曰。罪。靈性病疾。靈性毒疽也。天主神醫也。醫之以責。炙之以罰。愛哉。因天主慰善人曰。吾責罰所愛者也。吾憐所惡者也。聖伯爾納謂天主曰。主不責惡人。而謂之憐。僕萬不欲斯憐。僕有過。請主加責。求無憐也。另有別論。

詎勿須契利斯督先受苦後入其上國。天堂。吾主本國。猶必先受多苦。以上以享。矧吾輩哉。蓋先苦後福。天主已定之道也。古賢勸弟甘心忍患。曰。主售福于人。苦難其價也。福離人甚遠。道遙狹隘。難澀難通。惟人善走不倦。到時福出而迓之。

撒落滿國王。依天主聖命。乃捌造聖殿。內安二臺。其一在前。名祭臺。其上宰犢羔羊以祭。其一在後。名香臺。其上恒燒各

品奇香。臺近有天主御座。有天神像。有貯飴味之瓶。有赤金冕旒。等寶器珍物。聖賢解曰。祭臺。世苦之像也。香臺。天福之像也。彼者在前。斯者在後。示人在世。必克己忍患。乃逝後得享眞福也。

聖巴西畧曰。古賢書記。上古有名賢。幼時始思。該從何路。或邪樂。或德苦。思際倏見二女。一外貌美觀。衣裳豔麗。一貌色愈美。衣裳縞素。幼童心忻。問爲誰。第一曰。吾有二名。愛從者。稱我世福。惡棄者。稱我眞惡。汝欲愛從。在世富福。惟終後。不保富福。第二曰。吾名亦二。稱之苦勞。稱之眞德。汝欲愛從。在世雖苦。逝世必福。言畢不見。幼童回醒私言。世福暫短。所招苦患永長。世苦暫短。所招榮福永長。寧以暫苦市永福。如言遇難不避。毅然出身。竟成大賢。

徒强留曰。請偕宿茲。哀矜十四端內。第五云。舍旅者。蓋旅人無舍無資。賴慈人之慈而旅。吾不

可負望而棄之。昔天主勸人舍旅者。曰。勿瞪目視旅人。旅亦人也。同類也。人舍旅眞福人也。其報厚腆也。遭患呼我。我俯耳而聽。矜憐而諾。吾光照彼。使見常生正道。其矜之行。先行開路。其靈出世。我應而逆。俱舍旅之報也。吾主又曰。審判之日。嚴判世人。無舍者重罰。舍者厚報。

奇哉。人哀矜旅人而舍之。似舍人。而實舍主。及天神也。聖基所曰。正若漁戶張網謀魚。而漁珍寶。試之亞巴耶。上古聖人。立屋前。企望旅人以舍。天主甚愛其舍。命天神三位。狀旅人過戶。亞巴耶跪叩。請宿曰。請主勿過僕戶如是之疾。賜僕進泉淨足。進膳補力。暫歇蔭地。言畢入舍。呼妻曰。速速和麵燒餅。速宰嫩犢。命僕烹調。又出乳酥等。俱進而侍立服事。飯後天主厚報。賜之嗣子。預告將來多情。乃天神忽然不見。聖基所曰。亞巴耶若弋人。舉罟窺鳥。視下落套。緊持不許再出。可

美亞巴耶。可美其家諸人。彼者勤勤。妻子汲汲。僕役孜孜。一家敏敏于舍旅。汝慕其報。可效其矜。

耶穌復活後第二副瞻禮

經 聖路加第二十四篇。

維時耶穌倏現立徒中。是時門戶緊閉主入。解見復活後第一主日。語曰。予平安居與爾偕焉。解見復活後第一主日。乃予爾輩勿懼。徒心混淆惶駭。意視必神。門徒視門戶皆閉。而主投身臆不是吾主。而必是神。因主欲壓驚解疑。曰。何紛何猜。安視予手予足。摸也視也。爾目明覩予身有肉骨。神俱無。言畢。且露手足。徒猶未

信。但驚喜集。主謂云。汝其有食。徒獻炮魚一分。蜜窩一方。主食其前。餕分與。謂予同汝居時已云。每瑟及先知聖人。指予所記。必當一一悉符時開彼明悟。使達經言。繼曰。經記如是。必宜予如是。先死後三日。自死者中復活。後傳于萬民。賴予名。能得罪痛。能得罪赦。

箴

耶穌現立徒中。

解曰。主現於宗徒之中。非偶也。示吾必愛人中以居。弗喜他處。人中人心是也。有心主入安居。無心則去。因經內天主曰。吾子與我爾心。祿聖徒又曰。教友勤裝其心。幸哉。其其心實爲天主聖堂。天主聖臺。天主御座也。聖奧斯定曰。善人之心。幸心也。天主所安也。若聖堂。若聖臺。若御座。若天堂。宜何如丰華乾淨耶。又曰。善人之行。必不可過。不可不及。必當貴中。乃主愛中。而貴其行也。試之儉德。富人緊鍵財賄。不用不施。謂之不及。而落于吝。太用無節。謂之過度。而落于侈。善用樂賑。以節規財。謂之中中。而得儉士之稱。主愛其中。而與彼偕焉。試之謙德。人志狹隘。自局不能。懼難不進。謂之不及。而落於懦。志氣高廣。重己輕人。謂之過分。而落于傲。人知其勤。難至於善。惟賴聖祐。不懼德難。勇然進前。謂之中中。而得謙士之稱。主愛其中。而與彼偕焉。他德概然。

古賢勸人貴中。設寓曰。曾有愚子。貪飛于空。謂父曰。欲飛。求父插翼。父擬子更愚。不忍子憂。將鳥翎。粘以黃蠟。織翼插之曰。子若欲飛。必不可高。必不可低。必可于中。高。則日化蠟。翎散子落。低。則觸山林。而挂叢樹。翎敗子危。中。則安。不慮落危也。解曰。人行有過。不謂之德。有不及。不謂之德。得中乃眞德也。吾德有眞。主愛其眞。而居其中也。

獻炮魚一分。蜜窩一方。

聖奥斯定解曰。炮魚。吾主受難之像也。蜜窩吾主復活之像也。

宗徒先進炮魚。後進蜜窩。蓋主先受死苦。後享復活之榮。前經有論。

耶穌復活後第三副瞻禮

經　聖若翰第二十一篇。

維時于地白利亞海。解見封齋後第四主日。耶穌再現于徒。其現如是。西滿伯鐸羅及多默別名第第末及納達納阨爾加納加理勒亞人。解見三王來朝後第二主日。及則伯德義子者二。及他徒二。俱往。西滿伯鐸羅曰。我欲往漁。僉曰。偕往。疾出下舟。竟夜無魚入網。次早耶穌

忽現立岸。惟徒弗識。耶穌謂云。小輩當時傭人家屬以至子女。不論少壯。以小輩爲名。主依俗稱。或有助飯味。若云。曾獲魚否。答曰。無。語之曰。張網舟右。卽得。如命。魚爭入。徒力不足起網。時耶穌所愛徒。若翰宗徒。語伯鐸羅曰。是主。西滿伯鐸羅聞是主。披裳下水。心熱愛主。不忍徐行。下海浮水。而先上岸。餘徒挈網棹舟來。蓋離岸惟一里四分一。登岸見炭火上有魚一尾。併有饅首。耶穌語之曰。出今獲者魚。西滿伯鐸羅疾

下舟。携巨魚盈網。魚數約一百五十三。如此賾動。網猶莫裂。耶穌呼來食。席間無一敢問。爾爲誰。蓋俱知爲主。耶穌親執饅首付彼。併分魚。耶穌復活後。現于其徒。斯第三現。

或疑曰。復活本日。其現有五。又過八日。再現於宗徒。右經之現。當爲第七。何謂第三。曰。解有三。其一論數。斯現爲第七。惟論日爲第三。復活本日第一。過八日第二。右經所記第三。聖史舉現日。不舉現數也。其二論廣現於衆。果爲第三現。其他或現于一于二。于三。俱謂私現。廣現有五。第一。在復活本日晚。現于衆徒。獨多默一徒不在。第二。八日後再現于衆。多默同在。第三。現於地白利亞海。第四。現衆徒于加理勒亞地。第五。將歸天現于衆

徒于阿理瓦山。聖史惟舉廣現。斯爲第三也。又若翰宗徒。於衆現之中。惟述其三。若言吾所述之現。斯則第三也。

箴

我欲往漁。僉曰。偕往。斯往必爲宗徒數教化世人之像。主選聖伯鐸羅爲之宗徒。語之曰。到今爾漁魚。今後則漁人也。聖奧斯定解曰。經書伯鐸羅宗徒往漁二次。以示聖而公會。今後二時之別。第一。主命張網。不論左右。蓋今時。或宗徒。或敷敎之士。不分善惡。引入聖會。第二。主命張網其右。蓋末時天神分別善人于惡人中。置之主右。而同昇天。第一經不指獲魚之數。蓋人在時。不知天主或選或棄。經云。人不知屬愛屬惡。今皆莫定。末時纔定。不能再移。第二。經記魚數。蓋末時選之數。定矣滿矣。不能增減。主慰門徒曰。爾輩可喜。爾名俱定。俱錄于天上也。

張網舟右即得。

聖伯爾納解曰。主命徒張網于右。示吾行善。行以右。則得善酧。行以左。則不報也。右左。人意是也。意正。善則眞善。而得善報。意歪。善則爲惡。而得惡罰矣。

正歪者何。曰。行善爲揚主名。爲謝其恩。爲贖本罪。爲得眞福。爲激厲人。俱爲正意。行善爲獵人譽。爲得人賄。等世虛報。俱爲歪意。聖奧斯定曰。善惡概出于左右。濟貧爲譽。左手之濟也。可罰之濟也。濟貧爲主。右手之濟也。可報之濟也。主責歪意者。曰。惜哉。行善而無天主眞報。視人之目。視人之譽。其報也。聖基所解曰。愚哉。行善必苦。人目虛視。何能報苦。吾報惟係于天主而已。吾苦以悅人目。而不務悅主心。愚哉。色溺加曰。主不顧吾善何善。惟顧吾意何意。以褒以貶也。如人子設父病危。子恒侍立。旦夕勤勤。意欲報恩。欲盡孝。則孝子之勤也。意待父逝。以承遺業。不謂之子。可謂之鷹。鷹待人死。以飽

腹飢。子待父逝。以飽心餓。可識褒貶盡係于意。

聖經聖賢。恒解正意之要。主曰。意在行。如目在身。人目明捷。足無跌。手無錯。目不明捷。手足錯跌。意正。行全。意歪。行敗也。聖額我畧曰。正意諸德之石磉也。蓋柱當室。磉當柱。磉穩。柱室俱穩。磉敗。柱室並敗。噫。善人神生。全係于德。德係于意。意正。德眞。意邪。德僞。註傳又曰。意德之生死也。意善。德活。上騰逌主座前。而受厚報。意惡。德死。落下而受永罰。惜夫。人生子而卽殺。生子何利。人行善。而以邪意敗行。善何益耶。

耶穌復活後第一主日

經 聖若翰第二十篇。

維時瞻禮日間一日。卽第一日。吾主復活本日。天暮。宗徒因懼主仇。同聚一堂。堂戶俱閉。蓋恐主仇入害。備之如是。耶穌進立其中。或疑曰。主軀復活後。實有形質。何能透門入堂。曰。豈獨吾主一身乎。聖人之身。凡至復活。俱然。蓋靈性卽見天主。其美廣達於形。美之一。名神透。自能透達堅物無滯。葆祿聖徒云。吾尸入塚。則禽獸之類。復活後幾乎天神。是也。聖人之身美。見第十四卷。曰。予平者。安居與偕。平者。內心安。外相和。是也。言畢。伸手顯

肋令視。視者。視五傷之迹也。或問。主復活後。留五傷迹何。曰。欲聖徒及吾等。深信其軀眞實。非虛幻也。又。欲感天主聖父。寬宥人罪也。葢吾主五傷。眞爲吾罪債之價。聖父看之而義怒寧息也。又。聖傷爲主愛之記存之。欲人恒見其愛之至也。又。欲末日。審判之時。深責惡人。負主死之恩。輕聖傷之價也。此傷極光美。日光猶不足比。在吾主之身。若星在天。珠在冕。而加其美焉。

聖徒見主至忻。耶穌又曰予平者安居與偕。聖父遣予。予然遣爾。言。吾父遣我降世救人。今將去世昇天。因我亦差爾巡行普地。敷教諭人。言訖。噓之曰。領受聖神。聖神。天主第三位名號。

爾赦人罪則赦。留則留。此主授聖徒以赦罪之權。相傳而至今之撒責也。或問曰。解罪之禮。痛悔涕泣之禮也。待復活大喜

之日。以立之何哉。曰。靈魂得死罪。謂之死魂。痛而解。謂之復活。復活之日。立復活之禮。理也。又赦罪之禮。猶病劇立痊。猶負債白釋。猶甚乏得富。猶放流得寵。俱大喜之情。主立之復活大喜之日。故也。耶穌來時。多默十二宗徒之一。別名弟弟末。不在堂。吾主即去。多默始來。衆徒與語。曰。我等見主。答曰。非見其手釘迹。非我指入釘穴。非我手探其肋孔。必不信爾。噫。聖徒衆見主容。目擊其傷。耳聽其言。多默迷而猶弗信。其迷梗在心八日。八日後即復活後第一主日。宗徒仍聚一堂。多默俱。堂戶亦閉。耶穌進立其中。曰、予平者安居與偕。

卽手指厥傷。乃謂多默曰。親指入斯穴。親視予手。親手探予肋孔。勿爲不信輩。可爲忠徒。多默豁曰。我眞主。我天主。耶穌曰。多默以見我信我。乃有不見而信。斯果乃眞福人。言先試後信。小信也。後必有人。雖未見我。但聽吾教。甘心信服。是信爲大。其酧眞福者也。

或問。俗喻曰。親者。知之。聞者。信之。今主謂多默曰以見我信我。何也。聖額我畧答曰。多默視也。兼信也。然非信所視者也。主兼吾人。及天主二性。多默視主之人性。而信天主之性。

或曰。主云。有人不見而信。斯眞福者。則教中人皆不見而信。皆必昇天矣。聖額我畧曰。信德有活死之別。無善行之信。死信也。不能引人昇天。信行相顧。其信乃活。足致天堂眞福。主言之信。此信也。教友可戒哉。斯乃若翰宗徒兼聖史末篇。旣述吾主在時攸行奇異。又繼曰。**斯外猶有多異。耶穌行於徒前。不錄於斯册。惟書此。令人篤信耶穌爲基利斯督天主子。仗其名。**名。指吾主之至德。聖寵。鴻勳。**斯信之報。必享常生也。**卽能昇天。受無窮之生。

箴

平者安居與偕。

性平。心安。善人皆有。惡人皆無。善人之內。若天堂然。無運動。無風雨。常靜而光。無時之變。惡人之心。若虛空界。無時少停。猛風。雲雨。電雷。一晷之頃。倏忽不同。奇哉善人之平。有天主聖命。常順而寧。經曰。義德在心。自生寧靜。音。諸德之聚。若母若樹。心之安寧。其子其實也。

哀哉惡人之不平。逆天主聖命。其心何安。經曰。惡人之心。悉無安寧。又曰。惡人靈性。若亂沸海。晝夜不息。聖盎博削解曰。今世爲海。人靈爲客。肉軀爲舟。惡情爲風。猛風大作。舟客亂動。不能自住。又聖經及聖人恒云。惡德在心。若疾在身。若烟傷目。若蛇毒身。若蠹嚙木。若酸敗齒。若刄刺心。若霧迷天。皆喻惡人之心。不能寧靜也。

噓之曰。領受聖神。

主噓而聖徒各受聖神。可知聖神充滿主內。因發諸外。皆聖神之氣也。世人常

情。蓄于內。必露于外。善人蘊善。言行俱善。引人行善。經比之香液。在器內。其馨常噴于外。比之寶庫。自富富人。比之淸流。自滿而溢。比之嘉樹。多實而飽人也。

經舉惡人曰。惡人之咽。若開壙塚。言壙塚藏腐尸蛆毒。開必毒人也。惡人啟目。穢欲槪出。而隨其目。啟口。厲言咒語並吐。而隨其口。于開壙塚何異。

聖徒見主至忻。

忻或眞或僞。係于由。由眞樂眞。由僞樂僞。善人之樂其由天主也。行德也。天主自眞。德行自實。樂俱眞實也。達未聖王曰。我念天主而樂。行德而樂。銘刻主命于心而樂。

惡人之樂。其由賄財也。譽名也。財名僞虛。其樂亦然也。經狀其樂。曰。惡人之樂。盜刼窮人之樂。同樂也。意云。窮人無產無

貨。盜賊就罄刼。利樂俱微。未幾被擒。案罪而加重刑。可悲其樂。惡人之樂。過時主判其罪。而加永苦。可憐其樂。

耶穌來時。多默不在堂。

主入堂時。多默在外。不見吾主。歸堂而見。註曰。彼堂。原乃聖母。宗徒。聖人。聖女之所。因爲聖教之像。人在其內。得見眞主。得享眞福。在外。果不能也。經記。上世風俗甚醜。天主降洪水滅之。單命諾阨聖人。掤構大舟。免羅公患。夫婦。三子。三媳。入舟存命。其餘皆淹死。聖賢解曰。大舟。聖教像也。領洗而入。得存靈生。得享眞福。弗領弗入。無救也。

我非見 云云 必不信爾。

或問。天主何許多默宗徒。落于不信之罪。曰。吾主復活。最緊極要之端也。聖教多端。概繫於此。信主復活。必先信其降世成人。其受死以救萬民。其復活後必昇天。其靈魂常存不滅。又

信吾人死後。亦得復活。得善惡之報。當時若無人心疑。而明審細究。今時疑者必多。聖額我畧曰。多默不信之罪。豈偶然哉。爲吾將來之人。主許其落也。彼之疑。吾心病之藥也。彼疑且領主體。療吾不信之傷也。聖奧斯定又曰。多默不信之害。衆人之益也。其心不穩。而穩吾心。其目親容。其手摩體。其指入孔。多驗之後。何必再疑。

耶穌復活後第二主日

左經約包五喩。善牧一。傭人一。豺狼一。綿羊一。羊棧一。吾主善牧也。敷教爲利。傭人也。魔鬼。豺狼也。在聖教內者。綿羊也。聖公教會。羊棧也。吾主盡心以益其羊。魔鬼盡計以害教人。吾儕愛善牧。懼豺狼。乃盡竟善羊之職。

經

聖若翰第十篇。

維時耶穌謂司教衆曰。予善牧。善牧者爲羊失命。傭人因弗爲牧。弗爲羊主。視狼棄羊而走。狼且殺羊且散。傭人爲爲傭人。爲於羊罔與。走也。予善牧。

予知予羊。指我教人而言。或曰。主識在教內在外。今云識教人者何。曰。識彼識此。惟彼此之識懸絕。正若家主。識本家屬。識鄰舍之人。但其識甚異。識此而已。識彼以愛。以養。以顧。以謀其善。以避其害等。主也。識在教外。以罰不信之罪。識在教內。以祐以顧。斯若本家屬然。今云。予知予羊。斯也。幸哉。予羊亦知予。如予父知予。如予知父。予也將失命爲予羊。尚有他羊未入此棧。指未入聖教者。予當引。令聽予聲。乃成一棧。乃惟一牧者牧之。猶言有信我而居教內。有未信而在教外。將來必聽從我。彼此皆成一會。獨我掌管如一牧養其羊也。

箴

予善牧。吾主善牧也。牧吾靈性。若牧養其羊。經內主未降生之前。謂人曰。吾將降以牧世人。達未聖王自慰曰。主牧我。所願之善。悉全無缺。因復廣善牧八端。羊飢而飼之一。渴而飲之二。離道而歸之三。狠近謀殺而捍之四。困乏而扶之五。善走而進之六。感疾而醫之七。暮至而安之八。八端備。則善牧之善全矣。缺一則不盡其善也。

全哉吾主善牧之善焉。蓋聖經聖典。猶肥田。可足吾輩靈性之飢。聖賢恒云。聖經必爲膏地富筵。句句可充靈餓。斯第一善。又聖教內。有七聖事之迹。聖賢稱揚其美。謂之湧泉。聖寵恒流。以息心渴。斯第二善。又聖教十誡。昇天直道也。人之履錯者。吾主指歸。斯第三善。又主未降生之前。魔如猛狠吞人。主降挫抑其猛。吾勸于善。易免其害。斯第四善。又天上之路。

峻路也。狹路也。吾力弱倦難進。主或降神佑以扶。或降苦患以勉。斯第五善。又善人盡力而進。主恒默佑。常賜神光以加其進。斯第六善。又靈性之疾罪也。痛解藥也。主若善牧。備療各等之病。斯第七善。又暮時死候也。歇所天堂也。生時從主若羊。隨牧。死後必安歇。斯第八善。此吾主稱己爲善牧者。理也。

傭人因弗爲牧。

牧人之靈。牧民之官。而不顧屬人之益。止務本利。俱傭人也。傭人見利速出。見危速退。僞取牧人之名。實剝人之賊也。天主深責之曰。嗟夫。可醜吾民之牧。養其身。弗顧吾羊。擠其乳。剪其絨。食其膏。無慮牧吾羊。醜哉。敝鄉有王。深惡貪官。立喩曰。吾國巨人也。國人。其百肢也。忠臣負任。其背也。百工。其手足也。牧民爲利。其脾也。葢人有脾疾。脾火愈旺。百體愈消。官饞愈重。民囊愈輕。吾深惡之故。

狠且殺。羊且散。魔鬼比狠何。聖盎博削答曰。狠甚嗜羊肉。伺隙進棧。待牧寐。熬飽歇。乃突欄。啣羊吭。使不叫。牧不知而不救。乃任意殺食。惡鬼誘人。常伺神父。及善友。或亡或怠顧。得機必乘。夾緊咽喉。使不解非。而殺其靈性。比之狠故。

予羊知予。主借羊。以比教人何。曰。羊通有牧號。若無。牧不識而棄之。聽聲而順。視步而踐。同行同住。他牧欲引止步不隨。皆善羊之效也。教人皆然。領洗入教。即受吾主之號。有。主則養。無。則棄之。吾輩可聽從吾主之訓。視德而踐。他教之謬。絕弗信。乃稱善羊也。

又。羊善獸也。其善有三。不觸。不啞同類。一。牧傷而不懟。二。剪絨擠乳。而不發聲。三。聖基所曰。主牧羊。不牧豺狼。人善若羊。

則牧。猛戾若狠。則棄。或問。若何得羊三善。曰。不屬人以厲語。不咥人以誹言。人傷而恕。奪財而無怨。三善既備。吾主必牧。若牧牧本羊焉。

倘有他羊。未入此棧。

聖會謂之棧何。曰。其故有五。一。棧。羊暫居之所也。夜時在棧。日起乃出。二。廣容羊衆。三。四方堅避獸害。四。多草以救羊需。五。淨無穢。不使染病。五者。聖會備全。蓋聖會非常居之所。吾生之夜既過。天堂明光始生。善友出此入彼。又。廣哉聖會無人不容。斯妙已見三王來朝後第五主日。又。吾主親庇聖會。天神衛護。聖人伸救。其外。聖會之德。善人之勸。默想誦經等工。俱若神器。以避魔害。可識其堅。達末聖王即位時。外寇謀國。王造敵樓。兵器全備。寇畏不近。國人安寧。註解曰。敵臺。聖會像也。兵器各等神工。是也。吾能善用。魔不得肆害。主謂伯鐸羅宗徒云。

衆魔之能。不能勝吾聖會是也。又。聖會內有聖寵。聖體聖洗。痛悔告解等。皆若珍味。得養吾靈。又聖會至淨。大罪小非。深責不許。其誡。其規。其禮等。至聖至潔。因主美之曰。美哉爾美。爾美全矣。無缺矣。或疑。教人內。多惡多汚。聖會之聖。何云全美無缺。答有二。一普天下。多教多會。獨天主聖會。有眞德。有聖寵。其外全無。擬較彼此。可見妍媸。天主至愛聖會德寵。視之若甚美。二惡友之罪。於聖會無與。惡友自行自汚。聖會之聖。恒淨如灼。比之太陽。空中雖霧雲。其光恒一。

成一棧。

或問。各國相去甚遠。風俗懸絕。烏得成一棧。曰。天上有一牧。吾主也。地上一牧。教皇也。所從之教一。所信之義。一聖洗者。一禮儀者。一等教人就身離。心合如一。謂俱成一棧者故。

耶穌復活後第三主日

吾主受難前一晚。慰聖徒如左。

經　聖若翰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聖徒曰。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予將詣予父故。

未時二字。有二解。一。指聖徒在世之時。聖奧斯定解曰。主意若云。今我去世昇天。爾輩不得見我。雖然。勿憂。爾壽短促。實如未時之時。未時既過。爾命既亡。卽昇天乃復得見我也。一。主受難前一晚。講斯語。如言。我翌日受死。爾等未時。卽三日之期。弗得見我。未時既去。卽三日之後。必復活。爾等再復得見我。見我時。亦未時。卽四十

日之頭。斯頭既訖。必昇天。而詣吾聖父。徒中或互謂曰。師與我等說。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因將詣予父。斯未時之說。何說。不明其說。耶穌識徒欲問。曰汝輩相究。予曷云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予確言汝將淚泣憂愁。世世人將喜樂。然汝憂且愁。轉成眞樂。若懷胎婦。分娩時。不堪痛苦。產後忘苦。因增一人于世。爾曹今痛。乃予復來見爾。是時爾心忻喜。爾

心之樂。無人能奪於爾。

箴

未時弗得見予。未時復得見予。見字之意何。曰。內安心樂。是也。弗見何。曰。內苦

心困。是也。天主不許善人常樂。亦不忍其常苦。常樂。必近傲矜。而廢善功。常苦。必近乏厭。而棄善工。因樂苦代迭也。樂時。

罷勵而進。苦時。謹愼而謙。聖基所曰。布有經緯之線。直線不能成布。橫線亦然。經緯相兼。乃成也。善人之生若布。使恒直順。難成。使恒橫逆。難成。逆順交錯。乃成其生。達末聖王。視善人之生多變。深嘆曰。噫善人之樂不滿一旦。其苦不滿一旦。

夙樂夕苦。又聖若伯曰。天主晨近視人。未幾離而試之焉。或問。視試何。曰。視之以樂。試之以苦。是也。經所云。今世啀哭輪

迭。喜過而憂疾至。是也。

汝將淚泣憂愁。世將喜樂。皆慰受苦善人。警享樂惡人之詞也。蓋言。善人受苦可喜。其苦其善之驗也。惡人享樂可憂。其樂其惡之效也。昔修士聞右經。問師曰。世樂何不分均。善人一分。惡人一分。乃彼此得乎。惡人包攬世樂。若貪客衡包貨物。何理乎。師哂曰。惡人。爲今世之人。視世若本鄉。富樂何異。善人在世。惟僑寓。若旅而已。本鄉在上。斯世莫知之。困苦何異。曷不思經言哉。經記。主規其徒。勉受世苦。曰。爾輩吾弟。我拔汝于世。爲之吾徒。爾不爲今世之人。因世怨惡之故。設爾亦爲世人。世必戴愛。若本家屬人也。子何疑於經乎。

汝憂且愁。轉成眞樂。善人惡人在時。其態甚異。逝世更異焉。善人之苦。未時大變而爲眞樂。惡

人之樂。未時大變。而爲眞苦。葆祿聖徒慰善人曰。汝若暫薄。汝報永厚也。達未聖王在世矻矻謂天主曰。謝主也。吾哭大變爲喜。主卸僕之麻衣。衣之朝服。吾榮弗得再變。伏地謝主。於玆今。以至於無終之終也。幸哉善人之暫苦。眞若荆棘生花。荆枯而花恒存。因經云。聖人之旒。星之旒也。蓋星常存不壞。聖人眞樂。亦然。哀哉惡人之暫樂。正若玫花。自生棘籬。玫花未時凋零。而莢常留。經記。惡人彼此互勸。曰。黨夥疾來。速入花林。速織冕旒。其美幾乎卸矣縮矣。其瓣未幾零矣落矣。

惜夫。惡人自知其樂不久。猶迷戀愛。以致莫盡之憂。痴哉。

耶穌復活後第四主日

經　聖若翰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聖徒曰。予今詣於遣予。蓋言吾父遣我來世。今謝世而歸我父。爾無一問予焉往。予斯言必召憂至塡爾心。予誠云與爾。爲爾宜往。倘予弗往。聖神弗降。往則遣彼來。遣非因上下之分。高卑之別。指天主第三位之來。皆繫於吾主功績之至。又指吾主於天主第三位。同體同愛。彼所欲行。此不能不欲行。或問。何必主先昇天。而後聖神降臨。曰故有三。一主欲引人深信其實昇天。而從彼命。聖神降

臨。二。聖神降臨之恩。盡由於吾主受死無罄之績。因該先死。先昇天。乃聖神降臨。以酧主績。主言若云。倘我不去世。不先受死而昇天。聖神不可降臨也。三。聖奧斯定曰。聖神降臨。以慰宗徒。誨之如師。固其劣。補其所不及。主在時。慰。誨。固。補。因免聖神之降。去後。宗徒煢獨。聖神必降。代主照視之也。

彼來時。責世之罪。之義。之判。

上文難通。緣主親解曰。

罪者。由不信予。

斯乃世人大罪也。主親降世導人。聖迹不可以計。世人固意不信。聖神既降。概開人心。使悟往罪。謂來時。使世識有罪。

義者。由予適聖父。汝不見予。

斯乃天主大義也。義者何。曰。使人各得其宜。是也。罰惡賞善。義德之用也。主在世。其德純粹。其行微妙。復活後不可居地。人不識其精。聞已昇天。疑而不信。聖神既降。明顯主德。丕彰其勳。使人識聖父令之昇天。確爲當然之義。謂來時使世識有義。

判者。由世主已被判。世。惡人也。主。邪魔也。主未降來前。惡人如僕。聽從魔命。敬之如主。吾主來時。判其肆逆。人猶弗知。聖神既降。使人能知。吾主已判。已削其權。謂來時使世知魔已有判者也。予尚多有攸言與汝。惟汝今弗能載。誠實聖神既來。即天主第三位。教爾各等誠實。彼言不出己。先聞後言。誨爾未來事。彼顯揚予。蓋言。彼降時。使人識吾名。吾能。吾德等妙。彼攸言先受于予。後授于爾。彼言。云云。彼攸言。云云。皆指天主第三位。無始終。無際限。與第一第二位同體。其能。知。愛等。全無異。然其實由於第一第二位而發云。彼言不出于己。彼攸言先受于我。故也。天主三位一體主日有本論。

箴

責世之罪。聖神深惡人惡。深責之故。惟其責不同。有時而責。如父責子。經謂之仁責。有時而責。如司責人。經謂之怒責。蓋天主責人。而圖其改。仁責也。責人而顯其罰。怒責也。因善人在世。恒求天主。賜之以困。得改往非。得免終後眞苦。聖奥斯定謂主曰。主也。聽爾割燒吾軀。聽爾燃燬吾體。惟求免得後世無竟之患。怒責善人不欲。恒求天主弗加。達未聖主曰。伏求吾主。不以怒責吾罪也。斯責。天主大罰也。因不由于天主仁意。經曰。聖神至仁至善。欲人更改。因責其罪。惜哉。天主以仁責惡人之惡。欲其醒改。惡人迷心。自招怒責。天主謂之曰。爾罪之數。屈指難竟。爾惡已堅如鋼。不容消融。爾疾已劇。無藥可治。到今加刑如父。今後加罰如仇。聖額我畧解曰。天主怒責惡人。而罰其罪。概起于今。而繼于後。經謂之

仇罰。謂之重罰故也。

責世之義。

嚴哉天主之義。不啻責惡人之惡。猶責善人之善焉。噫。吾惡概純。微善不雜。吾善無純。概雜多惡。經內善人深嘆曰。吾義皆若穢布也。或問。穢義者何。曰。行義不純。是也。教友。或與祭心散。或誦經念起。或賙濟獵譽等。謂之穢義。聖神必責之也。

耶穌復活後第五主日

經　聖若翰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聖徒曰。爾倘倚予名求予父。天主聖父予確說。予父即諾。予名者。主之義德勳勞是也。蓋言。爾輩求時。必鼎吾德勳。吾父看我面易允。至今爾輩未將予名以求。求則受。爾樂則滿。予今以喻誨汝。定期將來。停喻而明解與汝予父之情。定期吾主復活後之時是也。蓋復活後。四旬之期。恒現聖徒。明解來世之事。路加聖史所云。主復活後密視其徒。誕解天國事情。是

也。是日。即復活後之時。爾等倚予名求。不必予求予父爲汝。父愛爾。因爾愛予。因信予自天主出予也。昔出父入世。今再出世詣父。徒曰。爾言至明至顯。一喻不立。今識爾知全備。不必人叩。因吾實信爾眞出于天主。

箴

求。則受。或疑曰。我求而不遂何。曰。主言眞實。無不效。雖然。人常求而不得。不知善求故也。雅各伯宗徒曰。爾輩求

而不獲。必不知善求。善求不係啟口動脣而已。包多善以成。一。人求時。當屬天主寵愛。不屬。則爲天主所惡。求而不得。曷異。二。人求時。當認眞主。信從聖教。否。皆不得善求。三。求時。該有聖望。口求心貳。不謂善求。雅各伯宗徒曰求時不可蓄疑。疑心若濤。隨風而動。斯人不得所求也。四。該求善物。如超性諸德。天堂眞福。其外世物。雖可求。不宜定確。葢吾不知或利或害。求而順天主聖意。可也。聖奧斯定曰。吾求恒差。物似爲善。而實爲惡。視之如利。而實招害。天主知識其善其惡。其利其害。賜之。可受而謝。不賜。可安而謝也。五。賢常曰。求當有恒。葢主欲試吾心。數數不應。不可罷求。可加求工也。聖巴西畧曰。人求而不得。或爲不可得。或爲心疑。或爲無恒。主示聖徒曰。擊門必啟。猶言。人欲入室。門闔。當擊求開。家主不應。再擊再呼。家主必開。天堂之門以求可叩。天主不疾諾應。再擊再求。天主則開。必得所求。又設喻曰。盍視水于石哉。水性甚弱。

石性甚堅。漸積密落。猶能鑿石。而使之深。況天主本慈至柔。以吾求之固。對天主之柔。不亦更易易乎。奈何。求之不恒。空負天主之本慈也。六。所求。不論多寡重輕。必倚吾主聖名寶績。蓋吾本身之善。輕矣劣矣。吾善不靠主無馨之力。不能昇上。而得所求。右六善全備。乃爲善求。天主或速或遲。必諾也。何云速遲。曰。天主雖諾。常待時宜。求時無害。天主速賜。不然。暫待時宜乃賜。

求。則受。爾樂。則滿。聖奧斯定解曰。上文示吾天堂眞樂。吾輩必當首求。蓋惟眞福得滿人心。世物小微。皆有匱缺。烏得滿人心之量。主誨衆曰。勿急求世物。首求天堂眞國。世物自隨。可師達未聖王。其詩曰。吾勤于一而已兮。吾急於覔一而已兮。吾求天主賜一而已兮。得享其國於無終之終是兮。另有別論。

耶穌升天後主日

經

聖若翰第十五及第十六篇。

維時耶穌謂徒曰。巴辣基多。譯言慰者。轉達者。卽天主第三位別名。予攸自父遣於爾。爲誠實聖神。而發於父。解見耶穌復活後第四主日。來時證予。蓋言。証人。有誠實。有聖善。有親見所証。不可辭其証。三者。聖神皆備。有誠實。不能欺己。有聖善。不能欺人。發於聖父無始之始。而目視吾尊高等妙。因吾遣臨。命作吾証。世人不可辭其証也。爾曹亦竝作證。因自初從予。自初二字。指吾主初興誨人之工。三年之期。予今謂汝斯

言。免爾怪。聖徒在世。其難至極。設主不預明告。或怪吾主。而疑。知來難否。能伸救否。先告之。便識主知主能。其不救者必爲加功。而莫可怪也。主雖先舉多難之類。告聖徒以備其心。今惟舉其二。被辱一。被殺一。人絕爾。而不許入殿。殿。即解經講道之處。自古至今。凡大罪人。掌教以深辱重罰。不許其入解經講道之所。主仇因知聖徒信從吾主。以爲大罪。苟欲入殿。疾逐不許。意欲深辱重罰之。又人殺爾。以爲立功於天主前。斯時幾近。人爲不知予父。爲不知予。逆待汝曹如是。予今言於爾。冀定時既至。勿忘予預告。

箴

爾曹亦並作證。

或問。聖教信端。悉倚聖神之証。其証足也餘也。聖徒人耳。借聖神爲之証者何。曰。聖神之証宗徒之証。皆一而已。蓋聖神默照其內而引其旨。使無纖忒。緣聖徒之証。無歸於己。而歸天主。比之繪工持筆設色。板上畫像。其像非筆非色非板之工。畫工之工也。因像或精巧。或粗拙。皆歸繪人。聖神。聖徒亦然。彼者工。此者器也。達味聖王。聖神默照其心。動引其舌。多言未至之情。其詩曰。吾舌。寫士之筆也。解曰。聖王若云。吾今所言。逆知之所云。將來宗徒所敷。皆天主之書。吾輩乃其筆也。又。葆祿聖徒。勸教友固守教規曰。爾必聽從吾言。若出天主之口。吾言。不出于吾私臆。實皆天主之言。若有天神降來。其反吾言。必當叱棄如邪神之言也。

又。吾主選聖徒爲証。其証有三。言一。行一。死一。蓋其言。若皆天主之言。足証聖教之眞。又。其行。其德。其聖迹皆足証聖教

之眞。令外人揚美其實。伯鐸羅宗徒勸門弟曰。爾儕若雜不信之間。可勸行善。彼視必美吾主。瑪是目聖人又曰。吾德。吾教之証也。因我隨行隨作善証。哀哉。善人自爲天主善証。使人美教。惡人自爲那魔惡証。使人侮教也。又。宗徒俱致命。以証教眞。致命爲教。本名謂瑪爾弟。譯言。作証者葢言証大。行証又大。致命之証至矣。

又。人殺爾。以爲立功于天主前。

主深責其仇之迷。至殺聖徒。其罪尤甚。猶自以爲大善。義撒義亞先知聖人。預嘆其迷。曰。哀哉汝迷。以惡爲善。以冥爲光。以辛爲飴。迷哉。斯迷之危甚也。人有之。自窒其改之門也。葢惡。本醜物也。人識其醜。不難惡棄。而近于改。行惡而愛。斯人愈危。其改愈難。愛牽人心。若轡牽馬。難住難退。惟前有穽。人雖力牽。馬驚而不進。惡人亦然。雖愛其惡。幸覺其危。可望驚懼而止。惟行惡而視之如善。惡仇之乎。惡

醜驚懼之乎。更改之乎。主深責之故。

聖神降臨本主日

聖神。天主第三位也。原文曰。斯彼利多三多。蓋斯彼利多譯言。無形靈體。即神之義。三多譯言。有全德。即聖之義。故欲表天主第三位。爲聖中之至聖。神中之至神。而爲諸聖諸神所從出之大原。因謂之聖神。後每云聖神倣此。

左經僅提今日之禮。緣祭時另有他經細述。余揭其畧。吾主既昇天。聖母宗徒。聖男。聖女。約一百二十位。共居大堂。合如一心。求如一口。十日如一。是日計當辰時正。天忽响如雷。風忽大作。充滿其堂。時現焰火多塊。其形如舌。直懸各位頂上。乃聖神盈滿衆心。使皆熟知萬國之音。使能明知聖教奧理。使能解聖教諸疑。使逆知未來多情。使能行多聖迹。使心定於善。再不能大犯也。當日適遇京中大慶瞻禮。故百方人衆聚行禮。宗徒齊出。隨道勸衆。奇哉。百方異人。各聽本國之語。

各明宗徒之言。因皆駭曰。怪哉。斯人詎非生長於加理勒亞地。而第習本國語乎。吾等異國之人。各有土語。今斯人之言。於吾諸國無異。怪哉。宗徒曰。勿怪。俱主至能。主在時多行聖迹。其行純粹。汝輩大誤釘殺之。惟倚其父天主全能。死後復活。吾等親視。復活後昇天。從彼遣臨聖神也。聽者曰。吾兄今奈之何。曰。當悔。當領聖洗。乃始得聖神之恩。卽日三千人領洗。而入

聖教。

吾主受難前一晚。聖徒痛哭哀切。主慰曰。吾旣昇天。聖神降臨撫護。經言如左。

經 聖若翰第十四篇。

維時耶穌謂徒曰。愛予必守予令。予父亦愛之。又

予等卽第一第二第三位。借來居其內。聖奧斯定自爲問答曰。天主之廣無際。無動移。無往來。從何始來。以居善人之內。曰。必無動移之來。無形之來。其來仁愛之來。是也。葢人既痛解。改非守令。天主始愛。始視之若子。始賜聖寵。始勉其弱。始照其內。等恩。斯謂來居其內。人無愛予。無守予令。爾輩所聽者之令。不爲予令。俱命予降來聖父之令。此者予已言於爾。借爾居時予父看予名。解見耶穌復活後第五主日。將命安慰者聖神來時且誨且聶爾。諸予攸已言於爾。予平留於爾。予平與於爾。解見耶穌復活後第一主日。世亦與

乎於人。惟厥乎予乎甚。爾心勿岌惶。予已言於爾。且去且來見爾。斯言爾輩已聽。去來二字。指其天主吾人二性。蓋言。吾人性雖昇天。而離於爾。吾天主性。無所不在。不離於爾。汝若愛予。必可心樂。以予將詣大踰予聖父。指其人性。蓋吾主天主之性。於聖父同一。無前後大小之別。其人性受造于天主。天主大踰之。若造主大踰受造之物。斯俱未來前。予預告爾。事來後爾必信予。猶言。逆識來事。天主之識也。我今明言來事。事來時爾見於吾言一一相符。必信吾知之全實爲天主焉。今後予罕言於爾。蓋將受難逝世。今世主來。今世。惡人也。世主。魔鬼也。解見

耶穌復活後第四主日。覓非干予。不得些微。惟爲世獲知。予愛予父。父隨命予。予隨行。蓋言。我受難至死。不關魔計。不係仇力。惟由於我愛聖父之至。父命我。惟願若命。

箴

愛予必守予令。聖神。聖父及聖子之愛是也。主遣聖神降臨。以顯其愛人之至。右經示吾。當愛主如何以酧其愛云。從守吾誡。愛吾之眞效也。聖賢常云。權衡稱物輕重。丈尺度物長短。鏐石試金眞僞。守誡眞愛權衡也。丈尺也。鏐石也。稱其輕重。度其長短。試其眞僞。聖額我畧曰。爾勿欺己。勿輕言愛主。有証可問。守誡眞証也。其証不可辭也。

蓋眞愛自不能閑。在心常行。無行。則無愛。比火于薪。近薪火燎。去薪火滅。守誡愛薪也。守之愛存。犯之愛滅。

多瑪聖人。廣述守誡之要。以顯眞愛曰。該守於耳。廣聞其解。該守于心。常玩其味。該守于口。常論其妙。該守于手。常勤于行。人有斯愛。天主之入也。主曰。僕知主命而不行。其罰必重。又曰。識我。信我。呼我。不得昇天也。聽從聖父之聖命。爾致聖父之聖愛。雅哥伯宗徒曰。信我罷行。比人對鏡照容。照過速忘其容。前照何益哉。正若吝人。封金惜用。終至餓斃。寧無金哉。

予等偕來居其內。

傳解曰。上文示吾人之靈性。天主殿也。葆祿聖徒勸門弟曰。何不思爾輩天主聖堂也。何不思天主謂吾曰。爾皆吾殿也。若堂。若殿。可識其淨其飾。聖額我畧曰。使貴客將來吾室。吾必急急掃拭。預備

器具。使無物得犯客目。怪哉。天主欲入吾心。不勤勤哉。守誠。則淨。有愛。則飾。昔撒落滿國王。造大聖殿。華麗至極。經美之云。滿眼所視皆金。聖殿。吾靈魂像也。赤金。愛德是也。靈魂有愛。則爲天主殿。天主則近居其內焉。

傳解又曰。居。常留不離之意也。蓋天主進入吾內。意在恒居。再不出吾心。達未聖王曰。天主選西宛而云。斯必吾安居之所。再不出于無窮之終。西宛。京邑名山本名。義人之像也。主入其內。不欲再出。其出由于吾。惜哉。吾性易變。吾善無恒。吾志弱劣。難定于一。今日改非。天主則入。須臾行惡。使之出矣。若伯聖人。深嘆人性之變。曰。吾生易動移之風。解曰。風無定向。速發速止。今發于東。驟然移方。而發于西。吾輩盡然。易敗宿善。使主易離吾心。惜哉。

或問。聖神居吾內。何益。曰。噫。難悉。其來無虛。其居無空。撒落滿國王曰。天主降入吾心。幸哉。諸善之聚。同降同入也。吾主

在世。入若翰聖父之室。洗子之原罪。以聖寵滿其靈。入匝瀫寓。大福其家。賜改往非。蓋天主聖火也。在心加愛。固立信望等德。聖光也。在內射靈。使能行諸善也。聖伯爾納曰。聖神入居靈性。富之多恩。使心得淨。言得誠。行得正。患得忍。善得恒。敵魔得勝也。蓋在吾內。恒誨明悟。恒提記含。恒動愛欲。三者聖神之本職也。聖艮又曰。聖神乃聖會之師。信德之弼。聖愛之泉。聖歌曰。伏求聖神。從天射光。充滿吾心。爾為貧乏之恩主。孤獨之父。靈性之光。憂者之慰。苦者之安。勞者之息。涕者之樂。吾心之餡客也。伏求聖神降臨。以潔心汚。以灌心枯。以醫心疾。以揉心硬。以暖心寒。以迪心履。伏求聖神降臨也。

且誨且聶爾。

或問曰。億兆之內。鈍者甚衆。敏者甚罕。何。賢答曰。人教人。其故也。聖神教人不然。一時之促。能教萬理之長。今日為宗徒之師。使一時能達聖教之理。能興聖會之基。能言萬國之音。能誨萬方之人。能的萬民之之

疑。能闢他教之非。能通古經之意。能作新經之典。斯衆等類。宗徒無學之勞。無讀之苦。而一時倏備于其內。蓋其師聖神也。聖員曰疾哉宗徒之學。聖神爲師而疾教。彼者爲弟而疾學。不費片時而知。不用形耳而聽。不務久習而熟。疾哉奇哉。或問。聖神降臨親誨宗徒。是也。宗徒亡久。今聖會何師耶。曰。聖神其師也。恒居其內。賜之多恩。一以時時誨聶。令不能少差。二以保存其德。令恒有隆德之士。三以保存其七聖事之迹。令其內之聖寵。若湧泉恒流。到世末不絕。四以保存特賜之恩。特賜之恩何。曰。得行聖迹。不學而言他方之語。得驅惡鬼。得逆言未來。得明別善惡。得明解聖教奧義等。是也。斯俱不係于行善。不爲德報。惟天主特賜爲益他人。使易信聖教而從之。謂之特賜恩者故。斯者。聖會內。雖隨時或多或少。恒有奇士能行。五以保存奉敬天主眞禮。默示聖會。勿用所忌之禮。六以保存其神力。使能當惡人之害。能勝惡鬼之猛。能

破其狡計。七。以保存聖會到今世之末。世存必存。世沒乃同沒于地。而始生于天。在彼其常生。延于無終者之終矣。

世平予平異甚。

天主之平。今世之平。其異有二。一。世平偽平。經曰。惡人無平靜。又曰。惡人不能踐履平靜之道。其心若沸海。無時寧停。達未聖王謂天主曰。人愛主誡。其心恒平。主誡之道平夷。善人飛走。而不跌倒。二。世平暫也。係于貨賄。于貴爵。于名聞。三者不久。平爲久哉。比之墻址。址壞墻必圮。比之藤。延木以上。無木自不能生長。主曾視京人平靜安樂。心痛哭淚。深嘆曰。惜哉爾平。今樂。過時敵來夷城。汝平速頽。再不能復起。又示衆曰。昔富人多田。幸遇豐歲。庫倉不容麥稻。樂甚。自曰。平哉。多年之資既備。勿慮匱乏。吾心已平。言未絕。天主責之曰。狂人。今夜必死。爾平何在。過暑泯滅。無留微迹矣。世平皆然。

天主之平。自常自久。蓋係于內德。德勢永常。終不能滅也。經曰。善人享平。若子享遺業。又。天主曰。吾民安坐穩居于平內。二經之言。解義人平靜之久。蓋子享遺業。平生之享也。安坐隱居。俱含長永之意。

或曰。吾主示衆曰。我來時不帶平靜。惟帶利劍。蓋欲親族相離。朋友相別。家屬相逆。今謂帶平。不相反乎。曰。平靜和睦。有善有惡。主帶善去惡也。惡戚姦黨。引惡禁善。我與之和睦。俱惡。平靜。可離可別。主云。帶利劍。割行德之滯者。故也。

今世主來。

指魔鬼言。經內魔鬼常謂之世主。主曰。我來以驅今世之主。强之出世。又曰。今世之主。已被審判。葆祿聖徒。勸吾輩細心以避魔害曰。吾輩也。世世主也。時時互敵。可睬哉。

謂之世主何。曰。經內普地。及惡人。俱謂之世。斯兩世魔必爲主。吾主降世之前。魔虐權廣大。世人概迷。拜魔祀祭如主。謂

之世主者故。

論惡人。褓祿聖徒曰。魔縛惡人。若主縛奴。聖若伯曰。魔王居傲之子。惜哉。主來贖我。使脫魔權。惡人乃自屬。再售其靈于魔。天主重之爲子。而自輕爲之魔奴。或曰。人之靈性貴重。吾主欲贖。必出寶死無盡之値。惡人售之于魔。其價幾何。曰。經指罪人。稱之狂人。其狂至甚。魔出微價而市之。蓋或出僞名。或出微利。或出暫時之樂等。罪人痴然不知。速速應諾。可笑其痴。可泣其痴。經記。額撒烏得父豐業。一日腹枵無可充餒。謂弟曰。殍矣。吾業何益哉。與我少味。讓業于弟。弟授簞豆。而受其業。痴哉。額撒烏之痴。至今人笑其痴。噫。罪人之痴。大踰其痴。天神聖人。果笑其痴。於無窮之時。

聖神降臨後第一副瞻禮

經 聖若翰第三篇。

維時耶穌語尼閣德靡本國巨家人名號。曰。天主即三位之第一位聖父。惟生一子。付之人。其愛人若是甚。欲人信彼。信吾主得免恒苦。得享恒福。天主命子于世。莫因判世。惟因救世。或問。吾主實有審判萬民之權。何云降世莫因審判。曰。吾主下世約有二。一已過。一將至。第一則爲救世。第二則爲判世。人信彼。不被審判。葢言人有活信。必已昇天而享眞福。右經舉第一。

被審判惟不信人。蓋言。不信不從聖教。必下地獄。而受眞苦。其人在世。審雖莫顯。天主已判其不信之罪。預定其罰。其不信天主惟一子之名故。世人不論信否。皆屬吾主審判。經云。信者不審何。又信者間。多不守教規。而下地獄。經云。信不被審判。不下地獄何。曰信德有死活之別。活信包十誡之守。天主聖寵。羣德美飾。死信俱無也。又審判有賞報刑罰之殊。經云。信者不被審判。不下地獄。指有活信之人。斯雖聽賞報之審。則不被刑罰之判。不被永苦之殃。大光已降入世。卽天主第二位聖子。世人行醜。緣悉愛冥避光。斯卽忌光之罪。愛冥之非。實爲審判料。行者不善。惡光明。忌目免責。行者善。喜光明。欲彰攸恃天

主行善。

箴

天主惟生一子付之人。其愛人若是甚。

註解曰。上文共包二端。第一。誰愛。第二。愛何愛。第一。誰愛。天主也。愛誰。愛人也。天主至善。世人俱惡。彼高吾卑。彼富吾貧。彼强吾弱。彼智吾愚。彼主吾僕。彼造物者主。吾被造者物也。彼猶不厭愛人。爲何如之恩哉。

第二。聖額我畧曰。行愛之試也。行大且衆。試愛之厚。行小且少。試愛之薄。大矣衆矣。天主之行。以顯其愛。其恩恒流無息。

七政四行。皆依天主嚴命。以利吾人。又預備萬品。以養人身。預備眞福。以福人神。爲何如之愛哉。

噫。吾主降世前。天主聖父。加世多恩如是。猶未稱其愛。斯恩有際。其愛無窮。噫。付聖子于世。恩愛乃相等。蓋聖子之貴。無貴可增。聖父之愛。無愛可加。葆祿聖徒曰。天主遣聖子降世受死。大顯其仁之富。愛之極。因聖而公會。熟思斯恩長嘆曰。

大哉聖父之慈。至哉聖父之愛。
爲贖鄙僕。付託所至愛之子。

聖賢廣述天主愛人之妙。今舉其畧。一。天主先愛吾人。不待吾先愛彼。吾必感戴其愛而愛之。若翰宗徒曰。天主先愛吾。吾當報其愛。聖奧斯定曰。人不欲先愛他人。常事耳。不欲酬愛。無情之極也。二。吾人皆罪人。罪必天主之仇。天主可仇可罰。而反加愛。可知其愛。聖賢曰。愛德有上中下三級。愛愛我者。其下。愛不愛我者。其中。愛仇我者其上也。葆祿聖徒曰。天主受死爲吾仇人。大顯其愛。蓋受死爲友。世上且少。受死爲仇。世上必無。斯愛惟天主之愛也。因聖基所嘆曰。可銘于心。

天主之愛。其尊無對。其高無等。吾身則微塵之微。可知其鄙。吾靈則多罪之肆。可知其醜。天主宜惡而愛。可知其至善之至。

三。天主愛人之愛至公。試有善人。天主必愛。廸其善。加其力。重其德。報其功。有惡人。亦必愛。動以改。嚇以退。勵以進。懇求則聽。心痛則赦。可識其公。主視衆曰。可法在天爾父之公愛。命太陽出。而照善惡者。命雨降。而潤澤善惡之田。葆祿聖徒云。天主無私于人。是也。

或疑曰。聖經聖賢常云。人改爲善。天主則愛。不改則惡。曰。善人。天主必愛其善。必愛其性。惡人。天主雖惡其惡。必愛其性。聖奧斯定曰。使主不愛罪人。奚降受死。以救其罪。

四。天主之愛。有恒。因謂人曰。吾從無始之始愛汝。噫。天主愛吾。從無始之始。以至無終之終。而吾愛時時變移。今日痛改。向主而愛。未時再犯。向魔而失其愛。惜哉。

聖神降臨後第二副瞻禮

經

聖若翰第十篇

維時耶穌語司教者曰。予確云爾。人入綿羊欄柵。無入正門。惟倚私處越斯。必盜賊。人倚正門入斯。必牧司。門啟扃納。羊聽其聲。彼依各羊本名而名之。使皆出欄以引。出時先行。羊因習其聲從。若聞他人音不從。反皆竄散。不習他人聲故。耶穌設上

喻于彼。彼莫知喻意。耶穌再語曰。確語爾。予實羊門。羊者。指教內諸人。葢羊馴善。不相搏噬。認牧之聲而從。損己益人。教友亦然。乃爲主羊。受其牧之益。又主稱己爲聖教之門。葢人不信從其教。不受其訓。無門可進聖會。又主實爲天堂之門。葢人善工。不靠其無窮之績。不稱天堂厚値也。他人勿論從何來。皆賊。指立他教之輩。自爲一宗。引衆敬己。竊主之位。謂之賊。故葢云。人進吾教。固信于始。固存于終。其心不變。斯則吾羊也。惟羊不聽其聲。予實門。人倚予入。必昇天。倚主何。曰。信。望。愛。主。視其行而師之。是也。又憑其意入。憑其意出。憑其意得追肥壯牧地。入出二字。聖篤瑪解曰。入以勸教友。使守教規。出。以勸在

外。使入聖教。聖奧斯定曰。入于其內。潛心默道。出勸世人。使從善道。聖頟我畧曰。在世而入聖教。出世而昇天。蓋人昇天。入萬福之境。因經比之羊。逌于膏地。以養其生于無窮之時。

盜獨來。以竊。以殺。以敗。予來以活予羊。以牧厚甚。

蓋言。吾來使人在世能存聖寵。能行萬善。以活靈心。逝世能昇天堂。享萬福之全。

箴

人入綿羊欄柵。無入正門。斯必盜賊。

欄柵。聖會也。入門。領洗也。人入聖會。而不于正門。惟倚邪戶而入。斯皆盜賊之類也。或問正門邪戶何。曰。正門正意也。邪戶歪意也。人聞聖教。心慕其聖。

求入以救靈性。以守主誡。以得昇天等。斯則入其正門。蓋或遭世患。或得魔感。必不退也。人聞聖教。謬思有法以延生命。以得秘術。以得世福等。因求進入。斯則入邪戶。其心不穩。易退而背也。先正其意。後來請入可也。

牧先行。羊因習其聲從。吾主善牧。先行衆德。先當多苦。而爲吾表。欲其羊甘從。主勸衆曰。我先當苦。吾輩該隨。不嫌同苦。伯鐸羅宗徒勸友曰。主先受死。爲吾之表。先行德道。爲吾之引。其迹深印。吾友可依而從也。奇哉斯恩之益。正若固甲。能護爾心。意若言。武士敵寇。不備堅鎧。不執利戈。心懼不敢對。兵器全備。毅然敢前。夫熟思吾主之行。吾輩之兵器也。不思則懼。思之則敢。聖奧斯定曰。爾在患難之中。可思主先受難。乃難不爲難也。

吾實羊門。註解曰。吾主聖會。及天堂之正門也。於戲。其門至低。人高自倨。必不能入。自謙得進。主會勸衆曰。爾

輩當師吾謙。又曰。莫法孩提之謙。不得進天門。又。其門至隘。人肆樂。不務克己。不能進入。主勸衆曰。務入窄門。蓋廣門。地獄門也。又。其門獨一。其外無門可進。經曰。主之聖名。提人昇天。其外無他名能提也。又。其門至公。大容衆人。主呼普地人曰。苦患者。皆來近我。我必安慰。又。其門恒敞。人眞心籲求救。主必應諾。蓋曰。罪人痛心籲我。我必聽諾。盡赦其罪。

天主三位一體主日。

此日衆包二禮。一天主三位一體。一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因祭間衆誦二經。今獨舉天主三位一體之經。聖神降臨後第一主日之經。便見第七卷。

天主三位一體之理。

是日聖會立大主日。慶天主三位一體。三位之情。其微妙精粹。俱無窮際。無界限。蔑以尚之。緣聖賢欲解斯端。皆先嘆而云。淵乎其淵。經記。天主曾携先知聖人。置之海濱。倏見天神。持丈入海。呼聖人隨入。聖人如命。神量千丈。水至股拐。神前行量千丈。水至膝。又進量千丈。水至腰。終量千丈。水深無底。聖人不能前。乃退而出。聖人解曰。斯水天主三位一體之像

也。其廣深。如無際無底之海。人欲明測。思愈勞。則理愈深。猶目視太陽。益視益昏。姑舉數端畧解之。其一。人想某物。明司卽生某物之像。謂之明司之產。明司之子。而愛司自然發愛而愛之。天主第一位聖父。自無始之始。想識本體。本知。本善等無窮之情。卽生于己內諸本妙之像。謂之產子。但人像。依賴者像。天主自立者。生活者像也。其諸精妙。于天主聖父無異。斯謂天主聖之聖子。卽天主第二位也。又聖父視所生之子無窮之妙。而子視所生者父。其妙亦然。互相親愛。而發無窮生活自立者愛。斯謂天主聖神。卽天主第三位也。斯之精微。教友必當實信無疑。在教外者。聞天主有子。亦不必怪異。須知凡物能生本類之物。具精妙之能。不然不爲活物。況天主常生恒活。何獨無斯能哉。因天主曰。吾賦他物能生。獨吾不能生耶。獨吾自孤子耶。

其二。姑借水以解。譬大海無涯。生大江。海江出流。成大湖。海本無原。而爲江原。湖受成于海于江。分別有三。但海水。江水。湖水。俱一水也。天主三位一體畧然。

其三。人之靈性。含記、明、愛、三司之別。但靈性之體獨一而已。

其四。譬太陽。有體。有光。有熱。體。不係于光于熱。光係于體。熱係于體于光。三者總一太陽而已。

右解僅喻其萬一。實無神無人能測其微。無心無舌能白其詳。緣不可輕據淺論卑喻。輒爲信否。惟當服天主親傳。易釋羣疑。而得眞信也。

噫。天主性奥。吾輩知淺。聖人恒云。可美其大。可駭其玄。可仰其奇。不可妄測。人得盡測。則天主之性。不惟不妙。世物反得

過其妙也。蓋人雖顯睿。不能明達彼造之性。乃妄欲明測造物者乎。聖巴西畧謂不信斯端者。曰爾爲不明不信也。吾竊問爾信天主超然大過世物否。爾不狂顛必曰大過。吾今不舉天神之性。吾人之性。大貴物之性。但舉微蟻之性。問汝其性何性。必云不知。則吾曰。蟻諸虫之中甚小。其性甚微。汝猶不能測其微之微。天主三位一體之妙。極大極高。妄欲測其高之高。愚哉。

聖奧斯定未進聖教之前。多端難信。私自勉曰。世物吾多不見而信。如未見落瑪府。未見某國。某王等。而或爲友傳。或爲書傳。或爲衆口傳。吾藉其証而信之。又如吾二親。吾知實爲某某。皆倚彼之說而信之。況聖教斯端。聖經所記。多聖人所書。多致命者所証。多聖迹所試。曷不信哉。

聖若翰宗徒云。人尚信人。矧信天主乎。

或曰。聖父生子。則父先子後。聖父聖子。並發聖神。則父子在先。聖神在後。有先後之勢。必有有始無始之別。則三位不能俱無始也。曰。先後有二等。時之先後一。序之先後一。如父於子。父多年前其子。謂之時之先後。如火于熱。一有火。卽發熱。惟因火發熱。而熱出于火。謂之序之先後。天主三位畧然。一有聖父。卽有聖子。一有聖父聖子。卽有聖神。蓋聖父自於無始之始生聖子。聖子亦無始。聖父聖子。於無始之始。並發聖神。聖神亦無始。可知論時。無有先後。但父授生於子。子受生於父。父子並發聖神。論序有先後之別。若太陽。有體。有光。有熱。三者論時。同時也。一有日體。一時有光。一時有熱。惟因光生於體。熱生於體於光。必有先後之序。又若靈性。有明。愛。記。三司。一有靈性。三司同時自發。無時在先在後。惟因三司發於體。必謂有先後之序。畧解上疑。其實世上無得解其全也。

天主三位一體主日經

經

聖瑪竇第二十八篇。

維時耶穌謂徒曰。予已全受天地權。汝輩往誨萬民。付聖水。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者。名者。包權。能。威信。眞。顯。六義。教守諸端。若予命于爾。予恒居與爾偕。至今世沒。

此慰當時。及今時。及來時。進教者之詞也。言吾今雖往昇天。實亦並在世間。葢主欲顯其愛人之至。不忍盡去。故留聖體以護世人。今日。吾恒居與爾偕。指聖體之聖禮也。

予已全受天地權。汝輩往誨萬民。吾主示人。何當待仇。世人特虐待主。欺辱凌殺。雖其萬死。不能償罪。主復活。而殲滅之。誰能遏止。奇哉。一得大權。即差宗徒。命之分散。廣走普地。敷教于世。引人昇天。以報其仇。世人有仇。或負剛而伏仇之弱。或恃勢而慢仇之卑。教友可體主愛仇之心也。主勸衆曰。古人有言曰。以愛應愛。以仇應仇。古言差矣。吾言甚異。吾云。以愛應仇。以恩應害。以祝應詛。乃可稱天主之子。詎不視天主哉。命太陽照義不義人。命雲降雨。潤善惡之地。葆祿聖徒曰。爾仇飢食之。渴飲之。爾食飲。正若旺炭。落仇之首。意言。人以恩報害。以仁酧仇。仇人心冷必熱。而體善友之心。

達未聖王。爲臣時。其德。勇。過衆。臣庶愛戴。惟王妬勇。謀殺達未。竄入林中。王聞集兵親出擒殺。達未入洞避害。王不知。單

身出軍入洞。達未諸友勸殺之。曰否。吾國王也。友欲殺。達未急止之。王得免後王逝世。達未深憂大哭。裂衣減膳噫以保仇命。報謀殺之仇。泣仇之亡。若哭善友之死。天主美之曰。達未之心。極合吾心。

經又記。若瑟有昆十人。皆惡若瑟至甚。幾殺。偶過遠客。售之爲僕。踰年大得王寵。全理國事。衆兄恐其必報仇。若瑟呼之大哭。安慰其驚。賜之地田。屋室。大富又斯德望。首先致命之聖人。主仇執石擊殺。聖人跪叩。求天主寬宥仇罪。後之聖人。皆然。以法吾主。蓋主將亡。心憐仇迷。懇祈天主聖父。曰請赦仇罪。實不識所行。教友待仇如是。乃師吾主。乃體其心。

往誨萬民。付聖水。

上文兼三端。聖洗之序一。聖洗之禮二。聖洗之要三。

其序。主曰。先誨後付聖洗。聖額我畧解曰。善序哉。蓋人不能愛不知之物。先知其重。後愛自隨。欲進教。儻先不知其聖。則

不知何寶。易進易退。因人求進。敷教諸士。開解多日。旣明教理。旣定心疑。乃許聖洗。

其禮。聖洗禮儀。衆而不煩。俱有意有味。水爲質。付水時所誦之經爲模。其餘禮儀。已有本論。

其要。吾主曾曰。人不以聖洗再生。不能升上國。蓋言。人初出于母胎。謂之生於世。領聖洗時。聖水盡滌靈汚。謂之再生於天。聖若翰保弟斯大立聖洗之像。居河濱洗人。吾主以謙。亦近受洗。時天大闢。天主聖父高聲。曰。爾實我所親之子。聖篤瑪曰。可見聖洗之要。人領聖洗之前。天門緊閉。人爲魔子。領後天開。而升天主義子之高位。聖基所自問答曰。主受洗而天開何。曰。欲人知聖洗之後。始得昇天。始爲天國之人。

教守諸端。若予命于爾。

主命宗徒付人聖洗。教之守聖教規誡。示教友。旣領聖洗。可勸

於行。不然虛受聖洗也。葆祿聖徒曰。聞教不招聖寵。行教招致之也。雅各伯宗徒又曰。教友勿欺己。聞教好也。未足也。比之欲往某城。起程而止。何能至哉。人領聖洗欲昇天。領時興程。行善進程。過時必到。止善則止。得到之乎。另有本論。

聖經直解第六卷終

24

762210

